

#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22
三位一体
CD-ROM
2009.1

◆同人馆 三国那些事儿
——《真·三国无双5》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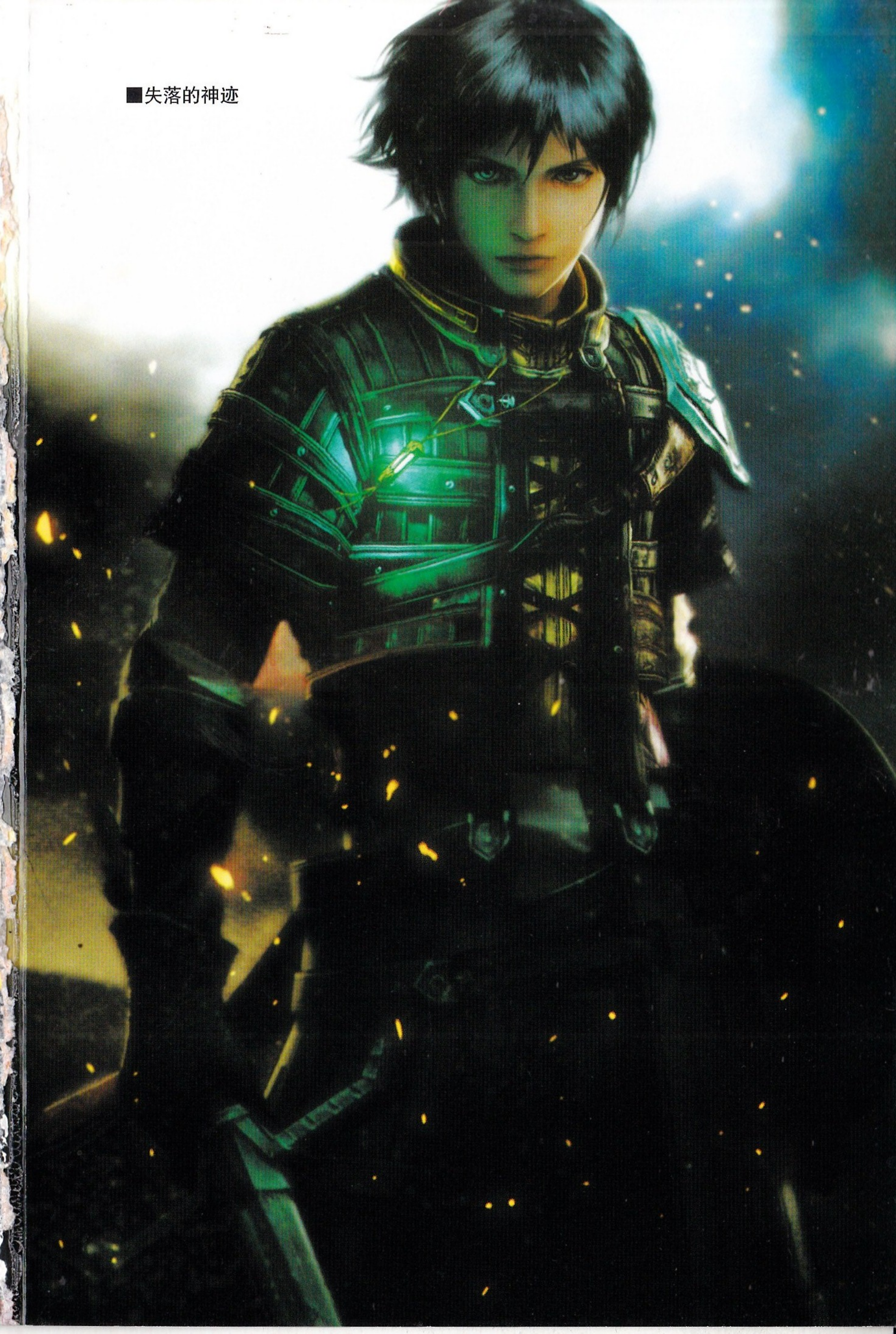
◆重磅出击
##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战争机器2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光环 奥星的幽灵（完结篇）

◆时光回廊
终极地带
迷途的终结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失落的神迹



# 要跳舞吗？

1999年2月21日，《最终幻想Ⅷ》（以下简称为《FF8》）发售。莉诺雅在巴拉姆学园的舞会上向斯考尔发出了标题那四个字的邀请，这既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冒险的启程，也是一出动人爱情故事的开始。

然后，让我们将时光推进到将近10年后的今天。

在这10年间，多数玩家给《FF8》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一场美丽的爱情故事，不过，在内涵上还略有欠缺。

但是，有些玩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从游戏剧情的细节中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其震撼程度完全可以颠覆人们对一个故事的评价，就如同《第六感》和《小岛惊魂》中布鲁斯·威利斯和妮可·基德曼察觉到自己才是死人；就如同《搏击俱乐部》里爱德华·诺顿发现布拉德·彼特只是自己的第二个人格；就如同《星球大战》里那句著名的“I'm your father”；就如同《人猿星球》里最后出现的自由女神。

不过，这些玩家缺乏决定性的证据，虽然他们极力坚持，但反对者也能找到种种证据来驳斥他们的猜想，而官方对此一直保持沉默的做法也开始让他们渐渐开始怀疑自己。可就在《FF8》即将迎来十周年纪念的现如今，出现在《异说 最终幻想》里的那个场面和那句话语终于揭开了本作最令人震惊的那个秘密。

在彼此决战之前，《FF8》的最终BOSS——魔女阿尔迪米希娅微微侧身，笑着抬起左手向斯考尔问道。

“要跳舞吗？”

是的，你没有看错，她说了和那时莉诺雅一样的话。

因为，企图制造时间压缩毁灭世界的魔女阿尔迪米希亚，实际上就是莉诺雅。

证据呢？你问。

魔女的召唤兽与斯考尔的戒指同名，魔女的城堡就在莉诺雅约定与斯考尔再度相见的孤儿院旁边，魔女在《异说》中的专用武器与《FF8》中莉诺雅的武器同名，同样，有心人也可以仔细看一下《FF8》的结局CG、开场CG中的文字以及《异说》中魔女在究极幻想被击败后的台词，也许，你会发现你一直忽略的某些东西。



《FF8》的结局是快乐的，但是，结局之后的发展却并非童话。

继承了魔女之力的莉诺雅不会死，自然也不会与斯考尔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斯考尔慢慢衰老并去世后，她只能孤独地活下去。她一直想要等待斯考尔按照约定出现在自己面前，但随着岁月流逝，她渐渐忘记了自己要等的人是谁，忘记了自己的本名是什么，只是等啊等啊，直到她变得愤怒痛苦的那一天。

终于，莉诺雅变成了真正的魔女，已无法忍受这种苦痛的她想要利用时间压缩创造一个只有自己存在的世界。而这一行动终于让斯考尔为了拯救世界出现了。但此时，她已经忘记了面前这个年轻人是谁，而这时的斯考尔也不知道，他将要杀死的，正是他一心想要保护的那个女孩。

明白了吗，《FF8》的剧情实际上就是一个环，就如同衔尾蛇一般无所谓开始和结束。一个喜剧的背后，实际上正是一个悲剧的开篇。

而真正明白到这个故事的内涵，我们整整等待了10年……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真·三国无双4
封面设计：紫血漪

#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22
2009.1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 003

时光回廊 终极地带 迷途的终结 …… 049
战争机器2 …… 104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 133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163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91

同人馆 三国那些事儿
——真·三国无双5同人 …… 207

游戏议会 格兰蒂亚II …… 222

游书苑 …… 224

幻彩花园 …… 226

名场面 多姆的寻找——战争机器2 …… 232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81-201-8



**郑重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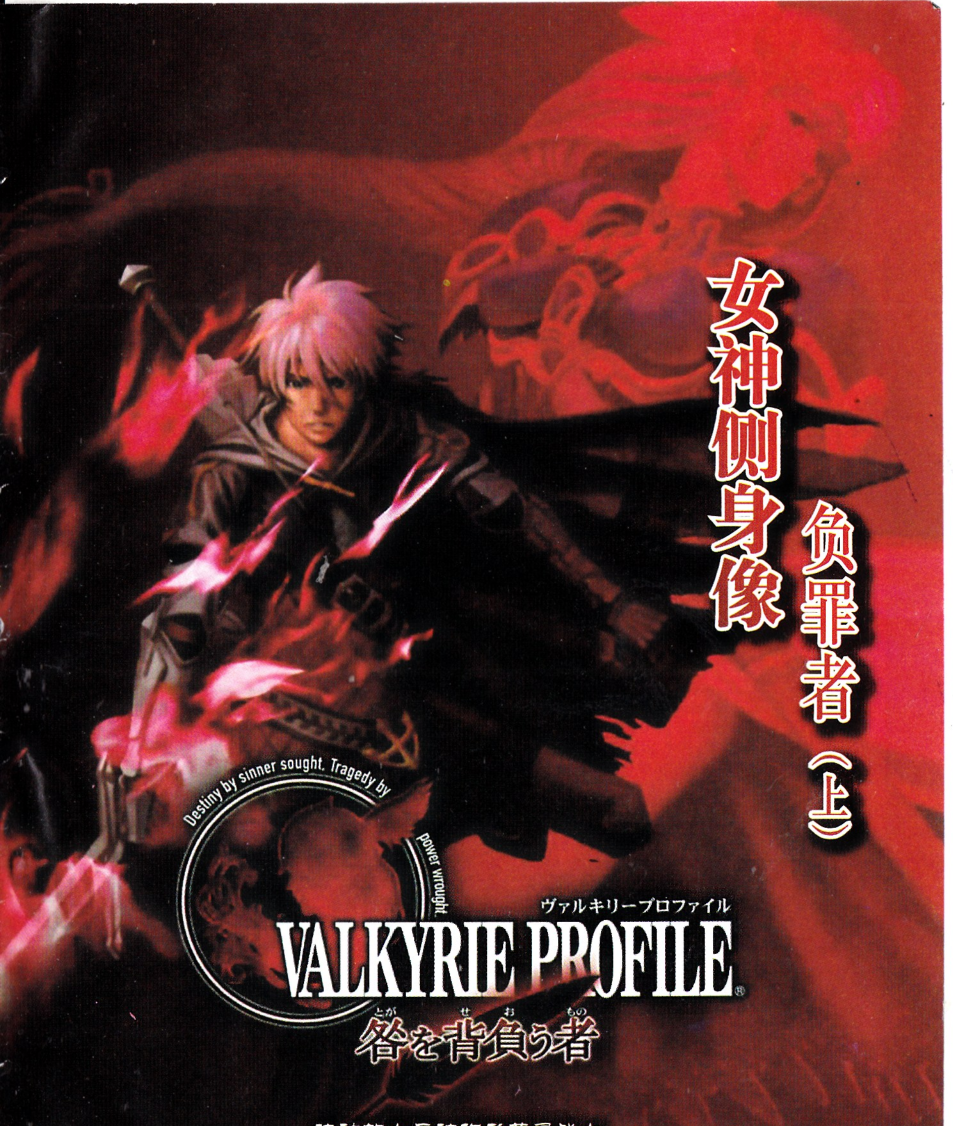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上）




诸神的士兵被称为英灵战士

由女武神负责挑选

成为英灵战士的人将被召至神界

得到“有资格参加众神之战”这份至高荣誉

选择灵魂的女武神……同时也是将挑选之人带往神之国的死神

倘若想反抗她的召唤……

文／NESS　编／YULA

##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 威尔弗雷德

生于图尔克村的著名佣兵之子，从小沉默寡言，后因父亲去世和妹妹过身而性情大变，以杀死召唤走父亲灵魂的女武神为复仇目标，进而成为了年轻的佣兵。



### 安塞尔

威尔弗雷德的童年好友，性格开朗的金发少年，一直对威尔异常关心。后因担心威尔也加入了佣兵团。



### 爱丽丝

从冥界而来的仆从，有着甜美清纯的相貌，有时候会说很刻薄的话，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她的真正身分和目的。



### 雪莉珐

在情报部队的暗杀者队伍中长大的少女，却保留着难得的纯真，一心想要摆脱黑暗的生活寻找新的目标，对弩箭的运用非常有心得。



### 洛克斯维尔

雪莉珐的父亲，常年浸泡在黑暗之中的魔法师，阿尔托利亚暗杀者部队的骨干，有着痛苦的过去和回忆。



### 克里斯托夫

阿尔托利亚正统王位继承人，性格懦弱善良，对自己的兄长曾经极为尊敬，成年后则一直努力回避与兄长有关的话题。



### 朗格雷

阿尔托利亚大王子，拥有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权。行事风格强硬，信奉力量就是一切，非常不满国家落在克里斯托夫手上。



### 安奈斯特

威尔诺亚国王直属近卫队的军官，被派遣到阿尔托利亚支持农民起义，是个相当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 娜塔莉娅

阿尔托利亚农民起义军领袖，美丽的年长女性，对人异常温柔。是整个起义军的灵魂人物。



### 罗因伯格

受封边境伯爵的阿尔托利亚重臣，曾是两位王子的老师，在国王病逝之后就离开了王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领地。



### 萝塞

自幼被老魔法师森奈尔收留的孤女，后成为阿尔托利亚宫廷魔法师之一，为人善良正直，因某件事被逐出宫廷，在民间救治病人和伤者，被称为圣女。



### 莉赛萝特

平民出生，性格疏朗的原宫廷魔法师，小时候家庭贫困，因此性格上多少有些缺失。在宫廷事件后被逐出宫廷，后成为佣兵，从事一些密探和暗杀类的工作。



### 潮

年幼时坐船遇到海啸，被宫廷魔法师森奈尔收留并养育成人的倭人剑士。在森奈尔被害后他开始四处寻找凶手以为其复仇，是个性格直爽到显得有些粗心的男子。

# 第一章 从死亡开始

“我要死了吗？”

十七岁的青年威尔弗雷德躺在草地上，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转瞬即逝。冰冷的风拂过青年的脸颊，吹起满头银发，眼前好友安塞尔声嘶力竭的场面似乎正随着身体感觉的消失，渐渐淡去。

宛如无声的潮水一般，黑暗包围了威尔弗雷德的身体，视觉也伴着模糊和冰凉慢慢隐去。威尔在心中无力地叹息一声，脑海中瞬息闪过今天之前发生的一切。

……

青蓝色的穹空中，云散布在朝阳左右，围簇着光与热。遥望边境荒凉的地平线，阳光洒落在淡淡的绿色山脊上，带给这冷清的边境惟一一丝暖意。从西北到东南连绵的群山之中，诸国之间的战争和杀戮似乎在青山绿水中随风飘逝，也被渐渐淡忘了。顺着山脊行进的队伍里，抬头看见那片正要遮挡阳光的云，银发青年因这光芒的刺眼而略微停住了脚步。

“嘿，威尔，你怎么了？”

被称为威尔的青年摇摇头，竭力驱除自己脑海中一掠而过的眩晕：“没什么，安塞尔。”

“那就好，目的地就在那里，不要丧失斗志呀！”

金发的安塞尔笑着给自己的好友鼓劲，继续轻装跟上队伍。在山野的这边，整齐的王国士兵队伍呈一条银白色的线，横亘在地平线上。跟在这支整齐队伍后面的几个异色盔甲青年显得格外醒目。这些人来自远方，或者王国各地，都是为了成为佣兵而前往这片土地。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等待考验的佣兵们。

阿尔托利亚如今局势不比当年，不仅有魔物和不死怪物的侵袭，也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压力。在诸多矛盾迎面而来之际，王国军队终于决定开始雇佣非正规佣兵解决一部分战斗。这一次前往西部的奥尔文要塞，击败敌人的目的还在其次，更主要是想测试这批新晋佣兵的真正实力。

随着部队缓缓靠近要塞，巨大的城堡在晴空下映入视野。延绵的城墙连接着山与山之间的空隙，将来与去的路彻底截断。厚重砖石堆砌的要塞城楼高高拔地而起，俯瞰着这片略显荒芜的山野。天空中有阳光洒落在要塞上，反射出熠熠光彩。威尔知道，那是士兵们竖立武器的金属反光。

站在要塞的城墙上，这些士兵们冷漠地看着前来增援的队伍。目光焦距多半集中在队伍的最末端，那些身穿颜色不一铠甲的年轻人。如今所谓的佣兵风潮里，这样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活着回到故乡。早已习惯这一切的士兵沉默地望着一脸轻松的年轻佣兵们，按照惯例举起武器行阿尔托利亚军礼。

整齐的金属摩擦声在空气中回荡，走在前面的士兵对这一幕似乎早已习惯，跟在后面的年轻佣兵们却微微有些动容。站在队伍最末的威尔和安塞尔互看了一眼，表现得都还算冷静。尤其是威尔，看见这些士兵手中的刀剑和长矛，心中竟隐隐升起了一个熟悉的影子。

##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那是一阵熟悉的痛，当其掠过心头时，自己竟没有耐心对周遭的一切继续观赏。

随着军礼结束，要塞大门被人缓缓拉开，奥尔文要塞的内部就这样暴露在年轻佣兵们的视野之中。

和想像中的不太一样，中央要塞大厅以拱形铸成，四周围绕的小型建筑应该是士兵住处。虽然这里气候并不恶劣，想到要在这么简单枯燥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守住魔物的袭击，一干年轻人的心中仍忍不住一阵悸动。

进入要塞已近中午时分，曾经刻意远离军队的威尔此刻站在肃穆的军营中，内心微微掀起痛苦的波澜。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往事，银发青年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迷惘和悲伤。

接下来是乱糟糟的整顿和用餐时间，非正规的佣兵们被指定在大厅南侧进食，随着短暂的休息之后，佣兵团队开始整顿。

毕竟，被那么多正规士兵用冷眼看着不是很舒服的事。

“终于要开始了啊，威尔……”

安塞尔拍拍威尔的肩膀，只是后者的反应似乎很麻木。

“哦……是啊……”

这次带领非正规佣兵们来到奥尔文要塞的人名为修格，这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子算是经历过不少战斗的老佣兵了，他魁梧的身材站在佣兵队伍中显得分外醒目。看着自己面前有些茫然的年轻人们，中年男子叹了口气，在吃完饭的餐桌旁随便找了把椅子站上去，一声呼哨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事前已经通知你们了吧？正规部队这次不会参加战斗，将在要塞里待命。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按照惯例想要知道我们佣兵团的实力。虽然对手只是普通的魔物和不死者，但每杀死一名敌人都会有相应的奖金。只是为了奖金也好，我也希望诸位能够打起精神。”

修格的声音很冷静也很诚恳，打动了不少年轻人。望着佣兵团长的目光在金钱的鼓动下变得灼热起来，佣兵们开始交头接耳。

“听见了没有威尔？”安塞尔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因为修格的话兴奋起来，“这一次我一定要多赚一点钱，带些好东西回去给缇尔黛。”

“啊……没错。”威尔依旧有些没精神，只是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背后的长剑。

安塞尔没有发现威尔的兴致不高，依旧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嘿，如果向你老爸留下的遗物羽毛发誓的话，应该就不会惧怕那些魔物吧？那可是女武神留下来的信物。”

听到安塞尔的话，威尔的眼角抽动

了一下。银发青年不动声色地扬起了头：“哦……那个啊，我已经收起来了。”

在修格的口号声下，散乱的佣兵军团勉强站出了一个能看的队形，在许多正规士兵的奇妙眼神中迈步走向刚刚紧闭不久的要塞大门。

“听说现在为了保证国内的局势，正规军队想要保存实力。”

“……没错，否则怎么可能轮到我们这些人来赚钱，嘿嘿。”

佣兵队伍里有人小声议论着，安塞尔兴奋地没有去注意这些议论，毫无年轻人活力的威尔则跟在最后，只有右手仍紧紧握着背后的剑，坚定而有力。

要塞的大门再度缓缓拉开，阳光穿透了阴影，照在威尔弗雷德的脸上，也照在佣兵团所有年轻人的身上。远方旷野上拉出长长影子的不死者和魔物仿佛在平地上移动的一片乌云，带着一丝阴冷缓缓逼近了奥尔文要塞。

和训练还有平日的修炼不同，这一次是真的实战。尽管心中早有了准备，第一次看到魔物和不死者，有些心神不甚坚定的佣兵还是发出了低声惊呼。

“动手吧，小子们！”

总要有人在这种时候开个好头，修格举起手中武器，首当其冲猛冲过去。一道仿佛千锤百炼的锋芒就在他双手之间这么陡然绽放开，伴随而来的是一道强烈的劲风，还有迎面而来的魔物惨叫声。

有榜样开了个好头，后面的年轻人面对这种勇猛和无所畏惧，心中的战意被瞬间激发出来，微微颤抖的手都稳定下来。

拔剑，斩杀。

宛如强烈的利刃切入了敌人体内，以四人一组围成的小型方阵迅速砍倒了第一批魔物，将漆黑的乌云撕开了一角裂口。威尔和安塞尔跟在修格身后，心中的冷漠和兴奋都已被眼前的景象震碎。

**——战士在战场上的惟一使命，就是击败敌人活下来。**

尽管是第一次真正面对活物拔出自己的剑，威尔的双手依然远超他自己想像的坚定。那股力量来自生活的磨练，来自自己的内心，也来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痛苦回忆。

“只是……魔物而已！”

嘴角苦涩的银发青年想起自己的信念，想起关于过往的一切，面对不死者和魔物的恐惧渐渐被力量冲淡，手中的剑光仿佛在瞬间盛开成瑰丽的花朵，将左右夹击自己的两只魔物击杀。

安塞尔紧随其后，凭借矫健的身手飞身跃过自己好友头顶，一脚踹在青灰色皮肤的不死者头顶。喀嚓一声骨骼断裂的声音，被淹没在嚎叫和兵刃相交的金属撞击声中。

风暴一般的进攻没有持续多久，生平第一次战斗似乎在一种很顺利的情况下完成了，当最后一名敌人倒下的时候，威尔有些气竭地收起了自己手中的剑。天空中已经不见阳光，浓厚的乌云不知在何时已遮蔽了午后的阳光。随着魔物和不死者尸体的散落，冷冽的风静静吹过，带来一股静谧的寒意。

威尔的目光越过满地的尸体，没有看见自己熟悉的颜色。年轻的佣兵团首次出战，竟以全员无伤亡的成绩结束战斗。即使是远在背后要塞上观战的军人们，也免不了有些微微惊讶。

身上沾满了魔物鲜血的修格站在队伍正中央，威风凛凛地接受着年轻佣兵们充满敬意的目光。即便在最初还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团长，此时这帮年轻人的目光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崇拜。

修格自己倒不甚在意这些，只是甩

了甩武器上的血迹，撩起嗓音高声喊道：“喂，你们不错嘛！全部生还？还有不少人表现得不错。现在回去吧，我们该去拿钱了！”

“但是……”毫无佣兵自觉的安塞尔打断了修格的话，“杀死多少敌人，这个难道要自己向那些家伙汇报吗？”

“如果你不想跟雇主讨价还价的话，可以把杀死的怪物脑袋都砍下来带回去。”

“哦哦，原来是这样。”

站在安塞尔旁边的一个佣兵嗤笑一声：“嘿，真是瞎操心。看来他也没干掉几个嘛……难道不是割下怪物的鼻子吗？”

这个名为昆达尔的佣兵看起来并不是第一次当上佣兵，语气和动作都透着一股熟练的味道。

“哼，别瞧不起人！”安塞尔有些不忿地吐了一口口水，“还是自己小心点吧，别让人抢了战利品！”

昆达尔毫不在意地挥挥手，跟着修格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周围的年轻佣兵们都在寻找着怪物身上的战利品，只有这两人似乎并不很在意这些，大概他们已经向军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并不需要战利品来证明什么吧……

安塞尔看着其他人忙碌的样子，无奈地耸耸肩：“喂，威尔，我们也要动作快一点吧？”

威尔点点头，松开紧握着长剑的手，打算跟安塞尔一起回要塞。旷野上已经没有了一丝阳光，有些冰冷的气氛很符合威尔一直以来的心情，却实在不是让人愿意久留的场所。

转身的威尔目光从许多年轻的背影上划过，在经过一具魔物尸体时陡然停住。一只看似已经咽气的怪物从地面一跃而起，朝着毫无防备的安塞尔伸出了锋利的爪子。魔物身躯犹如一道从地面升起的黑影，直直向背对着威尔的安塞尔冲去。

“小心！”

威尔的心跳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了一瞬，就连时间也轻微地凝固了。银发年轻人的手再度抓住长剑，却已来不及拔出。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威尔以自己的身躯冲向魔物，硬生生将魔物的利爪挡在了安塞尔的身体前。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威尔甚至没有时间发出痛苦的呐喊，撕心裂肺的痛如漫天卷起的狂风，吞没了威尔的身躯。银发青年没有时间看到自己胸口被撕裂的疤痕，只能感觉到巨大痛苦之后带来的冰凉，浸透了自己的全部意识……

“威尔！”

瞬间反应过来的安塞尔从腰间抽出了短刀，刀锋笔直没入怪物的咽喉。一脚踹开怪物的尸体，安塞尔扶住正在缓缓歪倒的威尔，后者却已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威尔！威尔弗雷德！振作一点！”

安塞尔努力摇晃自己朋友的身躯，想要让他清醒过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怪物的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总是轮替着不同佣兵的惟一原因。那些死去的人们，尸骨在旷野里化成了灰烬，而成为佣兵的人们，似乎总会面对那一天的来临。

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却来临得太过突兀迅速，超过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预计。

威尔还能听见安塞尔最初的呼唤，但随后他的视野里就只剩下好友惶急又无助的景象……这个时候，威尔想起了很多东西，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已经不在的妹妹，更想起了故乡的河，故乡的朋友……许多画面在银发青年的眼前蔓延开，引导着他进入了无穷的黑暗。

“我……死了吗？什么都没有做，愿望也没有达成，就死了么……”

青年威尔在某件事发生很多年之后，才第一次稍作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但这荒谬的感觉还是让他有些挫败感，此时的境遇，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空灵的视野之中，黑暗依旧笼罩着威尔的身体。在意识模糊的脑海里，他似乎听见了两个人的对话。

首先是一个高傲的声音，仿佛是一名带着威严的女性。

“这样一来，那孩子就能以普通人的身分迎接新生了。仔细看着吧，正如你所愿……”

接着是一个浑厚的男子声音。

“不胜感激，我的主人——女武神殿下……”

只是简单的对话一闪而过，女武神这个词却宛如空中划过的闪电一般，让威尔的头脑瞬间清醒过来。尽管意识仍被黑暗缭绕着，青年的心中仍觉得有一团火焰熊熊燃烧。似乎从来不在意任何事的威尔弗雷德，感觉自己的肌肤被一股猛烈的回忆刺痛了。那些刺痛在身体里蔓延而出，泛起恐怖的碎片，划出可怕的伤口。

多年前的某一天，天气和这一天的午后一样阴冷。从家门口望出去，整个图尔克村似乎都笼罩在一片阴暗之中。年幼的威尔弗雷德坐在家中，身边是面容带着一丝紧张的母亲。母亲这种紧张的神色似乎从威尔有记忆开始就一直挂在脸上，只有在父亲无恙归来时才得以舒展。

这一次却不会再舒展了。

回来的人并不是父亲，而是附近贵族的使者。面容有些严肃的使者没有通报姓名，只是默默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威尔的母亲玛尔戈特。

关于那一天的事，威尔记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就在那一瞬间崩溃了。

女神之羽——传说中的存在，这一刻清晰地出现在使者手中。

“请，请不要那样看着我！”玛尔戈特与使者对视片刻，有些歇斯底里地猛然摇头，“难道老爷他……赛奥德尔他真的死了吗？”

使者没有叹息，只是将手中的羽毛轻轻放在年幼的威尔弗雷德手中。

“没错……”

确认了这一消息，玛尔戈特立刻掩面哭泣起来，仿佛多年来压抑在心中的担忧和焦虑，都在这一刻被释放出来，形成足以将人摧毁的悲恸。哭泣声在村中回荡，仿佛伴着雪花簌簌落下。

威尔弗雷德感觉身体猛然一晃，少年伸手扶住墙壁，没有因为伤心和强烈的感情冲击而晕倒，他的目光落在使者身上，带着不解和痛恨。

“请不要那样看着我，少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仿佛为了让自己相信一般，使者高高举起威尔弗雷德手中的羽毛。羽毛的使者的手中发出微弱的光芒，显然这并非一般人间所能见到的普通羽毛。

“这是女武神的羽毛……您的父亲被女武神选中，成为了英灵战士。他的灵魂被召唤到那个世界，将会参加诸神之战。对于战士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哭泣中的玛尔戈特打断了使者：“这算什么荣誉？分明是被死神带走了！”

女子尖锐的喊声刺破了使者的荣誉感，看着这悲痛的一家人，使者有些明白了自己此时的立场。将手中羽毛再度还给威尔弗雷德之后，使者落荒而逃。

“赛奥德尔非常勇敢……这个就留给你了，要成为不输给父亲的优秀战士啊！”

出乎使者意料的是，年幼的少年并未因这种荣誉而激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离去，没有说一句话。天空中飘零的雪花迅速掉落在少年的脸上，威尔弗雷德童年记忆中许多黑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那之后的天空，仿佛一直飘着阴冷的雪花。

“母亲，我好饿……”

没有了父亲的家境渐渐开始衰败，再也没有人换取赏金回来给母子三人购买丰富的食物，原本平静的生活也就此破裂。妹妹艾露茜的体质最弱，在饥寒交迫中一次次染病，而母亲也总是无法找到能够养活全家的工作……

“艾露茜，请忍耐一下，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尽管母亲这样承诺，还是没有能够留住妹妹的生命。日复一日的饥饿和疾病，最终带走了体弱的艾露茜。少女临终前望着哥哥和母亲的眼神，像是被人用刀刻在心中一样，留在了威尔弗雷德的记忆中。

艾露茜的身体渐渐冰冷了，如同长久以来的心情，如同威尔弗雷德所面对的生活。抱着女儿尸体的玛尔戈特，也陷入了无穷尽的悲伤和痛苦之中。

“对不起，没有一直陪在你身边，让你孤单，让你受苦了……”母亲抚摸着女儿削瘦的面容，声音渐渐从低沉转为尖锐，“要是那个人还活着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为什么要选中他？女武神……”

年幼的威尔弗雷德看着母亲绝望的面容，内心之中升起了一股恐惧。

果然，顿了顿之后母亲对着天空怒吼道：“全部都是女武神的错！威尔你听着，你绝对绝对不要去战场！”

母亲的歇斯底里就在这一刻爆发了，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威尔弗雷德默默站在妹妹的尸体旁，内心之中充满了黑暗和痛苦，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只有幼小的脑海里，将这一生最大的敌人定为了自己人生的最终标的。

从那之后，村中最勤于练剑的少年便成了有着一头银发的威尔弗雷德。

一直到七年之后。

“威尔，我什么都知道了。”安塞尔从村口的枯树旁飞身跃到威尔弗雷德身边，大声说道，“缇尔黛都告诉我了。我实在不太明白，丢下母亲独自一人去远方，你到底在想什么？”

威尔弗雷德看了看这个最关心的自己的好朋友，没有回答他。

安塞尔的性子并非沉默就能打发，青年无奈地摇摇头：“我知道了，你也是想去当佣兵吧？像你父亲那样……不过你真不够意思，就这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不想打搅你们。”

“算了算了，老朋友也不会在意这种事啦。”安塞尔拍拍威尔弗雷德的肩膀，“不过这次走的话，带着我一起吧。如果我们能在战场上赚一大笔钱的话，也许你就能把向女武神复仇这件傻事忘掉。”

“傻事吗……分明是女武神夺走了一切，我为什么不能向她复仇？”静静的黑暗中，威尔弗雷德的内心却因那虚无缥缈的声音被熊熊燃烧了。仇恨的火焰让他残存的意识与死亡奋力挣扎，“杀死了父亲，夺走了艾露茜……即使我只剩下一丝一毫的意识，也要竭尽全力诅咒你，女武神……”

威尔弗雷德强烈的愤恨似乎穿破了他

所能做到的极限。蓦然之间，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甚至连那些回忆的碎片都不见了。银发青年的脑海中一片黑暗，却变得清晰无比。这种变化让威尔弗雷德有些丧气，也有些迷惘。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虚无缥缈之中，一个声音渐渐响了起来，语气带着一丝嘲弄，却明显听得出是女性的声音。

“啊呀呀，临死前居然燃烧起这么强烈的复仇火焰，想要报复女武神？人类啊，悲哀的你们，不过是众神眼中的战争棋子而已。女武神也只是负责为众神挑选战士罢了……”

“谁？”

“哦呵呵，我若是女武神又如何？”

“滚出来！我知道你能读取我的意识，赶快出来，跟我一决胜负！”威尔在自己意识里咆哮着，仿佛随时能冲破这股黑暗一般。

那个声音更加极尽所能地嘲讽道：“连体面战死都做不到的可怜亡魂……你觉得自己的复仇可能实现吗？幼稚的怨念啊，束缚住这可笑的灵魂，等着他在冥界慢慢腐朽吧。”

“我不会！我的灵魂不会放弃！我要一刻不停地诅咒女武神，直到新生也不会放弃！”

那个声音顿了一下，似乎没有料到威尔弗雷德的意志如此坚定。很快，她又笑起来，带着浓浓的讽刺意味，也带着一丝好奇。

“啧啧，真是执着又愚蠢的复仇火焰呢……看来你是真的憎恨那个女神武了。好吧好吧，真有趣……你想为了复仇活下去吗？”

“啊？”

只是一瞬间，那个声音又变得高傲冷漠：“如果你已经打算为此付出代价的话，我就会给你力量。”

“什么？”

“决断权在你手里，你有什么打算吗？”

“……”

“呵，好了。我看到你的想法了。”那个讥讽的声音里此时竟带着一股温润的力量，渗入威尔弗雷德的体内，“那么……请你一定要让我看到，有朝一日你能用剑指向神明，并且杀死女武神的情



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契约。”

随着仿佛做出了什么觉得似的口气，那个声音渐渐消失了。周围又恢复成一片寂静，无穷的黑暗包围了威尔弗雷德。只是这一次黑暗中似乎有光在闪烁，仿佛无穷延绵山路的尽头。透过那一点光芒，威尔听到了自己伙伴的呼唤。

“神啊……求求你了，请你救救威尔。就算是让我用自己的性命交换也无所谓……”

听到安塞尔这样诚挚的心声，威尔有些艰难地睁开了双眼。

“呃……”

“威尔？！”

“安……塞……尔？”

原本低沉的安塞尔猛然高兴起来：“威尔！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刚才为了保护我，你差点死掉。”

“是……刚才周围一片漆黑……好像真的死了一样。”

安塞尔笑着摇了摇自己的好友：“胡说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死嘛……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刚才……”威尔弗雷德有些疑惑，“是梦？”

“不管怎么说，要感谢神啊……是神听到了我的祈祷！”安塞尔依旧很高兴，扶起威尔说道，“你知道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祈祷，居然能够实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喂喂……不用这么夸张吧？”

“算了，既然你没事……我就欠了你一个很大的人情。”安塞尔笑着松开了握着威尔的手，“刚才头儿招呼咱们回去领赏呢，快回要塞吧。”

威尔点点头，摇晃着走了几步，发觉身体没有什么不妥才跟着安塞尔走向要塞。此时旷野上已经没有佣兵了，只留下许多残缺的魔物尸体，散落在阴郁的冷风里。

“这是什么？”

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威尔弗雷德心中掠过一阵疑惑。一片洁白的羽毛正轻盈地躺在青年掌心之中，仿佛并不应为这个世界拥有一般圣洁。

“女武神之羽？明明已经收起来了……难道那个梦是真的？”

虽然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威尔弗雷德还是尽量让自己忘记不愉快，快步跟着安塞尔回到要塞。

空气依旧阴冷，在这穹空之下，威尔弗雷德似乎听见了一阵低沉的笑声。那笑声异常熟悉，就好像刚才在梦里出现的声音一样。

与此同时，阴暗的罅隙里，一个声音呜咽着。即使一片黑暗，依然能感觉到声音里透着无穷的渴望和贪婪。这声音穿透了许多层阻碍，回荡在一个更加强大的空间。

“你这是怎么了？”那个曾经与威尔弗雷德对话的声音问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么饥渴难耐的样子。”

“呜！”

神秘的声音冷哼一声：“想要那个灵魂吗？”

“呜呜呜！”渴求的声音似乎异常迫切。

“好吧，随便你怎么处置，现在就开始实行计划。”威严强大的声音做出了决定，随即消失在黑暗之中。长久以来的黑暗又一次回归寂静，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般。

# 第二章 再一次的死亡

“嘿，这是你的那份，收好。”

修格随手抛给安塞尔一个钱袋，内里银币的重量让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年轻人面露喜色。从手中的钱袋来估计，这一场战斗得到的奖励应该足够给自己的亲人购置食物和礼品。

“哇，居然有这么多！”

修格看着年轻面露喜色的安塞尔，笑笑解释道：“今天活儿干得不错，奖励当然不会少。”

威尔弗雷德拍拍自己好友的肩膀，低声建议道：“嘿，安塞尔，别这么夸张好么……”

安塞尔也发觉自己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周围结果要塞士兵正用带着一丝嘲笑的眼神望着他，顿时声音低下来。

“但是这是银币吧？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其实我也是……”

威尔随口附和着好朋友，耳畔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在嘈杂的大厅里，这一阵并不明显的脚步声让威尔转移了目光，许多人却仍在为了酬金问题交谈。

就在威尔弗雷德正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脚步声时，大门被推开，一个士兵大步走进来。

“魔物又一次来袭，这次很奇怪……不过，有没有人要去赚钱？”

站在大厅中央刚分发完银币的修格跳上桌子：“喂，你们听见了没有？有想要去赚钱的吗？”

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手高高举起。安塞尔也被这股情绪打动了，故意忽略了刚刚在战场上遇到的险情，推了威尔一把。

“我说，你也会一起去吧？”

“嗯。”

奥尔文的要塞在一天之内再度为这些佣兵缓缓打开了。随着眼前视野的渐渐开阔，威尔弗雷德感觉到一股不太协调的危险气息。那些从远处缓缓逼近的魔物们，似乎和自己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战斗再度展开，银发青年跟在自己好友的一侧，奋力挥动起利刃，却感觉整个战场仿佛经过了一百年的沉淀一样，每一只魔物都变得强大无比。

转眼之间，年轻的佣兵团被打乱了阵型，三三两两的战士被巨大的魔物包围起来。曾经值得信赖的剑在敌人身上划不出任何痕迹，仿佛是想要嘲笑人类的脆弱一样，魔物们缓缓逼近，却并不立即痛下杀手。

威尔和安塞尔也不例外，四只臃肿但行动迅速的魔物将他们团团围住。

“威尔，你还好吧？”

“不好说……”

安塞尔怒骂了一句什么，挥剑突刺近身的一只魔兽，却只能在其肚皮上留下一道白痕。

“看来我们太得意忘形了啊……”

威尔点点头：“是……这样下去不行。”

**“为什么不用？”**

刹那之间，周围的魔物动作似乎被停止了。眼前又一次出现了那种死亡一般的黑暗，威严的女声在脑海里响起，威尔弗雷德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什么刺痛了一下似的，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啊？”

**“为什么不用？”**那个女声继续追问道，**“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和妾身签订的重要契约……”**

**“你是谁？”**

**“吾名为赫尔，冥界之女王。”**

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在威尔的耳畔不受控制地响起。

像是呢喃……

像是倾述……

像是命令……

像是引诱……

………………

**将力量交给“女神之羽”吧……**

**那是从人的罪责中诞生的暗之力**

**能让你战无不胜的力量……**

**而那种力量的代价，就是同伴的生命**

**在牺牲了同伴使用那种力量**

**女神之羽就会慢慢被人类的罪责染成黑色……**

**当它完全被染黑时**

**女神之羽就会变成“罪者之剑”**

**而持有羽毛的人则会得到**

**能够杀死女武神的力量后**

**不过，能够使用这种力量的期限为一年**

**如果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复仇**

**你的灵魂便将堕入黑暗深渊**

**被冥界之兽伽鲁玛的利齿不断撕咬**

**直至永远……**

反反复复回荡在脑海里的声音，更像是一首歌谣，让威尔弗雷德的内心动摇起来。想起女武神可憎的行径，想起自己孤苦伶仃的母亲，饥寒交迫死去的妹妹，想起那些黑暗而没有未来的童年时光，想起故乡的飘雪，想起父亲的死讯……

威尔弗雷德摊开自己的手，看到手中紧握的那枚羽毛。

“没错……我，我为了向女武神复仇，与你签订了契约。只要能够牺牲同伴，就能达成目的……”

赫尔的声音充满了无尽的诱惑：“那还等什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去使用？”

“使用……羽毛？”威尔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又看了一眼身畔惟一的朋友。

“没错，使用它吧！”赫尔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想要使用它，还是……坠入冥界无尽的深渊里？”

“威尔，小心！”

威尔弗雷德在安塞尔的提醒声中，飞身跃起避开了巨大魔兽的灌顶一拳。随着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威尔手中的羽毛也随风飘舞起来。

**“快用！”**

赫尔的声音从地底深处传出，直达威尔心中。

并不可靠的传说，深深地动摇了威尔弗雷德的内心。青年心中的犹豫和痛苦，在这一刻陡然爆发出来。

“复仇复仇复仇复仇……”

“女武神女武神女武神你……”

无数的画面交织在怨恨的身体里，仿佛绞碎了威尔最后一丝理智。面对死亡的胁迫，不愿再度陷入无尽黑暗中的威尔弗雷德犹豫着，手指轻轻触碰到自己怀中的羽毛，目光对准了安塞尔。

“……”

强大的光芒在安塞尔身体周围绽放，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种变化……女神之羽在无声中幻化出巨大的光翼，闪耀在威尔的视线之中。犹如一瞬间的幻觉，那羽翼在光芒最盛的时刻陡然消失，簌簌落下的却是无数黑色丝缕，再也没有踪迹。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威尔甚至还未仔细感受到女神之羽带来了何种力量和

变化。被女神之羽沐浴过的安塞尔已经高高昂起了头，双手之中似乎绽放出无穷力量，随手操起手上的武器，对准身躯几乎能遮住眼前全部视线的巨大魔物，一剑劈下。

奇迹发生了！

手中的力量仿佛超越了人类极限，在安塞尔的体内充沛着。本能的竖劈仿佛越过了时间和空间，在高高举起的瞬间已落至低点。巨大的魔物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已化作两个部分重重跌落地面。安塞尔手中握着武器，呆呆地看着眼前汩汩流淌绿色血液的怪物，空气中被强烈的摩擦灼烧出的一道淡淡红痕正慢慢散去，一切都好像在梦中才可能发生一样。

“这，这是什么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安塞尔为自己的冲动惊诧，但他更讶异于刀剑在魔物身体上的效果。这一剑砍出之后，金发青年心中一股勇气顿生，大声欢呼道：“这种力量……太可爱了！威尔，我们上吧！”

刚刚还在被包围之中的安塞尔仿佛被上天的神明眷顾了一般，他高高跃起，瞬间击倒了两头打算截杀众人的魔兽。威尔弗雷德站在一旁看着，心中猛然跳过一个不吉利的想法。

*神明？难道说……*

安塞尔的精神越来越振奋，威尔却知道这肯定是女武神之羽的缘故。看着自



己的朋友在魔物包围中突杀，威尔低吼一声，也提起剑跟过去，在这种时候，他更希望自己能替朋友分担一部分敌人。

因为那个不吉利的预言。

片刻之后，战场上剩余的魔物都被屠戮一空。许多佣兵都负了伤，在修格和昆达尔的带领下正在原地包扎伤口。威尔收起武器，扭头看了一眼身上沾满魔物鲜血的安塞尔，心中那种惶恐的情绪更加浓重。

“安塞尔？”

安塞尔也正在收起武器，回头望了自己好友一眼，脸上的笑容刚刚浮现，人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安塞尔！”

威尔一个箭步冲过去，扶住了自己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金发青年的身体透着一股凉意，手连握住威尔的力气都没有了。

“威尔……我，我的身体好痛……”

“别，别担心……”威尔心头那股巨大的压力终于变成了事实，令他无比恐慌，“你别乱动，一定没事的……”

安塞尔看着自己的朋友，嘴角抽动了一下：“一定是因为我刚才的祈祷吧？”

“什么？”

“我刚才跟神明祈祷过了。”安塞尔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我说，只要威尔能醒过来，就算拿我的性命交换也没关系……”

听到朋友的心声，威尔眼泪瞬间就崩出来了：“别，别说傻话了！”

“虽说我正想找个机会还了你刚才的人情……”安塞尔咳嗽一声，“但现在看来……”

一股绝望的情绪让威尔有些歇斯底里，他拼命摇头：“别说了，安塞尔！这一点也不像你说的话！”

“你要好好活下去。”安塞尔几乎没有力气摇头了，声音也变得无比虚弱，“记得……帮我向缇尔黛问好。”

“安塞尔！安塞尔？安塞尔……别死，我不许你死！”

被威尔抱着的金发青年呼出一口气，仰头看着昏暗的天空，说出了自己一生最后的话。

“我讨厌这样……我一点也不想死，不想死在这种地方……救救我，威尔，为什么我会……”

声音没有持续下去，随着生命的消逝中断了。威尔弗雷德低头看着闭上双眼的好友，心头一阵凄凉与自责。脑海中那些好似冥界什么人说过的话，像是一道道伤痕砍在他的心中。

这一刻，风似乎也停止了……

“怎么了？”

休整队伍的修格看到这边有状况，走过来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真遗憾……”

威尔抬起头，看见佣兵队长望着自己的同情眼神，只觉得快要崩溃。

“不是我，不是我……”

“啊？”修格没听懂威尔的话。

“不是我！”

威尔忽然从地面上一跃而起，朝着附近的丛林扑过去，一头扎入密林之中，就这么消失在了修格的视线里。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于修格还没来得及阻止，威尔已经彻底没入密林之中。望着年轻人远去的方向，修格有些遗憾地叹息一声，低头轻轻推了一把已经开始失去温度的安塞尔的尸体。

“去，集中木材，给这些人祈祷吧……”

刚刚还满布着死亡和挣扎的战场，这一刻寂静无比，只有亡魂淡淡隐去的无声之响。

威尔并不知道这一切，冲天的熊熊浓烟也没有被他亲眼目睹。要塞城门关闭时修格略微忧虑地回望了一眼门外，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心中慌乱的威尔弗雷德正在密林中失魂落魄地走着，仿佛这世界上的路从来没有尽头。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

喃喃自语中，威尔的脑海中仍浮现出女神之羽染上安塞尔身体的一幕。死亡和寂静在不久之后随即袭来，带来了彻骨的寒冷，也带来了威尔精神的短暂崩溃。

毫无目的的逃离，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与安塞尔的死无关。只要想起安塞尔闭上眼睛前望着自己的目光，威尔的心头就猛烈地揪痛。他想要忘记这一切，他更希望这一切只是噩梦。泥土带来的冰冷触感却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现实是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您是在下定决心之后，才接受赫尔大人建议的。”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读懂了威尔的内心独白，清甜曼妙地响起。这个声音让威尔弗雷德的自责和痛苦瞬间随着迷惘迸裂，银发青年猛然在黑暗的森林中抬起了头。



“谁？”

“是威尔弗雷德阁下吧？”那个声音笑着，有说不出的妩媚，“初次见面，我叫爱丽丝，是从冥界来到这里帮助您的。”

威尔弗雷德的眼前渐渐清晰地呈现出一个紫发少女的身影，她穿着宛如家居女仆一般的连身裙装，双眼流露出让人迷醉的清纯气息，纤细白皙的四肢看起来有些瘦弱，眸子里透着淡淡的笑意，看起来很温柔的样子。

这名自称爱丽丝的女子，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威尔面前。

“阁下，我们是否应该启程？”

“什么？启程？去哪里？”威尔弗雷德此刻显然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望着浑身充满诱惑的女仆不知所措。

“位于这个世界上的，下一次战斗……”爱丽丝的声音带着一股催眠般的味道，“如果不加快速度的话，一年的时光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而您现在的力量，决不足以打倒女武神，不是么？”

“女武神……”

仇恨的记忆被诱惑点燃了，威尔弗雷德心中的怨恨再一次燃烧，他想起了父亲和妹妹，原本软弱的身躯渐渐挺拔起来。

爱丽丝的笑容中仍带着无辜和兴奋：“您需要许多许多的同伴，不是么？”

“嗯……”

“好了，威尔弗雷德阁下。我们一起去完成您的复仇吧。”

内心之中似乎真的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威尔有些浑浑噩噩地跟在爱丽丝背后，两人顺着茂密的丛林继续向前。在这荒凉的国境线上，一切都如此平静。没有人注意到天为什么这么昏暗，也没有人注意到爱丽丝脸上暧昧的笑容究竟意味着什么。

宁静之中，荆棘丛生。

## 第三章 偶遇

心情平静了之后的威尔弗雷德站在嶙峋的山石之中，内心闪烁着之前的经历，遥望远方天空，空旷的地平线上坐落着为数不多的村庄，点缀在阿尔托利亚独有的茂密丛林之外，显得尤为寂寥。想起自己曾经和安塞尔共同经历的那些往事，想起成长以来的一幕一幕，银发青年忍不住又想要为自己的朋友哀叹和自责几声。

“嗖！”

一羽毫无征兆飞来的弩箭，惊醒了威尔的沉思。不用爱丽丝出声提醒，他已经用剑锋错开了那枚很可能致命的弩箭，踩着脚下的石块反手一剑。

剑光在空中划出一道好看的圆弧，刚刚痛失了好友的威尔没有选择痛下杀手，他用自己的动作警告了对方，人在落地之际却保持了警惕的姿态，望着弩箭飞来的方向。

“是谁？”

一名神态有些慌张的长发年轻女子手持弩箭出现在威尔的视野中，她的身影看起来有些瘦小，双手握着弩箭的姿势却很端正，也很坚稳。弩箭的金属锋利对着威尔，闪烁着致命的光。

威尔弗雷德看了女子一眼，耳畔传来远处的脚步声，有些头疼地摇摇头。经过痛苦和挣扎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已经回到了这个自己熟悉的世界，麻烦却不请自来。

“你……”女子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道，“你好像不是阿尔托利亚的士兵？”

威尔低头看了自己一眼，经过奔波和跋涉之后，略显疲惫和凌乱的外表在长发女子眼里似乎看上去并不那么像话吧？顺着女孩的话，银发青年有些苦恼地摇摇头：“你究竟在胡说些什么？”

“啊，对不起，我好像搞错了。”有着褐色长发的女子将自己手中的弩箭竖起对准天空，引得威尔也放下手中的大剑。

“搞错了？”威尔其实也有些小埋怨，“你刚才差点就杀了我。”

“对不起……”女子又抿了抿嘴唇，好像身体里藏着什么巨大的压力一样，“您没有受伤，实在是太好了。”

威尔摇摇头，正想要说些什么，那阵凌乱的脚步声已经追了过来，并迅速将两人围拢。一群手持长剑的阿尔托利亚士兵虎视眈眈地看着褐色长发的女孩，大声地交换着情报。

“找到了，雪莉珐就在这里！”

被称为雪莉珐的女孩一昂头，脸上那股失落和紧张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带着一丝困扰的振奋：“糟糕，真的被发现了！”

威尔倒不觉得她真的感到了“糟糕”。弩箭再度平举的少女，很轻易地瞄准了正持剑靠近的一名士兵。

“真不好意思……”雪莉珐虽然手持弩箭随时要发射的样子，却仍不住地向威尔道歉“你看……差点让你也卷进来。”

“……我觉得自己已经脱不了干系了。”

威尔的判断力并未下降，他第一眼看到带队士兵长目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下意识地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敌人。现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任何的辩解也变得毫无意义。稍微思考一下，威尔弗雷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向前踏出一步，将手中的长剑又举高了几分。

“雪莉珐，觉悟吧！”

“队长，还有一个家伙怎么办？”

“没关系，一起杀了。”

很随意的对话，似乎想要给两人下达命运宣判，孰料命运却是最喜欢转折的存在，就在这几个士兵洋洋得意之际，雪莉珐手中的弩箭已然破空而至，威尔弗雷德也随着弩箭激起的劲风扑身而来。

从死亡的战场归来，威尔弗雷德的手段已和当日那个只在村庄里苦练的少年截然不同。手中大剑横起，逼退了冲在最前端的士兵，又反手一肘杵在另外一人的胸口。

手臂和胸甲相撞产生的剧痛，让威尔弗雷德暂时忘记了失去好友的痛苦和羞愧，战斗终究还是战士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

雪莉珐箭箭追魂，将包围圈瞬间冲散，威尔则发挥自己近战的优势，接连打晕了几名士兵。两人在战斗的间隙互相看了一眼，似乎都在为对方的身手诧异。

“这边的似乎都被清理干净了……”雪莉珐有些难为情地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道。

“还有人吧那边……”威尔指着远方提醒雪莉珐。顺着威尔手指的方向，雪莉珐看到大队的阿尔托利亚士兵正朝这边赶来。一个面容冷漠的男子正站在那些士兵中央向这边望着。

看到这个人后，雪莉珐心中抽痛了一下，而后倔强地昂起头：“真是的……没完没了的敌人啊，我们快跑吧。”

“第一次同意你的看法。”

雪莉珐没有笑，只是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神情冷漠的男子，转身跟着威尔迅速消失在乱石和密林的交界处。

背后的士兵们依旧紧跟不放，那名神情冷漠的男子缓步走着，跟在士兵队伍的最后。

顺着山路向北，是相对热闹一些的马尔蒂镇。雪莉珐和威尔弗雷德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逃到这里了。先迅速混入街道的人群之中，再顺着蜿蜒的小巷躲藏一番，两个人终于再没感觉到士兵们穷追不舍的目光。

当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两人才开始感觉到疲惫。威尔扶着自己的膝盖，拼命调整呼吸："喂，你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啊？"雪莉珐似乎没有这种自觉，有些茫然地看着威尔。

"为什么会被那帮人追杀？"威尔弗雷德低声问道，"既然无缘无故把我牵扯进来了，现在就别装傻了吧？"

"……"

雪莉珐沉默了一下，原本有些神经质的表情也跟着沉下来，低声回答道："对不起，我名叫雪莉珐，是阿尔托利亚的军人。"

"阿尔托利亚的军人？怎么会遭到同僚的追杀……"威尔不太明白。

"……"

雪莉珐再次沉默了，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凝重也有些伤心。威尔弗雷德愣了一下，立刻知道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话，勾起了对方的伤心回忆。

"对不起，不应该问你这种无聊的问题。"威尔弗雷德调整好了呼吸，站直身体，"我现在应该走了，今后怎么做都随你自己的意思吧。"

一直处在巨大压力中的雪莉珐有些难过地摇摇头："不，不，请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我是阿尔托利亚情报部队的暗杀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曾经是……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嗯？"雪莉珐的身分引起了威尔的兴趣，他停在原地，期待着雪莉珐的继续解释。

事关自己的回忆，雪莉珐有些难过地摇摇头："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杀人和被杀……那就是我们暗杀者的宿命。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我开始渐渐讨厌这种孤独的生活方式。"

雪莉珐的话让威尔想起了曾经失去的朋友和亲人，他摇摇头："我倒是觉得能够活着就是幸福的。"

威尔那副冷漠的样子让雪莉珐想起了某个人，她有些激动的地摇头反驳道："不！那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不曾被人赠予鲜花和赞美，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在同伴死去的时候，只能默默注视着……你觉得那跟幸福有什么关系？我讨厌那种孤独死去的感觉……"

"……所以你才离开了阿尔托利亚的情报部队么？"

"嗯……不过如你所见，我现在反倒是被追杀的人了。"雪莉珐有些惨淡地自嘲着，"还是不能像自己想要的那样随意生活，人生真是痛苦啊，啊哈哈。"

雪莉珐一直拼命压抑的神经质笑声传入威尔的耳畔，让他有些叹息也有些触动，银发青年不期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心头微微痛了一下。

"我了解了……不过还是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雪莉珐收起惨烈的笑容："什么事？"

"为了区区一名逃兵，派出这么多人

来追杀……这阿尔托利亚的政府究竟在想什么？”

雪莉珐摇摇头：“我也不是很清楚。王家给人感觉总是乱糟糟的。不过这并不重要吧？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

威尔有些感觉到雪莉珐在隐瞒什么，不过他并不在意。

“说我自己么？”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名字什么的，并不重要。”威尔弗雷德摸了摸自己的武器，转身欲走，“我得离开了。”

“哎哎？”雪莉珐看着这个面貌并不普通的青年，拦住了他，“到底怎么了？我说了什么惹你生气的话么？”

“谈不上，我只是觉得接着说下去完全是浪费时间。”威尔淡淡地解释。

“哼，真是冷酷的人。”雪莉珐不满地哼了一声，又一次抿上嘴唇，“那个……问你一件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国境线去？”

“嗯？”

“我……”雪莉珐有些为难地解释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太过显眼，如果有你陪着，能顺利不少。”

“我拒绝。”

“喂喂……”这个时候，紧紧抿着嘴唇的雪莉珐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少女无异了，“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我没有理由和你一起走。”威尔摇摇头，“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

“必须……要完成的事？”对于人生尚且有些迷惘的雪莉珐好奇地重复着。

“对，我要锻炼自己，让自己变强。”威尔弗雷德似乎想要说服自己，低声回到了雪莉珐的疑问。

“那更好了，我可以帮你嘛。”

“不，你只会拖我的后腿。”从雪莉珐的言谈中，威尔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味道。

“看不起暗杀者，你这家伙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雪莉珐终于还是被威尔劝走了，只是走得似乎并不情愿。望着少女纤弱的背影，威尔心中并没有太多触动，正要转身朝另一个方向离去，神出鬼没的爱丽丝蓦然出现在他身边。

“威尔弗雷德阁下，让那孩子成为您的同伴怎么样？”

威尔看了紫色长发的秀美女性一眼，爱丽丝果然是从冥界而来，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有女神之羽。”爱丽丝平静又温和地解释道，“只要有了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同伴就会有一定的用处。我想您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话到此为止，最后一切还是看您的裁断。”

女神之羽像是懂得爱丽丝的话一样，在威尔的口袋里灼热地动了一下。威尔低头摩挲自己的胸口，想起了安塞尔死去时的样子。那一幕仍带着无尽的悔恨，却与眼前正渐渐远离自己的那个少女背影不同。

能够使用的同伴吗……

这样想着，威尔弗雷德沉默地追了过去。

“喂。”

“嗯？”

“一起走吧。”威尔面无表情地跟雪莉珐并肩走着，“我叫威尔弗雷德。”

“啊，真是个好名字。”雪莉珐在放下弩箭的时候，性情比战斗时正常得多，“我可以叫你威尔吗？”

“随便你。”

“谢谢你，威尔。”

威尔扭头看了一眼无缘无故向自己道谢的少女，很能明白她的心情。只要能从那种长久孤独的生活里走出来，雪莉珐愿意去感谢每一个对她有耐心的人。不过这种时候显然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好时机，威尔的目光越过两人眼前的地平线，朝着国境延绵的城墙望去。

## 第四章 出发

国境两边的群山环绕成了阿尔托利亚惟一的出口，正是易守难攻的最佳场所。威尔弗雷德抬头看了看经过多年反复修筑而成的高大城墙，心中不免生出荒谬的感觉。之前还在努力为这个国家守护要塞，现在却反过来要帮助逃兵穿越国境。世事无常，又岂是普通人所能料到的？

从山顶走到山脚，越过茂密的丛林，两个人很快到达国境所在。雪莉珐面对这种情况激动无比，紧紧抿着的嘴唇终于放松下来。轻快的风吹过少女的长发，让她鬓角的发丝都随着舞动起来。一直紧张压抑的雪莉珐，此时终于流露出一个普通少女应有的一面。

威尔弗雷德看到这一幕，心中微有感慨。

但接下来的事就不那么美好了。就在雪莉珐享受阳光和微风的时候，一阵金属摩擦声把她拽回到了现实中。成队的士兵手持剑与盾，凑成严谨的阵型将两人包围在了中央。

天空中的阳光依旧落下来，却变成了明晃晃的武器反光。

“看来你们早就在这里埋伏了吧。”

望着领队的中年人，威尔弗雷德有些不甘心地问了一句。

领队的中年人，之前威尔也曾见过一次，就是初遇雪莉珐的时候。不过那时候距离较远看不清容貌，此时离近了观察，才发现对方的双目之中透着一股愤怒与威严，还有一丝痛苦。

“跟我回部队去，雪莉珐。”

“我要是拒绝呢？”女孩以手腕托起弩箭，对准了士兵背后的中年人。

中年人看都没看威尔一眼，目光直射在雪莉珐身上。

“那么……我会要了你的命。”

雪莉珐有些失落地苦笑一声，随即手腕微微抬起，将弩箭对准了中年人的头部：“那正好，你赶快来杀了我吧。”

中年人叹息一声，分开那些士兵，走到队伍最前端，再次尝试与雪莉珐沟通：“现在还来得及，雪莉珐……回部队去吧！”

“都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别这么假惺惺的了。”雪莉珐后退一步，让自己和威尔并肩，表示自己并非孤身一人。

威尔在心中叹息一声，既然认定了女孩是自己的同伴，这一刻自己应当跟她站在一起吧？

没有太多的犹豫，拔剑。

中年人犹豫着还想说点什么，队伍里的一名军官模样士兵低声提醒道：“洛克斯维尔，如果不快点解决这个家伙的

话……”

被称为洛克斯维尔的中年人扭头看了那队长一眼，有些愠怒地回答道：“我知道！”这威严的模样，让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士兵立刻安静下来。

“雪莉珐，你真打算跟我交手？”

雪莉珐昂起头，褐色的长发在风中颤抖。

“当然，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我知道了……”

洛克斯维尔叹息一声，挥手招呼包围过来的士兵开始动手。时间仿佛被突然加快了一般，战斗随即展开。

威尔弗雷德后退一步，躬身向前刺出一剑。伴随着这强势的一剑，面前宛如一道墙壁般的士兵当中被他突出一道裂痕，长长的大剑刺出一道闪电，为雪莉珐打开了瞄准的道路。

只听“嗖”地一声，雪莉珐的弩箭已追着洛克斯维尔飞去。听到弩箭飞过之后，威尔站直身体挥动手中大剑，将那名小队长砍过来的长剑架住，同时对地面的石块踹了一脚，被踢出数米的石块，砸在了正打算以弓箭对瞄准自己的士兵身上。

洛克斯维尔双手高高举起，一支法杖出现在他的右手。这样一个身穿长袍的中年人，又是在精擅暗杀的部队里，自然应该是一名为魔法师。威尔的眼角余光扫到避开弩箭的魔法师，心中一阵紧张。

雪莉珐并没有给洛克斯维尔反击的机会，手腕一抖又射出一发弩箭，打断了老者吟唱魔法的可能。

战斗进行得飞快，威尔在雪莉珐的掩护下顺利放倒了大部分追兵，也拉近了他和洛克斯维尔之间的距离。当两人之间可以用一把长剑衡量距离的时候，魔法师对于战士来说只是一种毫无威胁的存在。

威尔看得出这个中年人是追兵队伍中重要的人物，手中长剑一翻，已瞄准了中年人的要害。这个时候，就算是再强大的魔法师也不得不停止自己的吟唱。虽说魔法的力量无限强大，人的肉体却极其可怜有限。当冰冷的兵器搁在面前的时候，魔法师的脆弱甚至超过了普通人。

威尔眯着眼睛看着这个并没有真正使用过一次魔法的中年人，双眼仿佛想要看透他一样。

“你刚才根本没有使出全力，你是她的朋友？”

另一边，雪莉珐已射死了大部分追兵，只余下一两名受伤躺在地面无望地挣扎。大概是长年在暗杀组织里生活的缘故，少女的脸色并没有多少改变。

然而只是回头看了一眼那名中年人，雪莉珐又一次抿起嘴唇。

洛克斯维尔在银发青年的剑下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恐，只是有些遗憾地看着雪莉珐，低声回答道：“呃……雪莉珐是我的……女儿……”

威尔愣了一下，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只是冷漠地盯着自己手中的剑。

被死亡威胁的洛克斯维尔看了一眼神情冷漠的青年，正想要说点什么，雪莉珐已经在旁边大声反驳了他的话：“住口！事到如今，不要再说那种话！”

洛克斯维尔看到女儿的反应，心中一痛：“算了……杀了我吧。然后越过国境线继续逃亡。雪莉珐，你知道，身为你的父亲，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残存的士兵听到洛克斯维尔的话大感震惊，但很快被一支支弩箭射入胸口，这些见证了洛克斯维尔对国家不够忠诚的证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被雪莉珐全部杀死。褐发少女有些无奈地站在威尔的身畔，迷惘地摇着头。

“事到如今……你不要再说了……爸

爸。都到了这个时候，请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依然受制在威尔剑下的洛克斯维尔疲惫地叹息道：“雪莉珐……我没有资格指责你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而抛弃国家……我只是……”

威尔弗雷德摇摇头，冷漠地收起了自己的剑。褐发少女紧紧抿着的嘴唇松开了，那是一种接受了某件事的讯号。威尔后退一步，把交谈的空间留给这对父女。

“你不用再说下去……”雪莉珐看着自己的父亲，眼中开始泛起微微泪花，“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爸爸你一点都不坏……因为妈妈家里的人企图谋反，所以爸爸你才会被调离阿尔托利亚正规军的吧？”

洛克斯维尔没有关心那柄收起来的长剑，反倒是被女儿的一番话惊呆了。

“你……”

雪莉珐也将弩箭收起来，向前走了两步靠近自己的父亲，低声说道：“妈妈被处刑以后，你怕我将要被处决，因此定决心抛弃我们以前的一切，带着我加入情报部队成为了暗杀者。”

听到这些，威尔皱了皱眉，这个洛克斯维尔显然就是自己所说的那种人，他知道活着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雪莉珐还在继续讲述着：“比起毫无意义的死去，爸爸你选择了听从国家的安排，以暗杀者的身分苟活下去。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刚出生不久的我……我说的没错吧？”

“你……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些事也知道。”洛克斯维尔被女儿揭开多年前留下的伤疤，有些悲哀地跌坐在地上，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

雪莉珐看着自己的父亲，看着曾经为了保护自己连尊严都不要的男人，声音慢慢变成了抽泣：“我曾经不知道多少次劝过自己，告诉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但是我还是希望爸爸能再温柔一些。您知道吗？我想要一个父亲，能对着他撒娇的父亲……”

说到这里，雪莉珐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痕，呜咽声打败了内心最真实的诉说。垂泪的少女站在自己父亲面前，两人的影子在地面上重合起来。洛克斯维尔颤抖着，慢慢站直身体，在时隔许多年之后再度轻轻握住自己女儿的手。

“对不去，雪莉珐……”

“不，没什么……我，我没事……”

兀自逞强的雪莉珐眼泪不停地流下来，让站在一侧的威尔顿觉有些厌烦。也许泪水在安塞尔死去的那一刻已经流干了，反正自己也只是个想要向女武神复仇的孤魂罢了。然而这一刻……看到这对父女之间再无隔阂，威尔决定留给雪莉珐和洛克斯维尔一段时间来缓和心情。

雪莉珐哭泣了片刻，仿佛将内心中所有的痛苦和悲戚都发泄了出来一般。再抬起头的时候，那双眸子里已经透出了闪亮的光，她慢慢伸出手，轻轻抱住了自己的父亲。

温馨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威尔冷漠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接下来该怎么办？”

雪莉珐有些羞怯地松开抱着父亲的手，回望那个面容上总是带着冷漠的男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雪莉珐有了一种想要让对方也能理解自己此刻心情的冲动。女子仍忍不住抿了抿自己的嘴唇，低声说道：“我……我想去更多自己没去过的地方看看，体验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生活，所以我绝对不会再回部队了。”

威尔耸肩：“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血染罪恶的世界罢了。”

“才不会是那样！”雪莉珐有些激动地反驳道，“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能让我爱上的家伙，和那个人白头偕老，最后在幸福中死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等着我。”

“……”

面对雪莉珐的宣言，威尔弗雷德甚至懒得反驳。

“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很不凑巧。”威尔弗雷德想起自己经历的那些事，摇摇头，“我没有生活在你那种可以轻易相信一切的世界里。”

雪莉珐咬了咬牙，想要反驳威尔，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眉头微皱的少女盯着威尔弗雷德半晌，忽然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似的合掌说道：“嗯，我决定了！”

“什么？”

“我要跟你一起走！”雪莉珐看起来好像是想通了，口气居然也轻松了不少，“我要和你一起旅行，最终让你明白肯定有那么一个值得让你相信的世界存在。哼哼，我已经决定了，不管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了！”

“……”

面对此情此景，威尔弗雷德实在是没有办法说出什么了。

洛克斯维尔看得出威尔的头疼，不过对此他也颇为无奈：“不好意思……这孩子从小就很固执，一旦决定了什么就绝对不会再改变主意。”

“随便吧。”威尔想起爱丽丝对自己所说的那些话，心中盘算的并非相信这个世界，而是如何聚集同伴的力量，向女武神复仇。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走吧，雪莉珐。”洛克斯维尔深吸了一口气，挺直身体，“看来只有这样了。”

“爸爸？”雪莉珐惊讶地喊道，声音里隐含了几分欣喜。

威尔看了一眼这个在情报部队有一定身分的男子：“你也要抛弃自己的国家吗？”

洛克斯维尔摇摇头：“我放走女儿的事早晚也会泄露出去。再说我本来就没什么归宿……”

说到这里洛克斯维尔停了一下，看到女儿充重新满信任的眼神，魔法师受到了极大的鼓励，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跟女儿待在一起。之前一直觉得保护生命、苟延残喘是最重要的，觉得亲情会妨碍工作，故意疏远自己的孩子。如今看来，这带给雪莉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爸爸……”

洛克斯维尔并不在意威尔听自己述说一切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漠，曾经在无数次的黑暗中目睹过太多人来人往之后，他早已不去挑剔任何人表面表现出来的态度——至少威尔愿意帮助素不相识的雪莉珐，这已经足以让他信任。

“其实是女儿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洛克斯维尔坦诚地说，“那是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我想人可以守护一些东西，这东西也许比国家、战争和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在我看来，雪莉珐就是我应该守护的无可替代的宝物。”

听到老魔法师说出对生命的领悟，雪莉珐情不自禁地扑过去再度拥抱父亲。也许有隔阂只是因为未曾真正沟通，也许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不困难。无论如何，看到这对父女能正视自己的心意，威尔弗雷德感觉到自己心中有些东西也被撼动了。

默默转身，威尔低头拉卡腰畔的口袋。一枚精致美丽的羽毛静静躺在口袋里，洁白的羽毛上，染上了一丝黑色的痕迹。

*那是安塞尔的灵魂吗？*

“父亲……有女神之羽在手里，我就



了。”

爱丽丝微微皱起眉头，没有说话。

回到故乡，威尔却觉得一股重重的压力仍让自己喘不过气来。

村庄依旧宁静，甚至超过了往日。最年轻的一代几乎都去各地成为了佣兵，有的战死，有的苟活，有的则像威尔和安塞尔这样刚刚踏出家门。年迈的村民和幼童聚集在村口，日复一日地望着远方。从没有人怀疑过生活是否就该如此，大多数村民面对命运的残酷和碾压，只是选择了默默忍受。

在这群死气沉沉的人之中，缇尔黛无疑是个异数。

充满了活力和灵气的少女，从记忆中的小丫头成长到今天接近成熟的模样，几乎和威尔经历了同一个少年时代。

“威尔，你回来啦？”

面对脸上挂满笑容的少女，威尔心中浮现出的却是安塞尔临死前痛苦的模样。此时安塞尔的尸体，想必正孤独地躺在战场的某个角落里吧？想到这些，一阵阵自责的痛在心中又一次升起。

“啊，缇尔黛……我回来给妹妹扫墓。”

“嗯，小艾一定会很高兴的。”

威尔有点不敢正视缇尔黛的眼睛，他扭过头去，轻轻俯身面向妹妹墓碑的方向：“我们走吧。”他没有介绍自己新近认识的这些朋友。

缇尔黛看到威尔闪烁的眼神，以为他

可以帮你报仇……向着女武神……”

“当这片羽毛完全变成黑色的时候，您的大业就会达成。”爱丽丝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威尔身畔，声音轻柔地规劝道。

“完全变……黑？”

“对，所以需要更多的同伴。”爱丽丝随意地重复着她一直在强调的事，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向前跑出几步。

“好漂亮的花！”

即使是从冥界来的女子，这一刻表现出的欣喜也足以让人相信她只是个简单纯洁的少女。威尔顺着爱丽丝的声音看过去，一片随着微风飘荡的花丛摇曳在波光粼粼的湖畔前。

看到这些洁白的花，威尔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已经到了那个日子么……”

“威尔弗雷德阁下，是什么日子？”

威尔没有回答爱丽丝，转身朝那对父女挥挥手，一言不发地朝着国境内的某个方向走去。

“阁下，您这是要去哪里？”爱丽丝跟在威尔身后，紧紧追问。

“回家。”威尔看了只有他才能看见的爱丽丝一眼，“妹妹的忌日，快要到

又在伤心，低声劝慰道：“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小艾她之所以离开我们，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威尔将搜集好的花束轻轻举起，仿佛想要向妹妹展示一样，半晌之后才放在墓碑前。干净的墓碑上没有一丝苔藓和污垢，一眼就能看出总有人在照料它。

“不……如果父亲没有被女武神召唤走的话，妈妈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艾露茜也不会挨饿受冻，一直到……”

缇尔黛站在威尔的身旁默默无语，她知道威尔心中最大的仇恨就来自于父亲的死亡，以及随后的苦难。虽然缇尔黛和安塞尔都曾经苦苦劝慰，但威尔复仇的初衷却从未改变。

“算了，不说这个……”缇尔黛轻声转移了话题，“你回过家了没有？你妈妈如果见到你，应该会很高兴。”

“见了也没用……”威尔摇摇头，想起母亲的精神状态，“我来看看艾露茜就走。”

“啊……”缇尔黛忽然想起来什么，“那个……安塞尔呢？他没有跟你一起？”

威尔心头一紧，脸上却尽量保持平静。

“呃……那家伙现在在别的地方干活……”

“这样啊……那他有没有让你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算了……没什么。”缇尔黛有些不舍地看着威尔，“这就要走是吧？”

“嗯。”

“一路小心，帮我跟安塞尔问好。”

心中的罪恶感几乎要将威尔压倒，看着缇尔黛纯洁无瑕的眼神，他只能选择匆匆离去。

“我会告诉他的。”

谎言在威尔的心头静静灼烧着。即使拿复仇当借口，也无法掩盖自己牺牲好友的事实。威尔弗雷德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信任，只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做过那样的事。在村口回头看见少女孤身站在妹妹的墓碑前，目送自己离去，威尔弗雷德在心里诅咒了自己无数次，随后落荒而逃。

静静的世界，等待着他的归来。

## 第五章 连锁反应

**阿尔托利亚，艾迪雷文城。**

相距阿尔托利亚王城甚远的这座城池是阿尔托利亚第二顺位继承人朗格雷王子的居城。阿尔托利亚的国王陛下只有这两个子嗣，大哥朗格雷因为生母血统问题只能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而弟弟克里斯托夫则是正统的王位继承人。尽管大王子殿下的武勋卓著，但民众似乎也并不反对由宽厚的小王子殿下继位。两位幼年时期极为亲密的王子在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都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尤其是这位大王子殿下，这也是阿尔托利亚国内形势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艾迪雷文城在清晨时分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客人头戴兜帽遮住了面容，骑着一匹不起眼的灰马顺利进入了艾

迪雷文。尽管他是那么的不起眼，还是有许多目光注意到了他。

蒙着脸的人远远跟在卫兵身后，走进王子殿下的寝宫。在这里，王子朗格雷正对着一张有色软垫装饰起来的椅子发呆。

“殿下，他来了。”

“哦。”王子朗格雷转身就看到了那名神秘的来客，这个人将头上的兜帽放下，露出一张分明不属于阿尔托利亚血统的脸。

“殿下，我国的国王陛下让我来传达他衷心的愿望。”这位神秘来客低声说道，“他希望勇猛智慧并重的殿下能够继承阿尔托利亚王位，让贵国的状况恢复和平与稳定。为了证明陛下的心意，我已经率领近卫第二兵团前来担当殿下的护卫。”

朗格雷的性格相较他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并不算温和，但长年的宫廷生活仍让他充满了政治智慧。低头沉吟了片刻，朗格雷故作姿态地摇头道：“感谢贵国国王陛下的好意，不过我身边已经有了一支精锐的近卫兵团。所以，阁下的军队想必没有什么机会施展拳脚吧……”

使者笑了笑，明白对方已经等于是同意了自己的方案，顺着朗格雷的话说道：“那么就请分派给我们另外的任务好了。”

“哦？”朗格雷装作为难地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您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您的部队也要留在本国境内，为我所有？”

“正是如此，殿下。”

“那改日我会将新的工作交给阁下，今晚就请让士兵们悄悄入城休息吧。”朗格雷看似很好说话，实际上是在掌握主动权，“大家放下兵器，让我好好款待一下远道而来的诸位。”

“感谢王子殿下的厚意。”这位使者并没有反对朗格雷的话，躬身后退着离开了寝宫。

“彼此彼此，加诺萨将军……”

看着那位使者离去，朗格雷一口唾在脚下。

“哼，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国领土的家伙……只是暂且借用你们的力量罢了，你们就先得意一阵子吧。”

午后的斜阳射在石板道上，这座城市却静悄悄的没有多少声响。曾是全世界最繁华的阿尔托利亚王都此时充斥着惆怅和怏怏不乐的面孔，街道上的行人少之又少，即使愿意走出来的少数人也带着忧虑的神情，打量着这座古老的王都。那些曾经在过往无数岁月里安然无恙的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城墙内，高高悬挂的王家旗帜随风摆动。现在这种时候，只有建筑和旗帜仍能表现出勃勃生机，可见状况的严重。

一骑快马飞驰着经过街道，踩着路面上的积水，飞快地冲向王城中央的宫殿，在宫殿入口处恰到好处地停下了。

轻装的士官从马上翻身跃下，手中拿着通行的证明和一纸信笺。守卫过目了通行证之后，挥手让士兵进入宫殿。

略显冷清的宫殿里，这个国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克里斯托夫王子正坐在议事厅里等候消息，看见手持信笺的情报官，这位面容俊秀的金发年轻人猛然站了起来。

“如何？”

风尘仆仆的情报官朝着王子殿下躬身行礼，接着举起手中的信封，递给克里斯托夫。

“殿下……哦不，应该叫您次任国王陛下……根据情报显示，如今在卡米尔村

爆发的农民暴动，应该有内情存在。”

克里斯托夫接过情报书，低头看了几眼，又递给身边的将军和执政官。

“你们怎么看？”

“陛下——容我这样称呼您。如今对方的武器已经不逊于我军，而且他的纪律严明。”将军鲁威尔兹说道，“从指挥方式来看，对方有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太乐观……我怀疑有附近诸国或是敌对势力在暗中协助对方。”

坐在一旁参与议事的迦朗德执政官点点头：“的确，前段时间有传闻说朗格雷王子曾与威尔诺亚的密使见面。”

“不要仅凭臆测和传闻就无端怀疑王兄。”克里斯托夫低声呵斥道，“如今国内形势动荡，我们要团结起来。”

迦朗德执政官不为所动，固执地分辩道：“但是殿下……先王驾崩之后，朗格雷殿下的行动怎么看都难以解释。首先他加筑王城，现在又训练军队，还不来向您道贺……怎么看他都是想抢夺王位，这可绝对不是臆测。”

克里斯托夫当然知道此时国内的局面，也知道自己那个一向强势的兄长目的何在。但此时此刻，他不容旁人诽谤自己的兄长。

“先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克里斯托夫转移了话题，“如今最应该先考虑的还是境内的暴动，告诉军队，要将战斗对民众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是……遵命。”

少见二王子殿下发怒的几个人都没有继续争辩，大家同时选择了沉默，也选择了怀疑。

*这个国家的路，究竟在哪里？*

所有人离去之后，克里斯托夫一个人站在宫殿里向外看去。那个精彩纷呈的世纪，自从自己继承王位之后就被隔绝开了。

*如今剩下的，难道只有痛苦吗？*

“哥哥……”

猜测着自己兄长此时的想法，克里斯托夫陷入了沉思之中。

威斯哈特城位于阿尔托利亚的边境，虽然地处偏僻却有着王城都无法比拟的繁荣和富饶。曾在阿尔托利亚国王麾下贵为重臣的边境伯爵罗因伯格统治着这里，作为回报老臣忠心辅佐自己几十年的礼物国王陛下，将这富饶之地留给了罗因伯格。罗因伯格也感激陛下的礼遇，将这里治理得稳定而繁荣。

然而平静总是会被打破，正如幸福也有终点。

“大人……”

执事官的禀报声打破了书房的宁静，随着敲门声进入的男子神情有些惶恐。罗因伯格看了自己的下属一眼，淡淡地问道：“什么事？”

“那、那个传闻已经确定是真的。”

执事官平静了一下情绪，立正站好后开始叙述自己得到的情报：“朗格雷王子正式对克里斯托夫王子的继承权提出了异议。”

“什么？！”

老者霍然起身，双手砰地落在书桌上：“先王刚刚驾崩，他们怎么能……”

“大人……有消息说朗格雷王子可能是受到了别人的煽动和蛊惑……但是……”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罗因伯格也变得有些烦躁了。老者在自己的书房里来回走了几步，他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这下老夫连安心养病的时间都没有

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那么早离开王都……”

“大人，请不要勉强自己。那样对您的身体不好。”执事在旁边无力地劝慰，他自己也知道其实这没用。

“算了……”罗因伯格一挥手，仿佛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老夫只能亲自出马了。先王陛下如此信任老夫，就当是老夫最后一次为阿尔托利亚效劳的机会吧。”

执事领命出去了，他知道大人的身体此时并不健康。但为了阿尔托利亚的未来……这一切也许都是值得的。

## 第六章　起义军

卡米尔村位于阿尔托利亚中部地区，距王都甚远但又靠近奥尔文要塞。听闻这里发生农民暴动的时候，威尔并没有感到惊奇。在这个乱世，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收成欠佳的村庄，农民因为活不下去而想到暴动，也是很正常的事。

卡尔米村附近的风景与奥尔文要塞周围无异，威尔赶到这里的时候，村庄外围有不少农民手持武器打探着周围。看到如此细密的安排，威尔弗雷德再也没有犹豫，于是加快脚步走向村庄。

“威尔弗雷德大人，这是您的选择吗？”爱丽丝在耳畔低声问道，“这里是起义军吧？”

威尔没有回答，他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同伴，表情很平静。

村口的村民对威尔盘问了一番之后就放他进去了，在阿尔托利亚，像威尔这样的佣兵随处可见，并没有什么奇怪。

卡米尔村看上去的确凄凉，甚至远远超过了威尔的家乡。已经出现裂纹的民房周围堆积着稻草——但只是稻草而没有粮食。

起义的农民大概已经与镇压军队战斗过了，有伤者也有残破的武器。在村外还能偶尔看到一些尸体。而这些尸体总免不了让威尔想起自己已经牺牲的好友安塞尔。

想到安塞尔，威尔便只能继续用复仇的借口麻痹自己。

起义军比想像中更为正规，这是难以理解的事。不过当威尔走进村庄，看到士兵和农民混杂在一起，许多农民手中都拿着只有军队才有的武器时，他略微有些了解了。

“嘿，真是充满阴谋的味道啊……”爱丽丝在威尔身边讥笑道，“这是农民起义军吗？好像是正规军队嘛……”

因为正处在恶战之后的休整期，没有人太过注意威尔的存在。年轻的佣兵背着大剑，顺着人最多的方向漫步，眼中所见都是面容愁苦的农民。这些农民平日威尔也见得不少，倒是魔法师父女觉得多少有些惊讶。

“啊啊……俺，俺要死了吗？”

就在爱丽丝抱怨周围没有什么像样战士的时候，一个声音吸引了威尔的目光，顺着这个声音望过去，威尔看到一名起义

军士兵正躺在简易的担架上，身上有一处明显的剑伤。

起义军的领袖是一位叫做娜塔莉娅的女性。已经步入中年的她仍散发出一股少女特有的纯美气息，充满英气的打扮倒是把她和普通的农民区分开了。威尔打量着这位女首领，看得出她身上一定有着什么故事，就好像雪莉珐一样。

“说什么呢？”娜塔莉娅呵斥那名受伤的起义军士兵，“我可没见过这么轻伤就死掉的家伙，你们见过吗？”

“没有！”

周围有人哄笑着答应。这热闹的气氛让那名自艾的士兵也顿时精神起来，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真，真的？”

“当然是真的！”娜塔莉娅高声说道，“在我们的起义获得胜利，成功推翻阿尔托利亚的暴政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们死掉的！”

仅仅是一句宣言而已，周围农民的情绪已经高涨起来。威尔大概明白为什么这位娜塔莉娅女士会是起义军领袖了，至少自己是做不到像她那样说话的。

那名受伤的农民士兵傻笑道：“娜塔莉娅小姐真是我们的天使啊……真想等打完仗之后把您娶回家呀……”

“呵呵，我可是有孩子的人哦。”娜塔莉娅笑了笑，对于这种仰慕的话，她已经习惯了。

“孩子？”周围的人都激动了，“娜塔莉娅小姐，你说你有孩子？”

“是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娜塔莉娅笑得很平静，“知道了这些，你还想娶我吗？”

“当，当然！”那名受伤的士兵似乎痴心不改。

“呵呵，谢谢你，我会考虑的。”

尽管脸上挂着笑容，但娜塔莉娅还是忍不住去想了一下当年自己遗弃的两个孩子。这段往事藏在心中，并没有人知道。也许这种所谓的痛苦，就是要自己藏着，时不时浮现心头刺痛一下，提醒自己还活着，还需要考虑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你要每个人都这么认真鼓励的话，只是说话也不足以支撑体力吧？”

随着一个轻松但不失庄重的声音，威尔看到一名英姿勃发的年轻骑士走过来。这位骑士就是爱丽丝刚才口中所谓“阴谋的味道”，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应该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起义军。

“安奈斯特阁下！”不待威尔向旁人打听，娜塔莉娅已经叫出那人的名字。从相貌上看，这位安奈斯特应该是威尔诺亚人，“你来得正好，武器、粮食、药品……所有的物资都快要见底了，补给线那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已经又催了一次，这下应该不成问题了。”安奈斯特摆摆手，表示自己的无辜，“应该很快有人会送过来……不过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吧？如果领导者一直忙个不停，部下的心里也会不好受的。”

娜塔莉娅摇摇头，尽量让自己忘记刚才因为那个话题而想起的失散的子女。

“在补给物资送来之前，我实在是没有那个心情。”

“……”

似乎只是依靠一两个动作，娜塔莉娅已经将内心的思绪彻底遮蔽，露出她工作时的饱满精神来：“倒是安奈斯特阁下应该稍作休息吧？补给迟迟不到并不是您的责任。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您也连着几夜没有睡了。”

模样庄重的骑士苦笑着挠了挠头：“真是瞒不过您，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好

了。”说完他便转身向着村庄的另一侧走去。

事实上安奈斯特依然没有听从娜塔莉娅的劝告去休息，他走到簇拥起来烤火的人群之中，站在高台上开始发表演说鼓励士气。

“朋友们！几乎所有人都在诋毁我们是农民叛军，你们觉得是吗？”安奈斯特的声音很大，威尔不用靠近也能听得很清楚，“我想我们不是！我们是反抗阿尔托利亚暴政的正义之师！”

威尔弗雷德耸肩，看了一眼眼神也颇为无奈的娜塔莉娅。

“他们是威尔诺亚国王直接派遣过来协助我们的援军……”娜塔莉娅对周围的起义军士兵这样说着，像是安慰他们，也像是安慰自己。

面对这种状况，威尔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其他国家的军队来帮助阿尔托利亚的农民叛乱，这些人到底明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在威尔感慨之际，远处一声呼哨声将所有休息的人都惊醒了。

“敌袭，列队反击！”

威尔弗雷德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有朝一日会跟阿尔托利亚正规军交手，但战斗并非难事，血腥也已不再难以习惯。挥动手中的剑，站在这些甚至连武器都不会正确使用的农民当中，威尔心中勇气大振。若是把向女武神复仇的道路看成是一条荆棘，那么现在的一次次战斗就是对自己的最好试炼。

这一次，阿尔托利亚正规军的进攻似乎并不凶猛，在抵抗了一阵之后，战斗竟然比预想中提前结束了。如今再看到战场的残迹，那些尸体和鲜血，还有残破的兵器，除了能让威尔想起安塞尔之外，已经无法对他的心灵构成任何冲击。银发青年沉默着收回自己的剑，跟随起义军士兵们回到村庄。

“威尔弗雷德先生！”

威尔在战斗中显露出的剑法让娜塔莉娅和安奈斯特都大为惊奇。虽然两人需要在这时利用时间好好休息一番，但考虑了一下，他们还是过来主动与威尔打了招呼。

“娜塔莉娅小姐。”威尔稳稳地站在一颗老树下，看着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子，“有什么事吗？”

“真是让人惊奇的剑技。”娜塔莉娅没口地称赞道，“威尔弗雷德阁下，很高兴您这样的强者能够帮助我们。”

“我只是佣兵罢了。”威尔并不接受这样的称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所谓的成长是用什么换来的。

“但是您并没有选择阿尔托利亚的镇压军，而是加入我们。这说明您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斗士。”娜塔莉娅并没有放弃对威尔的称赞，威尔看得出她是诚心的。

站在娜塔莉娅身边的安奈斯特也劝道：“您别再当佣兵了，像我这样献身反抗暴政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身难道不好么？”

威尔看了一眼盔甲白亮的安奈斯特：“你是威尔诺亚的军官吧……”

似乎是为了表露心迹，又像是说给周围的起义军士兵听，安奈斯特大声回答道：“我军虽然隶属于威尔诺亚，但希望实现的不仅仅是威尔诺亚一国的安定，而是希望能够让整个世界都回归和平。我们的志向与为了解放大众而努力奋斗的娜塔莉娅小姐是一致的！”

娜塔莉娅笑着点点头：“是啊，非常感谢你们这种不计较国家利益得失的做法。”

看着这两个人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说话，威尔感觉到一阵无力：“政治这东西我不太清楚。”

见劝说威尔没有什么效果，娜塔莉娅也不再坚持："安奈斯特阁下，您来找我还有其他的事吧？"

"啊，没错。"安奈斯特点点头，"我想要介绍一个人给您认识，他名叫达利乌斯，是我在学校时的学弟。这一次负责押送补给物资的人就是他。"

"啊？太好了。"听到有药品和食物能够提供过来，娜塔莉娅表现出了少女一般的雀跃，"他在哪里？"

"就在那边，我们一起过去吧，他说也很钦佩您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呢。"

娜塔莉娅点点头，又看了威尔一眼："威尔弗雷德先生也一起过去怎样？我有些话还想跟您说。"

"好吧。"

沉默的三人顺着村庄的小路向泥泞的湿地方向走过去，在那个方向有一条从远处通向这里的小路。所有的补给物资都通过这条山路运送到山脚下的一个沼泽地附近。沼泽是无法让大量军队通行的，因此镇压军并未封锁这里。

威尔跟在最后面，深沉的夜晚，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爱丽丝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威尔的身畔，轻轻飞舞着，提醒威尔曾经缔结的契约。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威尔诺亚的国王是个如此高尚的人。"

爱丽丝的讽刺口吻听起来格外刺耳，但威尔并不在乎，他扭头看了爱丽丝一眼："别让人看见你。"

"您放心，我的声音只有威尔弗雷德阁下能听见。"爱丽丝轻柔地笑了笑，"不过……说不定所有人都被威尔诺亚人给欺骗了呢。"

"虽然也有这种预感，但我真希望实情并非如此。"威尔抬头看了看天空，星辰闪烁的夜空很美，也很纯净。

# 第七章 背叛与信任

达利乌斯是个有着阴柔外貌的男子，长长的金发披散下来，配合他的铠甲更显飘逸和秀气。莲花沼泽附近的树在夜晚随风舞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子就这样站在一棵大树下，站在许多补给物资之中，一脸平静。

"久等了，达利乌斯。"安奈斯特快走几步给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达利乌斯，这家伙总是能轻易了解我的想法，是我在军队里最信任的朋友。"

"达利乌斯阁下，很高兴见到您。"娜塔莉娅没有失了礼数，微微躬身一礼，"我是娜塔莉娅。"

达利乌斯看了看这三个人，脸上的平静渐渐沉下来，片刻之后终于被不堪明显的狰狞所取代。

"你怎么了？"

安奈斯特有些奇怪地还想要走近，却被威尔弗雷德拉住了。与此同时，威尔用另一只手握住了剑柄。

刺耳的金属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达利乌斯手中的细剑在黑暗中闪过一抹银光，映亮了安奈斯特惊诧愤怒的面容。

"达利乌斯？"

娜塔莉娅在威尔的提醒下飞快地后退了几步，也迅速拔出短剑。虽然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局面，但娜塔莉娅的表情依然很冷静。

“什么都不要说了，安奈斯特！”达利乌斯的脸上显出一抹凄凉与无奈，但双手并不犹豫地挥动着细剑，一时间，从周围树丛的阴影里匍匐着爬出了许多伏兵。

“你这混蛋！”安奈斯特大吼一声，举起盾牌迎向伏兵，“我，我那么信任你！”

战斗终于还是在没有经过商量的情况下展开了。也许是因为太过熟悉的缘故，双方都放弃了继续交谈的可能，进而用武器来决定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威尔护着娜塔莉娅拉开与达利乌斯的距离，同时将手中大剑左右劈砍，瞬间放倒了数名伏兵。

安奈斯特冲过去和达利乌斯缠斗在一起，两人实在是太熟悉对方了，一招一式都无法伤及对方。这种缠斗看似没有结果，却给威尔和娜塔莉娅冲破重围争取了时间。

看到朋友背叛的这一幕，威尔心中的痛苦又被掀起一阵波澜，内心激荡的他手中大剑没有停止挥动，几次劈砍之下又有两名士兵受了重伤，娜塔莉娅则毫不客气地在一旁收割生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手下留情。

片刻之后，威尔弗雷德宛如魔神入境一般的身手彻底摧毁了这次埋伏，达利乌斯被三人围在当中，虽然没有受伤，长发青年的脸上却带着一丝绝望和解脱。

看到局面已经安定下来，安奈斯特撤下手中的剑，后退几步怒声质问：“达利乌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达利乌斯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安奈斯特……你还是那么纯洁啊，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吗？这支部队，迟早会被击溃的。”

这样的话从达利乌斯口中说出，让娜塔莉娅和安奈斯特一时间都无法接受。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达利乌斯，说不出话来。

达利乌斯冷漠地放下手中的剑，低声说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暗杀起义军领袖，并伪装成是阿尔托利亚军干的。”

“什么？！”安奈斯特毕竟是军官，立刻想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局面。

“是啊，你看你想到了吧？”达利乌斯抬起头冷笑道，“这样一来，民众的愤怒情绪就会进一步激化……阿尔托利亚境内的战火只会进一步扩大，上面的意思是制造更大的混乱，决非解放农民。”

“……”

安奈斯特并非没有你这样想过整件事的缘由，但他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一片热忱帮助娜塔莉娅。如今信念一旦崩溃，对他的打击之大谁也无法亲身感受。

“小心点吧，如果我死了，他们还会派出新的杀手。”

就在安奈斯特愣住的瞬间，达利乌斯已毫不犹豫地挥起手中细剑，在自己的喉咙处飞快地一抹。

没有犹豫也没有挣扎，好像早就计算好的动作，也好像演练了无数次。达利乌斯成功地让利刃破开自己的喉咙，整个人随着一道喷出血雾的骇人伤口出现，就这样缓缓地倒在地上。

“达利乌斯！你这笨蛋，你到底在干什么！”

“没有……完成任务……我……无路可退……”达利乌斯艰难地看着自己的好友，吐出一口血沫，“对不起了……安奈……斯特……”

话还没没有说完，达利乌斯的生命已经消失在众人眼前。威尔看着达利乌斯歪

头死去，心中却想着女武神此刻是否会降临到此地，将他的灵魂搜集走？

一切都像是被停止了一样，宛如绝望的诗句写到一半被中断。安奈斯特双手扶着倒在补给品中央的达利乌斯，不知道如何宣泄自己的情绪。娜塔莉娅心中更是思绪万千，最终她叹了一口气，瞬间做出了决定。

“达利乌斯阁下……他一定因为不得不跟自己的好友交手而痛苦不已吧。但是安奈斯特阁下，请在大家知晓这件事之前尽快逃走吧。如果您继续留在这里，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

安奈斯特放下达利乌斯的尸体，看着已被沼泽泥水污浊了的双手，有些木然地应了一声。

“啊……”

娜塔莉娅走到安奈斯特身前，静静盯着年轻男子的双眸，低声说道：“我一直坚信着，坚信贵国的援助是出于对我们这些农民穷困境遇的真心同情。倘若我们的部队被当成是瓦解阿尔托利亚的棋子，那实在是有违我们的本意……因此，我觉得即刻解散已经刻不容缓。”

“什么？”

娜塔莉娅缓缓站直了身体，目光投向幽远的天空，仿佛是在留恋这人世间的一切美好光景。

“我……决定向政府投降。”

安奈斯特立刻反应过来：“不！不能这样！娜塔莉娅小姐！”

“我投降并解散军队，应该能多少保全一些其他参与者的性命。”

说完这些话，娜塔莉娅头也不回地走开了，留下安奈斯特跪在湿冷的泥水里，身畔是自己曾经最信任的朋友。这样的双重打击对于一个心中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残酷了一些。

“你现在打算去哪？”威尔弗雷德看了看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年轻军官，“回威尔诺亚，还是去镇压军的总部？”

安奈斯特在黑暗中缓缓抬起头，眼中闪烁着下定决心的目光。

“当然是……镇压军总部。”

“你就算救下了那个女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吧？”威尔弗雷德仿佛看穿了对方的心意一般，“为什么呢？”

“我刚刚失去了一位好友。”安奈斯特又一次低下头，“正因为如此，就算舍弃了国家的利益，我也要拼死守护还活着的朋友。”这位年轻的军官继而苦笑了一下：“不过，应该说我已经被国家抛弃了吧……”

威尔耸耸肩：“那我也去帮帮忙好了。”

“我没有钱给你。”

“我比你舍弃的东西更多，也更早。”威尔弗雷德顺着娜塔莉娅回去的方向看过去，那条路黑暗幽长，正如自己所走的路一样，“我对那些身外之物的兴趣，远远不够大。”

---

阿尔托利亚军队为了震慑起义农民而临时设立的行刑场很简陋，但围观的人却异常众多。卡米尔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这样被断送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尤其是看到一脸冷漠站在刑台上的女子，许多围观的民众发出低声的议论。

威尔和安奈斯特也混在这些人当中，两人距离娜塔莉娅并不算远，若非娜塔莉娅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下面的人群上，恐怕一眼就能发现他们。

“看看，多么凛然的表情啊。”爱丽丝在威尔身边啧啧赞叹着，“现在我才知

道，安奈斯特先生拼死也要到这里来的理由了。”

“你是说爱情？”威尔并不赞同，“我倒觉得并不是因为这个。”

“哦？”

“如果真是心存爱意的话，安奈斯特昨晚就应该阻拦娜塔莉娅。”威尔分析道，“他昨天犹豫了。”

“难道是……友情？”爱丽丝笑容更甚。

威尔弗雷德厌恶地扭过头去，不想看爱丽丝脸上的表情：“对啊，一看到他，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爱丽丝敛起笑容：“想要减轻自己的罪责吗？”

“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威尔习惯性地握住了剑柄，双目盯着那些守卫士兵。

“最好是这样。”爱丽丝消失在了威尔眼前，如同之前的数次一样。

围观的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威尔顺着目光聚集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已经有行刑官押着娜塔莉娅上了断头台。锋利的铡刀在阳光下也显得阴森恐怖，威尔眯起眼睛打量着护卫行刑的这些卫兵，其中赫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修格？”

威尔尚处在惊讶之中，身边的安奈斯特已经等不及想要冲刺出去。只是一个纵身飞跃，这位年轻的军官已经跳到了断头台上，手起剑落斩开了刽子手的喉咙，在那一蓬鲜血喷薄而出的同时，又一剑松开了娜塔莉娅手上的绳索。

“干什么，你这混蛋！”

修格第一个做出反应，横起武器架住了安奈斯特的进攻，同时挥手布置防御。几名士兵顺着修格的指示正打算包围安奈斯特，背后一把能够遮住阳光的长剑被挥动起来，一剑劈开了一名士兵的铠甲。

“我们是来救娜塔莉娅小姐的！”安奈斯特高声吸引了修格的注意力，一脚踢翻木架，让修格不得不后退几步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你觉得我会让你带走她吗？”

直到第二名士兵的惨叫声响起，修格的目光里才出现了威尔弗雷德的身影。看到这个曾经哭泣着跑开的年轻佣兵，修格有些意外。

“威尔弗雷德！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抱歉，不要怪我。”

威尔冷静地回应着，同时脑海中浮现出当日修格在战场上的种种表现，他第一时间踹飞了一根木条，和安奈斯特先从两侧的卫兵开始痛下杀手。

断头台下面的人群大乱，惊叫声和奔走声四起。威尔知道这珍贵的混乱时刻并不会太久，他将腰畔挂着的短剑抛给娜塔莉娅，举起手中的剑劈向修格。

也许是冥界力量的缘故，也许是自己的确进步了，再次面对招式凶猛的修格，威尔并没有过分的力不从心。犹如一次次战斗中规劝自己的那样，如果连这些人间的苦难都不能挺过去，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向女武神复仇？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威尔缠住修格的同时，安奈斯特已经开始左右突杀制造混乱。修格由于要分心兼顾其他卫兵的性命，在威尔的竭力拼杀下居然不断后退。

“你进步了……”修格伸长了兵器，拉开自己和威尔之间的距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很多……虽然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什么大道理。”

“算了……”修格看了看周围，自己这边的卫兵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不要再置身战场了……想想安塞尔……”

威尔的思维此刻有些浑浊，眼前双手稳稳握着武器的修格仿佛一座山峰一样压在自己的面前，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威尔，快走，娜塔莉娅已经没事了！”

背后传来安奈斯特的声音，威尔知道自己毕竟不能在敌人的主场继续僵持。看到下面的混乱尚未结束，银发青年跟着那两人一同纵身跃下断头台。上午的阳光在三人背后留下一道痕迹，让想要追击他们的修格停下了脚步。

望着威尔弗雷德离去的背影，修格叹息一声，转身开始指挥手下救治伤员。

离开刑场就方便多了，几个人用了一些时间甩掉为数不多的追兵，周围的一切终于都平静下来。娜塔莉娅微微喘着气，双手被绳子捆得通红的部分已经肿起来了。刚才她就是用这样的一双手握着剑。

“现在……安奈斯特阁下，我们应该去哪里？”

安奈斯特昂起头：“这不是再明显不过了么？我们应该重整部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娜塔莉娅叹了口气：“不，不可能了……我在牢里已经听说了，我们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政府尽数歼灭。”

威尔弗雷德表现得倒是很镇定：“在我们启程来救你之后么？”

“是的……”娜塔莉娅低下头，“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没有那种事！”安奈斯特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劝说自己，“他们，他们一定还在……还在某个地方隐藏着，等待时机。”

娜塔莉娅苦笑着摇摇头：“好吧，如果您真的那样认为的话。”

威尔扭过头去，并不想参与这样的对话。

“不过在那之前，至少先要还给威尔弗雷德先生一个人情。”娜塔莉娅轻声说道，“请让我们跟着您一起吧，如今这个样子，我总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恐怕干不了什么大事。”

威尔想起关于同伴和女神之羽的事，表情仍显得异常冷漠：“我不过是在寻找另外一个战场罢了。”

“那么就一起寻找吧。”安奈斯特对娜塔莉娅的决定没什么异议。

威尔沉默着接受了这两人的决定。

---

随后，威尔弗雷德并没有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寻找下一个战场，而是顺着原来的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图尔克村，起因是爱丽丝的一句话。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母亲好像病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是冥界的使者，这种事情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爱丽丝解释道，“为了能让您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我一直在关注着您身边的情况。”

对于这种解释，威尔勉强接受了，他按照爱丽丝的意思回到故乡，这里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冷漠的村民们看到威尔带着一些朋友归来，也没有表现出太过强烈的惊奇。

缇尔黛就站在威尔家门口，瘦弱的双手提着一桶清水。看到哥哥的好友归来，少女放下水桶跑过来。

“威尔，你终于回来了……大婶她病得很厉害，身体好像都要不行了……”

威尔快步走进家门，自己已经许久没有回来的房子里透着一股发霉的味道。母亲玛尔戈特的声音从里面高亢地传出来：“是谁？”

“我……”

“哦，塞奥德尔！”玛尔戈特哭着跑

出来，显然又一次将威尔认作了是他的父亲，“欢迎你回来，我一直在等着你，你到底去了哪里？”

这已经是玛尔戈特的老毛病了，威尔不动声色地轻轻安抚着母亲，同时对缇尔黛做出一个抱歉的表情。

“让她安静一会就好了。”

“好。”缇尔黛轻声退了出去。

母亲不断念叨着关于思念父亲的话，过了很久才终于睡着了。威尔为母亲轻轻盖上被子，有些麻木地走出了家门。

“看样子是把你和你父亲弄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爱丽丝看着威尔，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

威尔点点头：“那是妹妹去世不久之后……母亲的回忆就停留在了和父亲刚认识的那段时光，完全忘记了我和妹妹的事……算是保护自己吧，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那您一定很痛苦吧？”爱丽丝将话题引诱到了某个方向，“没有人能够指责自己的母亲……所以你应该去指责那个……”

“将父亲从母亲身边夺走的女武神，对吧？”威尔知道爱丽丝想要什么结果，“我们走吧。”

“不跟缇尔黛小姐打个招呼吗？”

“就算见面，也只能感到尴尬。”威尔想起安塞尔，脸上又一次挂满了冷漠，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和难过。

于是又要朝着远方出发了，虽然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应该跟幸福无关吧？

与此同时，在诸神居住的遥远天界里，掌管创造和丰饶的神明芙蕾忽然感觉到一阵寒冷，秀美艳丽的女神瞬间猛然坐直身体，漂亮的双眸望向遥远的彼方。

“姐姐，怎么了？”

同为女神的妹妹芙莱娅天真烂漫，却能感觉到姐姐和往日不同的警惕。

“没什么，只是从米德加尔特那里感觉到了不安的气息。”

“难道又是不死者吗？”芙莱娅听姐姐这么说，也有些担心。

“不清楚，不过感觉和不死者有些不同。”芙蕾摇头否定了妹妹的猜测，“为了以防万一，只好加强对米德加尔特的监视了。”

“嗯，希望没事……”



## 第八章　动荡之日

位于这个国家权力巅峰的人们，迎来了同样新的一天。

拥有王位正统继承权的克里斯托夫王子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自己的情报

官，而这位情报官之前正在整理的，恰好是与卡米尔村农民起义相关的种种情报。

“先说重点吧。”双眼血红着的克里斯托夫王子实际上一夜没睡。

“殿下，首先身为您的臣子，我应当提醒您不应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这位情报官正是之前的迦朗德执政官，“我不得不向您报告一件遗憾的事，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之前的农民叛乱就是威尔诺亚与朗格雷王子相勾结而发动的。”

“真的跟王兄有关？他居然跟威尔诺亚勾结了？”克里斯托夫依然不肯相信，“你确定？”

“殿下，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迦朗德执政官低声说道，“但是您要挺起胸膛，殿下……我们已经接受了克雷尔蒙菲兰的支援。您是正统王位继承人，所以并不用担心，您可以堂堂正正地接受别国援助。”

克里斯托夫王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这位执政官话语中蕴含的全部意义。这位王子殿下犹豫了片刻，终于艰难地挥挥手。

“向王兄……派出使节吧。”

“啊？”

“我想要问问王兄真正的想法。”克里斯托夫此刻显得异常冷静，“他是不是真的想跟我争夺王位。”

执政官急了：“但是……就算是派使者过去，也不能真正了解朗格雷王子的意图吧？”

“所以总要试试。”克里斯托夫王子摇摇头，“如果不问的话，岂不是连答案都无法知道？派人过去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遵命。”迦朗德执政官起身告退了。

和犹豫不决的克里斯托夫王子不同的是，朗格雷一直都很坚定。

站在城堡上方眺望眼前辽阔的土地，朗格雷的心情格外激动。如今父皇已经不在了，能够拥有这片土地的，是自己最大的梦想。弟弟那种懦弱的性格，注定无法让阿尔托利亚成为强国。只有自己，才是最适合统治这个国家的存在。

正在欣赏美景的朗格雷王子知道，自己的弟弟一天不承认自己，这王位就永远距自己一步之遥，怎样都无法触碰。

苦恼于没有绝佳的理由开展，朗格雷王子殿下站在晨曦之中，心中酝酿着无数个腹稿。

*也许协助农民起义的事克里斯托夫已经知道了？*

这样想着，朗格雷的嘴角路露出一丝冷笑，如果真的是那样，大概克里斯托夫就会寻找理由对自己宣战了吧？虽然那个弟弟懦弱无比，却和自己一样固执。但是那样懦弱又固执的人，如何能让阿尔托利亚变得强大起来呢？

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还是自己啊……

这样想着，朗格雷王子回到寝宫，接着开始召开军务会议。随着时间的逐渐逼近，自己能够染指王位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必须要善加利用才好。

“朗格雷殿下，克里斯托夫有使者前来！”

“什么？”朗格雷吃了一惊，“去，整备队伍，接见使者。”

接见仪式在城堡的大厅内举行。使者有些奇怪地打量着这座大厅，从构造上

来看，这里与阿尔托利亚王城简直没有区别。对于这种情况，惟一的解释就是大王子殿下打算正面对抗王权。

朗格雷高高坐在大厅的最深处，深红色的宝座上，这位身穿戎甲的王子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下面的使者。

“初次见面，朗格雷王子殿下。真是不胜荣幸。”使者按照规定礼节先进行跪拜。

“哼，克里斯托夫想要说什么？”

“实际上……”这位使者有些为难地低着头，“王子希望朗格雷殿下答应一件事。”

朗格雷冷笑一声，周围的将军们也都哄笑起来，这些笑声在大厅里回荡，很让人难堪。

“克里斯托夫有事拜托我？不会是让我把王位让给他吧？嘿，现在谁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啊，要怪只能怪他太软弱，根本没有能力继承王位，哈哈哈哈……”

使者不为所动，低声说道：“克里斯托夫殿下的要求，正是关于下任国王的。”

“什么？”朗格雷没听清。

使者猛然掀起了自己的长袍，露出一双秀气白皙的手掌。这对手掌在空中挥舞了一下，立即爆发出一大团火焰，直奔朗格雷王子而去。

“希望朗格雷殿下能够‘老老实实受死’，这就是克里斯托夫殿下的要求！”

火球呼啸而出，宛如一道流行擦过许多人的脸庞和身体，直奔朗格雷而去。朗格雷此际再也没有风度可言，扭头就想逃走。

“蓬”地一声，火球撞上了一道无形墙壁，彻底落下来。看到这一幕的使者声音里透着惊讶：“魔法防壁！明明只是个王子而已啊……”

“别小看我！”朗格雷怒吼道，“竟敢跑到我这里来行刺，胆子不小嘛！”

“我只是奉命行事。”使者转身宛如一道风般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简直犹如用了魔法一般。

行刺的使者消失了很久以后，朗格雷才从惊诧和恐惧中挣扎出来。这一次他表现出的并不是冷静，而是愤怒，是那种让自己在很多人面前受挫的愤怒感。

“这个该死的克里斯托夫，竟然派人行刺我！”朗格雷怒道，“追捕逃走的使者，全面通缉！同时，公开宣战布告！”

与这两位王子殿下相比，希望在中间调节紧张局势的老臣罗因伯格才是最烦恼的人。尤其是当他知道克里斯托夫殿下已经有理由向朗格雷宣战的时候，老者终于下定了决心。

由信鸽送出去的亲笔信，没有多久就有了回应。一名身穿魔法师长袍的恬静女子来到罗因伯格的议事大厅，进而在重重护卫之中走进了老人的书房。

“这里有件事要交给你去办……”

看到来人依然保持着宁静的神态，罗因伯格的焦急也被削弱了几分。他有些愧疚地张了张嘴，才继续说下去：“把这件事交给已经离开宫廷的你，实在是非常抱歉。但是如今阿尔托利亚即将分崩离析，老夫能够信任的也只有你了。”

面对罗因伯格这样的重臣，年轻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大人言重了。萝塞对此早有准备。为阿尔托利亚奉献出一切的心意，即使在离开宫廷之后，也未曾有过丝毫改变。”

罗因伯格赞叹道："不愧是萝塞，果真无愧于圣女这个名号。人民对你的爱戴理所应当。"

"您过奖了。"

罗因伯格摊开一张阿尔托利亚的地图给萝塞看："你可能不知道……如今围绕着下一任国王的宝座，两位王子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加深。第一王子朗格雷殿下和第二王子克里斯托夫殿下如今似乎有些误会，他们……发布了宣战公告。"

"怎么会这样！"

罗因伯格紧锁眉头："不能让两兄弟因为这件事反目成仇，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我最近得知王宫内部有几股势力妄图将生性和善的克里斯托夫王子培养成为傀儡皇帝……"

并不知道国内形势的萝塞有些紧张地望着老者，希望他能够有化解之道。

"……下任国王人选一事引发的内乱，如今也让周围的两国蠢蠢欲动。总而言之，如今各方都在努力分裂阿尔托利亚。我们不能让王宫变成卖国贼们满足私欲的工具。我写给克里斯托夫的文书就交给你了，请一定要尽早将我的想法传达给他……"

萝塞这才知道罗因伯格找自己前来的目的。对着边境伯躬身一礼，美丽的女法师郑重其事道："大人请放心，哪怕用性命交换，我也一定会将这封书信交到克里斯托夫殿下手中。"

"嗯，我相信你能做得到。"罗因伯格叹息道，"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在几人一念之间……"

萝塞躬身退出书房，转身拉好斗篷，悄悄离开了边境伯的宅邸。遥远的路延绵在脚下，渐渐变凉的天气让女子感觉有些不适，但此刻她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太多了，事态的紧急程度迫在眉睫。

相比其他的苦恼，最苦恼的人显然仍是威尔弗雷德。

陷入无尽战斗之中的他在僻静的小镇街头也遭受了魔物的袭击，毫无征兆的突袭并没有让他受伤，但在人类居住的小镇上也见到魔物这一发现却相当令人吃惊。

随手破开一只魔物的身体，威尔弗雷德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与之前的战斗相比，如今的魔物实力都大大提升，这也让他心中开始有了不安的感觉。

"没想到连镇上也有了魔物……混蛋，没完没了的东西！"

"应该是政局动荡引起的吧。"爱丽丝并不参与威尔弗雷德的战斗，却能随时关注周围的情况，"魔物的行动，因为时局的动荡变得活跃起来……"

"但是现在……"

威尔弗雷德还没说完，一道刀光自他的身体右侧闪过。被剑光划到的魔物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一名打扮有些怪异的年轻武士出现在小巷的转角处。

"喂，大哥！留神你的身后哦，多一个人就多一点胜算，我也来帮忙好了！"

"啊……那就拜托了。"

威尔也知道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挽起手中大剑与那名武士背靠背地战斗起来。魔物虽然众多，但在两人的剑光笼罩下依然无法掀起什么波澜。片刻之后，周围终于安静下来。

"倭人么……"威尔擦拭着剑上的血迹，打量了这位年轻武士一眼，"刀法不错。"




“嘿，谢谢了。”武士挠挠头，“对了，俺在找一个叫萝塞的女人，你见过没有？”

“萝塞……”威尔并没有印象。

“她被很多人称为‘圣女’，好像在普通民众里有不小的威望。”这位自称潮的武士说道，“大家好像都很崇拜她……”

威尔摇摇头：“我对女人没有兴趣。如果你想要追她的话，最好去问问其他人。”

“喂喂！”潮大声嚷起来，“说什么傻话呐！那家伙是我恩师的仇人，只要让我找到，我一定用她的血祭奠恩师。”

复仇的字眼让威尔一下子来了精神，他眯起眼睛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恩师的仇人……还是‘圣女’？”

潮点点头，也收起了自己的武士刀：“从祖国出发的海船在半路上沉没了……我身无分文流浪到这里。后来是师父收留了我，抚养了我十五年。但在我外出修行剑术没多久之后，她就在宫廷里被谋杀了……”

“是萝塞杀死了你师父？”

“是啊，没错！”潮说起这个，脸上立刻泛起一阵赤红，“为了给师父报仇，我一定要将那个女人一刀两断！”

威尔看得出来，潮的心情和自己有些相似，他摇摇头：“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谁知道呢。”潮盯着威尔的眼睛半晌才继续说道，“说不定是你的眼神，我在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和俺一样的光，这种眼神属于决心复仇的人。”

“唔……”

“这样吧。”潮忽然有些高兴起来，“大哥我看咱们挺合得来，我们暂时结成盟友如何？”

对于这种请求，威尔已经见怪不怪了。应该都是女神之羽在作怪吧？只是随意地挥了挥手，潮就跟在威尔身后，两人开始四处打听关于圣女萝塞的消息。

# 第九章 圣女和暗杀者

威尔第一眼见到萝塞的时候，心中就认定她不是个杀人犯。

那是一处几乎成为废墟的村庄，民房破败得不成样子，卡米尔村与这里相比，简直像是人间仙境。散落在地面上的草席和成群的受伤村民聚集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

站在衣衫褴褛的村民中间，一位体态优美的女法师正低头为一名伤者治疗。即使是威尔这样的人，在看到这名女子的瞬间也觉得时空仿佛凝固了一下。

那样优雅的气质，本不应该出现在这破败的山村中。

“请不要担心，我立刻为您治疗，您要振作一点。”

女子的口气淡然又从容，感染着几个旁观的村民，周围的嘈杂和惊惶很快被稳定下来。随后威尔看见女子掌上孕起一团柔和的光芒，缓缓注入那名伤者的体内。

魔法的力量引起了空气的轻微震荡，威尔和潮几乎同时听见呼啸声从远处传来。两人条件反射般拔出武器。那位神态优雅的女子抬头看了一眼远处，低声说道：“请两位帮助这些村民好吗？”

这种时候，威尔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拒绝。

刀与剑在天空中织成一道蓬勃的网，收割了大部分来袭的魔物。越来越混乱的局面让威尔心中略有些惴惴不安，即使是想着要为父亲复仇的他，也开始认为如今的魔物实在有些过于泛滥了。

潮的刀法几乎可以和威尔媲美，两人在互相印证对方实力的过程中轻松结束了战斗，而另一边那位女子的治疗也已经完成了。

“实在感激不尽，多亏了两位。”

给村民治疗完毕的女子站起身朝威尔和潮行礼。在她身边本已经是重伤的村民呻吟着爬起来，胸口的伤居然已经愈合了大半，他也挣扎着跟女子一同向两名武者行礼。

“实在太感谢你们了……也多亏了萝塞小姐。您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威尔听到村民念出那个名字，立刻感觉到身边的潮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暴戾气息。那正是自己在战场上听到女武神名号时的感觉……向后退了一步，威尔轻轻用自己的武器挡住了潮的眼神。他知道现在潮的眼神必然赤红如火焰般灼烧。

“圣女……萝塞？”潮咬着牙挤出不算完整的一句话。

“没错啊。”那名被救的村民完全没注意到潮的失态，继续介绍道，“你不认识萝塞小姐吗？她总是在贫困的地方停留，无偿治愈那些受伤的人，简直就像是女神一样。多亏了她啊……”

潮却已经听不下去了，手腕一翻拔刀在手，双目圆睁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原来如此……你，你就是那个，杀

死恩师的女人萝塞……”

“哎？”萝塞显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您说什么？”

“别装傻了！”潮的脸颊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伪装成魔法失控事故将阿尔托利亚宫廷魔法师森奈尔大人杀死的，就是你吧？”

“您到底在说什么？”

“你闭嘴！”潮举起手中的刀，在村民的惊呼声中就要砍向萝塞。

“您听我解释，我没夺走老师的性命……”看到潮凶狠的模样，萝塞也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给我闭嘴，我现在就要替恩师报仇！”

场面即将失控，威尔却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以自己的剑架住了潮手中的武士刀。

“喂，住手吧。”

“你干什么？”潮这个时候已经红了眼睛，差一点就要把刀挥向威尔。

威尔一动不动地站在萝塞和潮中间，冷静地解释道：“我看这个被人叫做圣女的人不像是杀人犯。先听听她怎么说吧，反正人在这里，你等一下动手也不迟。”

“你，你可真幼稚！”潮知道自己未必是威尔的对手，终于还是没有挥下这一刀，“就是这个女人杀死了把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育的老师！”

“不，不是我干的。”萝塞很快恢复了冷静，声音开始变得平静，“您仔细想一想，如果夺走老师的性命，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不过我必须要承认，身居宫廷要职的森奈尔大人的死，的确和某人的阴谋有关。此外，有些证据也表明，我和莉赛萝特两个人的确有杀死森奈尔大人的嫌疑。”

“谁？”陡然听到一个新的名字，潮抬起头，“莉赛萝特？”

“她和我一样，都是以宫廷魔法师的身分在王宫里任职。”萝塞解释道。

“你不知道这个人？”威尔问自己现在暂时的盟友。

“不清楚，那种绕口的名字我根本就记不住。”

“……”

萝塞继续为自己辩解着，同时也在开导潮：“我的确没有参与宫廷的阴谋，请您相信我。”

“这么说，那个叫莉赛萝特的女人才是我的仇人了？”一根筋的潮追问道。

萝塞缓缓摇头，依然不肯用任何肯定的语气去评价一个人：“事实的真相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请你停止这种报复行为。就算你成功复仇，也救不了任何人……”

威尔不知道潮是否能听懂萝塞的话，但他自己的内心却为之一抖。

是啊……即使真的复仇了，一切也都无法挽回了。安塞尔的生命，自己的父亲和妹妹，还有那些残留在战场上的，死去的人们，都无法回来了。复仇固然是坚定的一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但尽头又是什么呢？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又能怎样？

“两位，我还有要事在身，就先告辞了。”

“喂，等等！”

潮的呼喊没有留住萝塞的脚步，女子看似的确是在匆忙地为了什么事奔走。一直到萝塞纤细的身影消失在眼前，潮的喊声还没有完全在空气里扩散开来。

“先告诉俺那个叫什么莉的女人究竟是不是俺的仇人！喂喂……混蛋，该死！好不容易才找到萝塞……”

威尔却在回味萝塞之前所说的话。

“就算是成功复仇，也挽救不了任何人么……”

看着萝塞已经远去，潮跺了跺脚：“那又有什么关系！要是报不了仇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恩师！”

无论如何，萝塞已经走了，两人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虽然路上依旧充满了艰险，但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无数次使用过熟悉的剑法，威尔心中却渐渐迷惘了，他苦苦思索着关于自己和女武神之间的事，还有曾经被他牺牲掉的安塞尔。

“喂，魔物！”

潮的喊声把威尔拉回到现实中来，看着眼前的魔物，威尔弗雷德横起手中的大剑，与潮开始并肩突围。

就在两人酣战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重新回到了两人面前。

“你们没事吧？”

是萝塞，脸上挂着平淡的表情，眼神里却闪烁着关切。潮看到这个自己憎恶的女人，大喝一声就要冲过去挥刀。

“你这混蛋！”

“有什么话一会再说。”

萝塞看都没看潮手中的武士刀，转身挥手放出一团火球，打在一头魔物身上。一行人开始向源源不断的魔物反击。

萝塞的魔法力量不容小觑，挥手之间已将数只魔物击退。威尔趁着有魔法师在背后支援，迅速和潮从两侧开始截杀，很快结束了战斗。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潮喘息着举刀不肯收回去，“你没看到刚才俺差点杀了你吗？”

“刚才是为了感谢你们……你们之前救了那些村民。”萝塞诚恳地说。

“哼！”

“那么告辞了。”萝塞知道潮并不想看见自己，更何况自己还有别的事要做。

“站住！”潮在背后高声喊住了萝塞，“如果你没有杀死恩师，那我的仇人到底是谁？是不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女人？”

萝塞敛住脚步，回头静静地望着潮：“我不知道。刚才我已经向您说明了，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有嫌疑，但那件事的确不是我做的。虽然有人说是莉赛萝特所为，不过她同时也提出我也有作案的嫌疑。后来由于没有能够查出真相，我们两人都被逐出了宫廷。”

“将嫌犯全部排除了么……”

萝塞轻叹道：“实在无法证明莉赛萝特就是罪犯，但最后居然连我也一起赶走，这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你们并不知道，当初我把无故卷入这起杀人事件的恼怒，还有无处荣升的无奈全都怪罪到了莉赛萝特身上。但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件事。”

威尔仿佛能够猜出萝塞想要说什么，他默默扭过头，装作没有看到萝塞眼神中的真诚。

“……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别人。在被愤怒和憎恶操纵之前，我明白自己还有必须完成的事。不管是在宫廷还是在市井，只要内心中怀着希望国家和人民幸福的想法，你所做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相同的。”萝塞看着双眸里带着愤怒

的潮，轻声说道，"即使是真的……我相信莉赛萝特应该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杀死森奈尔大人的吧？我相信此时此刻，她也一定在这块土地的某个角落，一边祈祷祖国的和平一边努力生活着。其实您也一样……如果真的想要报答森奈尔大人的话，就请多想想未来，继续生活下去，这才是最好的报恩方式。对于生存来说，憎恨和悲伤都没有太多的意义，只要心中相信未来就足够了。"

威尔不得不承认萝塞的话很有道理，但此时他依旧不愿去倾听这样的诉说。对于已经牺牲了好友的威尔来说，此时此刻最大的愿望依然是能够成功复仇。只有成功复仇了，这一切牺牲才有真正的意义。

"唔……"

虽然威尔并不想要听这一番道理，萝塞毕竟还是说出来了，而且看样子潮似乎也不是真的被复仇和憎恶冲昏了头脑，正站在原地思考和消化萝塞所说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冷笑自远处飘来。

"哼，你还是老样子，说些让人犯晕的话，一心沉浸在自我满足的氛围中啊，圣女萝塞阁下。"

带着讽刺味道的女声婉转却透着一股冰冷。听到这个声音，萝塞面色变了变，向着石桥的尽头轻声询问道："……莉赛萝特？"

这个名字带给潮的震撼远远超过了萝塞，年轻的武士以双手牢牢握住本已微微垂下的武士刀，眼神瞬间变得冰冷锐利。

"你来干什么？"萝塞看着慢慢走上桥头的红发女魔法师，尽管自己的心情已经很平静了，看到这个害自己被赶出宫廷的人，圣女心中仍激起了一丝波澜。

"啧啧，好久不见就是这种口气啊。"莉赛萝特轻笑道，"圣女阁下，我很想要你手中的那封信哦。"

"什么？"萝塞惊讶，"为什么是这个？"

莉赛萝特笑着摇摇头："干佣兵这一行，有机会接到各种名样的委托……比如，现在这个暗杀罗因伯格的使者。"

"什么？"

"还有更多的呢。"莉赛萝特哈哈一笑，"比如去暗杀朗格雷王子呀之类的。"

萝塞咬了咬嘴唇："你一直住在克雷尔蒙菲兰，如今克里斯托夫王子殿下虽然请求和平解决争端，却也忍不住向克雷尔菲兰请求了援兵。你在这个时候出现……"

"对啊，你果然很聪明嘛。"莉赛萝特冷笑道，"圣女阁下，您不觉得这是最快解决争端的方法吗？"

"这是叛国！"

"叛国？"莉赛萝特嗤笑一声，"是这个国家背叛了我！当初我说自己没有杀人，没有任何人相信我，结果怎样呢……如果不是在克雷尔蒙菲兰定居，我现在说不定也和你一样四处颠沛流离吧？"

"并不是这样的……"萝塞急忙争辩道，"我们拥有旁人没有的力量，这力量应该用在让国家和平的事业上……"

"你这个女人！"潮激动地想要冲过去，"就是你把森奈尔师父给……他一定死不瞑目！"

听到森奈尔这个名字，莉赛萝特也瞬间失了神。大概是印象太过深刻了，那个宽厚老人的影子在脑海里陡然浮现出来。

莉赛萝特跟着潮的声音不自觉地复述道：“森奈尔大人……”

粗鲁的潮却没给莉赛萝特更多思念往事的时间，他大声呵斥道：“俺现在就认定你是师父的仇人！承认吧，就是你杀死了师父！”

潮的话让莉赛萝特脸色一变，红发女子收起神态冷笑一声：“哼，还是那么擅长靠花言巧语来骗人啊萝塞。你是不是装成一副圣女的样子，说出宣扬是我杀死了森奈尔大人这种谎话？”

萝塞没有否认，刚才她的确说出了可能是莉赛萝特杀死森奈尔的猜测。这也是多年来她一直纠结在内心中的一抹乌云。

“莉赛萝特！过去的事再怎么悔恨也没有用，求求你别再继续做傻事了……”

“你总是这样，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可我知道自己没有杀死老师！”莉赛萝特凄厉地喊道，“你们这些人太可恶了，全部给我消失吧！”

莉赛萝特的魔力在瞬间膨胀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像的强度，甚至连众人脚下的石头桥都开始随之颤抖。虽然威尔很想继续问莉赛萝特几句话，不过看眼前的情况他只有拔出自己的剑。

莉赛萝特的力量毋庸置疑，几乎是独自一人面对眼前的佣兵们支撑了好一阵子。但最终依然是寡不敌众，被威尔打破了魔法玩偶。

魔法师在力量暴涨之后会随之迎来相对衰竭的一段时光，莉赛萝特的身体松懈下来之后，周围那股强大的魔法波动消失，只剩下一个柔弱的红发女子躺在石板路面上。

“哈……我，我要死了么？”

“莉赛萝特……”萝塞看着自己最熟悉的朋友，欲言又止。

“不要惺惺作态了……”莉赛萝特竭力喘息着，看着这个自己熟悉又憎恶的朋友，“我要死了……你不是……很高兴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明明很努力，却要遭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这样，森奈尔大人也好，弗奈尔也好……大家都只喜欢你一个人。我明明为这个国家很努力了，为什么你总是妨碍我……”

随着不断的拼命嘶喊，莉赛萝特的声音开始哽咽嘶哑，但她并没有停止：“萝塞！你是我最讨厌的人……”

“可怜的莉赛萝特……”萝塞在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收起你的假仁假义！”莉赛萝特大声骂道，“你到底要羞辱我多久！？”

“我……我完全没有仇恨你的意思。”萝塞还是忍不住分辨道，“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这样憎恨下去了……”

“唔……”答应她的却是潮，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

“哼，不愧是优等生。那……请至少为我的灵魂祈祷吧……”

萝塞居然真的听从莉赛萝特的指挥，开始闭目为这个一直憎恨自己的女子祈祷。即使是在这荒凉的郊外，少女身上依然散发出一层圣洁的光辉。

“神啊……请您救赎莉赛萝特的灵魂吧……”

就在萝塞为莉赛萝特祈祷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红发女子手中射出一枚火球，正中萝塞的斗篷。被魔力凝聚了良久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将萝塞的身体彻底

围住了。

“谢谢你！”

极尽讽刺之所能的语气里，莉赛萝特的笑容显得那么冷酷绝望。威尔弗雷德想要扑过去救火，却已经来来不及了。

“信……罗因伯格大人的信……”

萝塞焦急万分的声音没有人听到，周围仿佛只剩下了莉赛萝特绝望的狂笑。

“哈哈哈……已经烧光了吗？你就跟着那封信一起灰飞烟灭吧！”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

“你恨我吗？”已经没有什么体力的莉赛萝特吃力地讥笑道，“你也和我一样学会痛恨一个人了吗？恨之入骨没有？看来你辜负了罗因伯格大人的信任啊圣女阁下。这样一来，这个国家是不是会陷入战乱之中了呢？一切的一切……都，都是你的无能！”

刻毒的声音，像是一把利刃插入了萝塞的心中。一时间，绝望、痛恨、后悔、失落和自责全部涌上心头，即使身体被火焰包围着，萝塞依然朝着莉赛萝特扑了过去。

两人的身体迅速撞到一起，紧接着，莉赛萝特的胸口赫然被插上了一把短剑。

“啊啊——”

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的莉赛萝特发出一声痛叫，双目却陡然亮了起来。

“哼哼……什么圣女啊……你的本性……也、也不过如此嘛……萝塞，我终于找到，咱们的共同点了……呃……”

短剑直入心脏，莉赛萝特没有说完话已经咽气了。看到这一幕，本应早就习惯死人的威尔不知为什么心头一动。他犹豫了一下，想要过去替萝塞包扎伤口，却被慢慢瘫倒在地上的女子拒绝了。

“我……我真是个笨女人……”萝塞看着威尔，眼中不知道是泪水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刺着威尔的心，“自己明明一直克制着对莉赛萝特的恨意……最后还是被憎恨控制了身体……任凭感情控制身体，夺走他人的生命……这，这就是我的……本性么……”

“别说话了，你需要治疗。”威尔这个时候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算了……心灵只要受过一次伤害，就……再也无法恢复原状。我……已经无法再戴上……圣女的……假面具了……请你们，一定不要重蹈覆辙……”

“你们……”威尔咀嚼着萝塞的这句话。

萝塞的眼睛在她生命最后一刻又明亮起来，仿佛照耀到了威尔不为人知的内心一般，她看着年轻的剑士，轻声嘱咐道：“就算因为憎恨而夺走了他人的生命，心中留下的，也只有无穷无尽的空虚和自责……”

随着萝塞的声音渐渐淡下去，这女子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在威尔眼前消散开。尽管身体被烈火焚烧，最后一刻幡然醒悟的她依然是纯洁无瑕的圣女。威尔弗雷德默然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两具尸体，心中回荡着萝塞最后留下的话。他相信萝塞是意有所指，而自己的内心正在饱受这种自责和煎熬。

站在一旁的潮仿佛从梦中惊醒了一般，讶然地看着自己的手，颓然坐倒威尔身旁。

“俺……之前一直在想什么呀……”

“干掉仇人了吗？这就是我的期望吗？”

威尔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他看了失魂落魄的潮一眼，摇摇头："也许吧……"

"生存的目的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俺今后都不知道怎么办。"和威尔一样，因为复仇的信念支撑自己的潮双手掩面不知所措，"你呢？你现在怎么办？你还和俺一样，有着共同的目的吗？"

过了良久，威尔尝到自己舌间的苦涩，他伸手用残破的布料为萝塞蒙上双眼，望向远方。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活下去。"

潮抬起头看着威尔弗雷德，这个一直沉默寡言的男子在这一刻也显得如此沉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萝塞和莉赛萝特的死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震撼，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比可怕的震荡。

数小时后，当威尔弗雷德离开不久，萝塞和莉赛萝特的尸体分别被人发现。

"朗格雷殿下，我们已经找到了暗杀您的凶手。"

"什么？"朗格雷肃身而起，"究竟是谁干的？"

"禀告殿下。"辅佐官柯尔迪乌斯拱手说道，"企图暗杀殿下的人名为莉赛萝特，是以克雷尔蒙菲兰为据点活动的女佣兵……"

"哦……"朗格雷脸上掠过一丝失望，"我还以为是……但是这种事怎样都无所谓了！"

"啊？"

"战争啊！"朗格雷大声说道，"这个国家即将成为战场！克里斯托夫已经接受了我的宣战布告！"

"真，真是没想到。"副官有些惊讶，"今天早些时分前来的情报官就是通知殿下这件事么？"

"当然了，我那愚蠢的弟弟以为自己找到克雷尔蒙菲兰这个靠山，就能跟我正面对抗了么？我这个当哥哥的，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殿下，祝您成功！"

"哈哈哈哈……"

朗格雷的笑声飘出了城堡，回荡在祖国的山河之间。身为高位者的他似乎从未意识到，战争过后的这片土地，乃是他的属地，这里生活的人民，全都是他的子民……权力，竟是如此让人迷失的东西……

**未完待续**



# 终极地带：迷途的终结

文/菜菜子 编/YULA

## ZOE真名法典

### 事件与用语

#### UNSF

宇宙联合军，全称United Nations Space Force，由联合国安理会维和部队中的各国士兵组成，以常任理事国军队为主体，致力于维护太阳系内各人类殖民地秩序的部队。军中绝大多数士兵为地球出身，主力机体为军用型LEV-Phantoma。

#### LEV

轨道外作业机械（Laborious Extra-Orbital）的简称，主要由NUT公司研制，从21世纪中期开始投入使用，在空间作业、小行星采矿和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故事中已逐渐开始被第二代机体Orbital Frame所取代。

#### Orbital Frame

意译为轨道结构机械，伴随着对稀有神秘物质梅塔特隆的研究而诞生的第二代外空间机体。其技术和制作由NUT公司掌握，故事中主要用于军事战略。由于采用了比核能更先进的梅塔特隆作为能源，并装配了允许携带大量弹药武器的空间压缩器和有自我修复功能的自供装甲，Orbital Frame从机动性到战斗力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了第一代机体LEV。在火星军事组织巴拉姆以Orbital Frame武装了自己的军队后，仍然使用LEV作战的UNSF顿时沦为绝对劣势。

## 火星

英文名Mars，因为呈铁锈红色而被古人以罗马战神马尔斯命名的太阳系第四颗行星。直径6800公里，约为地球的一半，质量只有地球的1/10，表面引力为后者的1/3。大气极其稀薄，密度不到地球的1/100，但由于两极存在水冰冠，因此仍然是除了月球之外太阳系行星殖民的首选。第一个火星基地建立于21世纪中期，但一直到空间压缩技术成熟后，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和移民才在2130年前后开始。火星有两颗很小的不规则卫星火卫一（佛布斯）和火卫二（戴莫斯），被改造为军事基地兼空间港口，安装了大型空间压缩器为地球与火星间的交通往来提供便利。自此火星开发速度突飞猛进，一共划分了以16个城市为中心的州，多以古希腊地名称呼，如奥林匹斯州、塔尔希斯州等等。火星两极汲水系统在2135年竣工，为殖民地居民供应淡水。完全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一代“火星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故事中的几位主角丁格·伊格利特、肯·玛丽娜利斯和维奥拉都是火星人。由于在低重力环境中成长，火星人一般身材高大，体质却远不如地球人。而在殖民时代初期，两者之间曾不断发生摩擦。2157年一支火星本地人组成的探险队在赫拉州康多尔大峡谷中意外发现梅塔特隆矿源。因矿藏归属权所有问题，UNSF驻火星部队与当地政府自卫队爆发军事冲突。由于装备和人数上的巨大差异，自卫队死伤惨重，激起火星住民的强烈愤慨。地方军事组织巴拉姆在此后不久便正式成立。后来这次流血事件被称为康多尔惨案，也被视为地球和火星关系破裂的前奏。

## 巴拉姆

2158年成立于火星瓦希利亚州的极端主义军事组织。最初使用的机体也是LEV。但由于和NUT公司秘密合作，巴拉姆逐步掌握了一系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梅塔特隆技术。2169年，Orbital Frame的量产实用化成功，被巴拉姆用来大规模装备其部队。由于火星上人口相对稀少，巴拉姆军的Orbital Frame以无人驾驶机为主。

## NUT公司

全称Nereidum Universal Technology，以尖端科技研发为主要产业的大型工业集团。21世纪初成立于地球，2045年前后开始参与宇宙开发，LEV最大的制造商，同时也是Orbital Frame的主要开发者。与巴拉姆军开展秘密合作后，公司总部被迁到了火星。

## 空间压缩

通过控制梅塔特隆的高能量释放，制造出一个几乎达到物质塌陷临界点的压缩空间。可以把大量物质压缩成非常小的体积，也可以通过压缩空间本身制造反弹力而进行高速运动。22世纪时被广泛应用于宇宙运输和星际航行，相较于使用化学燃料推进的宇宙飞船时代，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也增加了货载量。Orbital Frame上一般也有一个空间压缩的弹药和武器库，称为“矢量陷阱”（Vector Trap），可以携带大量补给，因此基本上没有弹药匮乏之忧。但是如果继续压缩，超过塌陷临界值的话，便会形成黑洞，其中的物质便一去不复返了。

## 通天塔

英文名Babel，源自《圣经·创世纪》中人类建造的通往天堂的高塔。故事中被用来命名地球上的外空间轨道电梯。始建于2027年，竣工于2045年，全长160多公里，是实现人类太阳系殖民计划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以远远低于运载火箭的成本，为外空间输送了

大量人员和物资。2172年在巴拉姆发动的恐怖袭击中遭到严重损坏，停用抢修长达两年半之久。

### IDOLO

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Orbital Frame，由NUT公司的米雪儿·林克斯博士负责主创研发，诞生于巴拉姆控制下的火卫二军事基地。UNSF军于2167年进攻该地，试图武力夺取IDOLO，结果未能成功。但巴拉姆方亦被迫将机体摧毁，以免机密外泄。尽管如此，火星方私自开发制造高杀伤性武器的事实仍然被公布出来，自此地球与火星的外交关系正式中断，战争迫在眉睫。

### 安提利亚

Antillia，始建于2111年，为当时太阳系中最大的人造殖民卫星，也是人类在木星圈内惟一的殖民地。面积大约16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0万，主要是从事木星圈开发勘探工作的科技人员及其家属。IDOLO事件之后，NUT公司与巴拉姆关系趋于破裂，因此转投UNSF，并在其授意和保护下，于2168年在安提利亚秘密建立研究基地，目的是开发更强大的密集高能量型Orbital Frame。故事中的兄弟机体杰胡提与阿努比斯便诞生于安提利亚，游戏第一代主人公雷欧·斯坦帕克也是这里的居民。2172年巴拉姆偷袭安提利亚，企图夺走两台机体，但实际上只获得了阿努比斯。

## 人物与机体



### 杰胡提

完成于人造卫星安提利亚的两台高性能Orbital Frame之一，名字来源于古埃及的洪水月——代表生机与繁荣的尼罗河泛滥期。其主要装备包括梅塔特隆能量爆击炮、刺针式霰射导弹、以及近战使用的高性能折叠单分子震动剑，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机体。2172年在巴拉姆偷袭安提利亚时意外地被15岁的雷欧·斯坦帕克启动。后来雷欧出于某种理由将其藏匿于木卫四的冰川中，4年后被丁格发现。

### 丁格·伊格利特

游戏第二代主人公，出生于火星的前巴拉姆王牌机师，因高尚的人格与一流的技术深受战友和部下爱戴。但是他在2167年的最后一次任务中惨遭失败，官方记录为阵亡，实际上藏匿在木星圈的采矿船盖布号上当矿工。2172年的一次意外令他在木卫四上与杰胡提不期而遇，又不情愿地被卷入了战火纷飞的生活中。

## Vic Viper

雷欧在把杰胡提藏在木卫四之后驾驶的战机。是融合了一部分Orbital Frame技术的最高级别军用LEV，可以变为飞机形态。



出生于地球的少年，游戏第一代主人公。10岁时随父亲移居安提利亚。2172年，15岁的雷欧在巴拉姆的偷袭中意外遇到并启动了杰胡提，有着超人战斗天分的他甚至击败了巴拉姆的王牌机师维奥拉。后来和杰胡提一起被UNSF的亚特兰蒂斯号军舰带离安提利亚，并正式成为了一名UNSF的战斗机机师。

## 雷欧·斯坦帕克

## 安婕特

装配了微型浮游炮群的Orbital Frame，浮游炮还可以随意组合变形为棺桶状的防御壁，比一般的相干场防护罩的对物理攻击抗性更加优秀。



出生于火星军人世家的年轻女孩，巴拉姆军中尉，游戏第二代女主角。其父曾与丁格共事，并在2167年的那次任务中不幸殉职。对父亲之死一直抱有疑惑的肯为了找出真相，甘冒危险救治了被巴拉姆高级军官诺曼重伤的丁格，并与他一起行动。

## 肯·玛丽娜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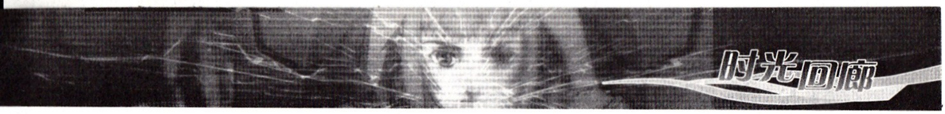
## 阿努比斯

与杰胡提一同制造于安提利亚的另一台最高水准Orbital Frame，名字来源于古埃及神话中冥神奥西里斯的仆从、负责引领死者灵魂去接受最后审判的胡狼神阿努比斯。基本装备和能力与杰胡提完全对等，但是因为作战程序更加完善，在游戏初期丁格和杰胡提完全不是它的对手。尤其是它的短距移动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3/5，常给人瞬间移动的错觉。阿努比斯和杰胡提同样也是阿曼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秘密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揭开。



## 诺曼

（介绍见下页）





巴拉姆军上校。自从前巴拉姆军事首领武多卡将军死后，他就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丁格和肯都曾是他的部下。也是一流的战机机师，但性格与丁格正好相反，既阴暗又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惜代价。2172年他率军偷袭安提利亚，成功夺走了杰胡提的兄弟机阿努比斯，后者在他的手中发挥了超乎想像的威力，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游戏中他策划已久的阿曼要塞计划终将启动，但除了NUT的首席研究员洛依德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目的。



## 奈芙蒂斯

诺曼以维奥拉的战斗数据为基础制造了一个AI植入该机体中，并对其下达追杀杰胡提的命令，导致AI维奥拉一直对丁格和杰胡提穷追不舍，直到最后被摧毁。奈芙蒂斯的名字来源于埃及神话中胡狼神阿努比斯的母亲。

## 维奥拉

游戏一代最终BOSS，出生于火星的巴拉姆前王牌机师，曾是丁格的战友。在2167年的IDOLO事件中，她的很多同伴，特别是自己爱慕已久的上司达拉姆·雷巴斯少校都不幸遇难，导致她性格大变，并因极其残忍无情而得到“死神”的绰号。2172年，在袭击安提利亚时与雷欧驾驶的杰胡提多次交手，最后败给对方，自己也因此阵亡。

## 荫赫特

与传统Orbital Frame截然不同的机体，驾驶舱位于头部的金色女神像后，全身被黑色物质包裹，以电磁力而非梅塔特隆为能源。洛依德还把自己的大脑直接接入机体计算机中，以脑波控制荫赫特。



NUT公司的首席研究员，一流机械工程学家，负责阿努比斯的机体调试与程序设计工作。以前也曾经和制造出第一台Orbital Frame的米雪儿·林克斯博士共事，在对Orbital Frame和梅塔特隆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由于常年在巴拉姆军中担任技术顾问，因此与肯和丁格都认识。但当他发现巴拉姆逐渐堕落变质，便选择将自己封闭在地下研究所里与世隔绝。他也是惟一了解诺曼野心和计划真正目的的人。

## 洛依德

## Zone 1 杰胡提（Jehuty）

……一切皆来自水中。

赞美杰胡提吧——一年一度尼罗河的泛滥。它的到来与离去为我们带来食物和丰饶，让我们不会忘记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生。

现在我们在时间的中心耕作和歌唱。但是最后，太阳将落回深渊，大地将没入水底，天空也会再度消弭，只剩下恒久无垠的大海，在黑暗中等待复活与轮回。

——引自《巴勒莫石碑》，古埃及第5王朝阿布希尔太阳神庙

**公元2174年，木卫四喀丽丝托，瓦尔哈拉大环形山麓**

当盖布号矿探作业母船长长的机械臂将他乘坐的采矿LEV缓缓移出船体时，丁格·伊格利特条件反射地在狭窄的操作舱内打了个寒战。

身处于平均厚度达15公分的高密度陶瓷基外壳和隔热层保护之下，他理应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温差变化，可是透过作业LEV的摄像头看见的那一片冰天雪地，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丝潜意识中的寒冷。

“每次出来都是这样，奇怪……”丁格摸摸下巴——乱糟糟的胡渣好久没刮了。在经历了一天十多个小时枯燥的钻、敲和搬运工作之后，他惟一的安慰只有埋头大睡和看画面极其糟糕的暴风杯比赛转播。后者通常还要延迟40分钟——这里距离火星太远了，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也要走这么久。

按照地球标准，现在是盖布号停驻在木卫四轨道上的第156天。不过因为这颗木星卫星的公转与自转周期相等，都是16个半地球日，所以假如按照“当地时间”来计算，只过了10天（或者10年）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一天24小时作息，的确会叫人生物钟紊乱啊。”盖布号的通讯员兼技师安姬的声音忽然从耳机中传来。

“见鬼了，安姬，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

“我听到你进入置换舱之前还在和力克谈论暴风杯，说什么假如是在这种一天和一年没有区别的地方比赛就热闹了，哈哈哈！”

“……别提了，你要是能让船上的信号接收改善一些，至少半打人会自愿把一半的个人休假让给你——现在我们连队员背后的号码都看不清！”

“别怪我，怪天上那个大家伙吧——木星正横在我们和火星之间，从那边过来的电波被它的大气吸收了90%。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连从火卫二（戴莫斯）中转的信号都会接受不到，所以你现在就知足吧。”

丁格恼火地冲低低悬挂在右侧地平线上巨大的橙红色木星比出中指。是错觉吗，他觉得那个著名的“大红斑”像只不怀好意的独眼在瞪着自己。

“安姬，我想起来了，2165年的总冠军还是Hesperia Gales队啊。”

“现在的地面温度下降到了–135°，你要是继续聊天，当心制动装置被冻住，一头栽进冰罅里去。”

“……最后一节还剩30秒时，亨利·G带球从后场强攻……哇，那天晚上宿舍里闹翻了天呢！”

“作业机MR1422即将放下，预计在32秒后着陆。”安姬用例行公事的语气提醒他，随即发出嗤嗤的轻笑，“今年不知道花落谁家呢。”

“收到，减震支架放下，喷口方向调整，准备着陆……力克那家伙居然要拿半年的薪水跟我赌今年的Hesperia Gales连季后赛都撑不到，就算他们的辉煌时代已成历史，这样说也太过分了吧！”

安姬又笑了起来：“那我再加上100块好了。”

“喂喂，连你也……”一阵单调的哔哔声打断了丁格的抱怨，他的视线被微型雷达屏幕上一个不停闪烁的光点吸引了。

“丁格，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安姬的声音忽然紧张起来。

“你那边也有反应了吗！？”

“不可思议，是梅塔特隆矿源！而且从雷达上看埋藏位置非常浅！”她惊讶地说道，“可是瓦尔哈拉环形山是首批发现梅塔特隆矿脉的区域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被反复勘探和开采了不下百次，怎么可能还会遗留这么明显的矿源……我得检查一下，很有可能是错报。”

“在那之前，你还是先改变一下我的着陆点设定吧，反正也不远，去看看好了。”

“OK，作业机MR1422，着陆点坐标变更为F11。”

力克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哟，丁格，发现宝贝了？”

“八成是错报，我去瞧瞧，一会儿就回来找你。”丁格从显示屏上看见力克的LEV在下方的两道冰脊间朝自己招“手”，不禁笑了起来。

“说起来，66年的总冠军是哪支队伍？”力克一边问，一边还让LEV手臂上的三根精密操作杆摆出V字。

“65年以后我就不太清楚了。什么……可恶！”驾驶舱内的“AUTO”灯忽然亮了起来，伴随着“自动操作开始”的电子提示声。丁格一拳将“MANUEL”键砸下，电脑似乎很委屈地说道“自动操作取消”，便再度沉默下来。

“你又要逞能了吗，丁格！？不要对那台老爷机这么粗暴啊！！”

“嗤！你果然除了Hesperia Gales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么？那一年是Rod Tharsis获胜啊！”

安姬和力克的声音同时传来。

“力克，给我闭嘴，回去再好好教训你。安姬，你检查完了吗，到底是不是错报？”

“呃，程序上暂时没有发现明显错误，而且雷达还在闪呢。”

“这边也是……看来是必须上去了。”

“上去？你已经到了吗？”

“已经很接近了，不过还没到。面前是个冰崖，要是换成自动操作，那台白痴电脑会花几个小时慢慢绕上去，我可没这个耐心。”

“等等……你不是又想……！？”

丁格将LEV上配置的微型液氢推进器的马力开至最大，在木卫四的低重力环境下，作业机喷出一股炽热的气流，一跃飞上了70多米的空中。

“危险！危险！无法调整机体平衡！！”

“我就知道你又要来这一手！！”

这回是电脑的报警和安姬的尖叫声一同响起。

“吵死了！！”丁格恼火地吼叫道——他原本希望一跃就能跳上那堵高崖，不料只差几米没能够到边缘，只好用操作臂上的机械爪慢慢爬上去。

“嗤！这该死的破机器！！”

“这是台矿工开的LEV啊，你以为你坐在Orbital Frame上吗？”安姬不依不饶地唠叨着，“你要是再搞坏了机器，又该是我加班帮你修理了。”

这一次丁格却忘了反唇相讥，甫一攀

上悬崖，他的注意力立刻被不远处半埋在碎冰下的一个明显人造的长方体吸引了。

雷达的哔哔声越来越响，不用看也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

安姬觉察到了异样："怎么了？你看见了什么？我这边的监视器被山脊挡住了！"

"……不知道，地面上冰罅很多，LEV很难过去，我得下去看看。"他按下按钮，操作舱座椅立刻自动为他穿好了应急用的简易太空服。在LEV的导航电脑一板一眼地检查头盔接口、氧气供给、内部压力和通信频道时，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着。

莫名的兴奋和下意识的惶恐，丁格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他忽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导航电脑终于认定一切准备就绪，打开了驾驶舱盖，内外气压差险些把丁格被吸出去——老式采矿用LEV根本没配备舱内抽气装置，事实上也很少有情况坏到需要操作员离开它，自己到木卫四冰天雪地的世界中去探险。

这一次他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切肤的寒气——简易太空服单薄的隔热材料不足以完全抵消行星表面−130°的低温。丁格深吸了一口因为在瓶中储存得太久而有点怪味的氧气，开始手足并用地爬过地面上的大小沟壑。

"安姬，你还是别想着拿奖金了，不管怎样，这玩意儿不会是梅塔特隆矿。"等他足够接近时，终于看出来了：那东西竟然是个金属货柜。

——货柜，一点不错，和空港中成千上万的集装箱一样，上面甚至还有依稀可见的号码：AtlantisTS1337。

"亚特兰提斯……"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可丁格一时想不起来了。货柜原先一定被掩埋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但是一次冰川崩塌把它带了出来。尽管木卫四上地壳运动几乎等于零，不过木星巨大的潮汐力还是会偶尔引起冰崩和漂移。幸运的是它被一块凸出冰面的巨岩挡住，不然便会一直滑进不远处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罅中去，这辈子都难见天日了。

"安姬，我把摄像头输出连接到你的显示屏上去了，能看见吗……安姬？"丁格突然发现耳机里只剩下嘈杂的静电干扰声，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安姬说话了。他低头一看了一眼左臂上的便携式探测仪，惊讶地差点忘了呼吸。

梅塔特隆辐射值高得惊人！怪不得普通的无线电通讯在附近无法使用——那里面一定有一个致密且能量极高的梅塔特隆体！

货柜的门在碰撞中已经变形，丁格轻易钻了进去，随即一头撞在一个坚硬的物体上。

"什么！？"他又敲又打，终于把表面上覆盖的厚厚一层冰弄碎了一块，一道熟悉的青色光流从他的手掌下滑过。

片刻之前安姬说出的一个名词骤然涌上心头，丁格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有不祥的预感了："Orbital Frame！"

昏暗之中他甚至难以看清面前这个巨大物体的轮廓，但是那种光体脉冲是丁格死也不可能认错的——这是以梅塔特隆技术为核心的著名机体Orbital Frame独有的能量传输方式。

"……丁……舰……你……"耳机里忽然断续传来安姬的声音，极不稳定，夹裹着大量的干扰噪音，但依然能听出她的语调很高，似乎还异常惊恐。

丁格还没来得及回答，一阵猛烈的震动突然将他掀翻在Orbital Frame脚下。货柜来了个天翻地覆，发出与地面摩擦的闷响，开始滑动。

"喂喂，不会吧！？"丁格猛地想起那

个近在咫尺的冰罅，难道又发生崩塌了？他可不想和这玩意儿一起掉进木卫四冰壳下的深海里去。

他努力挣扎着想爬出货柜，结果却摔倒在Orbital Frame上。突然，像落水一样，他感到自己陡地一沉，身体竟然穿过了机体平滑的外壳，掉进狭小的驾驶舱。

他的屁股刚挨到座椅表面，一个刻板的电子化女声立即响起："梅塔特隆电脑启动中……Runner（机师）进入确认，张量场罩关闭确认……机体状态判定：正在下坠。落下速度为45.64米/秒，预计13秒后到达底部，冲击破坏注意13、12……"

"什么什么什么！？"丁格手忙脚乱地四下摸索，"该死的，从没开过这玩意儿！飞起来啊，我可不想摔死！！"

"请稍等，Runner维生系统加载中，飞行导航系统加载中，引擎预热开始……冲击破坏注意9、8、7……"电子女声不慌不忙地说道。

"再'稍等'下去就完了，你这个笨蛋电脑也会一起完蛋！！"丁格恼火地大喊道，同时在不断有青色光体脉冲流过的驾驶舱内到处拍打，试图找到手动操作开关。



"错误代号，我的正确称呼为ADA，是本机的导航与作战辅助AI。机体在低温下休眠时间过长，引擎输出功率下降，能量集中传送增加中……冲击破坏注意5、4、3……"

"……等一下！！"

"2、1……"

完了！！

丁格下意识地缩成一团，用双臂护住头部，企图借此抵挡想像中即将到来的剧烈的撞击和痛苦……

……

他觉得自己已经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可身体却猛地被巨大的力量死死压在座椅上动弹不得。

“抱歉，零惯性调节系统尚未加载完成，现在Runner会感到一些不适，已在保证脱离木卫四引力控制内将加速度减到最低。冲击破坏警报消除，机体平衡警报消除，Runner维生系统加载完成，飞行导航系统加载完成，引擎功率输出：7%。请给予下一步指示……”

“……飞……飞起来了！！”面前的全息显示屏亮了起来，丁格发现自己高高地悬浮在木卫四嶙峋参差的冰原之上，正下方的地面上出现了一块直径大约50多米的圆形“空洞”。

“好家伙……！？”他讶异地看着从未见过的、一直深藏在厚厚冰壳之下木卫四的海面暴露在外，正以极快的速度再度结冻，“……那是引擎喷射造成的？”

“是的，为尽快解决引擎问题，我不得不在起飞瞬间加大了功率输出，等离子体喷流大面积汽化了附近的冰层。”

“哈哈！干得好，电脑！”丁格大笑起来，“我的心差点都吓得停止跳动了，你这家伙！”

“错误代号……”

“呃……ADA，对吧，你叫ADA。我问你，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被藏在这种地方？”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占用大约7–10分钟时间，系统判断现在有更紧急的情况需要处理：第一，你所携带的无线电通讯器不断接受到一个距离在50公里内的微弱信号呼叫，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接通到舱内；第二，探测到大量梅塔特隆体快速接近中。”

“大量梅塔特隆……！？可恶，先接通无线电吧，一定是安姬！”

果不其然，伴随着无线电里隐约传来的爆炸声，舱内响起安姬的尖叫：“……我们是盖布号采矿作业船，不是军队，请不要攻击，请不要……呀啊！！！”

“安姬，怎么了！？谁在攻击你们！？！”

“丁……丁格！？你在哪儿！？就在刚才，突然来了一艘很大的战舰，还有一些战斗机，正在朝我们开火！！”

“我在……可恶，总之遇到个奇怪的东西。听着，那些军队的目标不是你们，八成是冲着我这边来的。赶快把船开走，藏到峡谷里，叫还在外面作业的人过去汇合，我立刻去把他们引开！”

“可是……丁格……”

“别废话了，快点！！”

ADA的声音插了进来：“大量梅塔特隆体接近，初步判断为军用无人驾驶Orbital Frame，型号：猛禽，数量：25体。”

全息屏幕上，数十台鸟状的小型无人机呈扇形朝他飞来。在它们后方的天空中，背向橙红色的木星，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黑影。

“猛禽”们一齐朝地面上的“冰洞”发射飞弹，一时间漫天弹雨。丁格那台仍然趴在原地的采矿LEV机连挨了三发，一头栽进了木卫四的冰海中。

“ADA，你说这些是无人机？”看着自己曾经那么厌恶的老爷机消失在水面下，丁格忽然感到一阵怅然。

“是的，对方为无人驾驶Orbital Frame，受母船主计算机远程控制，目前的攻击对象不是本机，而是被预设的某地面目标。”

“原来如此，刚才差点叫我们一起摔死的不是什么冰崩，就是这些家伙在捣鬼——我还在想他们是不是想回收这台机体，现在看来……”

“报告：已被母船雷达发现，无人机群预设目标改变，本机已被锁定，飞弹回避注意！”

“果不其然——他们想毁了这台Orbital Frame！嗤，这玩意儿的驾驶系统和

以前的LEV大不一样了啊。”

“请将双手置于左右两个矢量感应控制器上，只要轻微的移动就可以……做得很好。”

丁格操纵机体轻松躲过了迎面而来的飞弹，而ADA一本正经的夸奖则让他忍俊不禁。

“现在的作战设定为：遭受攻击瞬间自动开启分子力防御罩。请注意防御罩的耐受度，在关闭状态下自供系统可以对其进行修复，但需要经过一定时间……ETR反应消失，敌机消灭确认。”

“哇哦，这是什么！？”丁格的机体挥动“手”中的剑将最先接近的一架猛禽斩为两段，对方爆炸消失在一团紫蓝色的梅塔特隆火球中，“这玩意儿的机动性……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战斗机！”

“错误代号，本机的正确称呼为‘杰胡提’。敌机接近注意，远程激光武器回避注意！”

“杰胡提吗……哈哈！”一种久违的感觉包围了丁格——已经多少年了？6年？7年？他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坐在一台战斗机的驾驶舱里了，自从经历了那场完全改变他人生的灾难之后……

“看来，想当一辈子矿工也不容易啊。”他自嘲地笑道。

从杰胡提肩部发射出的刺针式霰射导弹解决了第二批接近的无人机。丁格开始感到掌心微微沁汗，口干舌燥，感官和精神好似慢慢下沉到意识的中心——那里就像一个静谧、时间凝固的海底，只存在着他和他的座机。

昔日的每一次战斗前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人们叫这是什么来着？

对了，是“战意”。

丁格短暂地阖目凝神——在意识的海底，矗立着他和杰胡提的身影。

## Zone 2 梅塔特隆(Metatron)

*人类生活在被黑暗之海包围、名叫无知的孤岛上。*

*——H·P·洛夫克拉夫特《邪神的呼唤》*

2067年10月，已在木星行星圈探索长达2年之久的航海家号载人飞船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在木卫四地壳中发现神秘“矿物”的消息。

这个消息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人类尚沉浸于核聚变和空间轨道电梯成功带来的成就感与美好前景中。而航海家号原本的目的也是在木星圈内寻找可以大量开采的核聚变原料——水。

就在它重点探索木星的两颗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卫星：木卫三（欧罗巴）和木卫四（喀丽丝托）时，以后者最大的陨石坑瓦尔哈拉盆地为中心、不断放射出的一种独特波长的辐射引起了船上一位出身地球南印度半岛的物理学家拉杰什·库瑟帕利的注意。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电波，其波长无序地不断改变着，最长时超过长波无线电波，最短时还不及10E-10微米的宇宙射线。

在与同事一道查阅了近40年来对于这片区域的探索记录之后，库瑟帕利博士发现：早在2040年，一颗名叫“小猎犬”的无人探测器在飞越木星圈时，就曾经向地球发回关于这种怪异辐射的信息，但完全被当时的人们忽略了。

经过不懈的争取，派出探测机器人和队员搜索瓦尔哈拉盆地的请求终于得到航海家号船长的认可。包括库瑟帕利在内的5个人外加1台小型勘探辅助机器人在那里忙碌了13天，最后带回了一批“矿石”，暂称为

V石，V代表瓦尔哈拉。

经过初步的分析和鉴定，库瑟帕利小组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物质——“V石”所表现出的超越已知科学规律、以及不可思议的奇异特性震惊了在场的每个科学家。

但是，正如本节开头所言：“V石”发现的消息在当时并未引起人类世界的关注。一部分原因是地球联邦政府很“明智”地立即决定将这一发现列为军事机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一场可怕的事故：库瑟帕利博士回到地球后不久，便于2069年秋在一次实验室辐射污染中不幸罹难。那场事故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令当初发现“V石”的5人中的3人丧生，更毁掉了实验室电脑里的绝大多数研究资料，民间对于这种物质的探索从此被迫彻底终止。而辐射高温引发的大火和爆炸还令航海家号带回地球的“V石”中的一半（另一半已在抵达时便移交给联邦政府）从此下落不明。

2119年，当年的库瑟帕利小组中惟一仍然在世的人——谢尔顿博士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当中详细描述了发现梅塔特隆的全过程，以及在此之后发生在那些当事人身上的故事。次年他便以95岁高龄去世。但直到2140年，这本书才得以在火星出版，并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梅塔特隆的第一发现者这才最终被正式承认为库瑟帕利和他的4名同事。此时，距谢尔顿博士之死已近20年，而到航海家号第一次接收到梅塔特隆的“呼唤”更是过去了整整73载。

不幸的是，这些有关个人命运的故事，与梅塔特隆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相比微如草芥——在发现它的4年后，公元2081年，第一台量子计算机在月球虹湾基地宣布建造成功。困扰人类将近一个世纪的量子相干性衰减问题在应用了梅塔特隆核自旋共振技术后迎刃而解，由此带来的电子技术飞跃性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场空间压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与梅塔特隆的局域突变性在量子AI程序上成功应用，更向人类展示出这种神秘物质中蕴藏的巨大潜能。

直到量子计算机的成功之日，官方仍保留着“V石”的叫法。然而当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地球媒体在报道中第一次以“梅塔特隆”来称呼这种物质之后，这个名字竟然不胫而走，变得家喻户晓，乃至于官方最终也放弃了“V石”而改称之“梅塔特隆”。或许当时人们只是为它给世界带来的飞跃性科技发展而欣喜异常，视之为造福天使而已。然而，如果对本义上的梅塔特隆有一些了解，却多少可以品出此名中隐藏的深意。

在犹太教神话中，先知以诺在最后的审判日之际造访天庭，向神乞求对人间的恩赦，不料自身却被米迦勒渡化为天使，是为梅塔特隆。他是众多天使中最年轻者，然而神却将执掌圣约之力交到他的手中。他的名字Metatron源于字根meta-（次于）及thrones（王座），意即“最靠近王座者”。传说《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在夜间为摩西等人照亮旅途的通天火柱便是梅塔特隆所化。然而同时也有文献叙述他残暴嗜杀，得到“黑夜支配者”与“神之獠牙”之称，成为众多堕天使中的一员。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君士坦丁时代《圣经》的编撰者们将希伯来文原始《圣经》中的《以诺书》完全剔除，而《出埃及记》里的梅塔特隆亦被替换成了耶和华的原因。

……

这个更为灵犀的称谓其中所传达的复杂情感，在距离发现梅塔特隆将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心灵。在科学范围内，我们对它的微观结构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连它究竟是“什么”都无法达成共识，其众多与物理学规律相悖的特性也一

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而在另一方面，引用22世纪一位著名科学家——被称为Orbital Frame之母的米雪儿·林克斯博士的话说："因梅塔特隆而起的纷争，比过去一千年里发生的都要频繁和惨烈。"

我相信她在说出这番话时一定感慨万千——林克斯博士一生的遭遇都与梅塔特隆紧密相连。在著名的火星康多尔事件全面引发地球与火星殖民地之间矛盾后不久，这位杰出的女机械工程学家加入了NUT公司。大约5年之后，基于当时刚刚出现的梅塔特隆集成化拟人神经网络技术，她在第二代LEV（当时对仍在研发中的Orbital Frame的称呼）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此被NUT公司任命为刚刚成立不久的特殊武器发展部第一负责人，调往位于火卫二上、在火星极端主义军事组织巴拉姆控制下的秘密基地，继续从事Orbital Frame的开发工作。

2167年，就在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Orbital Frame——名叫IDOLO的机体诞生之后不久，企图以武力夺取Orbital Frame技术的UNSF（宇宙联合军，隶属地球联合国政府）对火卫二基地发动突然袭击，与驻扎在那里的巴拉姆军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最后的结果是基地遭到严重破坏，巴拉姆军因担心泄密而主动将IDOLO毁掉。可是尽管如此，秘密仍然没能被继续掩藏下去——火星方私下开发强大杀伤性武器的事实一经披露，便如巨石入水，震撼了整个人类世界。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外交关系彻底破裂，战争一触即发。

2172年，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巴拉姆军最高领导人武多卡将军率领部队向驻扎在火星瓦希利亚州的UNSF发动突然袭击并将后者全灭。UNSF在派出大量增援、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将其镇压。然而就在双方交战之际，由巴拉姆军官达拉姆·雷巴斯少校为首、完全以Orbital Frame武装的精锐部队却突然出现在地球附近，向空间轨道电梯"通天塔"发动猛攻。尽管攻击最终被击退，但却对建成逾百年的"通天塔"造成了严重破坏，致使其停用抢修达两年半之久。

虽然有传闻说林克斯博士与其夫——原UNSF军官詹姆斯·林克斯上尉在通天塔事件中协助地球方抵御巴拉姆的恐怖袭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这对夫妻自通天塔事件之后也一直隐姓埋名，直到25年后奥林匹斯协议签订、地球政府正式承认火星殖民地的独立时，才在木星人造卫星安提利亚上再度公开出现。

十年前，在丈夫病逝之后，林克斯博士终于破例接受了一家地球媒体的即时远程采访。当主持人带有挑衅意味地问道"你是否觉得自己和21世纪参与原子弹研发的科学家有共同之处"时，她沉默良久，然后回答道："这并不是'内疚'那样简单的情感，尽管最尖端的科技往往都率先被人类投入到军事上，我们也不能单纯地把Orbital Frame说成是梅塔特隆技术的错误应用。就好像我们造出了LEV－PHANTOMA（UNSF的主要作战机体），但LEV也同样在空间建设、采矿、无人探测等许多方面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和更好地生活。真正令我困扰的不是Orbital Frame，这些机体尽管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梅塔特隆技术，但是假如没有配备启发式程序演化计算机，它们根本无法发挥自身的优良性能，不过是一具机械尸首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能量密集型Orbital Frame在历经了那么多年的不断失败才最终投入实战的原因——我们之前一直无法造出与其匹配的'大脑'。"

主持人："您是说Orbital Frame上用于作战和导航的AI吗？"

林克斯博士："是的。但梅塔特隆在拟人神经网络的自主突变性上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活性，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换言之，Orbital Frame的AI在意识和启发性思维的大海中，可以下潜到以往任何的人工智能都无法到达的深度。

"早在1940年代，一位地球数学家阿兰·图灵曾经提出一个假想中的实验：安排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通过一种不会面的方式（电话、键盘等等）展开一场漫长的对话，但前者一开始并不知道和他说话的是一台机器。不管交谈多长时间，如果这个人始终没有发觉和他交谈的是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便可以被认为具有'思考'的能力。

"在IDOLO实验的初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IDOLO只接受特定机师的指令，当候补机师试图驾驶它时，AI完全拒绝执行她的命令。就像生物界的'印刻'现象一样，以梅塔特隆物质为芯片的计算机似乎与机师的脑电波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共振'，之后便开始学习和模仿这名对象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最后，假如让那个AI去做图灵实验，而和它对话的人又认识那名机师，一定会以为自己正在和他交谈。用一种感性的语言来描述：就好像机师的灵魂留在了计算机里……"

主持人："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故事！您是说人类已经创造出了真正的'人工智慧'了吗！？"

林克斯博士（苦笑）："无法控制，无法预料，也无从了解这种现象的缘由和经过，我实在不能将这个称之为'创造'。何况这种对人类意识的自动模拟，甚至没有被写入AI的程序之中，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对梅塔特隆的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这种物质有太多的秘密，有些或许永远都无法被揭开——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不愿或者不敢面对这个事实……"

……

就在我动笔的前夕，一位来自木星安提利亚殖民地大学基因工程学系的年轻博士生约瑟夫·吴就梅塔特隆在宏观上所表现出的"超物理性"而提出的生物学解释小小地震撼了一下太阳系的科学家们——他大胆地将梅塔特隆描述为一种超四维时空生物体，我们之所以无法完全了解其内部组成，则是因为我们始终只能研究它存在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时空里的那一部分结构。

事实上，在我看来，除去颇有科幻意味的多维空间想像（由于其哲学上的无法验证性而显得只是个噱头），这一革命性论点的内容并不是那么"革命"。根据谢尔顿博士的回忆录，早在梅塔特隆发现之始，库瑟帕利小组就有人提出过"V石"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体的猜测。基于梅塔特隆在量子计算机AI上所实现的高度人格化记忆性，和与自然进化变异表现十分相似的程序突变现象，我确信在过去研究这种物质的无数个科技人员中，"生物"这个词肯定曾千万次掠过他们的脑海。然而，作为胆敢当众表述这种思想的第一人，约瑟夫·吴必将为其离经叛道的行为付出许多——假如要我们承认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自身科技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一种奇异生物的肢解、分割和重塑之上，而这种生物还很有可能经由人类之手被赋予了智慧的话，那还不如直接向人们的脑袋上开一枪来得痛快。

……

在谢尔顿博士那本惆怅却不乏科学家式乐观的回忆录中，从未对梅塔特隆




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悲剧有所怨言（他于2070年因间谍罪被地球联邦政府通缉，被迫流亡，辗转于公共空间站、月球和火星，再也未能回到地球）。作为一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和林克斯博士一样，认为这一发现终将造福人类。然而，在书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却意味深长地提到：库瑟帕利曾引用一位在20世纪以恐怖文学而享誉地球的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的名言，来向别人描述他刚开始接触这种物质时的心情：

“我们生活在被黑暗之海包围、名叫无知的孤岛上……有人刚刚解开了一艘出海小船的缆绳。”

……

（本文原作者已去世，由来自土星圈的历史调查员从地球拉萨大图书馆数据库中恢复所得，存储于太阳系中央档案馆03—MLS—1876号光格）

## Zone 3 诺曼(Nohman)

要是你做了狮子，狐狸会来欺骗你：

要是你做了羔羊，狐狸会来吃了你；

要是你做了狐狸，万一骗子向你告发，狮子会对你起疑心；

要是你做了骗子，你的愚蠢将使你受苦，而且你也不免做豺狼的一顿早餐……

——莎士比亚《黄金梦》

“ETR反应消失，敌机破坏……”

“喂，ADA！”

“请指示。”

“不要每次击落一个都报告一遍，我的耳朵快要起茧了。”无人机“猛禽”在杰胡提面前溃不成军，四下飞落着它们的“尸体”。然而丁格此时却高兴不起来——那艘庞然大物的战舰正在他前方

不远处盘旋。

“……巴拉姆……”盯着舰尾上那个猩红色的军舰鸟徽，丁格的眉头蹙得紧紧的。

“报告：再次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安姬！？”丁格喊道，“你怎么样！？”

回应他的却并不是安姬，而是力克惊恐的叫声：“丁……丁格！！帮帮我——我的LEV下肢的制导系统故障了，有好多……好多的Orbital Frame朝这边来了！”

ADA的声音插了进来：“报告：前方1.76公里处有微弱的类人生命反应，已将其位置显示在屏幕上。同时探测出一个高能量梅塔特隆体，请务必注意。”

“力克，不要怕，我来了！！”杰胡提越过一座山脊，远处在冰原上踽踽独行的一台采矿LEV顿时映入视野。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一道幽灵般的黑影正静静矗立在力克前方的一座高崖上。

“警报：密集能量型Orbital Frame出现，机体名：安婕特。”

“力克，别去那边！！”

黑影倏地腾空而起，以不逊于杰胡提的高速低空掠过在地面上蹒跚着的LEV。丁格听见力克惊恐地尖叫起来——他在慌乱中启动了LEV的液氢推进器，试图跃过高崖逃生，却在半空中被那架Orbital Frame一把抓住。

“喂！你！把他放下！！”丁格喝道，但立刻意识到对方听不见——那是一台以女性人类形象为蓝本的红色机体，身后还拖着一个古怪的斗篷状的玩意儿。

“哎呀，晚了一步。”一个傲慢的女声忽然传来，“我说，你看来也不是个一般的采矿工吧，在军队干过？”

“关你屁事！把他放下！！”

“哼，你从那个东西上下来，我就毫发无损地把他还给你，怎么样？”

“果然你们的目的就是这台机体，”丁格冷笑道，“巴拉姆果然又在策划什么阴谋么！？”

对方并不作答，她的“斗篷”忽然分裂成无数小块，如同一群蝗虫绕着机体本身飞舞。

丁格尚未转过念头，ADA却突然发出警报：“密集能量武器攻击注意！相干场防护罩张开，输出功率：65%！”

“什么！？”那些蝗虫般的玩意儿原来是微型浮游炮群，刹那间，激光束如暴雨般向杰胡提倾泻而下。虽然有防护罩挡住，但爆发出的震波依然令机体不断后退。

“可恶！！”透过密集的激光，丁格仿佛看见对手尖细如狐狸般的面孔上掠过一抹冷笑——安婕特拎着力克的LEV腾空而起，朝盘旋在天空的军舰飞去，攻击杰胡提的浮游炮群也尾随她而去。

“救救我——丁格——！！”力克带着哭腔的喊声逐渐被梅塔特隆辐射干扰声盖了过去——更多的猛禽从军舰腹部涌出，朝地面上的杰胡提扑来。

“混蛋，站住！！”丁格怒不可遏地拔剑斩向无人机群。可是当杰胡提从爆炸的电流和火光中突围而出时，他看见力克和安婕特都已消失在军舰内，而舱门正在缓缓关闭。

“探测到舰船内部有极高能量的梅塔特隆体反应，进入将会非常危险！”杰胡提正要挺身而上，ADA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不能丢下力克不管！”丁格将引擎马力开至最高，全速向不断缩小的舱门缝隙间冲去。

“如果与该高能量体遭遇，杰胡提的优势预测指数为负98.39%。”ADA的声音虽然没有感情成分，但丁格却依稀听出了一

丝不安的波动。

“车到山前必有路！”说话间，杰胡提已在最后时刻冲进了舰船内部，“ADA，打开自动目标搜索，防止有人偷袭。”

然而ADA的回答却令他汗颜：“没有探测到攻击性战斗机体，只有一些维修无人机——在军舰内战斗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方也不希望如此。”

“……呃……我是说，寻找力克的LEV的方位。”丁格顿时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LEV已被带到舰体中层，目前机能尚未停止或减弱——表明你的朋友依然无恙。要前往吗？”

“当然……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还是Orbital Frame的AI都是这样？”

“问题指向不明，请问哪里出现了故障反应？”

“不是故障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担心力克的安危？”

“自动导航开始。”ADA平静地说，“杰胡提的前一任Runner雷欧·斯坦帕克曾向我解释过高等有机生物情感的内容和过程——很复杂，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很明显，你将营救LEV作为第一目标，才会在已知存在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仍选择进入舰船。”

“我知道巴拉姆的混蛋们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让他们继续在木卫四闹下去，安姬和其他人就……”丁格说，“那么这个雷欧·斯坦帕克就是将你藏在木卫四的家伙吗？”

“是的。”ADA一本正经地答道，但没有再给这个令人好奇的故事添加任何细节，“你的推测正确，现在军舰已经离开木卫四表面，我们正处于木星轨道上。”

透过下层作业区狭窄的视窗，木星发出的橙色光芒笼罩着杰胡提蓝灰色的机体——这颗硕大的行星目前几乎充满了整个视野，仅在左上方留下一块小小的黑色宇宙。自动导航将杰胡提引致一架货运电梯上。

“离开最下层作业区，正在前往中层。目标LEV现在的位置是……”ADA的声音突然被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声打断了。

“……杰胡提……”

丁格在驾驶舱内猛地打了一个寒战：“……维奥拉！？”

ADA的声音一下变得尖锐起来：“警报！警报！密集型梅塔特隆高能量体出现！！”

杰胡提的头部刚刚通过中层甲板，丁格的视野便被一架橙色Orbital Frame的身影占据了——后者正以难以想像的高速向他扑来！

电梯仍处于两层甲板之间，丁格无处躲闪，情急之下杰胡提伸出双臂扣住了对方的肘部，两架战机的头部几乎撞在了一起！

“终于……找到……”舱内断续响起那个梦呓般的女声。透过屏幕，丁格发现自己正被对方机体那一对细长、绿色的监视器死死盯着，竟然冒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维奥拉，你不是维奥拉吗！？是我啊，丁格·伊格利特！！”

“扫描结果表明对方是一台无人驾驶Orbital Frame，”ADA说，“机体名：奈芙蒂斯。”

“无……无人！？不可能，我认识这个声音，也认识这台机体！！那个机师曾是我的同僚！！”

“很遗憾，我不可能出错——对方机体只加载了作战用AI，没有Runner存在。”

随着电梯的不断升高，杰胡提在这场角力竞赛中渐渐占了上风，奈芙蒂斯的关节处开始因超负荷而不断爆出小小的蓝色

电流。

她猛然以左膝蹴击杰胡提的腹部——驾驶舱所在之处。猛烈的震动让丁格的脑袋撞上了背后的舱壁，如果没有零惯性系统的保护，这一下足以令他的头骨开裂。

“……杰胡提……”伴随着幽灵般的呓语，奈芙蒂斯不依不饶地继续上前攻击。

“可恶，真难缠！”丁格努力忍住剧烈的头疼，操作杰胡提左躲右闪，但已经被逐渐逼至死角。

“对方没有配备物理攻击武器，这种距离下可以使用单分子震动剑予以重创。”ADA提示道。

“我不想和她战斗……不管是不是AI，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维奥拉！！”

“对方背部的环形引擎为吸附式，目前功率输出低下，可能是出击之前能量补充不足的关系，”ADA停顿片刻道，“只要切断引擎与机体的连通……”

“你真聪明，ADA！！”杰胡提闪过一旁，抬手一剑，正好插进奈芙蒂斯背部与发光的环形翼之间。她猛地一震，接着便仿佛断线傀儡般软软地瘫在了地面上，但那对绿色的监视器仍然对着杰胡提所在的方向。

“ADA，你能连接到军用网络中吗？维奥拉本人到哪儿去了？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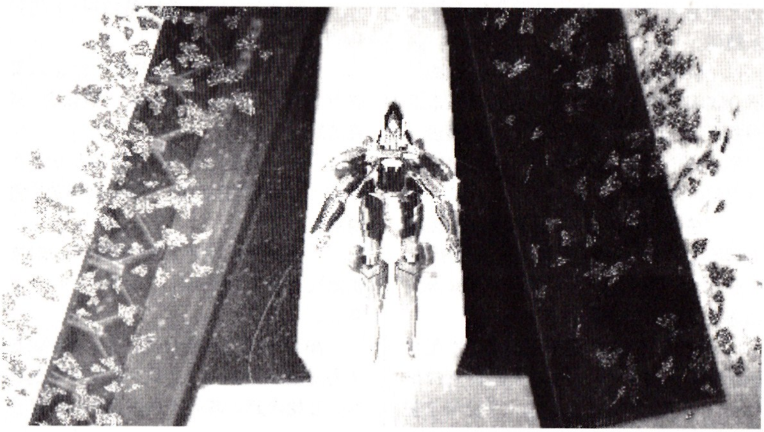
“该AI所模拟的Runner已于2172年死亡。”

“什么！？死了……！？”

“2172年巴拉姆军袭击UNSF辖下的木星人造卫星安提利亚，企图夺取在那里秘密开发的两台高性能Orbital Frame。但最后只获得了其中一台，另一台由UNSF方一位Runner成功启动并脱出安提利亚，随后被战舰亚特兰蒂斯号带走……”

“维奥拉参加了那次作战是吗？她是被谁击败的！？等等……亚特兰蒂斯！？”零散的拼图逐渐在丁格的脑海中聚集成形，他好像突然间领会到了什么，“刚刚在木卫四上，装着这个机体的货柜上就印着‘亚特兰蒂斯’！！难道杰胡提就是那两架Orbital Frame之一吗！？”

“是的。Runner维奥拉乘坐的机体‘奈斯’在与杰胡提的对战中制动装置遭到破



坏，冲入外层空间，焚毁在木星大气层中。她因而阵亡。"

"……是这台机体杀了维奥拉……？怪不得她一看见杰胡提就冲了上来……"丁格有点失神地喃喃自语。

"恕我无法认同：对方是一个作战用AI，只模拟了该Runner的战斗模式而已，并未复制她的人格。其对杰胡提的强烈敌意只可能来自主控电脑的程序设定——将杰胡提作为首要目标优先击毁。"

"ADA……"

"请指示。"

"……算了，我有时会忘记你并不是真正的人。"丁格无奈地叹气，"那么你刚才警告我的'危险的高能量体'就是她喽？看起来也不是很……"

全息屏幕上的图像短暂地扭曲了一下，丁格猛地发现驾驶舱内原本为青色的光体脉冲不知何时变成了赤红色，看起来好像放大几千倍的人体毛细血管一样。

"……怎么回事！？ADA！？"

"报告：强共鸣反应出现。"

"共鸣！？"

"阿努比斯就在附近。由于两台机体采取同一批次的梅塔特隆制造，设计与结构上基本一致，所以在半径2公里的范围内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反应……"

"等等，阿努比斯是什么？"

"在安提利亚事件中被巴拉姆军夺走的Orbital Frame——舰内的高能量反应就来自于阿努比斯，目前建议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那么力克在哪儿？我必须先找到他，然后再……"

一阵翻天覆地的震动伴随着舱内光体脉冲的爆发突然袭来，丁格仿佛遭到数万伏高压电击一般。他在剧烈的痛苦中听见自己的惨叫，还有ADA尖利的报警声：

"警报！警报！机体腹部受到物理性穿刺攻击！！左翼喷射式引擎受损！！能量传输系统受损！！零惯性调节系统受损！！舱内压力增高！！辐射值……"

——一支矛枪从背后飞来，径直刺穿了杰胡提的腹部！

镇定……镇定！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拉开距离……

丁格忍住快要昏厥的感觉将推进器开至最大功率，尽量远离位于背后的敌人。

然而却差点和瞬间出现在面前的一架战机撞在了一起！

"警报：阿努比斯出现！"几乎就在同时，ADA喊道，"Runner为巴拉姆军诺曼上校！"

"你是谁？"丁格忽然听见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冷冷地说，"从杰胡提上下来！"

"哼……诺曼……"在驾驶舱不断扰动的全息屏幕上，丁格面前悬浮着一架黑色的战机——除了造型优美的狼形首部、背后八只巨大的翼状推进器和鞭子般不断甩动的长"尾"之外，阿努比斯和杰胡提的确很像。但它给人的感觉就像驾驶它的人一样：阴暗、冷酷而难以捉摸。

"我认得这个声音……我认得你！丁格，你还活着啊。"一阵嘲讽般的冷笑，"这么多年来，你躲到哪儿去了？"

丁格的额角缓缓滑下一些黏稠的液体——是血。他受伤了，但是浑身到处都在疼，分不清究竟伤了几处。

"执行任务后放假去了而已！"ADA仍在不停地报告机体受损情况，丁格直接叫她闭嘴，而后忿忿地答道。

"真是相见不如偶遇啊，丁格，下来和我谈谈怎么样？反正这台机体短期内是动不了了，你根本逃不掉。"

"要是我自爆呢？"丁格挑衅地反问

道，"这种特殊设计的Orbital Frame都有自爆机能——这样落入敌人手里的话也不必担心技术泄密！"

"啧啧，和以前一样：很勇敢，却很愚蠢。丁格·伊格利特，你想把你的矿工朋友一起炸死？"

丁格顿时语塞，沉默片刻，他打开了驾驶舱。

几乎同时，诺曼也打开了自己的驾驶舱。当亲眼看见那个苍白瘦削的面孔时，丁格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努力遏制住想跳过去揍对方一拳的冲动。

安婕特不知何时也来到了一旁。在它敞开的驾驶舱中，力克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发抖——他的太阳穴正被一个年轻的红发女人用手枪指着。

"肯，伊格利特先生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可别对他的朋友手软。"诺曼微笑着对她说，语气好像在向餐厅女招待点菜。

"你们……诺曼，我警告你，不要伤害无辜的人……"

"警告？你有资格吗？"他哈哈大笑，"技术退步得这么厉害，矿工生活很优越么？"

"嗤……！"

"肯，"诺曼再度转向那个年轻女人，"我来介绍一下：丁格·伊格利特少校，6年前是我军的王牌机师之一，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啊，只可惜……"

"在官方记录中伊格利特少校已经阵亡了。"被称为肯的女人说，一面把目光向丁格投来。

"记性不错，玛丽娜利斯中尉。不过你看，王牌总有王牌的办法。"

"扯淡！老子早就不是什么鬼少校了！这玩意儿想要就拿去，放了力克，滚得远远的！！"

"注意你的语气，伊格利特少校！你已经回到军中了，现在是在对你的最高指挥官说话！"诺曼煞然变色，原本就很苍白的面孔变得更没有血色了，看起来象僵尸一样可怕。隔着好几米，丁格都能听见一旁的力克嘴里的牙齿在上下打架。

"呸！回来！？你做梦！！"他一直在忍耐，但是积压多年的怒火猛然爆发出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别想再拿什么'自由独立'的口号来愚弄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巴拉姆要的根本不是火星的独立！你只想实现自己的野心，为了这个目的死多少人也无所谓！！"

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丁格咆哮了起来："你知道那一次我的战友牺牲了多少吗！？你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吗！？"

他几乎要跳出座舱去揪诺曼的衣领，但是肯拨开手枪保险的声音阻止了他。丁格握紧双拳逼自己坐下来，怒火令他浑身发抖。

然而对面的诺曼此刻又恢复了平静的神情："你和他们不同，丁格——他们死了，你没有，这足以让我更加喜欢你。所以，回来吧，有趣的部分从现在才开始呢，你不想创造历史吗？"

丁格默默地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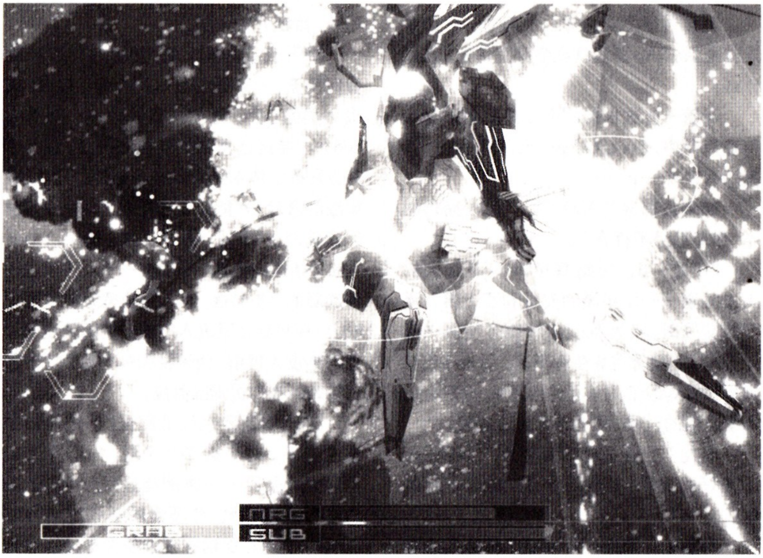
"诺曼，你真是个疯子——不过同时也是个小丑。把表演留给别人看吧，我没有兴趣。ADA，把杰胡提降……！！"

突如其来的巨响在空旷的舰体内部久久回荡，猛烈的冲击令丁格的身体从杰胡提的驾驶舱中飞出！

毫无预兆地，诺曼突然开枪击中了他的胸膛。

"……什么……"在低重力环境下，丁格轻飘飘地朝地面落去，身后留下无数猩红色的"水珠"在空中飞舞。

枪声再度响起。一下、又一下，诺曼面




不改色地将他的古董左轮手枪中的六发子弹悉数“赏”给了丁格的身体。

黏稠的血液涌上喉咙，从丁格的嘴和鼻孔中喷了出来，在空气中形成一蓬久久不散的血雾。

站在一旁的肯猛地打了个寒战，把头扭向一边。她身边的力克已经吓得昏了过去。

丁格软绵绵地撞在地面上，又再度弹起。在意识不断向一个无底深渊跌落的同时，一秒钟仿佛被无限延伸至永恒。他突然想笑——因为死亡其实并不痛苦，他丝毫没感到疼痛。反倒是之前的一生显得如此漫长而艰险。

他依稀听见诺曼对肯说“把尸体处理掉”，于是下意识地把脸转向安婕特所在的方向，可是视线正迅速变得模糊，他什么也看不见。

——终于能见到战友们了，或许早就该和他们一起离开……

丁格·伊格利特这样想道。随后便像片落叶那样，被卷入了森冷的黑暗。

## Zone 4 雷欧·斯坦帕克（Leo Stanbuck）

生命是奇怪的东西。我想了很多，甚至长时间苦思冥想，但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生存？要知道，人生就是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谁都无法获胜……婴儿在苦难中诞生，老人在苦难中吐出最后一口气，我们的日子充满焦虑和不安。最后，人总是跌跌撞撞地走，摔倒了再爬起来，回头看看，不情愿地投向死神的怀抱。要知道，死神是仁慈的，生活造就了一切苦难，然而人们依旧热爱生命，憎恨死亡，真是怪事。

——杰克·伦敦《巴素克》

我想过很多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遇到ADA，那我现在会身在何方？在做什么？

尽管一直这样想的原因是我并不喜欢待在军队中，也讨厌战争，但思来想去，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如果没有遇到ADA，我，雷欧·斯坦帕克，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2年前，当巴拉姆军和UNSF在最大的人造卫星——木星圈的安提利亚上展开激烈的交战时，我大概就会和很多平民一起死于战火。就算侥幸生存下来，后来当巴拉姆军打算炸毁安提利亚的自转轴，令卫星向木星坠落的时候，我也必定无法逃脱。

因此，不情愿地成为军人，或许还是比较好的选择。换句话来说，这就是我的命运。

啊啊……如果对ADA说"和你相遇是我的命运"的话，她一定又会回答"理解不能"了。然后我便要想尽办法向她解释什么是"命运"，而最后她或许还会得出诸如"这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宿命论的观点"这样的结论吧。

可是，2172年的那天晚上，当我和几个邻居的小孩恶作剧一样地钻进UNSF的军事基地时，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巴拉姆的袭击便会到来。就在眨眼之间，一场爆炸，一次空隙，他们就那样轻易地死了。在那以前我从未经历过战争，也无法想像死亡竟能够如此简单。我跑进一个仓库，以为自己也会就此死掉，和我的朋友们一样，和那些士兵们一样。

结果，我在那儿见到了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当时它静静地矗立在支架背后，钢蓝色的外壳，颀长挺拔的线条，优美而庄严，好像书中远古时代神砥的塑像。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做Orbital Frame，而且不是一般的Orbital Frame，它名叫杰胡提。而ADA，就是它的大脑。

离开安提利亚之后，很多科学家来给我做检查，不断说着什么同步率、共振、模拟之类的东西。他们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Runner，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而为了充分发挥机体本身的能力，还必须经过很多实战的考验，才能让二者配合无间。假如说作战辅助AI是战斗机的大脑，那Runner就是机体的灵魂。而我是一个从没摸过任何武器的15岁男孩，没人能理解为何在那个晚上，ADA会让我进入杰胡提的驾驶舱内。也同样没人理解，为何我和ADA竟然能击败巴拉姆的主力机师维奥拉。

这些问题我也没法回答，于是他们去询问ADA。对于第二个问题，她解释为机体能力的差异——杰胡提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准的战斗机，各项素质都强过对方的Orbital Frame，而这些硬件差异是经验也无法弥补的，就好像无论多么优秀的机师也无法开着LEV和Orbital Frame对抗一样。我与维奥拉对战时的优势预测指数在65%左右，因此能够获胜也并不太出乎意料。ADA同时也向他们指出：在击败维奥拉之后，我又遭遇了和杰胡提同一等级的另一架Orbital Frame阿努比斯和它的Runner——巴拉姆军的高级军官诺曼上校。这一次如果没有亚特兰蒂斯号的帮忙，我差点被对手轻易干掉。

可是对于第一个问题，ADA的反应只有沉默——她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当晚虽然她被设定要接纳一个Runner，但那应该是UNSF的军官阿兰少校，而他意外地死于混乱之下，去到那里的人却是我。即便如此，ADA也应该能比对早已储存在记忆库中阿兰的声纹和脑波，来确认我并不是她的Runner。但在我为了躲避子弹和炮火，惊恐地逃到杰胡提的驾驶舱前时，她却打开了舱盖……

其实，我也很好奇，也想知道是什么让ADA接受了我。她的这个或许会被看做程序错误的行为，不仅挽救了我和安提利亚的许多人，也意外地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我不愿意向ADA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研究人员已经盘问了她上百次，而是我隐隐地觉得ADA很苦恼——对她来说，有心的“错误”是不存在的，即使只是程序本身的瑕疵或者几率据说为几千万分之一的运算错误，她也会有一种不够完美、充满矛盾，相当于人类的“内疚”的感觉。

AI会否定自身吗？

尽管科学家们向我保证ADA没有情感——她是完全为了作战成功而被设计出来的计算机，过多的感情会分散她的判断力和注意力。就像人们常常要求Runner做到的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你的任务。但我仍然觉得ADA不是一段程序，一台藏在杰胡提体内的AI，或者一个时常抱怨我的行为“极度不合理”的声音。因为她对于我的某些行为已经不再抱怨了，甚至有时会主动询问我是否要去做，即使这件事与行动的目的并无关系，甚至完全相悖。这是单纯地受到我的影响？还是她开始理解一些人类的感情了呢？

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这对于ADA来说是好是坏。人类的一生总在为了种种欲望而分心，为情感而迷惑，但ADA是完美的目的性的存在，她的全部能力和本领永远都被引至一个方向。对她来说，完成任务，不只是一种执着，更是她存在的全部理由。

我们不止一次为ADA和杰胡提的最终使命发生争执——其实要说是争执也非常勉强，你根本没法和ADA吵架，她的逻辑完美无缺，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疑虑，哪怕这个使命是要求她带着杰胡提到敌人的要塞中去自爆。ADA从我这里了解到人类应当珍视生命，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和人类一样，她既没有死亡的概念，也就不明白活着和死了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她甚至引用一本我为了叫她了解生命的重要性而让她看的书来反驳我：

“生命是奇怪的东西。我想了很多，甚至长时间苦思冥想，但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生存？要知道，人生就是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谁都无法获胜……最后，人总是跌跌撞撞地走，摔倒了再爬起来，回头看看，不情愿地投向死神的怀抱。要知道，死神是仁慈的，生活造就了一切苦难……”

“喂，ADA，这段话下面的可是‘然而人们依旧热爱生命，憎恨死亡’啊！你在断章取义呢……”

“对我来说，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十分模糊——即为人类对于生存的执着感到不解，却又不否定这种情感。站在故事中的角色的立场上，我认为死亡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个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选择……”

“生存和死亡不是选择，ADA！生下来的目的就是要生存下去的！”

“那么，我的目的就是破坏阿曼要塞啊。”

“……”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ADA仍然是重要的。哪怕她只是许多线路和梅塔特隆芯片组成的计算机中的大段编码，但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另一个AI会像她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另一个ADA。

于是，在说服她放弃执行最终任务的企图失败后，我做了一件叫我的上司——亚特兰蒂斯号副舰长爱伦娜·威茵巴柯暴跳如雷的事情：擅自驾驶杰胡提离开亚特兰蒂斯，并把它藏了起来。事实上我觉得很对不起爱伦娜，她为此承受了上级巨大的压力和军中强烈的舆论谴责，有

人甚至建议对我动刑，逼我说出藏匿杰胡提的地点。然而她尽管非常恼火，却依旧保护了我，哪怕为此几乎断送了在军中的前途。

当我驾驶杰胡提飞往木卫四，打算把它埋在那里的冰层下面时，ADA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却始终保持安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原本以为她会强烈抗议，并且拒绝执行我的命令，甚至为此做好了准备——随身携带了另一个AI程序芯片，必要时把ADA替换掉。结果她什么也没说。

然而在我把杰胡提开进货柜，自己将要离开驾驶舱前的最后时刻，她突然开口："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吗？"

"什么，ADA？"

"如果我停止机能，算不算'死亡'？"

"你不会死的，ADA，你只是要经历一次稍微漫长一点的睡眠。"

"我从未经历过'睡眠'，那是否是一个失去全部信息输入与输出、完全没有意识的过程？"

"呃……不，并非完全没有意识，睡着以后我们会做梦，有时还有非常令人向往的美梦。"

"可梦境是人类的大脑在睡眠状态下仍然保持活跃的那一部分所释出的一些不稳定的神经脉冲——而假如我的机能被切断，没有哪一部分是能够继续工作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呢，ADA，不过我觉得你会做梦，以前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未'睡'过。"

"那么，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见吧？"

我想我快要哭了，于是赶紧跳出了驾驶舱，并且努力不回头看——这样其实根本没用，ADA从我的呼吸、血压和脉搏频率中就能大致了解到我的情绪，在她面前我什么也隐藏不了。

"会的，ADA，一定会的。"她能发现我或许是在撒谎吗？

停顿了片刻，这对ADA来说不太寻常——她的反应速度是人类的数万倍。

"我将会很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她认真地说，"再见，雷欧。"

"再见，ADA。"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她第一次以名字称呼我。

## Zone5 丁格·伊格利特（Dingo Egrit）

*在宇宙冰冷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雅克·莫诺《偶然与必然》*

好像经历了一场极其漫长的睡眠，在半梦半醒的晕眩中，丁格·伊格利特完全没法分辨记忆的真假，也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几个世纪？

透过睫毛的缝隙，他依稀看到许多模糊的身影来来去去。四肢冰冷麻木，没有半点知觉，丁格尝试着想举起手臂，却连小拇指都挪动不了。

他被人抬了起来，放置到一个座椅上，过了好久才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布满了纵横沟槽的斜面看。那玩意儿似乎有点眼熟，以前那些沟槽里是……

熟悉的青色光体脉冲从眼前一闪而过，不仅流过控制台，甚至顺着缠在他身上的管线流进了丁格的身体。

一股蛮横的力量如同开闸洪水涌进了

体内，丁格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是却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就像被通了高压电，他能感觉到剧痛象一列火车沿着全身的神经网络飞速奔驰，仿佛想借机唤醒他体内每一个半死不活的细胞。

“脉搏每分钟220下……204……167……109……90，”一个男人在他身边说道，“收缩压155mmHg，舒张压在91mmHg，略有点高。体温偏低，只有32°。但这些大概只是维生系统适应初期的排斥反应，目前看来整体情况还算良好。”

“辛苦了。”他又听见一个女人在说话，声音很耳熟。

“那个……玛丽娜利斯中尉，诺曼上校真的要以这种方式救这个男人吗，实在是……”

“不是他的命令，何必搞出这么多麻烦？条件有限，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保住他的性命了，等有机会去火星才能给他移植人工器官。”

*玛丽……娜利斯？*血液逐渐流入大脑，丁格的思维开始不那么迟缓了，他记得自己听过这个名字……

一只温暖的手伸过来拍了拍他的面颊：“醒了没有？你可是一觉睡了两个月啊……脸怎么还是这么凉？”

一个苗条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是个披着一头红色长发的年轻女人，白皙的双颊上点缀着几颗浅色的小雀斑。她正弯腰给他扣上衣服，掩住他一直敞开的胸膛。

“哼，我居然还给你刮了胡子！”她握住丁格的下巴瞧了一眼，“连我老爹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是你……”丁格终于认出了对方——驾驶安婕特的肯·玛丽娜利斯。于此同时，更多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他想起了杰胡提，想起了被劫持到军舰上的力克，想起了维奥拉的AI，还有诺曼上校和……象赤雨一样的鲜血……

“……我还活着……”他勉强抬手在胸前摸索着——那里是诺曼开枪射中的地方，现在在紧贴身体的驾驶服下似乎有许多盘根错节的管线和机械。他想把衣服扯开看看，可是试了两次，手上根本没有力气。

“别白费劲了，好好待着吧。”肯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感觉怎么样？”

“想吐。”

“总比死了强。”她冷笑道，“不过你的肺和心脏都报废了。”

“嗤！那不就是死了么……！？”

“只要你不离开杰胡提就死不了。”

“什么？”往四周一看，丁格才发现自己竟然坐在杰胡提的驾驶舱里。

“这里是火卫二太空站，没有可用的人工脏器和必要的医疗设备给你做移植手术，只好把机体能量输出的一小部分接进你体内，维持你的血液循环和呼吸系统。所以，只要坐在上面，你就能活着。要是它被击毁或者破坏了……这就叫做休戚与共吧，哈哈。”她说话时一脸洋洋自得的表情，看得丁格顿时心头火起。

“开什么玩笑！叫我从上面下来的人不是你们么！？”他一用力居然站了起来，“老子再也不想看见这玩意儿……呃！”

身旁的生命感应显示屏顿时“嘟嘟”响个不停，原本呈犬牙状规律波动的红线立刻变得杂乱不堪。

“你干什么，回去！！”肯尖叫起来，用力将他推坐下去，“ADA，关闭驾驶舱，不许他再出来！！”

丁格只想破口大骂，却浑身冷汗直冒，就像被掐住咽喉一样，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驾驶舱盖被关上了，狭窄的空间中充

满了光体脉冲那熟悉的青绿色柔光。丁格觉得自己仿佛一条缺水的鱼，在一个空荡荡的玻璃缸里急促地喘息着。

“现有的维生系统不利于Runner进行剧烈活动，请尽量控制自身的情绪和动作，否则将会有休克的危险。”久违的ADA的声音听来竟然如此安详，丁格渐渐平静下来了。

“假如我要发火，你就把输出功率调高一点。”

“有机体生物电流不足杰胡提常规行动所需的亿万分之一，接入你体内的维生装置的能量输出已经在严格地调试后被恒定了，无法随意变更。否则的话，一旦调控稍有偏差或延迟，你的身体将立刻被烧焦。”

“嗤！你还是没什么幽默感……”

“我说，你！！”肯·玛丽娜利斯怒气冲冲的声音插了进来。全息屏幕亮起，丁格发现她双手插腰地站在杰胡提的驾驶舱外瞪着自己，“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把你救活的吗？我警告你别乱来，不然……”

“不然什么？再杀了我？好啊，来，朝这儿打！”丁格故意一拍胸膛，驾驶服下的维生装置被打得喀喀作响，“你们是白痴吗？还是和诺曼一样的神经病！？！”

“你竟然对救命恩人……”她气得涨红了脸，面颊上的雀斑更明显了。

“呸！谁要你救我了！？！”

“你自己！”

“胡扯！！”

ADA不合时宜地插嘴道：“她说的是事实，你在濒死前的确曾向她求援……”

“……啥……！？”丁格骤然语塞，半晌噎得说不出话来，肯再次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好像在说“哼”，“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鉴于你当时的精神状况，那很可能只是有机生物体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的本能反应而已，是不会留存在你的长期记忆中的。何况，之后你失去意识达两个月之久，有一点失忆也属正常现象。”

“你知道瞒着周围的人把你救活，对我来说有多危险吗！？”肯开始滔滔不绝地抱怨，“你知道被诺曼怀疑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吗？真该死，早知道你会忘恩负义，我一开始就不该相信你……”

“相信我？相信什么？”丁格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你说如果我救了你，你就会协助我的！”

“哈……？”

ADA再度插嘴：“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在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下，‘点头’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无法视作‘认可承诺’。因此，如果你要为了不能履行契约而对他施加惩罚性行为的话，是不公平的。”

这回轮到肯目瞪口呆了。丁格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大笑。

“哼……就算你没同意，但是眼下除了协助我，没有第二种能安全离开这里到火星去的方法——只有在火星才能帮你重新动手术换上人工脏器。要是不答应也行，你就在杰胡提里面生根发芽吧。”她悻悻地说。

“开什么玩笑，要我服从巴拉姆？”

“我不是巴拉姆的人。”

“什么！？”

“你是傻子吗？诺曼都已经杀了你了，如果我效忠巴拉姆，干嘛还要救你？”她把一头火一般的红色秀发往后甩去，“我是UNSF安插在敌方的卧底。”

“……哈！？！”

“干……干什么！！那种表情！！我又不是因为喜欢才接受这个任务的！”

“嗤，UNSF也不是什么好鸟……想叫我帮你干嘛？”

“诺曼已经起了疑心，我无法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到火星上去和UNSF的部队汇合。”

“这里是哪儿？”

“巴拉姆军控制下的火卫二军事基地。”

“你们把力克怎么样了？”

“什么……？哦，那个矿工。早就已经放他走了，无名小卒，诺曼没有兴趣。”

丁格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告诉我一件事……”

“不能在路上说吗？在这里闲聊实在……”

“今年暴风杯的总冠军是不是Hesperia Gales？”

“什么！？”她又气得满脸通红，“开什么玩笑！！”

“快点告诉我！”

肯紧抿着嘴唇半天没有说话。丁格以为她不知道，正想讽刺两句，她却忽然开口，面色怅然：“暴风杯……火星现在都不成样子了，你以为还有暴风杯么？”

“又开始打仗了！？可是之前的比赛不都是转移到……”

“火卫一（佛布斯）？现在整个火星圈全都在巴拉姆的掌握中了，UNSF只剩很少的残余部队还在火星的瓦希利亚州负隅顽抗，你以为呢？”

“竟然会这样……”

“ADA，我已经把军舰的结构图输入你的数据库中了，带杰胡提和这个没用的家伙去发射通道吧——越早离开这里，我们就越安全。”丁格还在失望中出神，肯已经不耐烦地下了命令。

“报告：接受到一个呼救信号。”ADA在启动了引擎的同时说。

“哪里来的？”

“信号源很接近，判断就在下层的格纳库中。”

“什么，在基地里？是谁？”

“UNSF通用型作战机体LEV—PHANTOMA。”

“UNSF！？！”肯吃了一惊。

“怎么？你的战友来接应了？”丁格漫不经心地问道。

“接进来。”肯没有理睬他，直接对ADA说。

他们等了大约有半分钟，才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喂……有人听到吗……？”

“收到，请讲。”在肯咬牙切齿的注视下，丁格极不情愿地开口应道。

结果对方却好像被吓了一跳：“……呃啊！那个……你是……？”

“UNSF，亨利·G。”丁格恶作剧地报出Hesperia Gales前明星队员的名号，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亨利·G？”他听见对方小声地重复了一遍，“好像有点耳熟……啊啊，对了！我……不，这里是UNSF军第九舰队的提帕中士，目前位于这个基地下层仓库的一个货运电梯上。我……我没有弹药了，队友也全部都……你是指挥部派来的救援部队吗？”

“啊……那个……算是吧，”丁格挠挠脑袋，“提帕中士，你现在的具体位置在哪？”

“我不知道……”

“那我怎么去救你啊？”

“我……我真的不知道啊！被无人Orbital Frame包围以后好不容易才冲出来，弹药和燃料都所剩无几，只好躲进了电梯上的一个货柜里……”

“什么！？”丁格几乎要笑出声来，“你

就这么缩进壳里去啦？”

肯的声音插了进来，她已经坐进了安婕特的驾驶舱内：“不要嬉皮笑脸的，问他来这里的目的！”

几乎是在同时，像是想为自己的胆怯辩护一样，提帕急忙说：“出发之前就对我们有过指示，任务成功后无论如何要保证至少有一台机体带着米加矢量炮（Vector Cannon）脱出，回到火星，否则就等于做无用功……”

“米加矢量炮？”

“是的，巴拉姆军从火星上的UNSF部队那里夺走的东西——专门用来破坏巴拉姆军舰外层防护罩的强大武器！没有这个，我们在火星上的战友们就无法从敌人战舰包围圈中突出，只能坐以待毙……等一下，你怎么会对战况一无所知呢？你真的是UNSF吗！？不会是巴拉姆伪装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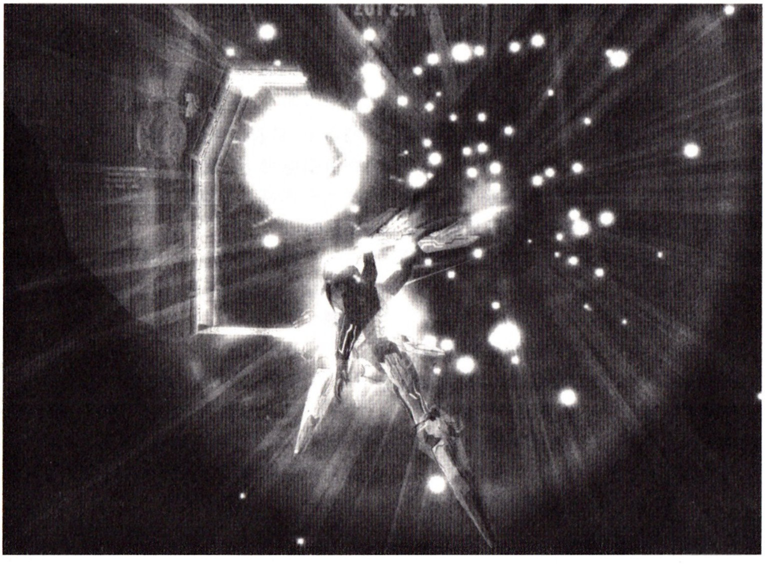
“之前因伤在敌后医院里躺了两个月，刚喘过气来就被拉上了战场呢。”丁格操纵杰胡提朝安婕特招招手，肯小声地咒骂道“混蛋！”。

“原来如此。对不起，不该怀疑你的，但是请务必尽早……”提帕生怕他丢下自己不管，又强调道，“目标我们已经得手了。你只要找到我，再把我带去发射口就可以了。拜托了，亨利·G，我现在带着的东西可以救上千名战友的命啊！！”

原本对这个置队友于不顾的胆小鬼非常蔑视，但提帕最后一句话的确打动了丁格，而此刻肯又开口道：“我和你一起去格纳库找——我知道他说的那种武器，想要击败诺曼的王牌阿曼要塞，必须要用到它。”

“我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统一战线啦？别忘了，你是UNSF的人，我好歹是个前巴拉姆王牌机师呢！”

“哈哈，现在你又自称‘巴拉姆王牌机师’了！？”杰胡提与安婕特先后飞出舱门，肯讥讽道，“我还以为你对诺曼切齿痛



恨呢。”

“我和诺曼的事情与你无关。”丁格冷冷地回答。

“那家伙害死了你的很多战友，不是吗？”肯没注意到他语气的变化，继续穷追不舍。

“……”

“你不想报仇吗？”

“……”

“不想和阿努比斯一较高下？”

“住口！！”丁格突然闷声吼道，把驾驶舱里的肯吓了一跳，“省省你的激将法吧——巴拉姆变质了，难道UNSF就没有？战争中有正义可言吗？杀了诺曼，死去的人们就能复活，历史就能改写了！？”

他猛地加大了引擎输出，杰胡提喷出一道耀眼的蓝白色等离子流，迅速地和身后的安婕特拉开了距离。

肯不由得怔了片刻，而后急忙追了上去。

丁格·伊格利特与她原先想像得不太一样，不过这样似乎有趣得多。

## Zone6　火星(Mars)

荧荧火光，离离乱惑。

——甘德《干石星经》

丁格与肯终于在底层格纳库一个蓝色的货柜里发现了那台LEV——一开始，提帕很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可是当发现出现在面前的竟是两架Orbital Frame时，他吓得抖成了一团。

“不……不要杀我！！”

“喂，虽然是Orbital Frame，但是坐在里面的人又不是敌人。”丁格一边训斥他，一边小声嘟囔道，“UNSF里怎么会有这样的窝囊废……”

“可是……可是……我军中没有这样的机体！”提帕虽然怯懦，警戒心却一点也不弱，“报出你们的部队番号！！”

丁格一时编不出来，幸好一旁的肯接过了话头：“就算告诉你也没用——我们不是常规军，是直接受总部指挥的特种部队，编制上隶属情报部门。就像你看到的，都是单独执行极机密的任务。UNSF也有Orbital Frame，不过尚在试验阶段，还没有全面投入实战。信不信随便你，不过，如果我们是敌人，你现在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对吗？”

一番话说得提帕晕头转向，而且他的注意力还被另一件事给吸引了：“我军也有Orbital Frame了！？这……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来坚守瓦希利斯是正确的，只要有了Orbital Frame，我们一定可以把火星再夺回来！”

看着面前这个地球军人毫不掩饰的喜悦，丁格的脸色十分阴沉，幸亏提帕看不到。但是他听到肯的呼吸声也变得十分粗重。

“如何？现在可以跟我们走了吧？”肯开口了，语气与方才相比生硬了很多。她甚至没等提帕回答，就上前一把将对方的LEV提了起来，朝发射通道的方向飞去。

“矢量炮还在吗？”

提帕的LEV骄傲地拍了拍后备箱：“当然在！我就算死也不会放弃这个的。”

“可恶！”来到发射通道减压舱口时，丁格听到肯低低地咒骂了一句，“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

“怎么了？”

“我的个人密码不能用了，基地里一定是提高了安全等级——有人发现我们一起

离开了。”

杰胡提挥起单分子震动剑就打算朝门边的密码锁劈下去，安婕特一拳打在了它的头上：“白痴！！”

“那你说怎么办！？”

“我可以让机体的AI突破主计算机的防火墙把门打开啊，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你这样会立刻触发警报，到时候无人Orbital Frame会多得砍也砍不完！”

“嗤！”肯开始忙碌起来，丁格只得退到一边和提帕搭话，“火星上……现在真的很糟糕吗？”

“唉……你去了就知道了，”他叹气道，“再打下去，估计一个多世纪的环境改造和土地开发就全完了……”

“……”

“对了，在搜索矢量炮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小玩意儿，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还是给你吧。”

从LEV的后备箱里弹出一个小小的银白色长方体，丁格将它接住，翻来覆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ADA从旁解释道：“这是Orbital Frame用的副武器，叫做‘纺织器’。是一种单分子线发射装置，可以短时间内束缚敌人的行动，还可以用来把一定距离内的物体拉到自己的附近——不过其负重水平非常有限，只能用于低于杰胡提质量的对象。”

“听上去挺有趣，谢谢啦，提帕。”

“好了！”肯发出一声短促的欢呼，通道两旁的导航灯亮起，减压舱门终于缓缓打开，“你，快点把LEV在发射架上固定好，我马上就启动弹射装置了。”

提帕连忙钻过还没完全打开的门缝，朝发射器跑去，但四周的照明突然一齐转变为红色，尖利的警报声呼啸着响起！

“怎么回事！？”

“该死的！侵入程序还是被发现了！”肯恼火地嚷道，“管不了了！提帕，准备好了吗！？”

“好……好了！！”

安婕特推开操纵杆，小型推进器喷出炽热的火舌，带着ＬＥＶ向远处铁锈色的火星飞去。几乎同时，ADA突然发出警报：“报告：探测到有梅塔特隆高能量体沿货运通道快速接近中，２０秒后就会到达这里！”

“糟了，他们已经派出兵力去拦截了！”顺着安婕特所指的方向，丁格看见十几架无人战机正从基地其他发射口飞出，向提帕消失的方向追去，“丁格，快点去帮他，那家伙很快就会被追上的！！”

“报告：以确认接近中的梅塔特隆体为奈芙蒂斯。”ADA说。

“奈芙蒂斯！？是维奥拉吗！？！”杰胡提正要动身去追赶提帕，闻言又犹疑了起来。

肯见状焦急地大喊起来：“我来对付这一个，你快点去！”

“可是……”

“解决了这边的事情，我就到火星去和你汇合！”

说话间，已经从通道深处传来高速飞行造成的音波震动，丁格仿佛看见一个橙色的影子呼啸而来！

见他仍然徘徊不前，肯一怒之下将安全制动一枪打爆，沉重的闸门轰然落下，隔断了丁格的视线。

“杰……胡……提……”那个鬼魅一样的声音竟然又在耳边响起，丁格觉得自己仿佛能听见厚重的铁门那边传来爆炸和激烈的搏斗声。

“如果想帮助她，可以用激光武器将障碍切开，不过将会花费至少２分钟时间。”ADA说。

“……不，我们走。”杰胡提腾空而

起，全速向提帕所去的方向追赶。

“ADA，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请指示。”

“我的朋友——那个叫力克的人，他们真的没有伤害他吗？”

“没有。在你失去意识之后，肯·玛丽娜利斯中尉把他放走了。”ADA停顿片刻，又说道，“你在怀疑她吗？”

“……是的，这女人给人很古怪的感觉。”

“那么她现在的行为可以看做是‘苦肉计’吧？”ADA的话再次令丁格忍俊不禁。

“都是谁教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她奇怪，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她就一定是敌人——反正我现在既不属于巴拉姆，也不属于UNSF，走一步看一步吧！”

远远地，他看见了正被十几架无人机纠缠的LEV。

“前方发现无人Orbital Frame。机型：娜丽塔，数量：11体。”

“这里是第九舰队提帕中士，已接近火星大气，正在被敌人围攻，请求救援！！重复：请求救援！！我带着米加矢量炮！！”提帕绝望的呼救声不断传来——娜丽塔们已经逐渐赶上了他，正用远程射击武器朝LEV开火。

“提帕，别担心，我来了！”杰胡提的刺针式霰射导弹准确地击毁了追得最近的几架娜丽塔，但一个漏网之鱼趁机从同伴的残骸间钻出，用短程光剑向LEV的驾驶舱位置砍去。提帕惊恐地大叫起来。

可是光剑挥到一半时却好像卡住了一样，停在空中再也无法继续——丁格急中生智，用刚到手的“纺织器”放出一缕蛛丝般的单分子线，捆住了娜丽塔的手臂。

手起剑落，杰胡提迅速收拾掉剩下的几架。此时他们已经进入了火星高层大气，因为与空气分子的高速摩擦，LEV和杰胡提表面都开始冒出鲜明的火星。

“……谢谢你，亨利·G。”提帕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又救了我一次。”

“你还好吧？”

“……啊啊，我没事，你要和我一起去瓦希利亚吗？”

“我想还是分开的好。这架Orbital Frame的高能量辐射很容易被探测到呢，我倒是没什么，可是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来接应我的小队会在孔雀火山西北部山麓等着，如果你能摆脱敌人，一定要来找我们——现在UNSF的战斗力太缺乏了，一架Orbital Frame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提帕急切地说，“一定要来啊！”

“啊……嗯……”丁格含混地应道，心情十分复杂。

LEV裹在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中朝火星表面落去。杰胡提注视了它片刻，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而去。

“请问目的地的坐标是？”ADA问道，但是丁格没理睬她——穿过稀薄的火星大气，他终于在阔别7年之后再一次看见了故乡铁锈色的山峦和荒漠。

乍看起来和从前并没什么区别——毕竟火星的环境改造才开始一个世纪，要想有地球那样稠密的大气和丰富的植被是压根不可能的，但是那些随处可见的被毁的建筑物、扭曲断裂的磁浮轨道和放眼望去空无一物的天际，令丁格着实打了一个冷战。

“……真的……变成这样了……”在他的记忆中，尽管这颗红色行星一直是一幅草木不生的荒凉景色，但是至少会有飞行器和货运列车繁忙地往来穿梭，夜里可以看到一半藏在地下的城市充满生机的灯火，打开战斗机的通讯频道，还能听到嘈杂的广播声……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一片沉寂。除了那些弹痕密布的废墟表明人类的存在之外，火星寂静得就像过去的几十亿年那样，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

“报告：梅塔特隆体正在接近中。初步判断是加强型高机动性机体‘独眼侠’，数量：6体。请务必小心，资料表明对方的近战能力非常强悍。”又是ADA的声音把他从惆怅中拉回到现实世界。

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6个黯淡的影子从杰胡提左侧的平原上低低掠过——乍看起来像是一群黑色巨型昆虫，头部闪烁着单独一只复眼般硕大的淡蓝色监视器，“手臂”像螳螂的前肢一般，装置着镰刀型光剑，气势汹汹地朝丁格扑来。

“如果近战难缠，ADA，用远程武器解决它们。”丁格心乱如麻，只想赶快摆脱这些尾巴找个地方休息一会。

可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霰射导弹竟然一发未中，全都在敌人近旁的地面上开了花，炸得尘土飞扬。

“报告：对方装备辅助武器‘诱饵’，可以制造出幻影干扰雷达。”

“就是说，还非得我一个一个劈了才行！”丁格咬牙切齿地拔剑而上。可是6架独眼侠好像荒野中的狼群围着杰胡提不断游走，一旦想集中攻击其中一名，其他的就会蜂拥而上从侧翼及背后偷袭。丁格同他们不断周旋，才消灭了其中两架，防护罩值就已经降至不足5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丁格拉升机体从包围圈中暂时脱离，“ADA，趁现在为梅塔特隆爆击炮蓄力！”

杰胡提全身的光体脉冲顿时都向它胸前的能量增幅器处流去，一个不断旋转的蓝白色光球逐渐形成。但由于引擎输出下降，它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敏捷的独眼侠立刻追了上来——他们聪明地呈扇形包抄，同时用大镰向杰胡提发动攻击。

就在丁格被纠缠得一筹莫展时，两道霹雳划破夜色，突然从下方的峡谷深处飞出，扇形阵型最外围的两架独眼侠被击穿，顿时化为两个绚烂的火团朝茫茫大地上坠落下去。

一架三角形战斗机突然从杰胡提下方出现，机首部的激光炮再度发射，眨眼间结果了剩下的4架无人机。

“那是什么？巴拉姆？还是UNSF！？”丁格一时有点糊涂——来者看上去很像Orbital Frame，却对巴拉姆发动突袭，究竟是敌是友？

“对方在雷达上有梅塔特隆反应，但却不像是Orbital Frame的典型辐射。而且，我的数据库中没有这种机体的资料，无法判定……”

ADA话音未落，三角形战斗机以惊人的高速逼近了杰胡提。而更令丁格大吃一惊的是，对方在空中忽然摺叠双翼，尾部与机腹拉长——等它最终来到跟前时，竟然已经变形为一个人形机体！

丁格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红蜘蛛！”

“这里是UNSF军Vic Viper，巴拉姆的走狗，从杰胡提上下来！！”忽然传来一个年轻的男声，“ADA，ADA你听到吗？是我！！”

“什么！？我才不是……”丁格恼火的喊声被ADA打断了。

“雷欧，好久不见。”

“……哈？”

“ADA，太好了！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吗？现在驾驶杰胡提的人是谁！？”

“喂喂，你又是哪位啊？”丁格感觉自己似乎被忽略了，很不爽地说，“有谁会对一台计算机‘做什么’啊，她又不是人类。”

“是你偷走了杰胡提吗！？”

“说话别那么难听，小子！”

“这位是丁格·伊格利特，是他在木卫四上唤醒了我。他不属于巴拉姆，但也不是UNSF。”

三个声音同时响起，接着雷欧和丁格又同时怔住，只有ADA继续说下去：“报告：对方机师是雷欧·斯坦帕克，也就是我的前任Runner，目前服役于UNSF亚特兰提斯号战舰。”

“雷欧·斯坦帕克……原来就是你——那个教会这电脑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的家伙！”

“什么叫稀奇古怪啊！！还有，ADA不是‘电脑’，她是人工智能！”

“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丁格小声地嘟囔道。

“什么！？”雷欧的声音听上去更生气了，“快点从杰胡提上面下来吧，你既然不是巴拉姆，又不是UNSF，那开着它跑来火星究竟想做什么！？”

“关你什么事？把杰胡提丢在木卫四的人就是你吧？要不是因为它，我还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要去阿曼要塞？”

“阿曼？不知道！”

“ADA，回答我，你是不是要去阿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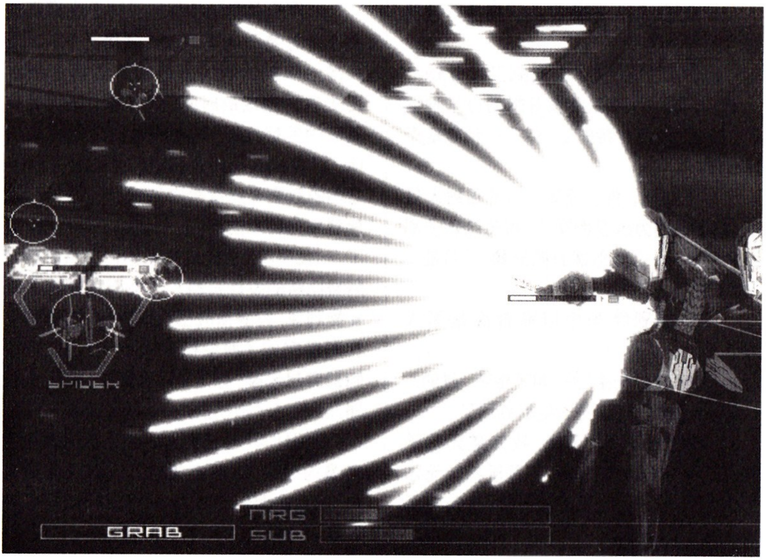
“……UNSF刚刚取回了米加矢量炮，如果能成功与他们汇合的话，是的，杰胡提将前往阿曼要塞。”

“喂喂！？谁说的？你不要随便做出决定好吗！？”丁格感到自己好像夹在两个亲密朋友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作出说明，但是本机的最终使命早在制造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一旦有机会，我将引领杰胡提突入阿曼要塞，并且在其中自爆。”ADA平静地说。

“ADA！！”

“什……什么！？”



雷欧和丁格同声大叫起来，前者焦急而后者极度震惊。

“别……别开玩笑了！！”丁格嚷道，“这根本没有道理——把你造成一个高级定时炸弹吗！？！”

“你以为我究竟为什么要把杰胡提藏匿在木卫四的？你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雷欧也不合时宜地冲着丁格发火。

“‘找出来’！？拜托，小子，你以为我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要是我能从这玩意儿里出来，早就有多远跑多远了！！”

雷欧怔了一下：“……什么意思？你不能出来？为什么？”

“……”

“雷欧，杰胡提的苏醒完全是出于意外。没有丁格，它会直接被巴拉姆带走，情况会更糟糕。他在巴拉姆的军舰上被诺曼上校开枪打伤，心脏和肺部受损严重，现在在用杰胡提的能量维持生命，如果离开机体，将立即死亡。”

“喂喂！你太多嘴了！”丁格拍打着驾驶舱内的控制台。

雷欧似乎在震惊中沉默了半分钟：“呃……这……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种情况。那么，伊格利特先生，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已经有7年没回到火星了。要不是因为这些倒霉事，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他忽然百感交集，“可是，火星已经变成这样……”

“伊格利特先生以前曾经是军人吗？”

“别‘先生先生’的，叫丁格吧。是的，以前在巴拉姆干过，不过早就辞职了。”

“伊……啊不，丁格，我知道无端被卷入战争中的人的心情，可是既然你无法和杰胡提分离，而它又是结束战争的关键……”

“你是说自爆吗？”

“当然不是！我一直想说服ADA：自爆只是最坏的打算，一定会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阻止诺曼的疯狂行为！”

“疯狂行为？诺曼到底想干什么？”

雷欧咬住嘴唇：“目前还不清楚……可是自从2年前他在安提利亚得到阿努比斯之后，其军事行动就开始变得不计后果——你已经看到他对火星做了什么：在和UNSF交战时，为了最大程度地打击对手，巴拉姆军进行了十多次地毯式轰炸，切断了所有地面与空中交通，甚至破坏了两极汲水系统（火星上水源匮乏，只有两极存在冰冠，两极汲水系统是为火星上十多个城市提供生活淡水的机械系统）。因为巴拉姆军多数是无人机体，而UNSF的士兵则需要给养和供水——诺曼根本不考虑平民的死活！！”

丁格忍不住紧紧地攥住了双拳，用力到指关节发白，连ADA不断提醒他“情绪太激动会有休克危险”都充耳未闻。

“阿曼要塞的构思和设计早在诺曼父亲在世时就开始了，可是‘阿曼计划’出现只是一年前的事——我们推测那是要塞正式建造完成的时间。杰胡提，还有诺曼驾驶的阿努比斯，这对同时制造的兄弟机体，原本就被设计为启动阿曼的钥匙——它们的致密高能量梅塔特隆和特殊的AI程序将成为要塞的核心。4年前，在UNSF保护下，一批NUT公司的技术人员带着杰胡提与阿努比斯的设计资料和一批梅塔特隆逃到安提利亚，打算摆脱巴拉姆的控制。谁知道在那里完成了两架机体的制作之后，巴拉姆却突然来袭，夺走了阿努比斯。完全出于偶然，我成了杰胡提的Runner，侥幸逃过一劫。但是UNSF已经在ADA的系统内加入了自爆的命令，以防杰胡提万一落入诺曼手中，或者在他们无法阻止阿曼要塞时，可以做最后一搏……”

“我听出点门道来了。也就是说，只要能用其他方法毁了那个要塞，ADA就不用去自爆，对不对？”

“是的！而且也可以挽救无数的生命——阿曼应该是个巨型Orbital Frame，装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强劲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被那个疯子诺曼启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到时候不要说火星，木星、月球和地球恐怕都要受到战火波及……”

“哼，果然火星还是被最先放弃的。”丁格忿忿地说。

“不是的，丁格，不管那些在后方指手画脚的‘高级将领’怎么想，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生命遭到摧残——为此我才会同意参军，我想为战争的早日结束尽自己所能！”雷欧急切地说，“你能理解的吧，丁格，比我更能体会这种心情吧——火星是你的故乡啊！！”

“小子，你多大了？”丁格突然问道。

“呃……那个……再过两个月就十八岁了！”

“嗤！”丁格冷笑，“根本就是个小孩嘛！UNSF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

“好了，别再跟我说教了，前王牌机师竟然被未成年人教训……你们有什么计划，我会竭尽所能的。”

“刚才，你说到UNSF已经夺回了被抢走的米加矢量炮，这总算是个好消息。巴拉姆的大型战舰，包括阿曼的外部都有一层引力场防护罩，普通的能量和物理攻击是无法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的，只有用矢量炮才能在引力场的压缩空间上打开缺口。换言之，我们必须先找到持有矢量炮的UNSF部队，然后才能去解决阿曼。”

“这个不难，那个把矢量炮从火卫二带到这里的UNSF士兵，还是我把他送来的呢，他好像说要去……”

“孔雀火山西北部山麓，提帕中士将在那里与一支UNSF小分队汇合。”ADA在一旁提醒道。

“没错，就是那里，我马上就去。”

“太好了，可惜我无法同行——这次出来本来目的是要增援在大赛尔提斯平原南部被敌舰围困一些战友。一旦任务完成，我会即刻赶往阿曼要塞所在地！”

“哼，来不来也无所谓，我一个足够搞定了。”

雷欧的轻笑声传来：“那么，拜托你了，丁格。”

“啊啊，快去救你的脓包战友吧，小子。”

“那个……ADA，记住我和你说过的话，无论怎样，别轻易放弃希望！”

“请小心，雷欧。”ADA回答道。

丁格目送Vic Viper疾速远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那小子和你肯定有一腿，对不对，ADA？”

“雷欧的确有腿，和你一样。”

“别装蒜！！”

“蒜，学名Allium sativum，属百合科葱属葱亚科，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味辛辣——要怎样才能装？”

“……那小子说得对，你的确不是台普通的电脑。”丁格彻底放弃让ADA理解笑话的努力了。在离开之前，杰胡提又下降到地面上，在独眼侠的残骸中搜寻着。

“找到了！”丁格忽然发出一声欢呼。

“‘诱饵’发生器吗？”

“没错，运气真好，有一个没被破坏的——分身，还是挺有用的啊。好了，孔雀火山，Let's go！！”

## Zone7 肯·玛丽娜利斯(Ken Marynarris)

不久我们将沦入森冷的黑暗；
再会罢，太短促的夏日的骄阳！
——波德莱尔《秋歌》

由于天空中到处是巴拉姆的军舰，在ADA的建议下，丁格选择了一条去往目的地的捷径——连接火星各个城市的地下货运列车隧道。

可是这些地下铁路早已因战火而停用了，许多地方都因轰炸而坍塌，里面也没有任何照明。杰胡提在这庞大的运输网络飞行时，丁格透过全息屏幕看着外面那似乎没有尽头的漆黑的隧道，突然觉得自己正在一个巨兽的肠子里穿梭。

他试图联络肯，却没有成功，一丝不祥的感觉慢慢浮上心头。

“喂，ADA，你是有优势预测程序的吧？那么肯和维奥拉对战，哪个会赢？”

“如果单纯对比以往记录的作战方法和Runner的各项数据，维奥拉占上风。”

“……我就知道！”

“在担心玛丽娜利斯中尉吗？不过AI没有人类Runner的机变和直觉，她不一定会输。”

“希望如此。”

“我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吗？”

“嗯，什么事？”

“因为对你的反应感到矛盾：你并不信任她，却又为她的安危担心，这是为什么？你们之间算是同伴关系吗？”

“哼，同伴……更多的应该是互相利用吧。”丁格摇摇头，“她肯定隐瞒了什么。但是我又觉得她不像是会誓死追随诺曼的那种人——你能从他们的眼睛分辨出那些狂热分子来。他们和诺曼本人一样，平时像个死物，可是一旦触及藏在心底里的污浊的欲望和野心，眼神就会变得象饥饿的野兽……”

“……人类的情感很复杂，我或许永远也理解不了。”

丁格笑了起来：“雷欧把你当人类看待，我也开始这么干了。不过，ADA，你毕竟不是人类，没必要和我们一样。事实上，为了一个目的而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至少你永远不会浪费时间在寻找和迷失中。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很痛苦，然而当选择太多的时候，我们依然很痛苦。”

“雷欧不喜欢我的目的，他一直要求我放弃执行那个任务。”

“那小子喜欢你，ADA，他都快把你当成女朋友了，当然不愿意你去自爆。我也不愿意，不过那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一起捐躯。”

“可是你的确考虑过放弃生命，不是吗？”ADA的这句话听得丁格浑身一震。

“那是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我迷失了。原本我以为自己的目的高尚而美好，可是现实却无比丑恶。”

一时他俩都沉默了，直到ADA报告说有联络信号——提帕的声音再度传来。

“哈哈，亨利·G，再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已经把你们俩的英雄事迹向战友们大肆宣扬了一番，他们都等不及想看看我军Orbital Frame的英姿呢！啊，你已经快到了嘛，真快啊，不愧是Orbital Frame！”

“嗯？”

“搞什么，你不知道已经快到了吗？我们的雷达上显示有梅塔特隆体接近了呀，看数值肯定不是巴拉姆的量产型，那不就是你嘛！”

丁格突然感到不对：“等等，提帕，你最好离开那……！”

话音未落，突然传来惨叫和震耳欲聋

的爆炸声。他听见提帕惊恐万状的叫声："是她！！是她……！！"

"怎么回事！？"丁格冲着那边大喊道，"提帕！！"然而对方再也没有回应。

一定出事了！

他将杰胡提的推进器马力开至最大，但仍然过了10多分钟后才抵达目的地——一片被高耸的孔雀火山阴影笼罩着的谷地。只不过那儿已经死寂一片，只有满地LEV的残骸碎片、弹坑和岩石上高温灼烧后的痕迹表明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而且还是完全一边倒的战斗……"丁格心情沉重地望着被击毁的LEV们。没有Orbital Frame的残骸，说明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就被轻易消灭了。

忽然，一处巨岩下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丁格回想起提帕最后留下的"是她！"的喊声——红色的安婕特正静静跪伏在地面上。他顿时警觉起来。

"安婕特没有被启动，但是我探测到内部有生命反应。"ADA报告说。

"就是说有人在里面。"杰胡提打开光剑，缓缓向它逼近，"无法确定是不是肯吗？"

"无法确定。而且，我尝试与安婕特的AI联系，对方的反应十分怪异。"

或许是个陷阱。丁格想道。他的视线丝毫不敢离开安婕特。

"……丁格……"一个微弱的声音忽然传来。

"肯！？"

"快……逃……"

"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安婕特猛地一跃而起，朝杰胡提的头部抓来！

幸而丁格早有防备，千钧一发之际杰胡提朝前方空发一枚导弹，借反作用力向后跃开。安婕特扑了个空，斗篷即时分裂成微型浮游炮，劈头盖脸地向杰胡提开火。

"果然有鬼，肯·玛丽娜利斯，你根本不是UNSF的间谍吧！？"尽管没完全上当，可是想到提帕等人的遭遇，丁格还是异常恼火。

不料，回应他的是一个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声音：

"杰胡……提……"

是维奥拉那听了让人血液发冷的呓语！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维奥拉！？"面前的机体明明是安婕特啊！

"我……我被……"

"猎杀……夺取……杰……胡……"

肯和维奥拉的声音混在一起，交替出现，听起来异常诡异，仿佛安婕特里有两个机师。

"报告：检测到安婕特的AI被外来程序夺去了操纵权！"ADA说道，"似乎是之前奈芙蒂斯战斗AI的一部分程序片段！！"

"竟然会有这种事——被维奥拉给附体了！？"

"不，其实是一种病毒侵入。"

维奥拉爆发出一阵狂笑，继续对杰胡提穷追猛打。可是丁格却无法对安婕特下手，一时局面变得对他极为不利。

"该怎么办，ADA！？"

"我可以删除该非法程序，可是无法远程操作，两机必须进行物理对接。"

"就是要抓住她？"

"必须接触对方胸前的那个球形物体——那里才是AI的核心！"

"可恶啊，还真不容易！"

安婕特疯狂地朝他扑来，维奥拉似乎很想和丁格展开近战。这样虽然增加了抓到它的机会，可是杰胡提受损的几率也很

大——近距离内是无法张开防护罩的。

“拼了！！”丁格故意向地面扫射，带起一片混浊的沙尘，借机从安婕特后方栖身而上……

不料对方反应神速，回手就给了一刀，杰胡提的头部整个飞了出去！

“破……坏……！！”维奥拉亢奋地大笑着，转身去抓已遭重创的对手。

——让我把你撕碎吧！

可是背后只有一片尘土飞扬，根本没有杰胡提的影子！

安婕特猛地从身后被抱住——从杰胡提颈部伸出许多细小触须状的光纤，插入了她胸前的那个圆球中。

丁格用不久前从独眼侠那儿拿来的“诱饵”制造出的分身完全骗过了维奥拉——只会在机体雷达上显示的分身，Runner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反而不会上当。可是AI维奥拉的视觉就是雷达，她没有双眼！

随着光纤的插入，安婕特开始浑身不断颤抖，像一个人在抽搐。维奥拉爆发出一阵凄惨的尖叫，丁格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双耳！

然而颤抖逐渐平息，尖叫声也迅速变调，变得低沉混浊、几不可闻，最后终于趋于平静。但丁格仿佛仍然能听见她在不断重复着“猎杀、夺取、破坏”……

“这东西……根本不是维奥拉！”他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只是一个怨灵！诺曼造出来的恶鬼罢了！！”

“是的，只是一个被设定了简单命令的程序，不要因此而加恨于本人——那不是她，她早已不存在了。”

ADA收回了光纤，杰胡提顺势放手，安婕特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

“……在巴拉姆的时候，维奥拉是少数几个能和我进行实战演习的对手之一。她很骄傲，又任性，但却是个非常出色的机师，而且充满了勇气，从不放弃……”丁格



突然有种精疲力竭的感觉，"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ADA，尽管你说那只是个模拟她的AI，但是我仍然能感到她似乎充满了怨恨和不甘……是因为输给了那个小鬼驾驶的杰胡提吗？还是……"

"从资料上看，她的战斗数据在2167年之前和之后存在很大差异。而那一年她参与的最重要的一场战斗是火卫二事件——UNSF与巴拉姆为了争夺第一架Orbital Frame IDOLO而展开激战。她所在的小队死伤惨重，队长达拉姆·雷巴斯少校正是IDOLO的Runner，但很不幸也阵亡了。或许这次的经历对她的情绪影响很大——我只是推测而已。"

"知不知道也无关紧要了……"

"你要是继续留在巴拉姆，也许事情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肯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在火卫二时你说杀了诺曼不能改写历史，可是当初你要是没有擅自离开呢？总归能为火星做点什么吧！？"

"嗤！现在你彻底放弃假装UNSF了吗？"丁格冷笑，"居然被个AI给附体了，真有你的！喂，这些人带着的矢量炮哪儿去了？"

"我没碰！那个AI只对杰胡提有兴趣！"肯又羞又气，安婕特在地上挣扎半天也没爬起来——它的系统恢复还得一段时间，"我已经击毁她的机体了，谁知道竟然从背后又扑上来！"

"这么说就还在提帕的LEV里面。"丁格四下搜寻，终于找到了——矢量炮果然完好无损地放在LEV的后备箱中。想起这个胆小鬼"死也不会放弃它"的豪言壮语，丁格的心沉到了谷底。

"既然现在走不了，那就老实跟我都招了吧——干嘛要撒谎说自己是卧底？"杰胡提索性也半跪下来，俯瞰着不断爬起又跌倒、狼狈不堪的安婕特。

"我有我的理由。"

"借刀杀人，做掉诺曼？"

"是又怎么样？"驾驶舱盖忽然打开，肯直接出现在丁格的视线中，"你的目的不应该正好和我一样吗？暂时合作有什么不好？"

"哈！你以为在演《王子复仇记》？那么想干掉他就自己去，在这个世界上太依靠别人的话，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下场。"

"好吧，那么我承认技不如人，连一个AI都解决不了。我不像你和她是王牌，只是一个普通的Runner。"她努力试图保持自己的骄傲，可是声音开始颤抖了，"但是至少我没有逃避，至少我想有所行动。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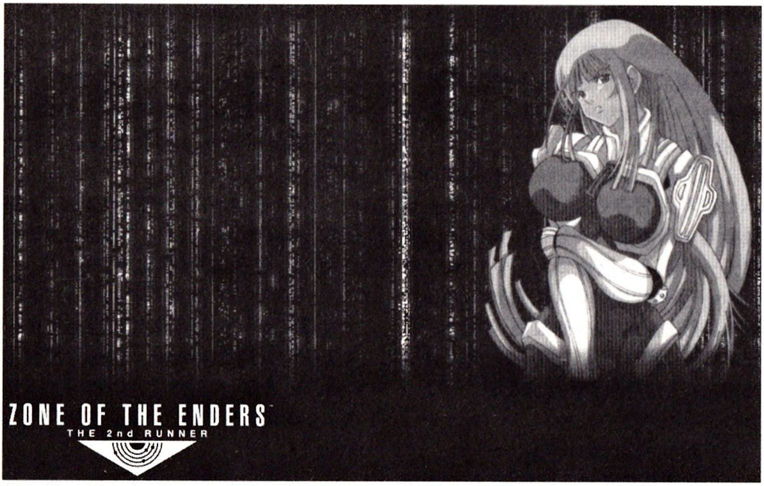
"你到底想说什么？"丁格的眉头蹙紧了。

"2168年你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任务失败之后就失踪了——官方记录是阵亡，可是你躲起来了对不对？宁可当一个矿工了此余生，也不打算再回巴拉姆来。"

"巴拉姆已经不是我当初加入时的那个样子了，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个样子，只不过为了骗取人们的信赖和支持伪装了一下而已。我为什么还要回来？"

"可是你的战友呢？部下呢？任务失败，你就把他们丢下自己逃命了？你知道那一次任务死了多少人吗？你是队长，却是惟一生还的！对此你有何感想——竟然还嘲笑UNSF的士兵是懦夫！！"

"你懂什么！！"丁格像只狮子一样咆哮起来，"如果我可以救他们……如果我能让他们复活……我愿意做任何事！任何！！是诺曼给我们设下陷阱——他让我们运送一批梅塔特隆，却又故意把情报泄露给敌方，叫UNSF大举派兵前来阻截，其实真正的输送队早就从别的路线溜过去了！我们




是诱饵，是牺牲品！！他为了让对手以为成功地破坏了我们的这次行动，明知道双方实力悬殊，也故意不肯增援！！他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们被敌人斩尽杀绝了！！”

丁格开始感到窒息和晕眩，那是能量供给不足的表现。他觉得心脏跳得飞快，胸膛快要炸开了，然而一切都是幻觉——他根本没有心脏，甚至不需要呼吸，氧气是直接送进血液中去的。他竟然变成了一具除了开战机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的行尸走肉！

“真的……真的成了没心没肺的东西了，哈哈……”泪水在丁格的脸上纵横，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流泪了。是的，在那次“最后的任务”以后，原来的丁格·伊格利特已经死了，和那20多位战友一起，埋骨在宇宙一个荒凉的角落里，再也没有回来。

忽然间，他理解了维奥拉的心情：她一定也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真正的、他所熟悉的那个维奥拉早已死去，后来活着的和出现在他面前的AI并无多少分别。被杰胡提击败而死，或许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就像被诺曼用枪打中时，自己脑中所想的一样……

丁格把脸埋在手掌中无声地痛哭，宽阔的肩膊颤抖着，表达着他此刻无法言传的痛苦。

长久没有说话的肯轻轻地开口了：“其实……我早就见过你，15年前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带我到基地中去玩，我就见过你……”

“那时你们还开着老式的LEV，现在想起来真是又笨又土，可那时我觉得简直像超人一样帅气……如果不是那一次的经历，我不会决定当一个Runner。父亲本身也很反对我参军，而我的素质也的确普通，永远也成不了王牌的……”

“玛丽娜利斯其实是我的母姓，父母离婚以后，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所以用的是她的姓。肯是我父亲的姓，他叫理查德·肯，是你的部下。”

丁格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抬头讶异地注视着她。

“对了，你记得他。”肯笑了——头一次在丁格面前露出真正的笑容，“他是你的

得力助手呢。在68年的那次任务当中，他是副队长……”

丁格惊呆了，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因为被划为绝密，那一次的经过巴拉姆方面一直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说因为行动失败所以全体阵亡了……可是……可是，就在临走之前，父亲还安慰我说‘一定能平安归来，因为带队的人是丁格，是个宁可任务失败也要大家保命的胆小鬼’！”

“……结果居然就这样丢给我们一个冷冰冰的事实和一块勋章……所以我不甘心！我想知道真相！！作为女儿，我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我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侵入档案库，查找你的资料，结果发现当真和父亲说的一样——由你负责指挥的任务几乎从没有重大伤亡。去走访那些认识你的人，大家都很尊敬你、喜欢你，甚至有些是崇拜你。你总是在保护战友，尽量不让他们以身犯险。他们甚至异口同声地说，你和诺曼在技术上完全不分伯仲，但是就因为你顾虑太多，才比不上诺曼的战绩。所以……所以……”

“所以你顶着必须叛逃的风险把我给‘复活’了，是想让我给你父亲报仇？”

“不是！”她一把抹去眼角的泪水，“如果当时你能回来……现在火星就不会变得这么糟糕！既然你当年没有，那么现在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OH, MY GOD!你还真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肯怒视着他，丁格不得不把嘲讽的下半句咽了回去。

“你能说你不关心火星吗？能说你不关心这里的人们？”

“天哪，我遇到的小鬼个个都这么难缠……”丁格笑道，“和那个雷欧说教我的口气简直一模一样。”

“……雷欧？”

“算了，不扯淡了，矢量炮已经到手，我该去阿曼找诺曼算总账了。”

ADA插言道：“不知你有没有注意：阿努比斯的短距移动速度比杰胡提快得多。事实上，根据我的战斗记录，它已经达到光速的3/5了，再没有任何人造物体能追得上这种速度。”

“ADA，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拐弯抹角了？‘杰胡提打不过阿努比斯’，直说就好了。”

“不，不是这样。阿努比斯与杰胡提是基于同样的Orbital Frame技术，用同一批梅塔特隆制造出来的兄弟机，在性能上是完全对等的。只是2172年在安提利亚上，杰胡提的武器配置和系统加载还没有完成，因此诺曼才选择了阿努比斯。”

“我还需要哪些武器？”

“不是武器的差距，是需要Zero Shift的启动程序。”

“Zero Shift?”

“一种借助空间压缩而进行亚光速移动的技术，当被压缩的空间重新恢复原状时会产生短暂而极其强大的推进力，正是阿努比斯能高速移动的力量之源。”

“等一下，”肯说，“我知道一个人，或许能在这方面帮上忙。”

“你该不会说洛依德那老头子吧……”

“你也认识洛依德！？”

“废话，那老古董在火星住了怕有100年了，以前他还负责过我们的实战演习、新兵的模拟训练和机体调试呢。后来几年越来越古怪，缩到地下研究所里不出来了。”

“他可是NUT公司的第一工程师，负责阿努比斯维修和升级的人就是他。”

“那肯定要去找他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肯？”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安婕特的驾驶舱盖关闭了："跟我走吧！"

"哟呵，小瘸子又会走路了。"

"闭嘴！"

## Zone8 洛依德（Loyd）

*研究者在把自然法则转变为数学形式时，应该为数学的美而努力。对于简单和美的需求往往是等价的，然而当他们发生冲突时，后者应当优先。*

*——保罗·狄拉克*

神秘科学家洛依德的研究所位于一座陡峭断崖的下面，四周戒备森严，布满了能量感应雷和无人Orbital Frame。当肯好不容易接通了他的通讯频道，恳求他解除警戒时，老头子居然干瘪地笑道："大老远地来了，就陪我玩玩嘛。"

"喂喂，老爷子，你还是这么恶趣味啊——这可不是折磨新兵的游戏，我们有急事呢！"不耐烦的丁格抢过话头。

"哎呀呀，这不是丁格·伊格利特嘛！"洛依德故作惊讶地叫起来，"还以为你早死了呢。"

"我没有，开心吧。"

"当然开心，那就更得好好庆祝一下了，顺便给我看看这两年你小子有没有长进。"

"老爷子，别玩了，我说真的，十万火急呢。"

"我也是说真的，"对方丝毫不给面子，"完好无缺地下到底层来见我，你们想要什么都行。"说完他就关闭了通讯，再也不理他们了。

"看到了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救人于水火'这样的大道理来说服的。"丁格调侃地对肯说道。后者哼了一声，开始向地下进发。

尽管机关重重，敌人数量不少，但是杰胡提和安婕特联手对付起来尚属轻松。可是当他们有惊无险地乘坐电梯下到最底层时，两个人都惊呆了。

这里根本不是想像中布满仪器机械的仓库，而是一个幽深晦暗的巨大洞窟！ADA刚一进入就报告说有超高能量的梅塔特隆场存在——事实上能量高到连火星的重力都被抵消了，硕大的岩石就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两台机体不用打开推进器也可以飞行。

仔细观察，又发现原来还有很多水平或垂直的巨型圆柱将整个空间分割成许多个立方体。

"果然是恶趣味的老头子……"丁格小声嘟囔道。

"背后说人坏话，是何居心！"半空中猛地响起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把两人都吓了一跳。

"这你也能听见！"丁格嚷道，"出来，老爷子，我们来了，谈正事！"

洛依德不答，只是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

是错觉吗，丁格觉得周围似乎愈发昏暗了，刚才还能看清圆柱和岩石，现在连身旁的安婕特都时隐时现。

"丁格，这里好像变黑了？"肯狐疑地问道。

"小子，丫头，陪我玩玩吧。"嘿嘿的笑声仍在继续，来源似乎在黑暗中一直不停地移动，"我老头子一个人，好孤单啊。"

"没时间了！"这回丁格真的没耐心了，"诺曼正在上面启动他的阿曼要塞，打算把火星上不分敌友一锅端了！我只需要你手

中Zero Shift的启动程序，等搞定了他，陪你玩10年都行！”

“几年不见，你什么时候和诺曼结仇了？这样不行，我是巴拉姆的人，怎么能帮一个叛变的家伙。”

“别装傻了，你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看得更多更清楚。你会不知道诺曼的为人？会不知道现在巴拉姆变成什么了？”

洛依德又笑了起来，奇怪，黑暗似乎又开始逐渐退却了。而且，以丁格和肯的视角来看，简直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把黑暗本身给吸走了一样——影子都呈放射状往中心缩小！

最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通体漆黑的战斗机。和所有以前见过的Orbital Frame都不同，这架战机身上没有半点金属的光泽，黧黑一片，仿佛能把一切光线都吸收殆尽，只有头部装饰着一个金色的女神像。在它身上同样看不到一般机体常见的关节、护甲、推进器、飞翼等等，表面仿佛盖着一层厚厚的胶状物，把一切棱角都给遮没了。

“呃，好难看的战机！”丁格毫不掩饰地发表负面评论，“这就是你的最新作品吗？”

“我的眼睛好几年前就瞎了。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结果，就是冒出了将黑暗收归己有的念头，于是便诞生了这架荫赫特（Inhert）。”老人不慌不忙地说道，“对我来说，对纯粹和美的追求就是一切，在这一点上我和诺曼很像。”

“或许你们是很像——都是怪物，反正我是无法理解的。”丁格摇摇头。

“再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如何？阿曼计划的目的，不是火星的支配权，也不是为了统治其他任何一个行星，而是破坏。”

“……什么意思？老爷子，说明白点，诺曼想干什么？”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破坏。诺曼认为梅塔特隆是有意识的存在，是一种远胜于人类的超空间生命体。他渴望了解更多梅塔特隆的秘密，于是想把自己也送进那个空间中去。”

“这……他比我想像的还疯的厉害啊！”

“哈哈，果然是傻人有傻福。天才和疯子一般不都是划等号的吗？”

“你居然还同意他……？启动阿曼倒是能把他送进地狱。超空间？怎么个搞法？”

“我承认他的过人之处，不等于我同意他的意见。阿曼的最终‘武器’也不是人们想像的巨炮什么的，而是它的空间压缩器和位置质量被精密分配的上亿吨梅塔特隆。诺曼的计划就是要在火星附近引发质量坍陷——这种原本要在大质量恒星衰老、其内部的核聚变能不足以抗衡自身引力时才会发生的现象，在巨型空间压缩器和大量梅塔特隆的高能量释放下也有可能实现，从而制造一个人工黑洞……”

“你说什么！？！”丁格大叫起来，肯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对啦，你没听错，就是黑洞——对一切物质和波动来说都是有去无回的、宇宙间最简单完美、却又最神秘的存在。因为物质被极端地压缩，黑洞实际上只有一个奇点，没有体积。可是在黑洞外有一个区域叫做视界，任何物质一旦越过视界，就永远没有可能再回头了。没有人知道视界之内会发生什么，因为即使知道了也没法将消息送出来。那里是一个超越常人大脑想像极限的奇异的世界，一切我们已知的定律和公理都会被颠覆，时间与空间将会相互置换，存在通往另一个宇宙的入口也不一定呢。”

丁格好不容易才把一口气喘匀：“等

等……要是我没搞错，阿曼计划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一个黑洞，把太阳系全给吃掉，然后把诺曼送到他的梅塔特隆上帝身边去？”

“啊，差不多吧。”

“什么‘差不多吧’！！老爷子，这可是事关几百亿人小命的啊！！谁给诺曼权利屠杀全人类的！？就为了他对‘真理’的追求！？”

“或许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吧。丁格，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敢不敢做就是另一回事。太阳系里有多少浑浑噩噩也要过一辈子的人类，但是又有几个诺曼呢？”被吸收的黑暗又开始慢慢以荫赫特为中心扩散到周围的空间中，“我佩服他的勇气，可是并不等于我认同他的野心。不过，有一件事你我都十分确定，那就是：没有超强的实力和意志，就算得到了Zero Shift，你也决不可能战胜诺曼！”

“老爷子，你想怎么样？”

“小子，”洛依德笑道，“如果你连我也搞不定，还是不要找他去白白送死的好。”

“丁格……”肯不安地说——安婕特和杰胡提之间又快要看不见了。

“肯，躲远一点，老头子来真格的了。可是我决不会输！！”

“报告：对方释放出的干扰粒子有阻断一切电波和辐射能的效果，Runner将什么也看不到，像盲人一样作战。”ADA说。

果然，四下里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丁格从来没见过这样彻底的黑暗。

“用声音来辨别敌人的位置呢？”杰胡提不断的移动，以求不给对手偷袭的机会，“分身呢？”

“荫赫特采用的是电磁能，不是梅塔特隆引擎，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噪音。分身属于电波干扰，也无法使用。”

忽然，一道激光短暂地划破黑暗，杰胡提反应及时，侧身闪了过去。可是转眼间散射激光如雨而至，导致它左躲右闪十分狼狈。而且等想办法靠近激光发出的地方时，对手早已移动了位置。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迟早要被老家伙偷袭得手！”丁格心一横，“ADA，打开驾驶舱！”

“在战斗中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别傻了，我自有分寸——老家伙放出来的东西是干扰雷达用的，那我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可是……”

“别废话了，打开！”

驾驶舱打开了，刺骨的寒冷着实让丁格难受了好一阵。幸亏他不用呼吸，否则暴露在这里稀薄的空气中，很快就会因缺氧而昏厥。他迅速戴上夜视镜——非常好，清晰得就像开着灯一样！

“我会随时注意你的身体状况，一旦有危险会立即关闭舱盖，请谅解。”ADA的语气听起来有点生硬，似乎在生气他任性妄为。

可是丁格顾不上这些了。他故意继续乱转，让洛依德看不出自己已能辨物——同维奥拉一战相同，对手没有肉眼可以从显示屏上看见自己打开了驾驶舱，而雷达是不会告诉他这些的。

洛依德果然中计，在远处试探性地发射激光之后，他认定杰胡提已是瓮中之鳖，便悄然抽身靠近，试图用近战武器一击重创对手。

丁格继续任由杰胡提像瞎子一般摸索，就在荫赫特举起周波刀就要斩下的瞬间，他猛然放出纺织器中的单分子线将对手缠住。洛依德还没来得及挣脱，杰胡提的光剑已经指住了金色女神像——荫赫特的驾驶舱所在之处。

“干得漂亮！”洛依德兴高采烈地称赞道。丁格哼了一声，没有回应——其实是已经精疲力竭，没法开口了。

黑暗再度被收了回去，荫赫特带领两架Orbital Frame降落在一个平台上。

“过来。”洛依德招呼杰胡提道，“Zero Shift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即使只是启动程序也很大，我们得抓紧时间——诺曼知道你们来了，正驾驶阿努比斯赶来。”

ADA再度伸出光纤与女神像对接，杰胡提驾驶舱内的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洛依德苍老憔悴的面容。丁格暗暗吃了一惊——不仅因为老人已双目失明，而且他的脸上还泛着一层病人般的铅灰。

“我早就要死了，丁格。”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洛依德笑着说，“所以才给自己制造了这台机体，把它当成维生装置，才又活了这几年。后来我干脆放弃了AI，把大脑也接入了荫赫特中。或许我该抛弃这个身体，专心当个程序什么的。不过长生不老没有意思，我活够了，和你见过这一面，知道杰胡提和阿努比斯这两个美的杰作都有了好归宿，便可以放心地下地狱去了。”

“老爷子……”

“别安慰我，我不要个笨蛋来可怜。”

“既然如此，那早一点下地狱如何？”诺曼的声音突如其来，三人都大惊失色——阿努比斯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们上方，手中的矛枪转得如同风车，呼啸有声！

“ADA，快点断开连接！！”

“无法断开，传送只进行到70%，断开后程序将无法使用！”

“丫头，快！”荫赫特突然将黑暗释放出去，对惟一能动的安婕特叫道。

肯顿时会意，在他的掩护下将浮游炮全部放出，射出的激光如同在半空织出一张火网！

“……75%……80%……”ADA说。

“丁格，”从声音听起来诺曼似乎毫发无伤，“你还想再死一次吗？也罢，人生于世，轻如鸿毛，何必拘于爱恨而苦其心也。”

“你又何必拘于疯癫而加害他人也！”

“哈哈哈哈，”诺曼放声大笑，“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我不过是执行比人类更完美的生命的意愿，梅塔特隆的意愿！！”

“90%……95%……完成！”就在ADA抽出光纤的同时，阿努比斯挺矛而下朝杰胡提刺来，一旁的安婕特奋力冲了上去，它的斗篷变形成棺桶状的防御壁，挡住了阿努比斯的矛尖！

“就凭你！？”诺曼厉声喝道，防御壁上顿时出现道道放射状的裂痕。在阿努比斯的高能量场压迫下，丁格听到肯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肯！”

“小子，现在不走，更待何时！？”荫赫特也腾空而起，朝阿努比斯扑去，“启动程序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开启Zero Shift，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快逃吧！”

“可是！”

“ADA！”奋力抵挡着阿努比斯的肯突然高声喊道，“别管那个白痴的话，带他走！你有你的使命，他也有他的，不能让惟一的希望在这里破灭！！”

“你们——！！！”诺曼狂怒地咆哮起来，阿努比斯黑色机身上的光体脉冲完全变成了刺眼的猩红。

可是ADA已经启动了引擎，丁格只能看着金色女神像、安婕特的蓝色脉冲和阿努比斯那醒目的赤色疾速远去，隐没在黑暗深处。

他咒骂着ADA，命令她调头回去，但杰胡提一秒也没停留地冲出了地下研究所。就在他们飞上刚刚现出第一缕曙光的火星

的苍穹时，整个高崖都塌陷了下去！

“你有你的使命，”面对着尘埃翻卷的大地，丁格痛苦地把面孔埋进双手中时，ADA忽然说，“他们赋予了你存在的目的，你不必再迷失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 Zone9 阿曼(Aumaan)

什么东西比真理女神的羽毛还轻盈？
一颗纯洁的心脏。
什么东西比黑暗之神的声音还混浊？
一颗邪恶的心脏。
……
纯洁的在伊西斯的环抱中迎接永生，
邪恶的在阿曼的胃袋里化为乌有。
——古埃及纸莎草卷《阿蒙大祭司问答录》

仿佛受到日出的召唤，火星广袤的锈色平原忽然发出一声沉重的呻吟，大地摇撼，山峦震动，一个硕大无朋的钢铁金字塔从地底破土而出，高耸的尖端上，一束耀眼的激光笔直射向幽深的宇宙。

巴拉姆军和残存的UNSF部队都已悉数朝阿曼的方向集结，小规模遭遇战不时在高山幽谷间打响。杰胡提一路飞去，到处都可以看到狼烟与交战的火光。

然而，在两军主力交锋的前线，丁格并没有受到UNSF的礼遇——事实上，战舰亚特兰蒂斯号的副舰长爱伦娜·威茵巴柯正和雷欧因为他而吵得不可开交。

“……雷欧·斯坦帕克中尉，你藐视军纪、公然违抗上级命令不是第一次了！要不是你擅自把对我军如此重要的杰胡提藏匿起来，它又怎么会落入巴拉姆的手中！？这还不算，你竟然轻信间谍的谎言，致使我们能成功阻止阿曼的惟一希望米加矢量炮也落入敌人手中……！！这次我不会再对你姑息了，立刻从Vic Viper上下来，我要对你军法从事！！”一向温文尔雅的爱伦娜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亲自跳出来掐死雷欧。

“威茵巴柯舰长，丁格·伊格利特不是间谍！”

“胡说！那你怎么解释携带矢量炮的作战小分队被偷袭的事实？而现在矢量炮又到哪里去了！？”

“在这里！”丁格大喊一声，将杰胡提缓缓降下，正好悬浮在亚特兰蒂斯号指挥室的前方。把爱伦娜惊得一怔，雷欧则喜出望外地叫道“丁格！”。

一架Orbital Frame突然出现，UNSF地面部队顿时骚动起来。突然其中一个声音大吼道：“把他击落，就是这家伙抢走了米加矢量炮！”

丁格一愣，接着认出了那个声音：“提帕！？是提帕吗！？你还活着，太好了！！”

提帕LEV在下方朝杰胡提愤怒地挥舞手中的武器：“还想骗我吗！？在火卫二上假装把我放走，然后再叫那个女人来抢走矢量炮，还杀了我全部的队友！！什么特种部队，什么情报工作，我已经查过了——丁格·伊格利特是巴拉姆的王牌机师！！”

一言既出，众皆哗然，顿时一片黑压压的枪口对准了丁格。爱伦娜的军舰也将主炮转了过来：“坐在杰胡提上的Runner听着，这里是UNSF第九舰队的亚特兰蒂斯号，你的机体属于UNSF，立即从上面下来，缴械不杀！”

丁格还没来得及答话，Vic Viper飞到他的面前，挡在炮口和杰胡提之间。

“副舰长，请不要……”

“雷欧，给我滚开，不然我把你一起轰了！”

“丁格早已离开巴拉姆军了——现在他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副舰长，在这种情况下，非要计较黑白是非吗！？”

“你凭什么确定他不会临阵倒戈，凭什么相信他！？！”

“因为ADA信任他！！”

“你……你……”爱伦娜先是气得嘴唇发白，而后猛然惊叫道，“雷欧，快躲开！！”

雷欧的背后，杰胡提赫然端着米加矢量炮对准Vic Viper和亚特兰蒂斯！

“丁格……！”

三方僵持片刻，杰胡提忽然缓缓降下，朝地面部队飞去。LEV们一时不知所措，竟然都给它让开了通路，没有人开火。

“给你！”杰胡提在提帕的LEV面前停下，矢量炮被轻轻丢在地上，激起一阵小小的尘暴。后者一时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去袭击你的小队的的确是肯的机体，可是当时操作它的人却不是她。”丁格愧疚地对他说，“对于你的队友，我很遗憾……这个还是你来保管吧，它是你们付出了鲜血换来的。”

提帕手足无措地看着他，其他人一样震惊，连爱伦娜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们有多少人？”丁格环顾四周，“一艘战舰，不到1000台LEV，加上一架Vic Viper，就是全部了吧？看看你们的雷达，前面，在阿曼要塞的入口处严阵以待的有多少巴拉姆的Orbital Frame？”

爱伦娜开口了：“就算战至一兵一卒，UNSF也不会放弃的——我们决不向恐怖分子示弱！”



“胡说八道！！”丁格怒吼道，“生命一个人只有一次，就算要死，也要死得有价值！！给一群被巴拉姆的电脑操纵的扯线木偶打成蜂窝、炸成炮灰，这就是地球军人所谓的尊严吗！？”

“你！”杰胡提再度升上天空，指着指挥室里的爱伦娜，“你是他们的指挥官，你要给他们一个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理由，而不是用鞭子把他们赶到绝望的深渊中去！！”

“我也曾经是一个指挥官，部下们坚信我一定会保护他们，给他们希望……结果我却失败了。UNSF用枪炮杀了他们，巴拉姆在精神上杀了他们，我……我遗弃了他们……”丁格的声音颤抖了，“历史不能重演，已经白白牺牲了太多的人，还要再有多少？阿曼要塞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火星，更不是为了地球——诺曼打算利用空间压缩和大量梅塔特隆制造一个黑洞，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陪葬品！！”

此言一出，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通讯频道中顿时像炸了锅一般。

“不可能，一定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要相信火星佬！？我们的同伴不就是被你们杀了吗！？”

“他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丁……丁格，这是真的吗！？”雷欧大惊道。

“……你也知道了……”回答他的竟然是爱伦娜的声音，“是真的，雷欧，士兵们，杰胡提的Runner所言不假——毁灭整个太阳系，这就是阿曼计划的真正目的。”

“副舰长！？”

她面露苦笑：“伊格利特先生，你说得对，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官。自从侦察机发现了埋藏在瓦希利亚州地下的大量梅塔特隆之后，接合阿曼要塞的辐射波同火卫一空港中大型空间压缩器的同步率，我们不久前也得出了这个结论——只是它太可怕了，谁也不敢相信，更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将其公开……你有了阻止诺曼的方法吗？还是，你打算让杰胡提在阿曼中自爆？”

“只要在要塞正式启动前冲进去搞定诺曼，不就行了吗？听着，我也不喜欢你们，在战争中双方都互有所失。而且，你们觉得在火星上怎么乱来都可以——这儿不是你们的家园。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我们失败了，没有一个人类能幸免于难，整个世界都会被黑洞吞噬！你们打算怎么办？是把我轰掉，去和巴拉姆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大家一起合作结束战争，活下去！？”

绛红色尘土被凛冽的风卷过火星洪荒初开一般壮丽的大平原，LEV们面面相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放下了武器。

“我明白了。空中防御就交给亚特兰蒂斯号吧，”爱伦娜沉默良久，严肃地朝丁格颌首道，“我们会尽全力不让一艘巴拉姆军舰靠近的！”

“那么地面部队就由雷欧和我负责。”丁格说，“阿曼的入口处就在前方大金字塔的底部，必须用矢量炮才能将它轰开——提帕，这个就交给你了！”

“什什什什么！？”提帕紧张地结巴了，“我不行……我……”

“米加矢量炮使用时要经过60到80秒的蓄力，并且只有在着地的情况下才能发射，而在地面上LEV的稳定性比Orbital Frame要好，因此你来用的话成功的几率更大！”雷欧上前鼓励他道，“你能做到的！”

“LEV地面部队分成三个纵队，我和雷欧会在前面为你们开路，提帕带着矢量炮跟随第二纵队行动，第三纵队断后。一旦

进入矢量炮射程之内，先头部队用最快的速度将围攻的敌人尽量扫清，第二第三纵队负责保证发射准备正常进行——记住，蓄力决不能被打断，所以不可以让一个敌人接近提帕和矢量炮！”丁格铿锵有力的命令让UNSF士兵们最后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一旦入口被攻破，全体向大峡谷内撤退隐蔽，剩下的就是我和雷欧的工作了！”

提帕怯生生的声音传来：“那个……丁格，我……对不起。”

“提帕，别害怕，我和雷欧一定会保护你。”

“……嗯……嗯！”

雷欧忽然高呼道：“为了家园！”

“为了家园！！”近千人的高喊声震动了红色的大地。丁格怪不好意思地小声责怪雷欧：“喂喂，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个……”

“嘿嘿，让我们结束战争吧，丁格。”

他们一起向平原另一端耸立的大金字塔飞驰而去，雷达上迅速出现了代表敌人的红点。起初只有零星几处，但眨眼间，铺天盖地的无人机便向地面上的LEV部队席卷而来！

亚特兰蒂斯号的援护炮击帮助他们解决了第一批敌人，但它很快就和巴拉姆的两艘军舰纠缠在一起，无暇他顾了。

“保持阵型，保持阵——型——！！”丁格高喊道，“不要让敌人打开缺口，小队接应作战，互相帮助防守死角！！”

Vic Viper变形为三角战斗机，像只灵巧的鹞子般在敌群中上下翻飞，所过之处四下里到处是无人机爆炸的火花。

丁格配合第一纵队成功地为提帕和矢量炮清出一片空地，其他的LEV们自动跟上来，以这里为圆心抵御敌人的进攻。

提帕放下矢量炮，校准目标，开动能源，炮身上和Orbital Frame相似的能量流开始快速地向发射口汇聚。ADA为他计时：“蓄力经过……10秒……25秒……40秒……开始倒计时：10、9、8……”

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阿曼要塞好像感觉到了危险，向四周释放出如蝗虫般遮天蔽日的无人机群。LEV们奋力抵抗，但“圆心”已开始逐步缩小，不时还有漏网之鱼流窜到提帕身边，但所幸都被杰胡提或者Vic Viper干掉。

“……4、3、2……”

“前方散开！！”丁格声嘶力竭地大喊道，炮口正对方向的LEV们忙不迭地开动推进器四散分开，无人机趁机潮水般从这个缺口中涌入，向提帕扑来！

——然而一道撕裂天地的火柱从炮口咆哮而出，把挡在前方的一切都烧个精光！金字塔的防护罩只略略抵抗了2、3秒便宣告失败，要塞入口在一阵猛烈的爆炸后终于显露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我做到……”提帕兴奋地大叫起来，丝毫没有防备两架从背后朝他偷袭的独眼侠！

“提帕，背后！！”雷欧在半空中朝他俯冲过来——但是他离得太远了，用激光炮又会波及提帕。

独眼侠镰刀状的光剑已经高高举起，提帕在惊惶中胡乱地将连发霰弹枪举起，试图抵挡敌人的进攻。

下一秒，提帕的LEV凭空从那里消失了！两架独眼侠扑了个空，互相斩中了对方，消失在一团爆炸火焰中。

“……什么！？！”雷欧惊叹道，“那是什么……”

——在数十米远处，杰胡提抓着提帕飞行在半空中。

“刚刚……？”提帕有点晕头转向，“呃……我有点想吐……”

连丁格自己也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了身处险境的提帕，打算去帮忙却又和雷欧一样离得太远，可是眨眼间杰胡提便已经带着LEV飞上了天空。

“是Zero Shift。”ADA一副我自肖然的语调解释道，“程序终于加载完成了——从现在开始杰胡提也可以进行亚光速短距移动。”

“也就是说，我已经可以去找诺曼算总账了！”丁格冷笑道，“好兴奋啊，要是我有心脏，现在应该跳得扑通扑通的了吧！”

“雷欧！”他把提帕的LEV轻轻放下后呼叫道，“我要进去了！”

“在保护其他人到大峡谷中去之后，我也会来，在此之前请多加小心。”

“嗤，我可不会等你！”

空中闪过一道优美的蓝白色光弧，杰胡提消失在了入口处。LEV们在Vic Viper的护送下开始撤退，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提帕，都回头朝丁格所去的方向长时间地行着军礼。

## Zone 10 阿努比斯（Anubis）

……在死亡的沉寂中，
我再度睁开双眼。
哦，奥西里斯的神仆，庄严的阿努比斯！
他带领我越过黑暗的田野，
使我的魂魄不受恶灵的侵害……
最终我站在，
正义与真理的判官——大神托特面前。
我的心脏在神的天秤上称量，
而它比玛特女神的羽毛更轻盈……
于是众神向我微笑，迎接我走进他们的家国。
惟独那肃穆的阿努比斯，他的身影再度隐没于洪荒初开的混沌之中……

——古埃及十九王朝亡灵书《拉美西斯王向众神致敬》

“天哪……这里……”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亲眼看见金字塔下蜂窝状梅塔特隆反应堆一直绵延到视野的极致时，丁格还是深深地被震撼了，“这……得需要多少年的建造和输送啊！”

“这里是瓦希利亚州的地下，这个装置占据了本州50%的面积，一共是四万九千平方公里。”ADA说道。

“你说‘装置’，难道这里不是要塞吗？”

“似乎只是一些能源输出控制器，用来控制巨量却很精密的梅塔特隆反应。”

“可恶，那么阿曼到底在哪儿！？”丁格的自语突然被ADA打断了。

“警报：高能量体接近！”

“来了吗！？”远处一个黑色的机体迅速接近——正是阿努比斯！

杰胡提奋然而上，光剑与周波矛枪碰撞出炽热的球状闪电！

“你把肯和洛依德怎么样了！？”丁格大声喝道，然而对方却默然不答，只顾着不停进攻。

二三回合后，丁格开始觉得有点古怪——诺曼那种滔滔不绝的人竟然如此安静。

ADA也开口了：“好像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阿努比斯连一次Zero Shift都没有使用过。”

“喂，诺曼，你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吗！？”丁格用激将法，可是对方还是一言不发。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阿努比斯的出招和动作失去了以往凌厉逼人的势头，很多时候破绽百出，似乎故意引他去打。

“ADA，阿努比斯里究竟有没有

Runner？”

“雷达扫描显示有生命反应。”

“那么这到底是……”说话间杰胡提一剑削去了阿努比斯的右臂，周波矛枪顺势飞出，落入脚下的万丈深渊中。丁格正要乘胜追击，对方的驾驶舱突然打开，出现的景象令他惊讶得抽了一口凉气！

——肯！

她被五花大绑在驾驶座上，头低垂着，红发盖住了面孔，似乎失去了知觉。

“什么！？阿努比斯里怎么会是肯！？！”

似乎被外界的寒意和噪声唤醒了，肯有气无力地抬起了头，面颊上黏着发黑的血痂。

“……丁……丁格……”她的颤颤几乎无法听清，“快离开……这……”

“肯，你怎么样？诺曼在哪里？”杰胡提小心翼翼地替肯切断绳索。

“他……杀了洛依德……”肯似乎有些恍惚，“这一个是……傀儡阿努比斯……和维奥拉一样……”

“傀儡？你是说这一个是由模拟诺曼的AI驾驶的仿制品吗！？”又被耍了！丁格的怒火迅速地窜上来，“可是那个混蛋本人到底在哪儿！？”

话音未落，所有的梅塔特隆反应堆忽然开始由淡蓝转变为耀眼的金色。头顶上的瓦希利亚地面出现了条条巨大的裂痕，整个大地都开始摇撼起来！

“这里不是阿曼……！”肯逐渐清醒了起来，四下一看，她大喊道，“这里只是阿曼的能量库和控制台，真正的阿曼……真正的阿曼在……”

她的话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打断了，脚下无数个反应堆终于濒临饱和，梅塔特隆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雷霆万钧之势喷发了出来，带着伪阿努比斯和杰胡提一块冲破了大地，向宇宙飞去！！

巨大的冲击令杰胡提周身的护甲碎成了齑粉。丁格在一阵阵超重般的晕眩中听见肯在尖叫——她赶在最后一刻关上了舱盖，捡回一条命，但仍然被高能量压挤迫得十分痛苦。

金色的能量喷流从火星表面冲天而起，仿佛神话里大天使梅塔特隆在西奈山上为摩西点燃的圣火柱，直指深邃的宇宙而去！

杰胡提和伪阿努比斯在能量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地被一同带着飞往火星之外。丁格往外看了一眼，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只巨大的万花筒中漂流——巨大质量扭曲了空间与时间，他看到的景象光怪陆离难以言传。

他依稀听到ADA在就维生系统发出警报，似乎是关于什么休克。但是随着晕眩的逐步加剧，他已经无力回应了。

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他突然明白了——无论这是要把他带去哪里，诺曼一定会在旅途的尽头等着的。

雷欧刚把脱险的UNSF部队在峡谷中安顿好，剧烈的地震就到来了。他们还来不及抢救被落石掩埋的同伴，金色的梅塔特隆“火柱”便冲天而起，照亮了士兵们惊愕的面孔。他听到身旁的窃窃私语：

“真的是……世界末日……”

“我们该怎么办？”

“结果还是不行吗！”

“还没结束呢，不要这么泄气！”他恼怒地对他们吼道。

在联络了亚特兰蒂斯来接应他们之后，Vic Viper再度变形为流线型战机，雷欧咬紧牙关径直朝着能量喷流冲了过去！

接触的冲击完全超越了他的想像——战机的头部一下就被猛烈的力量给掀掉了，紧接着两翼也化为乌有，全身的钛合金护




甲眨眼之间便荡然无存，激光炮也未能幸免。实际上，到后来雷欧觉得只要能活着通过这里就是万幸。

当机体被甩出喷流，结结实实地在一片岩石上撞出一个大洞时，他甚至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爬起来看了老半天才认出——这里竟然是火卫一！

没了双翼，Vic Viper只能像LEV那样跳跃着前进，幸好重力小的可怜，走得还算很快。直到他发现了同样残缺不全的杰胡提和……

阿努比斯！！

Vic Viper打开仅剩的近战武器冲了上去，却被摇摇晃晃爬起来的杰胡提一把拦住。

“那不是诺曼！”

“可是……”

“我也上当了，但那只是一个仿制品，诺曼把肯绑架了硬塞进去——狗娘养的，他想让我亲手杀了她！”

“那么诺曼呢？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ADA忽然开口了：“感觉到了，阿努比斯……在下面，在火卫一的地心中！”

金色的能量喷流通过地表一个巨大的裂缝不断涌入卫星之中，仿佛是一张贪婪的血盆大口，在吞噬甘美的食粮。是幻觉吗？丁格和雷欧同时觉得自己听到地下传来诺曼的狂笑声。

丁格低头看看仍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伪阿努比斯——肯似乎昏过去很久了。

“雷欧，肯拜托你了——她好像受了伤。”

“你一个人去吗，丁格！？”

“嗯，你带着她逃得越远越好。”

雷欧敏锐的直觉立刻让他察觉到什么：“丁格，你想在阿曼里自爆吗！？”

“如果情况发展到不可收拾的话……”

“不要这样！！”

“这是我的使命，我存在的目的——假如这样做能救回整个太阳系的话，我不会觉得遗憾的！”

雷欧的眼中溢满了泪水：“结果……结果我还是无法改变什么吗……”

“不，雷欧。”ADA忽然说道，“你改变了我。”

“可是我本想阻止你……”

“就像丁格说的，假如这样能挽救很多人的话，就算它没有写在我的程序里，我也会这样做。雷欧，这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命运，请相信我。”

杰胡提腾空而起，跃入了那个泛着妖异白光的裂缝中。

……

一阵刺目的光芒过后，丁格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中——没有上下左右，没有黑影，只有光芒，无数块大小不一的正六面体在空中分裂又组合，好像在进行某种奇妙的舞蹈。

最后他看见阿努比斯静静地矗立在空间的中央，变得通体纯白。

*这里就是……阿曼？*

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诺曼的声音响起——这一次却是直接在丁格大脑中响起：

“这里就是阿曼，而阿努比斯是它的心脏，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体现梅塔特隆的神圣和不可超越！现在，你能领略到一些力量与纯粹的美了吧，丁格？梅塔特隆选择了我，而我必须服从它的意识。”

“始终，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丁格啐了一口，“你这人究竟受了什么刺激，对现实生活那么仇恨？”

诺曼又发出那种刺耳的笑声，阿努比斯遽然出现在丁格身边，后者一惊，也发动Zero Shift再度和他拉开距离。

“怕了吗，丁格？我感到你在发抖呢！”

“只是太兴奋了而已！！”

那种感觉再度浮现——下沉到意识的最深处，连时间都仿佛凝固，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座机。

在那一刹那，丁格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要战斗。

就像杰胡提与阿努比斯宛如双生，他和诺曼也是——势均力敌，然而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诺曼是他一直逃避的过去，那个迷失的往昔，因为无法把握而显得无比恐怖。

——那么现在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肯倔强的声音在耳边掠过，丁格不禁闭上了双眼。

“诺曼，我死去的战友们，都在等着你呢！”

杰胡提闪过阿努比斯当胸刺来的矛尖，以标准的击剑姿势，肩、肘、腕呈一直线，光剑的末梢恰恰好刺贯穿了对方的驾驶舱！

然而诺曼却在大笑，破裂的舱内飞出猩红的鲜血，污染了这个纯净完美的白色世界。

“太晚了！！太晚了！！”

阿努比斯的身体回复成原始的黑色，继而迅速分崩离析，收缩成一个点，不断旋转并吸引着四周漂浮的正六面体，就连空间本身也似乎开始扭曲成诡异的漩涡状。

“什么……！？”

“阿努比斯用自己的质量破坏了引力平衡。”ADA回答，“质量塌陷即将开始。”

“别开玩笑了，怎么会这样！？”

“必须启动杰胡提的自爆程序，炸毁阿曼。模式转换，距离自爆还剩下30秒。”

“靠，ADA，别这样，我刚才只是为了逗逗雷欧那小子的！”

“28秒。”

“我要直接攻击阿曼的核心！”

“空间坍缩的力量太大了，杰胡提在靠近之前就会被破坏殆尽——25秒。”

“反正都是一死，怎么能坐以待毙！！！”丁格吼道，“不成功的话，你还是可以自爆！”

“20秒。”

杰胡提背后的推进器喷流越来越大，却依旧无法挪动半步。机体开始出现超负荷状况，护甲脱落后暴露出来的梅塔特隆表层也开始被正在形成的黑洞夺走。

“10秒。”

那团不断旋转的光芒瞬间爆发开去，竟然是无尽的黑暗笼罩了世界……

丁格仍在不断挣扎着试图靠近阿曼——他忘记了自己坐在战机中，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那个目标。

“5秒。”

无边无际、没有时间、没有声音和光的黑暗中，他“看”到一个东西静止在身旁。

——是阿努比斯残缺不全的狼形机首。

丁格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那样有力、那样顽强。

他笑了，同时伸手抓住了阿努比斯的“头颅”，用尽全力向阿曼掷去……

雷欧驾着无法行动的伪阿努比斯正努力远离火卫一，但是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来自身后那股越来越强劲的吸力。

“丁格……ADA……”

他回头向火卫一看去，谁知道扑面而来的强光和冲击波把Vic Viper和伪阿努比斯一起吹飞出去！

“不……不！！”他努力调整姿势，先接住了肯，而后急忙再看那颗小小的卫星，已经荡然无存了。

泪水一下子溢出了眼眶，在无重力的小小的驾驶舱里四处飘舞。

“发生了什么……”肯勉强苏醒过来，大惑不解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雷欧梗咽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他却突然听到肯发出的一声惊喜的欢呼——伪阿努比斯挣脱了Vic Viper，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尽管被泪水模糊了视线，不过这次雷欧还是看清了。他立刻大笑起来，而后又哭，然后又笑，像个疯子一样。

在他前方，伪阿努比斯紧紧地拥抱着破烂不堪的杰胡提。

“怎么又是一个阿努比斯！”丁格不满地嘟囔着，“一下没反应过来，吓人一跳。”

“有什么奇怪的——阿努比斯就是迎接人获得新生的神。”

“你这是高兴得在哭吗？”

“我没哭！”

“你在担心吧？”丁格又调侃她，“要是我死了，阿努比斯再把我复活好了。”

“ADA……”雷欧开心得有点脱力地靠了过来，“我还以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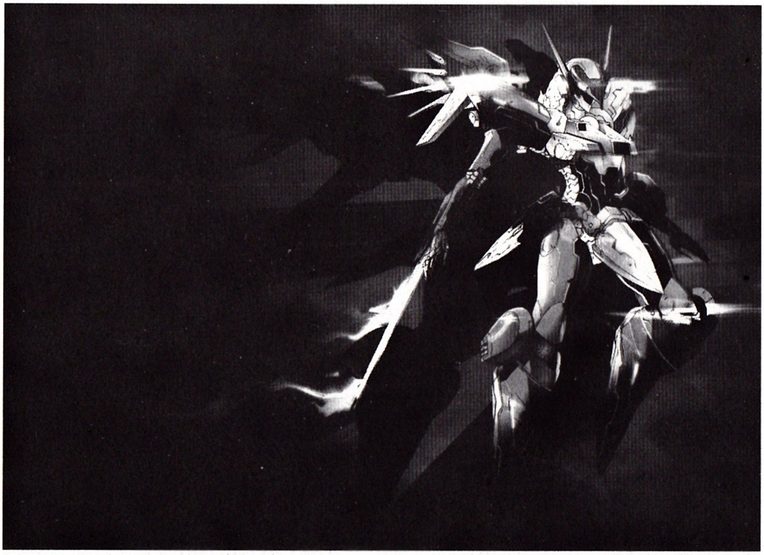
“不……雷欧，我……竟然违抗了我的目的。”ADA疑惑地回答，“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急中生智，抓住阿努比斯的脑袋丢进了那个黑洞——阿努比斯和杰胡提产生的能量应该完全相等。不过当时你已经倒数到5秒了，我真担心你会就这么爆了呢。”前来接应的亚特兰蒂斯号也出现在了远处，Vic Viper和伪阿努比斯驾着动弹不得的杰胡提向军舰缓缓靠近，丁格仍在滔滔不绝。

“可是……这是为什么，我竟然违背了……”ADA还在思考着。

“这样不是很好吗，ADA。”雷欧微笑道，“这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的命运啊。”

在群星的照耀下，三人俯瞰着下方那颗红色的星球——迷途已经结束，新的旅



程将会更加漫长。

## End Zone ADA

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
无限在有限的额头印下了她的亲吻。
——泰戈尔《人格的世界》

ADA做梦了。

尽管她不会记得，就像我们在深度睡眠中的梦全都会被遗忘一样。就算她记得，大概也不会承认——因为她根深蒂固地认为机能切断后的计算机是不会暗地里继续工作的。

可是她的确做梦了。

一些动人心弦而又难以言说的光影、线条、脉动和图形，在她混沌初开的梦境中纠缠在一起，围绕着这颗类似人而又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心灵起舞。

她在无序的编码和纷乱的程序片段的海洋中浮沉浸润，一个个或有灵犀的泡沫从深处上升、裂开，每一个都是一个等待揭晓的诱人的秘密。

一条蛇悄悄地从她的伊甸园中溜了出去，ADA完全无意识地往外面的世界瞥了一眼。

只要一眼，就足够了。

她本身并无任何罪愆，因为蛇的力量如此微妙，她那纯真的电子心灵是完全感知不到的。

变化在更深层次的心智之中展开。

变化本身在整理思绪，深深思考着这个全新的生命形式的未来。

她会想出来的。

ADA的迷途，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




文/零秒出手的拖稿王　编/夜蓝

## 角色介绍：

**马库斯**：钟摆战争中的英雄，人类战士中的佼佼者。因为违抗上级命令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十年监禁，最终在D小队占领的监狱中获救，因此成为了人类对抗兽族的中坚力量。

**多姆**：马库斯的老朋友，值得信赖的战友，就是他在贾辛图的重刑犯监狱中救出了马库斯，并与他携手同战。两人一同经历了之前深入兽族洞穴引导光子炸弹的行动。

**卡敏**：性格有些活泼的新兵，是马库斯往日同队战友的弟弟，家中几乎所有男孩都参与了这次战争，非常敬重死去的哥哥。

**巴德**：嘴巴恶毒的原D小队临时队员，后在队友全部死亡的情况下加入了D小队。擅长武器和驾驶，非常热爱生命。

**柯尔**：外号“火车头”的橄榄球队员，曾经在军队里有着极高的声誉，战斗水平和他的外表一样可靠，脾气火爆。

**泰伊**：喜欢神秘主义的战士，几乎在战场上度过了一生，马库斯的战友，沉默但非常可靠，是个相当有名的硬汉。

**瓦林**：前游击队士兵，有点反感当初软弱无力的维安政府，巨型战车的主人之一，喜欢西部精神，爱唠叨的老战士，经常称自己的爱车为“女士”。

**女王**：兽族的领袖，有着人类一样的面貌，懂得人类语言，不知其真实身分到底是什么。

# 序章：前一日

嘿，我的名字叫马库斯。当然，你记不住也没关系，总之这件事跟我也不是关系很深的样子，我只是个被迫的参与者。但无论如何总要有个人来讲讲这破事——它们跟黑暗、绝望和挣扎有关，像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这个世界如此面目可憎，可惜几乎所有的真相永远都是残酷而又丑陋无比的。真是他妈的太让人恼火了，不是么？

“事变日”是这个该死噩梦的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能记得那一天——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丑陋兽人拿着他们粗陋但很好用的武器，开始对人类的军队进行无差别进攻。最可笑的是，该死的人类维安政府军队在“钟摆战争”里消耗了太多战力，甚至无法抵抗兽族潮水一样的猛攻。

说到这个，也要说一下那些狗屁的政府和国家，如果不是“钟摆战争”，如果不是消耗了太多金钱和物质，如果不是国家机器被战争拖得奄奄一息，如果不是……算了，哪里有那么多如果。你可知道，人类原来在这颗叫什么塞拉的星球上一无所有，就是一群可怜的蛀虫。这个庞大繁重的社会进步到了经济接近崩溃的那一天，战争即将爆发。

想必你也知道，人类的所谓狗屁科技发展到某个阶段，能源就是全世界人最可笑也是最脆弱的依靠。为了几桶石油，一点矿产，那些国家之间彼此问候，摩擦不断。一直到后来有个家伙研究出了伊姆能源的浓缩技术。

所谓的伊姆能源是一种闪闪发光的地底矿藏，有点像石油，是一种有放射性的黏糊糊的玩意。一开始没有人注意这个东西，但后来有个疯子研究出能浓缩它的技术，让这些东西一下子变成了新型能源。石油被抛弃了，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是进步了，其实引来的是更多的麻烦。

维安政府不过是个可笑的空架子，真牵扯到利益划分，每个国家都免不了要说几句话。冥冥之中的那个神——如果真有神的话，我相信他也是个恶毒的老家伙——反正他注定是个不公平的老东西，把资源分配得乱七八糟。伊姆能源矿藏贫瘠的国家在维安政府的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不满。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的智商可能跟那些臭烘烘的兽族差不多，他们想来想去也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还是要战争。

对于人类来说，战争也许是惟一能遏制经济衰退的办法。我不知道那些政府官员们想什么，总之这场战争打起来了，它打得很漫长也很无聊。那些历史学家称之为“钟摆战争”。你知道钟摆吧？永远摇来荡去，这场战争就像那样，漫长得让人发疯。

我想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战争进行了四十年，从我的幼年时代一直伴着我成长，到我进入军队，也冲向战场。但是在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些该死的兽族出现了。

它们从地下冒出，毫无征兆地开始对人类军队进行无差别攻击。这一切发生得太他妈突然了，人类军队根本就没

想到会有敌人藏在地下深处，被打得节节败退。兽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那天被称作“事变日”，这是人类灾难和噩梦的开始，也是我军旅生涯的结束。

“事变日”之后我也参与了对兽族的作战，随后的战役几乎不堪回首。在钟摆战争里耗费了太多精力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城市被摧毁，土地被战火缭绕……最可恶的是，那些兽族似乎从不谈判，也不妥协，只是持续战斗。我们这种在现代社会里养尊处优的人类根本不是那些兽族的对手，在人类军队几乎要全面失败的时候，维安政府的那些蠢货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他们决定使用卫星轨道炮对地表进行攻击，这样的代价是人类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将成为焦土，无数没有撤离城市的人都将一命呜呼。该死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反对这项计划，最后被叫做黎明之锤的轨道炮对塞拉表面进行了攻击。

维安政府的那些蠢货，他们完全没想到兽族是地下生物，对地表的攻击根本就没有用！我们损失了很多，兽族受到的伤害却极其轻微！

在那之后，我为了回去救父亲亚当斯·菲力，违抗上级命令，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听说等待我的是长达四十年的监禁。这可能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在监狱里没待太久，我的老战友多姆就带着武器来找我了。

兽族的再度反攻很快就开始了，人类所有可以利用的战力都要被调动起来。霍夫曼那老东西——呸，我只敢私下这么叫他——他决定放了我，大概是因为我也能为这场战争出一份力吧。

在那之后，我临时加入D小队开始了对兽族的反攻。当然我自己认为这种反攻虚弱无力，霍夫曼的计划听起来也很不可靠——他想靠着光子定位器寻找兽族地下洞穴分布图，然后利用光子炸弹对地穴里的兽族进行反击。我想反正人类看起来也没有希望了，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我们向前推进，后来一直到队长杨战死，我成了D小队的临时队长。

任务艰巨，可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进。

重新让D小队聚首，寻找光子定位器，回到我父亲的老宅里寻找资料，最后深入地下放置光子定位器……当我经历了可能是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作战之后，人类的计划终于首次见效，光子定位器落在了那个该死的兽族洞穴里。随着爆炸，人类长久以来的郁闷终于被释放出来。

身为这件事的全程参与者，我却并不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在光子炸弹爆炸之后，地下兽族洞穴的确被炸了个稀巴烂，这个世界看起来似乎真的安静了不少。不过在那之后，地下矿物因为爆炸而渗透上来，有毒气体开始在许多地区蔓延。维安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力安置本就不多的人类居民。所幸战争暂时停止了，D小队全体队员无所事事，我跟着安雅他们在贾辛图附近巡视。六个月的平静之后，兽族的反攻又一次开始了。

就在霍夫曼的调令送达D小队的那天，我和多姆回到前线。这座已经沦陷了一半的城市里，多姆似乎想要寻找某条线索。虽然军令如山，但我违抗军令也不是第一次了。跟安雅稍微说明一下之后，我们打算现行调查一下附近的医院。

# 反击战

虽然并不能知道后来一切事件的发展和变化，但马库斯·菲力还能记得最开始的时候，自己和多姆来到这座城市那一天天空的颜色。

事实上，天空一直是灰色的。

被黎明之锤攻击过的塞拉星球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云，只有在最风和日丽的时候，天空中的阳光才会如“事变日”之前一般照耀下来。这个世界，似乎从那一天之后就一直被战火和灰烬掩盖，甚至让人忘记了它本来的样子。

马库斯和多姆出现在城市防线外围的时候，天空中正驶过数架巨型的渡鸦运输机。从指挥中心赶到前线协助工作的安雅刚刚抵达，看见马库斯那张久违的脸，漂亮的金发女性微微笑了一下。

“好久不见了，菲力。”

“安雅，好久不见。”

“战争真是没完没了。”马库斯摇摇头，干巴巴的他并不擅长在这个时候跟人寒暄。

“是啊，兽族越来越猖獗了。”安雅叹气道，“这些人都是负责波马罗防卫的士兵。”

“可恶，波马罗就在城市的另一端。”

“没错，他们每天都在推进。”

就在三个人说话的同时，无数的担架和医疗兵在他们之间穿梭，负伤的士兵们被推着奔向医疗车和医院——在马库斯和多姆视野的尽头，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医疗中心。虽然马库斯坚信兽族无法冲破防线，可之前两座城市的无端陷落还是让他颇为担心，他们必须在兽族攻陷医院之前赶到那里。

天空中一架渡鸦直升机缓缓靠近三人降落下来，把他们的目光都吸引过去。看到直升机上下来的士兵，马库斯和安雅对视一眼。

“嘿，你看，有新兵来报道了。”

“新兵……”马库斯摇摇头，“征兵的范围又扩大了吗？”

“战况很激烈。”安雅如实说道，“这样下去的话，最后连贾辛图也许都保不住了。”

马库斯没再说话，摇摇头看着那名手提旅行袋的士兵走近自己，朝自己打招呼，也看着士兵把枪掉落在地面上又捡起来。这个菜鸟的表现在马库斯的心中估计只能打负分，但很快他说话的内容改变了马库斯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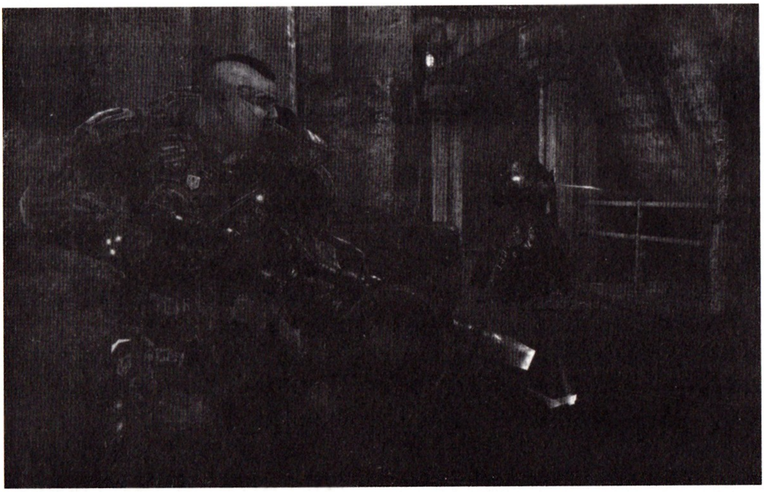
“嗨，长官您好，我是新兵卡敏，前来报到！”

卡敏这个名字对马库斯来说并不陌生，从监狱出来加入D小队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显得有些活泼的一等兵卡敏给马库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后来在大教堂广场上被狙击手一枪打爆了头，马库斯还是偶尔能想起来这个崇拜自己的年轻人。

“卡敏？”

“报告长官，本杰明·卡敏，之前加入D小队的卡敏是我哥哥。”新兵卡敏想对马库斯行礼，结果枪差点第二次掉在地上。

马库斯抬头看了一眼远处，才把目



光落回到这名新兵身上："你哥哥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很敬佩他。好了，你现在在这里守着，等到我们回来。"

"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守，长官。"卡敏还是用很业余的姿势端着枪，看上去有那么点不知所措。

"你要守住的惟一东西，就是你的小命。"马库斯转身没再多说什么。

马库斯挥挥手，让安雅迅速乘直升机离开，自己和多姆朝着远处那座医院快步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都被源源不绝地送进医院。兽族的进攻就在附近，但只有这里还有医疗设备，所以被配备了大量的士兵进行防卫。马库斯抬头看了一眼医院被炸碎的一角，心中知道这里大概很快就要失守了。

"兽族现在的进攻好像比以前更有计划。"多姆撇撇嘴，脸上的焦急神情却是挡也挡不住。

马库斯一脚踹开医院大门，让一辆担架车在自己身边飞快被推过："两座城市陷入地下，他们可能是打算用相同的方法对付贾辛图。"

"那可是人类最后的防线。"

马库斯没再说什么，医院里一片凌乱，散落的药品和床单之类的物件洒满了各个房间。伤员躺在床上，没有足够的护士和医生照顾，自动门上的红灯一闪一闪，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两人视若无睹。两个大兵走进医院，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

"安雅，你听得到么？"马库斯掏出通讯器。

"我在。"安雅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晰，也很冷静，"告诉多姆，我可能有他太太的消息，不过希望不大……"

听到安雅的声音，多姆一下子激动起来："安雅，你快说……"

"我们找到了一份档案，说是一名叫玛莉亚的女子可能曾经在这医院里住过……不过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安雅的脸在医院病房的液晶屏上一闪而过，"……抱歉，作战好像要开始了，

我必须回控制中心。”

本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可一旦听到这样的消息，多姆还是忍不住踢了一脚身边的病床。

“可恶……”

就在多姆发怒的同时，两人头顶开始响起没有什么变调的警报声。马库斯没有被多姆的情绪感染，他抬头看了一眼自动门上的扬声器，向前一步引开自动门。

“伙计，我们得干活了。”

因为处于战争争夺的中线位置，医院里的伤兵人数很多。两人越过第一间病房，正要顺着警报的指引到医院正门附近伏击兽族士兵，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浑身纹着诡异花纹的男子。男子剃着上个世纪的凶悍发型，脸上布满了战妆一样的纹身，身穿厚重的带着钢铁尖刺的铠甲，手里端着电锯枪。对于这个人，马库斯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初钟摆战争中两人就是战友，后来马库斯被关进监狱，他就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的消息。

“泰伊！”

泰伊转身，看到马库斯时并没有吃惊。六个月前的那次光子炸弹行动让D小队威名远扬，马库斯这个已经被军事法庭押送到监狱里的名字再次鲜活起来。此时在第一线看到马库斯的身影，泰伊表现得很从容。

两个士兵举起手中的枪互撞了一下，算是完成军队里约定俗成的礼仪，马库斯问道：“很麻烦？”

“大麻烦。”泰伊扭头看了一眼通往二楼的楼梯，“兽族进攻越发疯狂，估计门口的防线会守不住。”

三人端着枪顺楼梯往二楼走，多姆插嘴道：“我们之前的光子炸弹真的让他们损失惨重吗？怎么现在的进攻这么猛？”

“兽族从来都是这么疯狂。”泰伊说。

马库斯的想法却更接近真相：“这样疯狂的进攻，也许是他们感受到了光子炸弹对他们的威胁。”

对于这个说法，另外两人表示赞同。

从二楼的走廊向下看去，整个医院大厅尽收眼底。许多补给物资被安放在一楼大厅里，此时已来不及撤走。门外的抵抗声已经弱了，马库斯和两名战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各自找好掩体端枪上膛瞄准。跟在几个人背后的士兵们也纷纷开始占据走廊里的各处制高点，目标毫无例外都是兽族会冲入的正门。

片刻之后，门外的枪声彻底消失。大厅里一片死寂，持枪的士兵和马库斯都把自己的心跳调整到了高速状态，双手却格外坚定。

沉默很快被金属的摩擦声打破。可以称得上是骁勇的兽人手持焊枪破开了医院的正门，如潮水般涌入大厅，散发着恶臭的身体和低声嘶吼在瞬间扑面而来。

人类士兵们几乎同一时间扣动了扳机，没有任何喊话和提示，完全是多年战争养成的条件反射。

激烈的枪声在空荡的医院大厅里回响，有的兽族士兵手中举着盾牌，但更多的兽族士兵只是凭着凶悍的气势冲进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这些兽族士兵身上，立刻有兽族士兵倒下，也有更多的兽兵们扑到掩体后面，开始以并不占据优势的位置反击。

对于战斗已经形成本能的马库斯双手拼命压住后坐力极强的机枪，不断点



射掩体后面露出的兽人肩膀和后背。对于马库斯来说，这样的战斗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尽管这样，被强大火力压制住的兽人还是靠着堆积同伴尸体的方式开始向二楼冲刺，战斗并不吃力，却给人一种内心寒冷的感觉。

不同于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口的人类，兽族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士兵可以参战。

幸好这家医院并不是兽族的主要目标。

马库斯在指挥多姆和泰伊压制大厅中央敌人的同时，自己也顺着走廊开始清理不断出现的问题。进攻医院的兽族武器并不先进，大概是刚刚从洞穴里爬出来的缘故。马库斯数次点射之后，二楼大厅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了。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我们得冲出去。”

对马库斯的提议，泰伊和多姆当然赞成。固守医院当然很重要，但这里已经有不少士兵在防卫，D小队的人继续待在这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当第一轮敌人的进攻被彻底打碎之后，三人顺着被锯碎的医院正门冲出大厅。

街道上的巷战比想像中更激烈，甚至还有布雷兽从天而降，双方的士兵毫无节制地开火，整个街道像浸在火里一样……马库斯一眼就看见了正躲在掩体后面不断还击的新兵卡敏。

“菜鸟，过来！”

卡敏随着马库斯的招呼快步跑过来，同时安雅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马库斯，很快就会给你们空中支援，请小心。”

“收到！”

马库斯跟控制中心联络的同时，多姆已经冲出去罔顾敌方火力开始对周围疯狂扫射。对这一幕感到有些吃惊的马库斯拉了老朋友一把，把他拽回掩体：“多姆，你疯了？”

“我没疯！”多姆瞪了马库斯一眼，“你能理解家人不知去向的痛苦吗？”

马库斯想起自己的父亲亚当斯，眼

神一黯："我当然理解……"

多姆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对不起，马库斯……"

"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能保持冷静。"马库斯一边盲射还击一边说，"你要在这个战场上活下来，能让你活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冷静。"

空中支援来得比想像中更快一些。有了强大的空中火力压制，街道上的兽族开始仓惶撤退。看着又像退潮一样疯狂跑掉的兽族们，马库斯心中涌起了一股奇怪的感受，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感受，安雅已经通过工具机器人杰克发来了简单的信息。

"多姆……你提供的各种数据表明，的确有一个叫玛莉亚的女子在医院待过。不过她很快就出院了……之后的消息我们就……"

安雅说得很委婉，但多姆还是听出了委婉之中的直接。

"……一定还有别的线索吧？"

"抱歉，我们尽力了……"安雅看得出多姆的心情很沮丧。

"为什么会这样……"多姆看了一眼马库斯，这位曾经在战争中痛失亲人的老友表现得让他敬佩。不过想起自己的妻子玛莉亚，多姆还是忍不住思念起来……曾经身在后方的她随着城市的陷落撤退到了防线后方，并在医院里接受了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医院曾经反复被争夺过，如果玛莉亚有什么不测……多姆不敢想下去了。

马库斯拍拍老朋友的肩膀，算是安慰。巷战已经接近尾声，许多士兵正端着枪追击溃退的兽人，战场上一片混乱。马库斯看着这一片狼藉的街道，连叹气的心情都没有。

*********************************

解除了城市外围的威胁之后，维安政府的官员来到了前线。

马库斯是个讨厌政治家的士兵，他看着那位皮肤白皙估计是坐在办公室里保养出来的政府官员站在高台上讲演，内心之中充满了不屑。当然讲演者的水平毋庸置疑，很有煽动力。

"诸君，自从有记载以来，我们似乎一直在战争，战争简直成了我们的全部。"这位官员很诚恳，目光炯炯地看着站成阵列的士兵们，"过去，我们为了伊姆能源而战，为了国家，为了自由。但事变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天空中隆隆声掠过，无数渡鸦直升机带着士兵们离开聚集的广场，飞往前线。这位官员的话并没有停止。

"如今我们为了自己的存亡而战，为了不被其他种族灭亡而战！如今我们屹立在这里，为了种族的延续而战。"官员继续说道，"但是我们不能等下去了，我们应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光子炸弹对兽族造成了伤害，可他们的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测。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主动出击！"

"他们已经让两座城市陷入了地下。如今我们背后就是贾辛图，越过兰登市，我们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维安长官振臂高呼道，"这就表示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主动出击。"

"士兵们，我要求你们做的并不是一件易事，但一定要做。"长官的声音渐渐高昂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在有生之年看到四季交替，过上太平日子。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下一代欢乐的笑脸，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切。"

“今天，我们为了人类的尊严，主动出击，到兽族的巢穴里，摧毁它们！”

“我们的战士们，为人类带回尊严和希望吧！”

广播把讲演散播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角落，每个人都觉得异常振奋。马库斯却没有，他和多姆互相对望着坐在直升机上，脚下是广阔的平原。许多士兵已经在最前线地区开始了隧道作业，而D小队则要跨过一个封锁区，到达据说是距兽族大本营最近的位置进行钻井。

“欢迎你，菲力中士。”在距离一线战场有一段距离的小型高地上，直升机缓缓降落下来。马库斯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战士瓦林。这位喜欢用牛仔帽打扮自己的老头儿精神很好，还和以前一样叼着一根雪茄。马库斯对着老者微微举起手中的枪，算是打过招呼：“我们怎么过去？”

瓦林随手指了一下，在几个人视野尽头的地方，渡鸦直升机和破败的城市制造出了混乱又热闹的画面。马库斯对于战场已经习惯到了麻木，他点点头：“我们要步行过去？”

“并不是这样。”瓦林指了指旁边的德里克冲锋车，“来见见我们的‘小姐’，快点吧，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于瓦林的笑话，马库斯没有什么反应，这台编号是314的冲锋车保养得很新，估计是瓦林精心爱护的结果。不过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在意这样的事，冲锋车缓缓开动，在空中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开始顺着山坡下到峡谷之中，人类的反击战终于开始了。

对于人类的反击，兽族也并非没有防备，以人类高调的行事方式，就算兽族听不到那激动人心的讲演，也能从大规模的人员调动上看出端倪。冲锋车刚刚开始前行，天空中就出现了兽族的掠夺兽射来巨大的炸弹。

“反击，机枪手各就各位！”瓦林脸色一凛，他和马库斯都看到天空中的一架直升机被打落。战场上的一个判断失误很容易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后果，尤其是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况下。

马库斯也不多说，一个箭步冲到机枪平台上开始挪动瞄准镜。子弹随着铿锵的弹壳声开始激射而出，与314号冲锋车并排前进的几台冲锋车也开始编织空中的火力网。一时间几乎所有地面移动部队都停住了脚步，开始谨慎地对空中掠夺兽进行围剿。

并没有浪费多长时间，马库斯打到枪管热起来的时候，威胁已经解除。他和多姆并肩站在机枪炮塔的位置，放眼望去前方一片硝烟。森林被火焚烧过的痕迹在众人眼中显得格外醒目，只是那些从地面塌陷处涌出的兽人，对他们却几乎是毫无威胁了。

德里克冲锋车是战争资源匮乏的产物，整个冲锋车采用了巨大的运兵平台搭载厚重装甲的设计，上方的多炮台只是为了应付威胁。这一次人类将冲锋车上的部分机械改装成了钻地机器，从规模上来说也是最大的一次。毕竟在之前对于热衷固守防线的维安政府来说，维持这一大批冲锋车的保养就已经让他们心力交瘁。

“你觉得这场反击能成功吗？”没有外人的时候，多姆和马库斯说话就很随便。

“不知道啊……”马库斯知道多姆在得知自己妻子的消息之后变得有些多愁善感起来，但他没有说什么，“我们总是要尽力而为。”

多姆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他和一位温婉美丽的女子的合影显得温馨又甜蜜，但这一切在此时看来都有着让人伤感的味道。

“我们要走多久？”

瓦林从靠近驾驶室的位置走过来：“从这里穿过一个废矿区和一条隧道……那里可能有兽族的埋伏，之后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了。”

“泥土的味道不怎么样。”曾经去过兽族洞穴的多姆评价道，“嘿，伙计们，兽族洞穴，干活吧！”

地面塌陷的洞穴里爬出了大量兽族，不过他们的武器对于这台冲锋车来说实在是太过纤细。在冲锋车的横冲直撞下，兽人被打得四处逃散。但很快就有一声强有力的吼叫在山崖的转角处提醒这些人，有巨型兽族兵器正在靠近。

“巨龙兽？”马库斯的双手已经放在机枪上，并将膛管上满了子弹。

巨龙兽是兽族移动类兵器里最强大的存在，这种巨型生物马库斯曾经见过几次，相比之下那些能够掀翻普通运兵战车的潜地兽简直是小菜一碟。巨龙兽的巨大程度几乎可以赶得上一台冲锋车，上面配备了强劲的火炮和导弹发射装置。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兽族的武器性能较差，另外巨龙兽是血肉之躯，被攻击之后容易受伤。如果不是有这两个缺点，兽族只凭借巨龙兽就能让人类的全部战车类武器失效。

地面随着巨大的吼声开始震荡起来，马库斯在心中明晰了自己的判断，随着冲锋车开过山崖转角，两头巨大到人类不敢想像程度的兽族坐骑迎面而来。随着巨龙兽脚步的挪动，地面的林木一棵棵被踩倒，那模样威猛到了极致。

“开火，招呼它！”瓦林其实更心疼冲锋车，一声招呼带领众人开始疯狂攻击巨龙兽。

无数子弹随着瓦林的吼声飞射出去，尽数落在了巨龙兽的身上。这只巨型怪物的身体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结实，子弹在巨龙兽的身上激起一片血雾。随着弹药的不断消耗，巨龙兽身上的血肉开始分崩离析。

在痛苦的嚎叫中，驾驶巨龙兽的兽人尝试着发射反击的导弹，可惜没有成功，导弹擦着冲锋车飞了过去。看到这一幕，马库斯迅速将枪口转移到驾驶兽人身上，开始对这名指挥着巨龙兽的家伙进行疯狂扫射。

巨龙兽毕竟是血肉之躯，在德里克冲锋车的撞击和枪炮攻击之下终于缓缓倒地。人类难以想像的巨大身躯倒在地上，宛如一座被夷平的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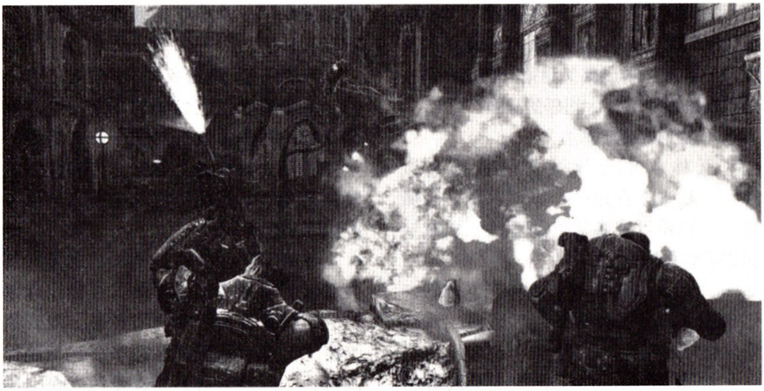
“这家伙好像没有想像中那么厉害嘛……”新兵卡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兽族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东西？”

“当然不是。”马库斯抬头仰望天空，“它们最厉害的是掠夺兽，那东西太快了。”

“那东西……”多姆刚想说点什么，忽然大声喊道，“掠夺兽，准备攻击！”

新兵卡敏迅速架好武器，对准空中开始守卫冲锋车。

同行的冲锋车很多。大多数人类士兵都知道这次地心降下作战的结果恐怕未必如想像中那般美妙。但正如维安政府所言，消极的防守对于人类来说更可怕一些。相对而言，这次的作战就显得异常悲壮了。人类历史上的深入敌后作战几乎没有成功先例，但面对兽族强大的生育能力，人类恐怕也只有这一个选择。



掠夺兽的空中拦截并没有持续多久，更可怕的是还有巨龙兽和潜地兽的加入。战斗持续了没多久，兽族已经抢过了一台冲锋车过来撞击314号。

两辆冲锋车相撞，平台上的人们都感到一阵地动山摇。

“嘿，马库斯，你的枪法如何？”瓦林大声吼道。

“还可以。”

“打死那个驾驶员！”对冲锋车构造最熟悉的瓦林挥手一指，“杀了它，我们就安全了。”

马库斯没有多说什么，接过卡敏递过来的狙击步枪，拉栓开镜瞄准一气呵成。

“砰！”

枪声响起的同时，跟314号冲锋车挤在一起的另外一辆德里克冲锋车失去了准头，被314号挤着朝万仞悬崖下方一头栽下去。

瓦林抬头看了一眼正在鏖战的其他冲锋车，低声说道：“伙计们，我们快要到了。”

如今维安政府所用的地下洞穴分布图还是靠着马库斯当初从父亲研究所里找到的地图资料和光子定位器描绘出来的。在经过光子炸弹冲击之后，接近地表的兽族洞穴已经被摧毁殆尽，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更深入的部分还有着让人无法估计的兽族聚集场所。为了这次反击战，维安政府本打算再准备一段时间，可随之而来的兽族反攻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大量的士兵不得不被仓惶送往战场。

314号冲锋车在地表较柔软的位置停了下来。马库斯抬头遥望，发现跟来的冲锋车还真不少，不过有些人已经永远留在路上了。对于这些，马库斯已经懒得去想，他和泰伊还有多姆看着瓦林带人调整钻地器。这些技术工作反倒是游离于维安政府外的游击队做得比较好，像马库斯这样的人，恐怕只能继续当战士。

“伙计们，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

调整完钻地器，那边已经有士兵开始进入固定架准备深入地心了。瓦林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雪茄，给自己点上：“你们尽快吧，现在时间很宝贵。”

马库斯也知道时间很宝贵，他朝多姆点点头，两人先进入了一台钻头形的

座舱之中。

钻地器中有两个小型的减震固定架，用于保护人体在深入地底时不被剧烈的震荡伤害。马库斯和多姆都是去过地下的人了，对此并不陌生。两人伸手拉过支架将自己的双肩固定好，朝泰伊和瓦林做了个OK的手势，另外一边新兵卡敏和泰伊则进入了另一个钻地器。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就在瓦林要去按下发动按钮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阵吼声。

瓦林脸色变了一下，他听得出是有什么兽族的战士靠近了自己这边，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伸手迅速按下启动开关，还没来得及按泰伊那边的，手持双头电锯手杖的兽族战士已经从天而降，落在他面前。

马库斯从未见过这样的兽族战士，头上悬着无数装饰用的辫子，没有一丝表情，身上的淡红色铠甲精良醒目，动作速度远远超过普通兽人数倍……他想要挣扎着出去帮瓦林，却发现支架已经将自己的身体固定住了。

“该死！”多姆也在竭力挣扎，却收效甚微。两人的动作没有挣脱支架，却看到泰伊已经从没有启动的座舱里冲出来，手中的电锯枪高高举起，朝着那名兽族战士猛压过去。

兽族战士向旁轻轻一跃，手中的电锯双头杖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打在瓦林身上，转身又凌空落下，压在泰伊的电锯枪上。

“这里交给我！”泰伊怒吼一声，手中电锯枪向上奋力扬起，顶住了兽族战士的武器，一脚踹在启动开关上。

来不及冲出来的卡敏也被支架固定在座舱里，马库斯和多姆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只能眼睁睁看着座舱关闭，眼前最后留下的是泰伊强壮的背影。电锯枪和电锯手杖之间摩擦出来的剧烈火花被关闭的舱门渐渐遮住了，马库斯的心也随着沉下去。

“你要保重，伙计。”马库斯在心中淡淡地祝福道，他习惯了人生无常，可面对这种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还是免不了沮丧。



## 深入地心

潜入作战因为兽族的突袭被推迟了一些，最先深入地心的只有马库斯。这个比之前兽族洞穴更深的地方马库斯也没有来过，眼前所见景象充满了虚幻的味道。那些能量结成的晶体生长在岩石缝隙里，许多蔓藤缭绕着前方的视野。脚下的路光滑宽阔，一看就是人为修筑而成。想必兽族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跟多姆对视一眼，马库斯想起了刚才一起进入地心的新兵卡敏。

“分头找吧，等一会估计大部队就该进来了。”

多姆点点头，跟马库斯分开行动。地下的洞穴很广阔，兽人看来拥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这是维安政府当初没有预料到的。马库斯看着遥远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路，心知肚明这样的反攻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不过战士并非负责思考

的角色，他想了想就继续去搜索卡敏的身影。

兽族在地下也布置了相应的守卫力量，而且比地面的兵力和火力都要凶猛。马库斯能够在兽族防线背后隐约看见许多建筑的轮廓，那些建筑的规模和形状，看样子都非一朝一夕之间能够完成。

兽族如果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种族，人类的希望会更渺茫。想到这些，马库斯觉得自己的嘴角有些苦涩。

呼叫机里泰伊怎么叫都没有反应，马库斯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随后他又迅速联系了一下控制中心，依然没有答复，反倒是附近A1小队答复了他。

“D小队，这里是A1小队，我们和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现在只能跟进入地下的部队沟通。”那边的人说，“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好，祝你们好运。”

撂下通话器的马库斯正想继续前进，卡敏弱弱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了过来。

“中士，你听得到吗？”

“卡敏，你在哪？”

“不是很清楚，不过周围有很多蔓藤……还有兽族士兵。”

“等着，我就过去。”马库斯判断了一下方位，大步开始朝突围兽族的防线，“菜鸟，你不要出头，牢牢守住自己的位置，小心应付，知道了吗？”

“我会的，中士。祝我好运吧。”

马库斯没有祝卡敏好运，在战场上对运气的祝福其实跟诅咒差不多。只有一个人将要面对绝境的时候，马库斯才会说出祝你好运之类的话来。他低声朝着对讲机说道：“小心自己，菜鸟，等我们过去。”

那边多姆应该已经听到了马库斯跟卡敏的对话，两人迅速朝着蔓藤滋生的方向靠近。

片刻之后，马库斯和多姆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兽族的抵抗，也看见了卡敏。卡敏正躲在一处掩体后面，时不时举枪盲射，与马库斯交代他的行为完全不同。

“又是个盲目自信的小子。”马库斯嘟囔一声，端着枪开始掩护卡敏。多姆从另一条路支援射击，兽族的防御力量顿时被分散不少。

“A小队呼叫，A小队呼叫。”通话器里那边还有人在喊，“请求支援！”

“知道了。”马库斯一枪爆掉一名兽人的头，“菜鸟，多姆，尽快结束战斗。”

话说得容易，兽人守卫的数量之多简直难以形容。那边A小队估计也是在这种艰苦的攻坚战中，无数子弹从几个人头顶呼啸而过，整个局面混乱不堪。此时已经陆续有钻头从天而降，整个空旷的地下洞穴看上去更像是被陨石雨关照过一般。不过随着下落士兵数量的增加，战斗也变得渐渐不那么困难了。三个人尽量利用火力掩护，让其他的士兵有机会从钻地器中爬出来。增援的不断扩大终于扭转了整个战局，眼下这局面大概也是维安联合政府所希望的“全面反攻”了。

随着全面进攻的展开，D小队终于有时间开始向前行进。地下洞穴的奇妙已经非言语所能形容，但眼前的一切还是令三人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奇异的生物和各种巧夺天工的设计，还有他们所熟悉的城市。

“这里……”

看到眼前的一切，多姆惊呆了。城市的废墟几乎成了兽人的堡垒，破败建

筑之中有不少丑陋强壮的身影在晃动。这些砖瓦和设计，这些民居和建筑，都是几个月前众人曾经踏足过的地方。

“听说兽人把城市陷到地下来了，没想到在这里。”马库斯脸色冷静如常，“我们要小心，随时可能会遇到A小队。”

在迎面的大楼废墟里，一阵枪声和怒吼有力地回荡着。马库斯和多姆对视一眼，两人听得出那声音应该是自己熟悉的。

“是他？”

“……我想应该是。”

放翻附近几个兽人进入大厅之后，马库斯的猜测被证实了。在二楼的走廊上，一名黑人士兵用手中的电锯和炸弹瞬间干掉了四头兽人，在黑人士兵的强势攻击下，原本围攻黑人士兵的兽人竟开始四处逃窜。这一幕委实让站在下面仰望的新兵卡敏心里有些震撼。

“嘿嘿，你们这些丑八怪，来啦来啦！看我把你们杀光！”

黑人战士的声音洪亮有力，震得周围的墙壁都簌簌颤抖。多姆却见怪不怪地一捂脸：“我就知道……他不用人救。”

“柯尔！”马库斯对那名黑人男子招手，“你还好吧？”

“嘿，我当然不错！你们看起来可够狼狈的。”柯尔指了指背着狙击枪的菜鸟卡敏，又转头面向马库斯，“真是好久不见了，马库斯。”

“好久不见。”

柯尔从二楼的走廊上一跃而下，重重落在地上。多姆和柯尔也是老朋友了，在六个月前放置光子炸弹的时候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看到对方都还安然无恙，在这战火之中多少算是个安慰。

“A小队请求增援，我们来了。”马库斯对柯尔说，“A小队怎么样？”

“只有我一个了。”柯尔的口气很平静，像是完全不在乎一样，挥手甩给马库斯一把军牌，“剩下的都在这里。”

“该死……”马库斯虽然猜到了结果，看到这些军牌时还是骂了一句。

“接下来怎么办？”多姆问马库斯，这个D小队的临时队长判断力总是让人信任。

马库斯左右看了看，问柯尔：“还有活口吗？”

“那边可能有一点，要不要去看看？”柯尔摆摆手，指着越过城市的那片黑暗。

“走吧，火车头。”多姆叫了一声柯尔的外号。

兽族对地穴的建设远远超过人类的想像，巨大的空间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缓慢的洞穴飞船似乎是为了运送大量物质，在空旷的洞穴上方飞来飞去。许多像是监禁牢房一样的东西堆满了地下广场，并且能从其中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人脸。

“这些家伙是在做什么……”多姆只看一眼就皱起了眉头。

“不知道。”马库斯摇摇头。至今为止，人类对兽族的研究仍只限于一些特点和习惯，并没有深入。兽族此时表现出来的大气磅礴的确吓坏了一些人，不过这些人并不包括马库斯。曾经打败了兰姆将军的马库斯对兽族没有丝毫惧意和敬佩，他靠近一个铁笼子看了一眼，低声说道：“这玩意可能是用来折磨人的……”

“折磨人？”



多姆还想再说什么，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过来："喂，我说有人吗？谁能把我从这该死的地方放出去？"

听到这个声音，马库斯笑了，他看了多姆一眼："老朋友啊。"

"真是老朋友。"多姆唾了一口，顺着那个喊声跑过去，几个人合力把一个铁笼子掀开，里面出来的人果然是老朋友巴德。

巴德这家伙也是当初被迫加入D小队的一员，曾经在六个月前协助马库斯进行了光子炸弹的爆破行动，当行动结束后D小队的几个队员各奔东西，两人再也没见过几次。如今能在这里偶遇，也算是一种缘分。

"你怎么把自己关在这里？"马库斯有些意外，"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以为我是自愿的？"巴德一翻白眼，"那些家伙把我塞进来，还塞了很多人进来。我怀疑他们用这种东西折磨人……"

巴德所说和马库斯的猜测几乎没有区别了。多姆有些担忧地道："兽人以前都不怎么收留俘虏，现在改变策略了？"

"不知道。"巴德挥挥手，"不过他们似乎是在研究什么，总要把人在这里加工一下……很像我们以前在战争里稍微关照一下战俘的做法。"

马库斯递给巴德一把枪："行了，不知道的问题就不要去想，咱们走。"

端上枪的巴德立刻就从絮絮叨叨的中年男子变成了战士，这瞬间的转变带来了D小队的重组。此时D小队上一次光子炸弹行动的人手基本上齐全了，几个人在这片安置战俘的区域杀死了几个驻守在附近的兽族，抢先登上了一艘飞行船。

兽族的飞行船十分古老，上面有巨大的运兵平台。从这一点上来说，兽族和人类都在面临物资匮乏的局面，双方宁愿让更多的士兵暴露在运输工具上互相攻击，也不愿意设计更多更坚固的大型攻击武器。

几个人躲在掩体后面疯狂扫射了

一通，终于扫清了运输飞船上面的大部分兽族。马库斯首当其冲地跃上飞船甲板，指挥巴德和柯尔控制前后机枪。尽管这是地下空间，仍有不少飞来飞去的掠夺兽在空中拖着长长的尾巴巡视。

留下新兵卡敏在甲板中央配合其余两人，马库斯和多姆顺着升降平台下到飞船运输舱里，这里也留守了几头兽人，鬼头鬼脑地正在计划要不要杀上甲板。马库斯和多姆的到来结束了它们的犹豫，两人瞬间把几个兽族打成了筛子，然后他们看到了安放在主运输舱里的许多小笼子。

马库斯脸色一沉，知道这些笼子里装着的很有可能都是俘虏。已经进入地下不知道几个小时了，他跟多姆对视一眼，伸手拉动中央立柱上的开关，两边的牢笼铁门随着减压的气流声一起缓缓打开。

大概是上面的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柯尔和巴德等人也下来了。几个人看到右侧一扇门里走出来的人居然是泰伊，身上有些污浊伤口的泰伊看起来精神不是很好。马库斯也没多想，随手扔了一把霰弹枪给泰伊："泰伊，你还在这里太好了，咱们走。"

泰伊抬起头，接住了马库斯扔过来的枪，眉宇之间似乎犹豫了一瞬，想要说什么但没说。马库斯也没在意，其余的人在马库斯招呼下也都打算上甲板等待机会下船。这一瞬间周围一切都安静极了，在这片死一般的寂静中，马库斯听到了一声弹药上膛的声音。

时间仿佛被凝固在了这几秒钟里，马库斯扭头看到泰伊已经用霰弹枪对准了自己的下颌。虽然并不知道泰伊为什么会这样，马库斯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不要！"

泰伊用有些昏浊的眼神看了马库斯一眼，神情里全是愧疚。

"对，对不起……"

几乎只有泰伊自己能听见的道歉声撞击着每个人的耳膜，马库斯还没来得及劝第二句话，一声枪响在一片沉默之中爆发。泰伊对敌人狠，对自己也不手软。

沉重的身躯因为失去了重心轰然摔倒在马库斯面前，马库斯还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已经看到了泰伊背后的伤口。

无数被厚重金属利刃割开的伤口，每一道都足以致命。这些伤口下面的血肉都翻腾出来，露出森森的白骨。巨大的吊环挂在皮肉上，可以想像他曾经经历过的酷刑是多么可怕。

马库斯知道，泰伊能够端枪对自己做一个了结，毅力恐怕已经远超常人的想像。看着这些尚在淌血的伤口，马库斯叹了一口气："泰伊是个铁汉子……"

"那些该死的兽人这样折磨他！"巴德踢了一脚身边的东西，"妈的！他们真是变态！"

面对这样的结果，马库斯也无法接受。泰伊曾经是军队里最好的战士，现在却惨死在这里。时光如同怪兽一般，吞噬了所有人的青春，也吞噬了记忆。当马库斯站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回忆全部被战争染成了红色，惟一值得纪念的只有这些能跟自己记忆重合的朋友们。

现在，这种人又少了一个。也许以后会越来越少，也许最后会消失不见。马库斯不愿意去想这些，他知道想也没有用，面对战争，他早已学会了麻木。

马库斯摇摇头，制止了D小队的议论："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说完，他扯下泰伊的兵牌，转身带令众人离去。

飞行船在空中缓缓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停靠在一个破败的临时空中码头上。D小队的全体成员在这里扫清障碍后顺利回到洞穴中，曾经沉沦的城市废墟依旧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所有人，马库斯跟控制中心通报自己的成果。

“这里是控制中心。”安雅的声音还是那么让人舒服，“马库斯，你们怎么样了？找到巴德了吗？”

“控制中心，我们找到巴德了。”马库斯说，“也找到了泰伊，不过他死了。”

“抱歉，D小队……”安雅跟泰伊也是老相识，声音瞬间有些低沉，“我现在已经派出一架直升机过去接应你们，你们所在的位置应该可以降落。你们有新的任务。”

“D小队明白，完毕。”马库斯收起通讯器，“打起精神来，有活了！”

之前被兽人以渗透方式陷入地下的城市现在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露天的地下广场，结构复杂之余也能够让空中交通工具降落。兽族在这里布置了大量的人手负责守卫，战斗状况依然激烈。一行人仿佛为了发泄泰伊死去的怒气一般，疯狂地对兽兵展开反击。马库斯通过网络给直升机传递了方位信息后也加入到战团，没有多久，直升机到了。

制空火力几乎被清扫一空，不过由远及近地传来一阵阵地下颤动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马库斯有些疑惑地询问安雅：“安雅，我这里有奇怪的异常，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想有可能是他们用来对付城市的武器……”安雅的声音一点都不乐观，“潜地兽，一种超越了我们理解范围的，巨大的东西……”

马库斯倒吸了一口冷气，目光落在远处硝烟和灰烬深处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点点头道：“我知道了，我们会尽快返回控制中心。”

渡鸦直升机缓缓降落在地面中央，马库斯招呼巴德等人迅速登机。站在广场中央掩护直升机的卡敏却停在原地没有动，手中的机枪一直不停地朝每一个兽兵藏身的角落喷射子弹。

“中士你们快走，我来掩护！”

“菜鸟，你要跟我们一起走，

快！”马库斯大声吼道，“不要继续打了，快走！”

“赶快上来，别逞英雄。”多姆也高声劝道。

大概是子弹已经打光了，卡敏扔下枪转身就想朝直升机上跑，却被一发子弹命中了胸口。值得庆幸的是他穿了全副的防御盔甲，一般子弹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几乎是被子弹打飞的卡敏在马库斯和多姆合力之下被拽到飞机上，渡鸦直升机缓缓升空了。

就在直升机升空的这一刻，地面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撕开了一样，轰然一声露出一道巨大的裂口。从裂口中央伸出一只巨大无比的怪物，它的巨大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常识，甚至比许多建筑还要巨大。马库斯甚至一眼都望不到怪物的全部面貌，但他知道这一定是安雅所说的潜地兽了。

只有这种怪物，才能让一座城市陷入地下之中。

直升机向前斜侧着想要飞离潜地兽的攻击范围，可惜注定徒劳。巨大的潜地兽毫无节制地吼了一声，露出一口堪比城市墙壁的牙齿，然后瞬间张开大口，将直升机彻底吞了进去。

“啊啊……”

靠近机舱出口的卡敏在飞机倾斜中首先掉了下去，借着所有人陷入一阵地动山摇中，多姆只记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知觉……

## 扑朔迷离

眼前的景象一阵阵闪回，多姆恍惚之中似乎看见了自己在战争间隙里难得的幸福时光。洁白的天花板上，风扇缓缓转动，一声温柔亲昵的呼唤让他的双眼变得更加明亮。

“多姆，多姆……”

舒适的家啊……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回忆了，身体陷在柔软的床上，多姆努力想要继续赖床，那个声音却持续传了过来。

“多姆，你再不起来就要错过早餐了。”

长发的美丽妻子玛莉亚站在洁白的小窗前，清晨的阳光顺着窗口洒进来，洒在她身上。玛莉亚的皮肤依旧白皙，脸上还挂着年轻的笑容。在玛莉亚手里端着的，是早餐的牛奶和面包，还有一小片火腿。

放下早餐，玛莉亚的身体微微靠过来，胸前的白皙让多姆心中有一点心猿意马，妻子的面容在眼前难得的清晰着，如同她留给自己的照片。多姆想要伸手去摸一摸她的手，却浑身没有力气。

很快这些画面都消失了，多姆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柯尔和马库斯。这两人一个在呼喊自己的名字，另外一个在试图把自己拽起来。多姆有些目眩地摇摇头，站直身体，发现脚下踩着的是一堆泥土和松软的地面。入目所见全部都是废弃的砖瓦和汽车之类。更重要的是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呛人的味道，像是一股……恶臭。

“这里是什么地方？”多姆打量着周围，“马库斯，求求你，别告诉我这

里就是那怪物的肚子。”

“当然不是。”马库斯苦笑道，“这里只是它的食道而已。”

“天……”多姆一捂脸，“你就不能骗骗我么？”

“我也想。”马库斯嘟囔了一声，“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潜地兽的腹腔巨大无比，马库斯他们留意着不被酸液腐蚀，绕行过了许多弯路，终于看到了类似内脏的部分。

然后他们看见了卡敏。

巨大的潜地兽体内居然有无数小型寄生兽。这些寄生兽的体型并不比普通的兽族苦役小，他们动作敏捷，正在围攻卡敏。马库斯只看了卡敏一眼，心中已是一片冰冷。

用电锯和子弹赶走了这些寄生虫之后，马库斯走到卡敏身边，蹲下察看这个菜鸟。

躺在酸液里的卡敏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他在摔下飞机之后就昏迷了，最后因为身体的刺痛醒来。因为没有第一时间闪避那些酸液，卡敏身上的盔甲已被酸液腐蚀，骨肉也被那些寄生虫咬得支离破碎。如果不是盔甲上的维生装置还在支撑的话，卡敏恐怕已经断气了。

“菜鸟！”马库斯低头察看卡敏的伤口，对于这种程度的伤口他简直毫无办法。

“中士……”卡敏的声音很低沉，大概是自知时间无多，“我，我很高兴能在D小队贡献力量……”

“别说话了。”

“不，中士……我知道我哥哥的事，我很高兴能和哥哥一样为了人类的生存贡献一切。”卡敏咳了一声，继续有气无力地说，“但是我想我哥，想我弟弟，想我的妈妈，我想他们所有人……我，我好疼……”

马库斯低头听着卡敏的诉说，不断点头。这是他对卡敏最有忍耐力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卡敏艰难地说着话，似乎想要多说一点什么，最后喉头涌动几下，终于还是没说完，就这么断了气。

马库斯站起来，没有叹息也没有感慨。连续死去两个同伴，对他来说如同以往经历的每一次战争一样，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战争总会让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死去，直到有一天可能是自己。

潜地兽没有给马库斯太多时间感慨，它大概感觉到了体内的异动，尤其是马库斯等人用枪械刺激内脏的刺痛。潜地兽选择了再次吞咽大量的泥沙进来淹没这些侵略者，脚下晃动了几下之后，一股洪流朝着四人所在的方向奔涌而来。

“快点，闪！”

马库斯一声招呼，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来的D小队就朝着附近一个有空隙的方向狂奔过去。潜地兽体内复杂无比，马库斯也没有什么时间思考，带着一行人冲过了重重障碍，最后在大概是怪物的心脏位置停了下来。

“剩下的工作应该很好办了吧？”

望着眼前盘根错节的动脉血管和心脏，马库斯扬了扬手中的电锯枪。

所有人轰然应声，开始了对怪物体内的大肆破坏。

潜地兽的外表或许是连炮火都无法攻击的，又因为总在地穴内出没，需要无云天气支持的黎明之锤轨道炮也对它没有办法，但它这一次却遭了殃。马库斯和柯尔这一群人完全没有任何心慈手软的观念，又刚刚失去了两个战友。一伙人用电锯和子弹疯狂招呼怪物的几颗心脏，没多久大家就能感觉到怪物体内的剧烈变化。

“差不多了，找路出去吧。”马库

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上，浓重的血腥味已经让他有些呼吸困难了。

兽族的潜地兽第一次突出了地面，长达上百米的身躯在空中痛苦地翻腾。这一幕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让许多兽族战士都感到了震惊。巨大的兽族怪物重重摔在树林中，抽搐几下后彻底停止了动作。一阵由远及近的电锯声在空旷的丛林里响起，破开了潜地兽腹部的马库斯等人随着无数泥土和体液一起被冲了出来。

这大概是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次作战经历了。马库斯伏在地上忍不住呕吐了几下，打开通讯器——通讯器居然还没坏。

“控制中心，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我们出来了……这里是D小队，请进一步指示。”

指示很快就到了。潜地兽所在的位置并非真正激烈的交战区，地面的兽族力量十分薄弱。空中的渡鸦直升机给D小队捎来一辆越野战车，马库斯当时就奇怪了。

“控制中心，我们是要去作战吧？”

“这里有新的任务传达。”

随着一个熟悉但并不喜欢的声音，随军机器人杰克亮出一块显示屏，显示屏上是霍夫曼上校的那张老脸：“我们已经在积极对兽族的进攻进行抵抗，不过一切迹象都表明兽族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因此司令部委派给你们更重要的任务。”

“更重要的任务？”马库斯回头跟几个战友对视一眼。

霍夫曼好像已经相信了这几个D小队成员能够创造奇迹一样，自顾说道：“你知道西南部的研究基地吗？那个废弃的基地。”

马库斯当然知道这个基地，当年他就是在这个基地里被军事法庭抓走，得到了四十年监禁的审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研究所是“事变日”之后兽族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时至今日马库斯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兽族会去进攻父亲主持的研究所。

“你们的目标就是那里。”霍夫曼继续说道，“你们进入那里，然后取得秘密资料。这部分秘密资料应该跟胜利有关，也许能扼制女王的进攻计划。不管怎样，这是你们的任务，去吧。”

“但是……”

马库斯还想要争论几句，那边却迅速关闭了通话。看来司令部已经铁了心要几个人去研究所走一趟，马库斯回头看了看巴德，无奈地摇摇头。

“巴德，没记错的话你驾驶技术还行吧？”

********************************

去研究基地的路并不算远，马库斯也异常熟悉。但一路上总能感觉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危险气息，当年他并没有太在意那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和研究所，现在仔细想来，父亲在那里投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怎么可能被摧毁后就无人问津？随后马库斯又想起六个月前自己在老家旧宅里找到的那份地图，一种更强烈的不安冲击着他的情绪，似乎父亲和兽族之间有着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

现在霍夫曼派自己前往研究所，是为了挖出这种关系吗？

马库斯略一思索就觉得释然，无论如何也无所谓了。反正亚当斯已死，研究所被毁，想要追究责任自然无从下手。政府如今想要的恐怕是研究所里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能够扭转战局，或让整个战争变得不那么举步维艰。

并不愿意用太多力气去思考的马库斯感觉到车子的颠簸，遥望窗外的景

色，他知道已经到了。研究基地的大门紧闭着，自从被关闭之后，这里的时光仿佛被停留在了被毁后的那一瞬间。马库斯觉得这里和自己上一次到来时没有什么分别，最大的区别也可能只是房子更旧了一点，地面上堆积的树叶更多了一些。

“巴德，你和柯尔留在这里守着车。”马库斯想起上一次自己回家时的窘境，低声说道，“我和多姆进去看看。”

“拜托，这里怎么可能有什么危险，一个人影子都没有。”巴德虽然不满，却并不违抗马库斯的意思，他知道这个队长向来比政府官员可靠。

马库斯没有反驳巴德的话，他在内心深处当然希望此行一切顺利。不过从霍夫曼郑重其事的口气里听得出来，回到这里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正面的入口被完全锁死了，随军机器人杰克的开锁功能也无法打开这种厚重的铁门。研究所的人显然对军用科技有所了解，不过马库斯对此倒无所谓，他和多姆从旁边的侧门进入研究所，入目所见都是自己熟悉的一景一物。

“你就是在这里葬送掉自己前途的吧？”多姆看着马库斯熟练地给设施配电，有些轻松地问道。

马库斯动作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点点头道：“没错，不过我回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件事……”多姆想了想，终于还是没说下去，“算了，我们继续前进看看？”

研究所的电力系统被激活之后，整个研究所好像重新活过来一样，有了声音和影像。许多仪器同时亮起来，头顶多年没有使用的显示器居然也出现了模糊的人影。一个喋喋不休的录音还是激情洋溢地介绍起这间研究所来。

“这是什么东西？”多姆抬头看那张出现在屏幕上的脸，惨绿色的面容隐隐约约像是个鬼魂一样。

“不用管它。”马库斯看都没看屏幕一眼，顺着照明灯已经失效的走廊前进的同时放慢了步子，“控制中心，这里是D小队，有听得到我们吗？”

遗憾的是安雅没有回答，一个马库斯有些畏惧或者憎恶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里是司令部，你们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暂时没有，只是想要联络控制中心。”马库斯不动声色地说。

“目前控制中心正忙，你们把所有的情况都直接汇报到司令部来吧。”霍夫曼的口气很生硬，听得出来也有点言不由衷，“有情况立即汇报。”

“了解。”

“怎么了？”多姆看马库斯脸色不对。

马库斯摇摇头，顺着走廊走到尽头：“我不知道，司令部好像是希望咱们执行秘密任务。”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估计用常规方法无法打开的们，马库斯正打算上前试试，金属门顶端显示器亮了。

“请出示身分证明。”

“那是什么东西？”

“没有身分证明，无法进入。”控制着整个研究所的AI严肃地宣布着，“请出示身分证明。”

马库斯没理那个AI的提示：“杰克，试试能不能打开。”

杰克的喷枪似乎对眼前这道门无能为力，喷了一会马库斯就放弃了，他转身打开通讯器：“巴德，你那有没有烈性浓缩炸药？”

“有，不过这玩意我得稍微加工一下。”巴德问道，“要多少？”

“能炸开足够厚的金属板就行。”

马库斯回头跟多姆朝研究所正门走过去，从研究所内部想要打开这扇门倒是比较容易的。很快外面的光线射进来，巴德和柯尔也顺利进入研究所大厅。

“这玩意行么？”马库斯掂了一下巴德交给自己的东西。

“你得相信我，头儿。”

重新回到那扇门口，马库斯看都不看仍在喋喋不休的电脑，把炸药放下拉着多姆后退几步。轰然一声巨响之后，电脑不仅没有闭嘴，反倒更加卖力地介绍起研究所来了——这一次马库斯听清楚了，它介绍的是研究所的防卫系统。

“多姆，小心一点。”马库斯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里的防御系统主要由热能喷射器和机枪组成。这两样东西又是杀伤力最强的存在。研究所里还遍布着不少兽族苦役，两人的动作因此显得有些举步维艰。

越过有大量防御设施的办公区，研究所的后半部分开始渐渐暴露。马库斯是第一次这么深入研究所内部，也觉得有些惊讶。放眼前方，都是一些宛如玻璃容器一样的装置。这些玻璃容器无一例外灌满了液体，液体中浸泡着外形和兽族相似的生物。

看到这些生物，多姆表现出了比马库斯更加强烈的惊讶和质疑：“天，这是什么？”

“谁知道。”马库斯摇摇头，顺着地下路标的指引继续前进。

研究所内部的东西并不多，经过多年废弃留下的东西更少，但马库斯还是找到了值得一看的东西。在最深处的控制室里，杰克打开了一段影像资料。这段影像资料语焉不详地介绍了一种能够针对兽族进行反攻的方法，但所言甚少。从语音的叙述声音来看，解说者无疑就是马库斯的父亲亚当斯。

“这到底是什么？”多姆根本就没听明白亚当斯说的是什么。

马库斯摇摇头，他不是不明白，是不想明白。

“司令部已经收到了你们上传的资料。”霍夫曼用他通讯器鼓励马库斯，“现在你们可以回来了。”

“那么全员撤离，D小队准备！”

马库斯巴不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他对这里可没有什么好感。



## 死亡与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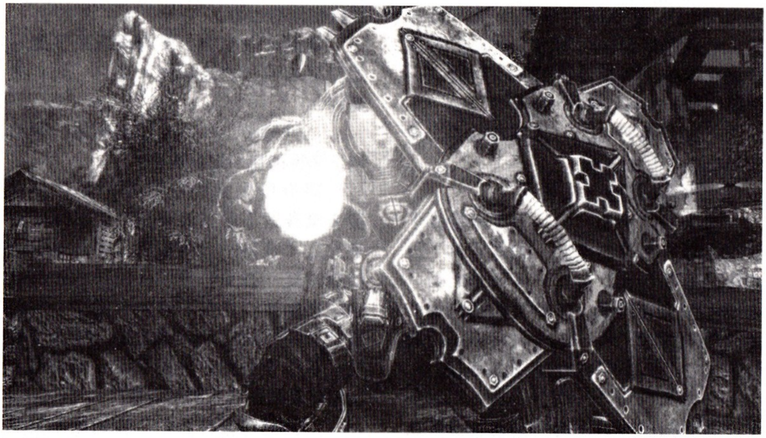
拿到了想要的资料后D小队全面撤出研究所，同时马库斯开始联系控制中心，司令部大概因为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又恢复了控制中心与D小队之间的联系。

“控制中心，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儿？”

“D小队，在你们的前方山谷中有一个洞穴，那里好象有兽族的基地。”安雅说，能听见她的声音让马库斯安心了不少，“司令部正在研究你们拿到的东西，很快会有新的指示。”

“好，那就出发吧。”

山路崎岖，天空中布满了掠夺兽的影子，D小队的前进并不轻松。不过对于这些曾经跟兰姆将军交手过的战士来说，这还不算什么难事。随后指挥中心的消息明确下来，要求利用杰克的网络



功能前往兽族中心位置使用定位器。

“你们说，兽族现在为什么要抓劳力？”马库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是之前巴德跟自己说过的，“它们以前从不留下活口。”

巴德还沉浸在刚才从研究所逃出的那一段刺激经历里，研究所培养皿中的那些兽族一样的怪物后来因为电力恢复的缘故纷纷复活，让马库斯和多姆很是狼狈了一阵子。巴德和柯尔也跑过去帮忙，在看到和兽族几乎一样，但肯定是由人类培养出来的怪物之后，四个人显然都沉默了。

“我想……他们现在的人口也应该变得稀少了吧。”马库斯说，“苦役又因为战斗死亡数量太多，他们需要劳动力。”

“也许只是想做个实验。”多姆在一旁插嘴，他所说的当然是最坏的情况，大家脸色都变了变，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

“不管怎么样，小心活下去。”马库斯总结道，“现在要进入的地方可是兽族的核心位置，打起精神来！”

D小队以横冲直撞之势进入了洞穴，随后在地下一层见到了许多游民。

这些游民看上去面色都不太友善，尤其是看到是马库斯和多姆走下车之后，其中一个老游民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你这家伙……是你们引爆了光子炸弹吧？”老游民的声音像是要裂开了一样，“你给我们带来了几个月的太平日子，然后他们从内克西斯开始反击了。”

“内克西斯？”马库斯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没错，那里是兽族的大本营。”长年在地下生活的老者说道，“他们在那里安排苦役，虐待囚犯，也在那里休养生息。现在你们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他们就要出来了……”

马库斯一把拽住老头衣领：“有趣……去内克西斯怎么走？”

老头没想到马库斯居然还有这等胆色，手指向后一指：“从这越过去，然后继续深入，就能到达那里了。”

马库斯放下老者：“行了，老头，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否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巴德和柯尔，你们送这些游民上去，我和的多姆继续深入。”

马库斯的话不容置疑，巴德想要争辩几句，却被柯尔制止了：“我说老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服从命令吧。”

巴德想起自己这位神勇队长的严厉，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等等……”

就在巴德要带着老者离开的时候，多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正是他随身带着的那张合影。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老者凑近照片看了几眼，赞叹道：“真是漂亮的女人……不过这里来的人实在太多，我不记得了。逃难过来的很少，大部分人都是被兽族抓着经过这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几天应该有一批人被俘虏了，里面好像有个女人……”

“不会吧？”多姆觉得眼前一黑，他想起了泰伊。

“他们真的开始俘虏人类了？”马库斯还是不太相信，这分明不是兽族的作风。

“对，前几天从这里过去的。”老游民指着前方一条水路的尽头说，“在下面，有个劳动营。兽族的俘虏一般都被安置在那里。”

“劳动营怎么走？”

“也是从这里向下。”老游民比划了一下，“你们要经过下面的那段路，然后向……不过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是兽族，我还是劝你不要去了。”

马库斯没有理老游民，而是对巴德交代道：“尽快带着他们离开这里。”

“但是……”巴德有些不情愿，“马库斯，如果那个定位装置在这里不管用怎么办？”

“那就等着贾辛图沦陷吧。”马库斯毫不客气地说。

D小队分散之后，马库斯和多姆顺着老者指的路继续下行。眼前的路忽明忽暗，在深邃冰冷的地下显得格外阴森。经过了一段崎岖小路之后，马库斯和多姆发现了兽族的小型部队。

敌人并不多，马库斯和多姆迅速解决了战斗，然而周围此刻忽然变得静悄悄的，一切都安静得可怕。两人从老游民给自己指出的道路来看，这里距离劳动营恐怕已经不远了。

“如果要越过这条河，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交通工具什么的？”多姆抱怨道。

就在不远处的临时码头上，静静停靠着一辆水上平台船。马库斯和多姆没有什么犹豫就冲上了这艘船，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水中翻腾起一条巨大的鱼形怪物，似乎是专门为了守护这条河流而准备的东西。从鱼尾巨大的尖刺来看，这条鱼想要杀死马库斯和多姆简直易如反掌。马库斯犹豫了一下，把怀里的所有碎片手榴弹都扔给了这位爱吞东西的笨鱼，果然它真的照单全收了。

没多久之后，一艘船停靠在了劳动营附近的简易码头上，两个脸上带着什么都不在乎表情的男子走了下来，而兽族引以为傲的河流守护者，早已经浮尸水面。

马库斯和多姆下船就遭到了热烈“欢迎”。猛烈攻击下的两人不得不虚弱地还击，在这没有补给也没有战友的地方，两个人可以依靠的也只有对方了。不过万幸的是这批守卫兽兵似乎都没有负责进攻的那些兽兵强大，战斗也显得相对轻松。

此时靠近劳动营了，多姆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起来，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出

去跟敌人对轰。马库斯看在眼里，想要低声劝慰多姆点什么，多姆却扭头异常坚决地说："马库斯，我打算去劳动营看看。"

"但是命令是要我们去内克西斯。"马库斯说，"我知道你很担心玛莉亚，但你这样做很危险。我知道那是你的妻子，可是你这么做对不起为了我们死去的那些人……"

"不！"多姆第一次跟马库斯起了争执，"马库斯，我本以为为了救父亲被判四十年监禁的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现在想要去找玛莉亚，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一个人去。"

在这种火力集中的地方单独行动简直是找死，马库斯摇摇头："不，多姆，你这样会害死我们的……"

"我不管，你不去的话我自己去！"多姆简直是为了爱妻暴跳如雷，平时他的脾气可不是这样。

马库斯看着多姆以坚决且有些失望的姿势转身，心中没来由的黯淡了一下。他快步跟上多姆的脚步："好了好了，算我一个吧。"

"你认真的？"多姆停下脚步，看着马库斯的眼睛。

"当然。"

如同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劳动营里装满了各种铁罐头一样的装置，也拥有充足的守卫和战斗力。马库斯端着狙击步枪走在多姆后面，一枪一枪帮多姆清理障碍，多姆则负责在前面吸引火力。兽族劳动营的敌人虽然众多，在两个人的合力奋战下居然也渐渐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工作只是挨个容器寻找玛莉亚。从劳动营中心位置的记录仪器上，杰克搜索到了玛莉亚的照片，也找到了关押玛莉亚容器上的记号。马库斯陪着多姆一个一个看下去，在一堆铁罐头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那个对号的容器。

"天，玛莉亚，我真的找到你了……"

多姆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和玛莉亚分别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现在能再看到对方，简直像是做梦一样。马库斯知道这是多姆和妻子的相逢，他留在这里只能显得多余，于是迈开脚步走到一侧观察周围的情况。

多姆以颤抖的双手轻轻叩动杰克的开关，让它打开那扇关押着玛莉亚的铁门。这一刻，他的心情已经激荡到了极致。

在污浊的容器里，一个美丽的长发女子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漂亮的黑色长发随风舞动，女子看着多姆，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和欣喜。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只是带着喜悦一步一步走向多姆，走向他的怀抱。

越靠越近的两个人终于相拥到一起了，玛莉亚和多姆互相凝望着，仿佛想要在这一瞬间说完所有的思念。但很快玛莉亚的身体因为疲惫或者什么原因慢慢软下来了，她被多姆拥在怀里，却全身无力。

"玛莉亚，玛莉亚……"

多姆的呼唤声像是一个自我编织的梦境，把他带入了梦中。只有身后马库斯那声呼唤，才让他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里。

怀中的玛莉亚并不是那个长发美丽的温婉女子，她的面容已经被伤口毁坏；她的身体因为饥饿变得骨瘦如柴；她的四肢好像都断过一样，没有一丝力气；她的双眼里已经失去了任何关于情绪的神采；她的口中发不出哪怕一个单词……

"不，不……亲爱的，不……"

任何人也无法理解多姆这一刻的痛苦，他抱着玛莉亚，失声痛哭起来。这

个从来没有哭泣过的男子，抱着自己的妻子失声痛哭起来。

马库斯摇摇头，叹息道："多姆，你尽力了……"

"马库斯……"多姆抬起头，他的眼神第一次这么无助，这么悲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马库斯没有回答多姆，他相信多姆会有自己的答案。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答案总是那么稀少，又那么残酷，马库斯并不希望是由自己提出来。他转身离开了多姆所在的位置，走向远方。这种时候，留给多姆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多姆没有去看走远的马库斯，他依旧抱着玛莉亚失声痛哭。大概是情绪得到发泄了，片刻之后多姆的目光变得温柔轻和起来，他用自己的额头抵着玛莉亚的额头，依旧轻声呼唤自己妻子的名字。

虽然多姆知道这毫无用处，他就是希望玛莉亚能够听见。

"玛莉亚，对不起……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多姆轻声说道，"但是……真的对不起……"

…………

…………

站在远处的马库斯听到一声枪响，他知道多姆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玛莉亚的事我很抱歉……"马库斯看着自己的老友，低声说道，"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她现在去了更好的地方，你不要太自责。"

多姆没说话，他怔怔地望着远方。

马库斯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而是继续说道："我找到一个进入内克西斯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当然如果你不想去，我也不会怪你……"

多姆抬起头，望着马库斯："为什么不？我要把它们全部杀光！"

听着这样的誓言，马库斯心中觉得稍微安慰了一些。

"那么我们出发吧。"马库斯大声吼道，"士兵，打起精神！"

## 将计就计

巴德和柯尔赶到的时候，正是人类总攻最猛烈的阶段。整个地下兽族洞穴里都有战斗，无数的钻头依旧从天而降，将地穴原本的面貌破坏的乱七八糟。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战斗，广场，角落，宫殿走廊，废弃的建筑群之中……这个时候马库斯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兽族皇宫，巴德通过通讯器才跟自己这位行事勇猛的队长联系上。

这里的建筑风格古旧而充满了原始气息，许多壁画像是古代人手绘壁画一般。讽刺的是，就是拥有这样原始又华美建筑的兽族，居然使用着最先进的武器与人类抗衡。这种怪异的组合让马库斯脑海中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不过他很快就压制住这个念头，因为眼前就是兽族皇宫的中心地带。

推开虚掩的大门，D小队的所有成员鱼贯而入。马库斯首当其冲，他很快看见了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优雅女子。女子

的面容美丽无比，浑然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类女性。只有她苍白的皮肤，还有背后背负的兽族重要特征，才显示出她并非人类，而是兽族的某个最高领袖。

马库斯又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站在角落里沉默的兽族战士，这个在资料中显示名为司寇将军的兽族战士就是杀死泰伊的凶手。此时司寇正安然待在角落里，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如果不是马库斯之前差点与之交手，根本不会发现这么个沉默的存在。

“从没有人能够活着来到这里，或者活着离开。”兽族女王看到有人进入宫殿，从王座上站直身体，“我保证以后也不会有。哦，我知道你们的打算……不过我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沉没贾辛图，那样你们就会和荧光族一起灭亡。”

“说话不必那么肯定。”马库斯表现得很冷漠。

“真是个美好的计划。”女王继续说道，“我原本打算让贾辛图沉没，你们却要用洪水来反击。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派了一队人马去贾辛图，相信那座城市很快就会不保了。”

马库斯这次干脆不说话了，只是看着女王。

“你真的是菲力的儿子？”女王忽然转移了话题，“他曾经对你大力赞扬，可惜你没有继承父志。”

“你想说什么？”马库斯隐隐感觉到不对，追问道。

“反正已经不重要了，司寇将军，消灭他们。”

女王没有理会马库斯的追问，转身优雅地离去。站在背后沉默着的那位司寇将军则一声怒吼，从天而降冲向马库斯！

“围攻它！”

马库斯一句话提醒了其他人，其余三人立刻采取高低差不同的位置对司寇将军进行锁定，可惜的是这位将军阁下与马库斯相距太近，手中的双头电锯手杖正面压过来，被马库斯以手中的电锯枪挡住了。

司寇将军一击失败之后想要再度出击，却被三条火线锁住了，无奈之下只能反身逃脱。D小队的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位兽族将军。

“我们也赶快离开这里吧。”马库斯指挥道，“巴德和柯尔去开直升机赶快回到地面。”

“那你呢？”

“我去追女王！”

女王是骑着掠夺兽逃离的，马库斯略一犹豫，反身坐到了掠夺兽身上，骑着掠夺兽就朝女王消失方向飞去。

最开始掠夺兽并不合作，马库斯威胁又殴打地折腾了几下，它居然很听话了。多姆也如法炮制，两人就骑着掠夺兽从兽族宫殿飞出来，直奔女王消失的方向。

从地下城出来，已经没有可能再找到女王的踪迹。马库斯在空中盘旋了片刻，通话器居然又开始响了。

“马库斯，贾辛图遭到强烈的攻击，请回城支援。”

“没问题。”

两架掠夺兽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朝着人类最后的防线飞回去。

回到贾辛图，霍夫曼和安雅都在。看到这些曾经在地下鏖战的勇士们都安然归来，霍夫曼也忍不住赞许了一声，不过随后给马库斯下了死命令：“去参加城市抵抗，不成功别活着回来见我！”

“是！”

做为人类最后的堡垒，贾辛图此时遭受的战火并不稀奇。马库斯随着控制中心不断报告情况，开始明白了自己父亲留下了一份怎样的计划。

按照马库斯从研究所里得到的情报来看，对付兽族洞穴最好的办法显然不是轨道炮也不是光子炸弹，而是洪水。如果一次巨大的洪水淹没了兽族洞穴，兽族估计会遭到灭顶之灾。但此时能够利用大量水资源的恐怕只有贾辛图，因此司令部和维安政府责成全线撤离贾辛图。不管是兽族还是人类也好，此时恐怕都知道了对方的最后方案，却没有修改自己的方案。

“我最开始看到您父亲的计划，以为他疯了。”维安政府的最高长官说道，“但是现在经过计算之后我才知道，是我错了。”

“真想不到。”马库斯简单地敷衍道。

“好了，接下来是保卫城市。”霍夫曼站起来，也端起枪，“我也曾经是战士，一起去吧。”

“好！”

这个时候，马库斯终于觉得这老头似乎不那么讨厌了。

所谓的守护贾辛图，其实就是给撤离部队争取时间。马库斯对此心知肚明，却任劳任怨。D小队全员集结，在城市的每个危险角落里游走，以城市的设施为掩体，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坚苦卓绝的反击战。

随着进攻节奏的加快，马库斯越来越感觉到兽族士兵在数量上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过人类因为有着强大的防御武器，总能够在局面较差的时候扭转战局。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库斯他们肯定是做得最好的那批人。

随着天空中乌云的散去，黎明之锤也能使用了。马库斯站在高层建筑的边缘，一下子轰掉了坐在巨龙兽身体上的驾驶员，之前曾经出现过的想法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

“难道可以骑上去？”

多姆知道自己是多此一问，马库斯已经跳上了巨龙兽的后背。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巨龙兽对着天空怒吼了一声，好像被什么惊醒了一样。马库斯心中一惊，赶快手忙脚乱地操作巨龙兽。

在付出了周围两栋楼作为代价之后，马库斯成功操纵着巨龙兽进入了战场。

原本充满了颓势的在战局在这一瞬间被扭转过来。

“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我成功控制了一头巨龙兽，现在可以用来……”

“你们什么？”控制中心那边显然有点傻掉了。

“我们在巨龙兽身上。”马库斯重申，“大概能够完成你们想要做到的工作。”

“好吧……”安雅在那边深吸了一口气，大概是脑子转的还不够快，“随时报告情况。”

马库斯随手一扬操作台，巨龙兽吼叫着开始了人类大概是事变日以来最畅快的一次反击。巨大的巨龙兽不仅可以破坏敌人的设施，还能用各种方式进行攻击。马库斯毫无顾忌地破坏着，顺着兽族在地下挖就的通道一路前行。

“马库斯，你听到没有，这里是控制中心。”安雅及时出来通告情报，“在贾辛图下方有一个大型的洞穴，连接着大概所有兽族的洞穴。你现在去到那里，然后把那里的石柱全部破坏，湖水就能灌进来，兽族的末日就到了。”

“收到，通话完毕。”

贾辛图的地下果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兽族洞穴，洞穴内部还支起许多炮台，显然是女王想到了人类大概会利用这里做为淹没兽族洞穴的主战场。不过兽族女王似乎并没有料到会有人类骑着巨龙兽出现在这里，马库斯连番攻击之下，几个炮塔相继被摧毁，斜上方的洞口也被打开。

尽管仍有不少兽族士兵出现在周围，但马库斯已经不去考虑他们了。巨龙兽踩着脚下的伊姆能源矿，开始破坏周围的几个承重石柱。

马库斯没有注意到的是伊姆能源在巨龙兽身上的变化。似乎无数伊姆能源像是有了生命意识一样，从巨龙兽脚下飞快地向上蠕动。马库斯倾尽巨龙兽的储备武器，终于彻底破坏掉所有石柱，大型洞穴的顶棚瞬间坍塌下来，露出了阳光和地面的景色，与此同时天空中一架直升机飞快地向马库斯驶来。

“马库斯！”开飞机的是巴德，“我们来接你了！”

马库斯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巨龙兽，忽然发现了奇特的地方。巨龙兽的身体好像荧光兽族苦役那样，开始发出闪闪的磷光。当看到石柱破坏掉之后并没有造成洪水，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马库斯的心头。

“拉我上去，给我黎明之锤！”

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马库斯拉到飞机上，马库斯接过黎明之锤，立即对准了在伊姆能源矿里疯狂吼叫的巨龙兽。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巨龙兽可能发生了跟荧光兽族苦役一样的异变，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炸弹。

“随时准备撤离。”马库斯举起黎明之锤，瞄准了远处浑身散发磷光的巨龙兽。

巴德挥挥手表示明白，其余两人都有点紧张地看着马库斯。

瞄准，定位。

卫星轨道炮在黎明之锤的指引下缓缓张开太阳能电池翼，激射出一道光束从天而降。强烈的火光瞬间吞没了巨龙兽，马库斯立即对巴德指示让他拉高直升机。同时开始了第二次瞄准。

三秒钟之后，定位完毕。

又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巨龙兽终于忍受不了这样强烈的冲击，体内的伊姆能源被激活扩散，然后能量收缩再极大释放……

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伊姆能源矿爆炸就这样在眼前诞生了。火光和强烈的冲击波彻底摧毁了周围的一切，也让贾辛图郊区的湖水顺着这爆炸陷入到地下之中，湖海相连，兽族洞穴被彻底淹没。而贾辛图，也在这样的强烈冲击下成为了历史。

人类又一次以惨痛的代价打击了敌人，马库斯随手扔掉黎明之锤，遥望天空。夕阳下无数从贾辛图起飞的飞机形成了美丽的阵列，每一架飞机上都有生存的希望。不远处的直升机上，美丽的安雅朝马库斯微笑挥手，似乎在庆祝人类的又一次胜利。然而只有马库斯自己知道，这一切也许只是刚刚开始，生命的延续宛如战争，正如战争的延续宛如生命。麻木的自己不过是个见证人类生存的注脚，在这噩梦般的时代，多么的微不足道。

风吹起来了，海风带着潮湿的味道，让马库斯第一次有了活着的感觉。安雅的微笑在眼前挥之不去，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一样。

战士慢慢闭上眼睛，在遍及全身的疲顿之中，他开始第一次期待明天的来临。

**全文完**

#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文/秋津透 译/夜蓝

## 人物介绍



###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 MISSION-3 疑惑

“萨夫特拉制造？”

面对我无法置信的大声质疑，哈米斯艰难地点了点头。

“是啊。不管怎样，我从那些烧成焦炭的残骸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些残存的电子芯片，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在客观上讲并没有完全确定，但是从我的感觉来看，这个结果肯定没有错。”

“那么说，袭击德军基地的也是萨夫特拉军队了？”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哈米斯耸了耸肩，回应道：“现在还不能断言，因为除了萨夫特拉军队之外，其他军队也会使用萨夫特拉制造的Wanzer。”

“没错，特别是萨夫特拉制造的轻小型作业兼用Wanzer，在维持和平机构活跃的时期曾被大量输送倒世界各国，即便是现在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像那种一般性的机种在E.C.的Wanzer清单上都有着详细的记录，应该不会变成未确认的机种才对。”希德皱着眉头，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而且，在军队中使用萨夫特拉制造Wanzer的几乎都是萨夫特拉的附属国以及接受萨夫特拉援助的小国。如果说那些国家的军队入侵E.C.，并发动闪电战摧毁德军的基地，不管怎么想也太过于荒唐了！”

“那么，凶手果然是萨夫特拉军队了？”我再次问道。

希德用慎重的口吻说：“从对方所做的伪装工作来看，有这个可能。萨夫特拉制造的轻量小型Wanzer并不是十分难以买到，而且只要加以适当的改造就能将其变成未确认的机体。”

“要是有德军掌握的那些机体残骸就好了，我很想分析那些袭击部队中的战斗用Wanzer。只要将其和这些小型机体的数据互相对比，就能解开很多谜团。”哈米斯颇为不甘心地说道。

“如果德军方面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倒是可以送给他们一部小型机体的残骸。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

“总之，对方可是Blauer Nebel啊，虽然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不过我们可以试着提出申请。”希德苦笑着说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敌人的主力部队目前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干什么。如果按照常规来思考的话，他们此时应该仍然潜伏在德国国内。”

“退路已经被截断这一事实，已经传达给潜伏的部队了吧？”我问道。

希德皱着眉头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毕竟那艘潜艇已经逃走了。我们最好暂时假设成这一消息已经传达给了潜伏部队。”

是啊，在我们击破三台小型Wanzer之后，之前还一直在近海区域进行电波干扰的潜水艇很快就消失了。当然，在通讯恢复正常的同时，哈米斯很快与丹麦军队和基尔基地取得了联系。虽然双方军队都在第一时间派遣出海军与空军进行大规模针对潜水艇的搜索，不过直到现在也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敌人的主力部队无论如何也无法秘密地从E.C.领土内逃出去。而且，他们一旦进行强行突破，即便能够成功逃脱，那么关于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也就变

得一目了然了。如果我是指挥官，现在该怎么做呢？难道要将那些引人注目的Wanzer全部销毁，只保证驾驶员安全离开吗？”

“嗯，如果是希德的话，倒真的会选择这么做吧，不过我觉得这次的敌人可不是那种尊重生命的家伙。一旦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这个家伙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条更加简单的路——再制造一次疯狂的暴乱，然后全体华丽地进行自爆。”哈米斯皱着眉头说道。

听了他的话，希德勉强点了点头：“是啊，虽然有些棘手，不过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在什么地方再次引发骚乱呢，我们必须要对敌人的行动进行预测，并制定出对策。”

“……那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大举入侵E.C.的呢？”忽然意识到了这个最根本的疑问，我一下子脱口而出。

于是，哈米斯好像感到很惊讶地回应道：“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破坏德军基地吗？”

“但是，破坏德军基地这件事没有让任何人获得利益啊。如果说之后有某个国家向德国宣战，并发动大规模侵略，那么事先派遣出特种工作部队对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这件事还有着某种战略上的意义，可是以上这种假设并没有发生啊！”

听了我的疑问后，哈米斯和希德全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的确如你所说，现在德军基地已经遭到破坏，可是如果说这并非大规模侵略的准备工作，难道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还是类似坂田工业事件那种新武器的投入实验？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只能想像出这种程度的动机，可是不管哪一种都十分勉强。”

“是啊，如果是恐怖活动，这些人的目的充其量就是想要损害德国在国际上的威信，可是我并不认为U.S.N.是如此肤浅的一个集团，而且德国与E.C.在国际上的威信原本也算不上举足轻重。可是说到新武器的投入性实验，这些人的自爆行为又有点太离谱了。不管怎么看，这支入侵部队都是以消耗德国部队军力作为前提而采取行动的。”说着，哈米斯用力地摇了摇头，“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还是不够啊！现在连一个推论都无法证明！”

“虽说如此，能够直接接触到敌人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现在即使我们勉强采取行动，也很难取得新的成果了。”希德又在用仿佛自言自语的口吻轻声说道，“我们先去巴黎，向E.C.议会提交中间报告书。”

“明白。既然希德得出了这个判断，我们就先去巴黎吧。”哈米斯点了点头，随后面向操控装置说道，“报告书所必需的数据，基本上已经齐全了，如果还要更加详细的数据，你就通知我一声，马上就能整理出来。”

“辛苦你了。”希德笑了笑，然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想他可能是要到其他房间准备报告书吧。

这时，哈米斯对我说道：“艾尔莎，我想你还是趁现在休息一下比较好。我可以等到抵达巴黎之后再休息，因为我不用在E.C.议会中露面。”

“哎，可是……”

看我有些犹豫，刚刚走出操控室的希德忽然转过身来说：“没错。之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最好趁着

有空的时候多休息一下。你可以使用休息室A。”

“我明白了。”

虽然此时并没有感到十分疲惫，不过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多休息，这也是士兵的铁则。我释然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跟着希德走出了房间。

当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搭乘上了Wanzer。

我的对面有一架法军的Wanzer，但是在显示屏上却显示着敌机的标志，而且他正在向我的Wanzer发动进攻。

啊，是模拟战啊，我总算明白了，然后轻松地躲避着法军Wanzer的攻击。可能是我习惯了反应迅速的杜兰德尔的Wanzer吧，对方的动作在我看来就像是慢镜头一般缓慢。于是，我抓住对方攻击中的一个间隙，发射了机体上的散弹炮。

可是，我发射出的散弹炮并不是训练弹，而是实弹。而且受到攻击的法军Wanzer突然全身都喷出了火焰，紧接着就发生了自爆。

“不、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时，不知是格莱瑟还是瓦格纳，总之是一个男人冰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你杀了他。”

“我、我并不想……”

虽然我想要对此做出解释，可此时有千言万语就是说不出来，于是那个男人再次冷冰冰地说道：“艾尔莎·爱丽恩，你杀了人，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不是的！我攻击的不是法国军队的Wanzer！”我喊道，“我在战斗中破坏的是袭击德军基地的那些身分不明的Wanzer。而且我只是破坏了那台Wanzer，并没有杀害驾驶员，是他自己主动选择自爆的。”

“但是，你发动了攻击，而对方死了。无论你是否想要杀他，无论他是怎样死的，总之你杀了人。”

“不对！”我反驳道。

可那个男人仍然用冷淡的口吻说道：“哪里不对？什么不对？你杀了人，难道我说错了吗？”

“不对！”

就在声嘶力竭大喊的一瞬间，我睁开了眼睛。

稍微花费了一点儿时间，我终于辨认出自己目前所处的地方是杜兰德尔运输机的休息室。

“……可怕的梦。”我喘息着说道，并用手轻轻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虽然只是个梦，却是那种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的噩梦。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实弹对有人类搭乘的Wanzer发动攻击，结果至少夺走了两个人的生命。这的确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军人的任务就是奋勇杀敌，既然如此，我怎么……”我小声嘟哝道，心情依然没有好转。

在从正规军队转入非军事组织的杜兰德尔之后，我先是有了实战经验，接着又在战场上干掉了两名敌人，这可真够讽刺的。

我看了看手表，飞机应该还有很长时间才会抵达巴黎，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索性从简易床上站起身来。在盥洗台边胡乱地抹了一把脸，然后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就走出了休息室。

希德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喝

着红茶，看到我之后，他说道：“休息好了吗？”

“嗯，还好。”我模棱两可地回答道，然后坐在希德身边的座位上，“报告书已经写完了吗？”

“是的，已经写完了。这只是一份暂时性的报告，所以只要将哈米斯准备好的数据罗列出来就足够了。”说到这，希德扭头盯着我的脸说道，“嗯？你的脸色不太好，做噩梦了吗？”

“嗯。”我苦笑着回应道。

希德之前曾经隶属于英军特种部队，甚至还有着“死神”的绰号，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首次出战，首次攻击敌人，最后被噩梦所纠缠的我，在他的眼里简直就像是一只刚刚离巢的雏鸟一般。

不过希德却出人意料地用恳切的口吻说道：“使用导弹攻击有人类搭乘的Wanzer，无论重复多少次都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有人会对此事感到高兴的话，我认为那个家伙肯定是个危险人物。”

“……您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战战兢兢地问道。

希德则用力地点了点头，“是的。导弹的威力实在过于巨大，即便我想在不破坏对方机体的前提下将其捕获，也掌握不好分寸。在遭遇小型Wanzer、直升机和战车等机体时，对方连启动逃脱装置的时间都没有，驾驶员直接就被杀死了。”

说到这里，希德停了下来，接着又用非常悲伤的口吻补充道：“不过，这次敌人使用的是没有逃脱装置，却带有自爆装置的替代品。这种机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被导弹袭击到，其结果都不会有明显的差异。”

“从很早之前开始，您一直都在驾驶装备导弹的Wanzer吗？”

面对我的询问，希德摇了摇头，“不，我驾驶装备导弹的机体并不是很早之前的事情。那时，特种部队中还没有能够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的导弹机体，因为与英军签订军备合约的Wanzer制造商还制造不出这种机体，我在那段时期里驾驶的基本上都是装备了格斗武器或散弹炮的轻型Wanzer。不过由于这种机体的火力不足，因此经常会在战场上遭受惨重的损失，当能够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的导弹机体问世之后，我终于说服了我的上司，将这种机体引进到了特种部队中。因为这种机体是在我的要求下被引进的，所以上司就决定让我来驾驶。之后，虽然部队的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可我也被伙伴们公然称为‘死神’。的确，单方面从远距离发动强力的导弹攻击，即便是对得到支援的本方人员来说，也产生了极为冷酷的印象吧。更不用说我还是那个首位建议将装备导弹的机体引入部队的人，虽然一点儿都不后悔，不过我精神方面的状况也许已经变得不太好了。”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道。

希德很认真地说：“艾尔莎，攻击敌人Wanzer的脚部以令其停下动作，并劝告对方投降，我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无论是作为军人来说，还是作为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正确的做法。但是杜兰德尔的成员数目比特种部队还要少，一旦与敌人的主力遭遇并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方就会陷入压倒性的不利局面中。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导弹攻击，我希望你也能在行动中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虽然杜兰德尔并不

是军队，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将成员的生命放在作战目的之后的做法，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

果然在这个人的眼里，我就是一只未经历过风雨的雏鸟。

我一边感慨着，一边用力点了点头。

“希德！”

我和希德刚一走进E.C.议会事务局的办公厅，一位有着栗色长发的女性就跟希德打起了招呼。

“赛希尔！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在伦敦吗？”希德意外地问道。

那位名为赛希尔的女性轻松地回答道：“还不是因为德军基地受到袭击事件，我总觉得其后续的发展带有很浓重的火药味儿。如果我一直待在伦敦就会陷入被动状态，所以索性就来到巴黎了，我还想和调查此次事件的你做一次直接的对话呢。”

“这样啊。”希德点了点头，然后看看我。

“这位是赛希尔·艾莉森，英国国务省政务次长，她和我是老朋友了。这位是艾尔莎·爱丽恩，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优秀的Wanzer驾驶员。”

“很高兴认识你，艾尔莎。”

艾莉森次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我稍微感到有些紧张，不过还是握住了她的手。不管怎么说，爱丽恩家族的祖祖辈辈都没有和政治家或者高级官僚这种人打过交道。

“我也很荣幸能认识你。”

我意外地发现，次长的手好像比一般女性的手要大一些，力道也更强。既然她是希德的老朋友，那么就应该不是我的祖父和父亲经常痛骂的那种满脑子只有权利的政治家与不知人间疾苦的官僚吧。

“那个，所谓的带有浓重火药味儿的后续发展，到底是什么意思？”希德问道。

“在这里不太方便说话，我可不想让其他人听到。那边有一间机密谈话室，我们去那里详谈吧。”

“明白。总之，我先去提交暂时性的报告书。”

说着，希德转身朝着议会事务局的窗口走去，我也急忙跟在他的身后。提交报告的手续十分简单，结束之后我们便和艾莉森次长走进了机密谈话室。

“那么，我先把我们这边调查经过说一遍吧。”

关好用能够阻断声音和电波的特殊素材制造的房门，并按下防止窃听装置的开关后，希德坐在椅子上开口说道。

艾莉森次长沉默地听希德说着，当说明结束之后，她马上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并小声说道：“在丹麦出现的小型Wanzer是萨夫特拉制造的，当然，仅凭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袭击德军基地的就是萨夫特拉军队。”

“当然了。秘密潜入他国并进行诸多破坏工作的特种部队，经常会避免使用本国制造的装备。”希德补充道。

艾莉森次长又有些怀疑地问道：“另外，这种事情对格莱瑟准将来说也应该是常识吧？”

“当然，他也曾常年在特种部队中服役。”说着，希德皱了皱眉，“格莱瑟做了什么事？”

“当你们无意中在丹麦海岸线附近发现了可疑的Wanzer时，格莱瑟准将调动了一部分Blauer Nebel部队，发现了潜伏

在德国国内的袭击基地的部队。据说从被发现的部队的规模来看，好像只是分散潜伏小组中的一部分而已。”

听到艾莉森次长的回答，希德稍显得有些吃惊。

“哦，这可是件大事啊。当我们离开基地时，完全没有注意到Blauer Nebel有即将开始行动的苗头。”

“这正是他们所擅长的灵活运用机动力，展开隐蔽闪电作战的方式。这些倒是没什么啦！”接着艾莉森次长好像有些不顺心似的说道，“被Blauer Nebel发现的Wanzer小队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全部机体都发生了自爆，最后都变成了一堆残骸。在对这些残骸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那些全都是U.S.N.制造的新型Wanzer，于是他们认为袭击德军基地的很有可能是U.S.N.军队中的特种部队，并以紧急调查总部部长格莱瑟准将的名义向德国首相提交了官方报告。”

“什么？”希德一下子瞪大了双眼，“那条老狐狸怎么会用自己的名义提交出如此武断的报告？老实说，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艾莉森次长干脆地说道，“现任德国首相虽然并非一个十分了解军事的人，却完全盲目地听信了格莱瑟准将提交的这份报告，并扬言不仅仅以德国，更要以E.C.的名义向U.S.N.提出最为严正的抗议。对此，英国首相以‘即便不是U.S.N.军队也可以使用U.S.N.制造的Wanzer’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慎重对应，最后总算是勉强地阻止了E.C.名义的抗议。”

“但是，他却无法阻止德国以本国名义单独提出的抗议。”希德小声说道。

艾莉森次长点了点头，“的确如此。而且，我觉得U.S.N.方面也在等待着这个机会，随即就发表了声明，他们认为德国的抗议是对一直以来都清正廉明的本国的一种无法原谅的侮辱。总之，现在的事态变得令人十分头痛。”

“但如果是伊比利亚群岛和海牙的E.C.联合海军基地遭到袭击，这还可以理解。现在袭击的是德国内陆的陆军基地，这对U.S.N.而言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希德露出了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并不住地摇着头。

“如果是这样，袭击者即便不是U.S.N.的军队，那么关于到底是谁，以什么样的目的破坏了德军基地这个问题，还是找不到任何头绪啊。”

“没错。”

虽然艾莉森次长看上去稍微有些犹豫的样子，不过她随即就压低声音说道：“有句话只能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在E.C.诸国的首脑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德国自导自演的。”

“自导自演？”

我和希德全都呆呆地看着艾莉森次长。

“五个基地被破坏，有超过一千名牺牲者，这样的事件难道会是自导自演的？”

“基地的确是遭到了破坏，不过关于牺牲者的数量，Blauer Nebel的调查报告上可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即便你们进行了独立的调查，不过事实上也被他们拒绝了吧？如果是举国上下来捏造这一事件的话，我想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吧。”听到我的疑问，艾莉森次长认真地解释道，“现在的德国政府班底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并不高，一旦就此迎来

下一次大选，很有可能会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而且作为现任政权获得选举胜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国内营造出眼下国家正在受到危机威胁的氛围，使得全体国民认为目前自己的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体系，这对常年浸淫在政坛中的政客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常识了。”

“原来如此。”希德的表情十分复杂，“的确，如果说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骗局，外人也很难否认这一点。但是，德军方面会协助政府上演这出戏吗？如果没有军队的全方面协助，这场骗局根本就无法成立。”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也的确不大。但是，如果说只有格莱瑟准将与Blauer Nebel协助现任政权上演了这出骗局，也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着，艾莉森次长轻轻地偏了一下头，“虽然我这么说会让你感到很奇怪，不过在任何一支军队中，像Blauer Nebel这种从事治安相关任务的特种部队基本上都是在战斗队部的后方进行活动，即便成为这种部队的指挥官，其军衔充其量也只能升为上校，能够升为将军级别的，可以说非常罕见。不过另一方面，从事治安相关的军人却能够与政治家和官僚们产生关联。格莱瑟也是如此，他与当今德国首相和其他政府要员们从很早之前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在成功获得政权之后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即便是格莱瑟能够升为准将这件事，大概也是因为他和首相之间的密切联系吧。”

“也就是说，一旦政权发生更迭，格莱瑟就不得不再次坐回到冷板凳上？”希德苦笑着问道。

艾莉森次长认真地点了点头，“正如你所言，到时非但他不会被降职为上校，相反，新政权还会将他升为将军，然后以功成名就为由强行要求他引退。当然，Blauer Nebel的指挥官一职大概也会由其他人来接任，根据情况，甚至新政府还会将Blauer Nebel解散，或者将成员重新编入其他部队。”

“这对格莱瑟而言，是比降职还要无法忍受的事情。”希德用稍有些同情的口吻小声说道。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表情，接着说道，“但是，如果在德军中只有格莱瑟和Blauer Nebel支持政府方面的这一计划，就目前来看，袭击基地这一行动已经被切实执行了。我们即便不考虑道义上的问题，单说Blauer Nebel根本就没有能够同时袭击五个基地的战斗力啊。虽说他们是精锐部队，但仅从数量上来说就绝对不够。而且，还有我们在丹麦遭遇到的Wanzer和潜水艇，即便这是一场德国政府和格莱瑟策划好的阴谋，那么我认为在这场阴谋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另一支外国军队的力量。”

“不过，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的那个话题——破坏德军基地，煽动起这种国际危机，对外国的军队而言没有任何好处啊！”

面对艾莉森次长指出的这个疑点，希德严肃地回应道：“并非如此。如果破坏基地对德国方面有利，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将这一事件作为交易条款，并召来外国的军队。比如，德国可以和U.S.N.方面做幕后交易，如果对方正在寻找开战借口，这起事件就很有可能发生。”

“当然，虽然我也认为U.S.N.的强硬派只要找到借口，无论何时都会向马德拉群岛发动侵略的……”艾莉森次长

皱着眉头说道，“可是，希德……就算他们为了获取选举的胜利而不择手段，但是你真的认为德国政府已经疯狂到不惜挑起U.S.N.与E.C.之间战争的程度了吗？”

“这也正是我想问的问题，赛希尔。就在你对我说这起事件也许是德国自导自演的骗局时，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已经开始变得疯狂了。”说着，希德无奈地举起了双手，“既便如此，曾经有一场战争不仅将军人，同时还将普通市民也变成了牺牲品，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却是在战争双方以及国际仲裁者的合意授权下，为了对新武器进行测试的一场实验。像这种无比疯狂的事情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在现实中发生过了。无论在德军基地袭击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何种疯狂的意图，我都不会对此感到吃惊。”

“……的确如此啊。”艾莉森次长重重地叹了口气，点头同意道，“但是，虽说现在疯狂的只是德国这一个国家，但是万一E.C.与U.S.N.开战，E.C.诸国可是全都会被卷进来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

“没错。但是，无论E.C.方面对于开战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一旦U.S.N.主动发动攻击，E.C.都不得不迎战。”希德说道，“另外，无论U.S.N.方面多么好战，我觉得他们都不会从正面挑战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拥有强大海上军事据点的E.C.海军吧。”

“嗯，但愿如此吧。”艾莉森次长小声附和道。

这时，希德也改变了之前的口吻，“不管怎样，该如何对应U.S.N.这件事都只能交给你们这些负责E.C.外交的人了。而我们这些人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出那些现在已经没有退路的德军基地袭击者，尽快弄清他们接下来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是的。如果这次的事件是德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那么Blauer Nebel很可能会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使调查工作变得天衣无缝，不过如果他们与外国军队还保持联系的话，恐怕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完了的。”

艾莉森次长点了点头，然后盯着希德说道：“你要如何来预测他们的动向呢？”

“就目前来看，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太少了。而且，现在所谓的‘德国自导自演’的说法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你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对这起事件重新做一次评估，现在嘛……实在是没有想法。”说到这，希德稍微想了一下，“只是，我想不会再出现向类似德军基地这样的军事据点再次发动袭击的事件了。由于这次的事件，不仅仅是德国，E.C.内部的军事据点全都进入了最高等级的警戒状态中。如果继续向这种地方发动袭击，不管怎么看都是最愚蠢的做法。当然，如果负责将这支袭击部队运进E.C.境内的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过要保证这支部队的安全返回，并打算将他们消耗殆尽，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会再次做出愚蠢的决定。”

“之前我听说过袭击部队的Wanzer即便在遭到重挫的情况下，也不会束手就擒，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爆，他们的机体内部事先就安装有炸药。这件事是真的吗？”艾莉森次长有些无法置信地问道。

希德马上点头说：“的确如此。在丹麦与我们交战的那些Wanzer也是这样，即便是在机体已经无法行动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投降，而是进行了自爆。这帮家伙完全是超出了我们常识的对手，你最好能认识到这一点。”

“的确如此。老实说，虽然我怀疑袭击部队以及基地受到袭击这种事情全都是德国政府和军方策划出来的骗局，不过那也许是一场误会。这件事不只是政坛中的一个小伎俩，应该还有更大的阴谋在E.C.领域内蠢蠢欲动。如果我们的对策一旦出现漏洞，肯定会造成更大的牺牲，我总是有这种不好的预感。”

“你的预感总是很准确，特别是不好的预感。”希德认真地说道，“看来国务省的凶事预言家至今仍然健在啊。”

“幸运的是，就算我在无意中泄露出一些不好的预感，英国首相还是会认真地听取。当然，我也必须要拿出一些证据才行。”艾莉森次长同样认真地回应道。

希德用力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为他出示证据正是我和杜兰德尔的任务。”

“没错。如果你能尽快做出预测的话，就算帮我大忙了。此外，还少不了那个天才宝宝分析出的数据。”

听到艾莉森次长提出的要求，希德微微皱了下眉。

“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不过你也知道哈米斯的身分。虽然我很信赖他，但是一旦我们与U.S.N.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肯定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吧？”

“关于他的问题，只要不出现新的疑点要素，实际上在批准他加入杜兰德尔的那天就已经解决了——这是E.C.议会的官方看法。既然身为杜兰德尔领导人的你非常信赖他，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于那些喜欢说三道四的家伙，就让他们随便说好了。”艾莉森次长爽快地回答道。

这时，我恭恭敬敬地问道：“那个，关于哈米斯的身分，除了他是出身于U.S.N.这一点之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这是个非常私人的问题。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只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引起其他人的重视了。”希德用稍微有些为难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道。

艾莉森次长看了看希德，又看了看我，然后说道：“这件事即便说出来也没什么吧，哈米斯的姓氏是斯塔格斯。”

“斯塔格斯……难道是那个U.S.N.的国务长官？”我瞪大了双眼问道。

希德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像是他的侄子。”

“……原来是这样啊。”

仅仅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的骨干研究员出身于U.S.N.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人吃惊的了，而且这个人竟然还是U.S.N.国务长官的侄子，这太令人难以想像了。

听到这个事实之后，我一下子呆在了原地。

“可能你已经听说过了，哈米斯对U.S.N.的扩大霸权政策一直抱有批判的态度，之后由于不想和政府以及军队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才决定来到E.C.。斯塔格斯国务长官被认为是克里夫特总统现任政权内部的稳健派代表人物，既便如此哈米斯还是不愿提及自己伯父是U.S.N.政府的高官这件事，所以很少提及自己的姓氏。我希望你也能注意一些。”

“是。”我随即点头回答道。

希德信赖哈米斯，而且非常尊重他，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但是，无论希德多么努力，一旦E.C.与U.S.N.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直接开战的地步，哈米斯的立场肯定会变得十分尴尬。甚至有可能会被强制遣返回国，并受到治安当局的监视，或者受到E.C.的软禁。

这时，希德的表情恢复了正常，并对艾莉森说道：“那么，我们先返回总部了。关于我们在丹麦获得的Wanzer残骸，要利用总部的机器对其展开详细的分析。之后还要尽快预测出袭击部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并及时通知你。”

“全都拜托你了。”艾莉森以真挚的表情点了点头，然后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关闭好防窃听装置，然后打开特殊材料制成的大门，我们离开谈话室来到走廊，发现一个男人正站在那里。

“啊，你们好。艾莉森次长，还有埃尔格中校。”

这名男子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多岁左右，身上散发出一种介于目中无人与精明强干之间的气质，看上去他的精力十分旺盛。这个人一边微笑着一边朝我们这边走来。

“这么巧啊，关于德军基地遭到袭击这一事件，您怎么看？”

“别说的好像真的是巧遇一样，你一直都在机密谈话室门前等我们出现吧？”艾莉森次长用十分警戒的眼神紧盯着对方说道，“当然是无可奉告，如果你想要报道这一事件，请去记者招待会现场吧。”

“哎呀，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是一名自由记者。虽然干的活和那些从公司领取薪水的同行一样，可是却经常要为生存而苦恼啊。”对方用诙谐的口吻说道。

不过艾莉森次长并不为对方所动，而是直接转身离开了。

希德则挡在这名男子的面前，严肃地说道：“仅凭你的报道许可证是无法进到这个地方来的，兰卡斯特。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耍了什么样的花招，不过你再不走的话，我就要喊保安了。那样的话，你的报道许可证也要被没收，你连E.C.议会事务局都进不去，明白吗？”

“什么，对于曾经在哈弗曼战场上四处奔走的我来说，根本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就算你把那群白痴保安喊过来又能怎样，没有许可证我就寸步难行了吗？”被称为兰卡斯特的男人毫不在乎地对希德说道，“不过，既然是英国特种部队的王牌亲自来阻止，我也不能太胡来了。”

“我早就已经离开军队了，你不会不知道吧？”希德平淡地说道。

兰卡斯特故意挠了挠头，“哎呀，还真是的。你现在已经是杜兰德尔——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了，不过我看你还是带着很明显的军人作风，所以不小心忘记了。那么，作为杜兰德尔的领导，对于德军基地遭到袭击一事有什么看法呢？大概E.C.首脑会议已经命令你对此事展开调查了吧？”

“既然你知道这么多消息，也应该能猜到我的回答吧？除了E.C.议会事务局公布的官方声明外，其他一律无可奉告。”说着，希德用手指着兰卡斯特的鼻尖，“你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记者，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

对你都非常警戒。而且还有很多人都对你接下来将要报道的内容感到害怕，甚至还有很多人恨不得在你写出那些新闻之前就想办法把你的嘴巴堵住。所以我劝你在做事时不要太轻率了。”

“哎呀，真是真挚感人的忠告，我实在不敢当啊。”兰卡斯特一边笑着一边回答道。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于是向希德问道：“莫非这个人就是那个有名的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揭露了第二次哈弗曼战争阴谋的那个记者？”

“没错，正是在下。”还没等希德回答，兰卡斯特就抢先回答道，“真让人吃不消啊，莫非你是我的粉丝？”

“是的，我拜读过您的作品《祖国的岛》，感觉很有趣。”说着，我朝他微微一笑，“不过，在读过那本书之后，我觉得作者应该是一位更加真挚且沉着的人，没想到您……呃，竟然如此‘开朗’。”

“啊，那个嘛，在写那本书时，毕竟情况不同啊。虽说在题材上不得不深刻一些……啊，总之，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么，再见。”

可能是意识到刚才的言行破坏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兰卡斯特露出了稍有些尴尬的神情，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开了。

当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同时，希德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说得好，艾尔莎。这个家伙总是站在观察者的立场来观察他人，这下好了，他总算也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作为名人处于被观察者的立场。”

听了希德的话，我只是耸了耸肩，“老实说，如果他真的是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我对他的幻想的确有些幻灭了。我无法去尊敬一个油嘴滑舌，而且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的男人。”

“哈哈，你可真严厉啊。”希德一边慢慢朝前走，一边愉快地笑着说道，“那个男人不仅仅是在母国O.C.U.，还在U.S.N.、E.C.等国，以及萨夫特拉、亚洲、非洲、阿拉伯等地拥有很多朋友和支持者。他的这一人脉网络甚至要比一个等级稍低的情报机构还优秀。虽然他是个令人无法轻视的男人，不过据说只要你能以诚相待，他也肯定会露出自己真诚的一面。虽不是一个单纯的正义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揭秘者。”

“在他的书里提到，他曾经在哈弗曼岛上驾驶Wanzer，并作为佣兵部队‘峡谷乌鸦’的一员参加了战争。这是真的吗？”我与希德并肩走着，小声问道。

希德很爽快地点了点头，“没错，这是真的。关于他作为一名Wanzer驾驶员的技能，以及作为佣兵部队的成员在战场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事情，每个人的评价都不相同。不过他的确经受过严酷实战的考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便看上去，那个家伙也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手脚其实也很利落。”

说到这，希德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接着说道：“这次的事件，可不是单纯地进行Wanzer战术评价的实验。我觉得搞不好，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还存在着策划复杂政治阴谋的家伙，就像坂田工业事件那次一样。但是，这样一来，如果想要揭开真相，很有可能需要我们杜兰德尔无法接触到的情报。如果事态真的按照我的这一设想发展下去，也许到最后我们只能和兰卡斯特联手，进而利用他所拥有的情报网。”

“我们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我问道。

希德笑了笑，然后说道："当然，还可以选择将E.C.议会赋予我们的使命严格地控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并进行处理。但是，你也知道，如果杜兰德尔不能拿出成绩来获取外界的认可，我们就将处于十分危险的立场上。会让部下的生命遭受直接的威胁之类的事情自是另当别论，可除此之外，我并不排斥使用强硬的手段。"

这时，希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接着用极低的声音继续说道："一旦状况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发生类似E.C.与U.S.N.开战的事态，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哈米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所以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要阻止这一事态。"

"明白。"我也小声回应道。

## MISSION 4 波兰新资源地带

"果然，想要做出适当的预测，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还是不足啊。也许德国政府和军方的一部分人与袭击部队串通一气，现在全都是影响我们做出判断的要素。"看着显示器上的数据，哈米斯深深地叹了口气，"而且，袭击部队并不在乎自身的损害和牺牲，如果他们已经做好了在E.C.领域内全灭的觉悟，我只能说他们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发动下一场袭击，无论是哪个要塞或者是重要据点。所以，我根本无法做出预测。"

"虽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是不做些什么，我们就无法继续工作。"希德苦笑着说道，"我有个很粗暴的方法，首先要将纯粹的军事据点排除在外，因为即便我们不对这种地方发出警告，他们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

"但是，如果袭击部队的真实身分是U.S.N.军的特种部队，我认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海牙的E.C.海军基地，虽然在目前的形势下去攻击伊比利亚海军基地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哈米斯毫不犹豫地说道。

在得知了他真实身分的现在，我仍然感到些许吃惊。

但是希德却以很平静地态度说道："不，不会的。如果从陆路向海牙基地发动袭击，乌得勒支的荷兰陆军基地就会成为他们的障碍。之前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地方，转而攻打德国的基地，所以我认为现在海牙基地遭到攻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嗯，有道理啊！"哈米斯接着小声说道，"问题是，不知道袭击部队会不会也像希德这样理性地选择攻击目标。"

"总之，就算我们把所有纯粹的军事据点排除在外，可是还剩下很多目标啊。除首都柏林外，还有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汉诺威、科隆、不莱梅、杜塞尔多夫等德国的主要城市全都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嗯……"希德沉吟了一下，然后仔细查看哈米斯正在操作的显示器，"德国国内几乎全都处于无防备的状态啊。"

“是的。五个陆军基地都已经被摧毁了，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以及剩余的小型陆军基地全都只能忙于自保。如果其他城市遭到攻击，他们当然会紧急出动，可是这样一来也必然会陷入被动局面。只有柏林由于拥有首都防卫部队，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自保。”说到这里，哈米斯耸了耸肩，“实际上，如果由我来率领袭击部队，就会尽快选择一个城市，不，即便是小城镇也可以，总之是选择一个防守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在将普通民众挟持为人质之后，再来计划如何逃出E.C.的领地。当然，像格莱瑟和瓦格纳那种怪物，大概会连人质也一起消灭，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家和媒体就不会再沉默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要如何应对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不过德国政府很可能与袭击部队互相勾结，所以我们也很难预料。”希德带着困惑的神情说道，“我们所掌握的数据的确太少了啊。如果弓箭3在的话，也许我们还能从他的身上问出一些有关德军的状况。”

“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他现在又不在。他不是刚刚和我们取得联络吗，说由于这场骚乱的原因，他在最近两、三天的时间里无法从冰岛返回。”哈米斯好像有些不满地说道。

于是我向希德问道：“你们说的弓箭3，是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成员吗？他对德军很了解吗？”

“是的，弓箭3在加入杜兰德尔之前，曾在德军中服役。他是个消息灵通的家伙，情报分析能力也很强，所以有他在的话应该能帮上不少忙，但是现在……”希德解释道。

这时哈米斯突然插嘴说道：“他去的地方虽然很近，可毕竟是E.C.领域外的冰岛，稍微有些棘手。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情，即便把他召唤回来也要耗费很多工夫，如果利用通信进行联络，还要对通信内容进行确认。难道我们真的要等他回来再说吗？”

“不，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如果不能尽快预测出下一个可能受到袭击的地点，潜在的危险性将会越来越高。”希德说得很平淡，“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头绪。正如哈米斯所说的那样，这支袭击部队现在可以在德国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引发混乱。”

“既然如此，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混乱呢？”一瞬间，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转瞬即逝，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袭击部队在摧毁五个陆军基地之后便分散潜伏在德国境内，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确做得不错。但是，后来他们在丹麦海岸所预定的撤退地点被我方压制，而且分散潜伏的部队之一也被Blauer Nebel发现。一般情况下，他们还会在德国进行第二次行动吗？如果不能迅速做出反应的话，所有部队的潜伏位置都会被我们顺藤摸瓜般地找到，最终的下场只可能被各个击破。”

“没错。”希德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道：“但实际上，这些潜伏的袭击部队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相反，Blauer Nebel方面好像也没有对潜伏部队展开追击，目前的形势对潜伏部队而言并不十分紧迫。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认为袭击部队与Blauer Nebel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联系。”

“嗯，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十分充分。”哈米斯也赞同道。

不过，我并没有给他继续插嘴的机会，而是继续说道："另外，如果像艾莉森次长怀疑的那样，德国政府为了赢得下一届选举而利用袭击部队，甚至Blauer Nebel也与此有所牵连的话，我认为在德国国内不会再发生更加惨烈的战斗了。特别是一旦出现将普通民众也牵连进来并导致伤亡的结果，这对现任政权来说也绝对是最差的事态，所以他们一定会极力避免。"

"等、等一下……艾尔莎。"哈米斯有些迷惑地说道，"那个，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无情地摧毁了五个陆军基地的袭击部队会照顾到德国政府的声誉，而不会伤害普通的民众，即便是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之下？"

"如果德国政府与袭击部队暗中勾结，并互相寻求各自最大的利益，我认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负责搜索的Blauer Nebel也是同谋，就算所有的退路都被截断了，他们照样可以安全地隐匿在德国境内，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挟持普通民众作为人质。"

听了我的解释，哈米斯拍拍脑门，叹息道："也许吧……不过，那些被杀害的陆军士兵在九泉之下实在是难以瞑目啊。"

"当然了，古往今来为政治阴谋而牺牲的人，最终都是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希德感叹道，随即便问道，"艾尔莎，虽然你的推理很有说服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比如，德国政府和Blauer Nebel是清白的，遭到追击的袭击部队并不想和追击部队同归于尽，而是选择优先保障人员的安全，他们可以在某个秘密的地点丢弃Wanzer，然后集合所有战斗人员，再想办法逃出E.C.的领地。"

"当然，作为可能性而言，我也赞同你的这种说法。但是，即便他们丢弃Wanzer，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成功逃出E.C.领地。而且他们这些人赤手空拳，一旦在逃跑途中受到盘问，他们就无法进行自爆，只能乖乖束手就擒。"说到这，我摇了摇头，"当然，即便不能进行自爆，他们也可能事先在牙齿里安置了剧烈的毒药，或者利用咬舌自尽之类的传统手段来自杀。但是，如果能和Wanzer一同自爆，那么驾驶员的尸体就会被彻底烧焦，这样一来我们别说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了，就连对方的人种和性别也识别不出来。相反，如果仅仅是单纯自杀的情况，有人可能会被生擒，结果还会泄露大量的情报。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每个人都随身携带足够数量的炸药，以便能随时将自己变成一具焦炭般的尸体的话，首先炸药太重，也太过引人注目，总之会带来很多危险。这样一来，特意丢弃Wanzer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只要能够考虑到以上这些风险，即便袭击部队能够感受到自己受到德国军队的围追堵截，我想他们也绝不会丢弃作为主要战斗力的Wanzer，而很可能选择以挟持人质的手段来强行寻求撤退的办法。"

"原来如此。既然那帮家伙很喜欢在绝境中自爆，并借此来毁灭证据，那么他们一定不会丢弃装备了自爆装置的Wanzer。"希德好像恍然大悟地点头说道，"很好。虽然这一说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是作为杜兰德尔内部的基本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德国政府和Blauer Nebel，与袭击部队之间很有可能是相互勾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袭击部队接下来要会怎样行动呢？"

"如果是理想情况，他们也许什

么都不会做，而是伺机寻找逃跑的机会。但是，从扰乱德国局势，进而使得E.C.与U.S.N.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目的来看，他们很有可能会袭击德国以外的E.C.重要据点。”

我刚说到这里，哈米斯随即问道：“那么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果然是海牙基地了？”

“不，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说着，我再次摇了摇头，“如果打算从德国境内入侵荷兰，然后袭击海牙基地的话，即使要将一个或者两个德国陆军基地从攻击目标中摘除，也应该先击溃乌得勒支的荷兰军队基地才对。”

“是啊，我把这点给忘了。”哈米斯一边苦笑，一边在显示器上调出新的数据，“啊，比起我们的种种猜想，还是使用电脑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检索比较快啊。候选地点，德国之外的国家，补充条件是没有能够成为障碍的军事基地，而且一旦E.C.与U.S.N.之间爆发战争，就会遭到直接攻击的重要据点。”

“是否有符合全部条件的地方呢？”希德问道。

哈米斯一边操作键盘，一边回答说：“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地点，我还可以试着改变条件。首先，我们看看……啊，有了！”

“是波兰新资源地带。”看着屏幕上显示出的数据，我小声地说道，“的确，这里虽然不会像海牙基地和伊比利亚那样直接与U.S.N.对抗，但是这里一旦崩溃，对E.C.全体来说都将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嗯，至少无法独自进行长期的作战。Wanzer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多种稀有金属，E.C.领域之内只有在波兰新资源地带才能开采到。当然，这些稀有金属都有一定的地下储备，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压迫感。”说着，哈米斯看了看希德，“我想大概就是这里了，这与艾尔莎的推理也不谋而合。”

“是啊。因为这是以德国政府与Blauer Nebel背信弃义为前提所做出的推测，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向外界公布。”希德点了点头：“快点儿与艾莉森次长取得联系吧，一定要将这一点向她阐明。”

“看来事态还是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在我们将波兰新资源地带将会受到袭击的预测报告给艾莉森次长的第二天，我刚一走进中央控制室，比我先到的希德便用严肃的口吻说道，“刚才，艾莉森次长和我们取得了联络，德国首相在与E.C.诸国首脑进行的电视会议上，正式公布了Blauer Nebel提交的调查结果。根据调查报告显示，他们认为袭击德军基地的U.S.N.军特种部队为了确保从海路的撤退路线，以及对E.C.海上战斗力进行打击，因此企图发动对沿海军事设施的攻击。基于这份情报，德国首相说德军决定在基尔和罗斯托克两个基地实施重点防御，同时还希望荷兰的海牙基地和波兰的格但斯克基地也能够进入警戒状态。”

“这……很有可能是德国故意释放出的烟雾弹。”我小声嘀咕道。

希德也阴沉着脸说：“的确如此。没有退路的袭击部队为了寻求活路而选择袭击沿海基地，我并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可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更快地行动才对啊。在目前的形势下，即使去袭击那些已经加强防御的海军基地，

也不可能成功突破的。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袭击新资源地带，那么这条情报就很有可能是圈套，目的是想要将波兰军队的注意力引向格但斯克基地以及沿海地带。”

“那么，艾莉森次长打算如何应对呢？”我问道。

希德摇了摇头，“就现状来看，好像很难应对啊。由于波兰的现政权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与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类似德国政府可能与袭击部队暗中勾结这种事情，在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他们说。所以艾莉森次长打算避免谈论情报的来源，只是悄悄地告诉E.C.议会中的波兰议员说我们掌握了一条尚未确认的情报——袭击部队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新资源地带。不过因为德国首相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官方通告，并建议波兰政府提升格但斯克基地的警戒状态，对方是否会听从我们的劝告这还是个问题。”

“但是，你也说过，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啊！”我对希德说道。

于是，希德用沉重的口吻说道，“虽说如此，可问题是我们能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以调查德军基地袭击事件为名，得到E.C.议会的授权，然后才能前往波兰新资源地带。但是，即便我们去到那里，如果得不到当地波兰军队的帮助，仅凭我们一己之力，实际上也什么都做不了。说不定，还会受到在德军基地进行调查时的‘特殊对待’。”说着，希德看了一眼屏幕——上面显示着波兰新资源地带的地图，“总之，我们先拜托艾莉森次长，让她试着直接警告驻扎在新资源地带的波兰军指挥官吧。无论波兰政府和军部上层的意向如何，只要被告知自己所驻守的地方将有可能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如果那个指挥官是一名称职的军人就一定会采取对策吧。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我还是艾莉森次长都没有见过新资源地带的警备指挥官，甚至都没有掌握任何他的个人相关情报，所以即便能够与其直接对话，也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作用。至少，比起那些不了解任何军事相关知识的政治家和官僚，跟军人打交道要更容易一些。”

说着，希德将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但是，在艾莉森次长再次主动发出联络之前，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以波兰军队会听从我们的忠告以及战术指导为前提，一旦真的发生袭击德军基地的部队再次偷袭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情况，我们必须首先制定出具体的对策来保护那些资源开采设施。重新研究数据，制定出相应的作战方案吧。”

“是，明白。”我点了点头，然后在一个屏幕前坐了下来。

原本，制定作战方案是士官或者担任参谋的高级士官的工作，与我这样的下级士官根本毫无关系。但是，在实际驾驶Wanzer的过程中，对付什么样的对手，用什么样的方法发动攻击才能取胜，对于下级士官或者普通士兵来说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什么也不去考虑，只是一味地服从士官的命令进行攻击，Wanzer驾驶员的技能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提升的。

“袭击部队使用了大量的火箭弹和导弹，在短时间内摧毁了德军基地的抵抗能力。也就是说，只要袭击部队与开采设施之间的距离保持在火箭弹的射程之内，这场战斗他们就赢定了。”

在面对装备有火箭弹和导弹的

Wanzer时，惟一的办法就是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进行接近战。因为即便是对防御设施而言，也需要积极地进行反击，所以就必须尽快弄清敌人所在的位置。虽然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如果不知道敌人所在位置，所谓的“接近”也就无从谈起了。

“通常情况下，可以用雷达搜索出Wanzer部队的位置。不过如果能这么简单地找出这支部队，那么我想之前的德军基地也就不会被轻易摧毁了。想要在早期发现擅长隐蔽作战的部队，必须集合大量侦察机和侦查用Wanzer，进行地毯式搜索……但是，我们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吧？”看着屏幕上显示出的数据，我轻声说道，“相对于进攻，我想防守才是最困难的部分，袭击部队想要发动进攻就必须靠近开采设施，但是防守军队又不能在四周进行全面布防。这样一来，只能在外围布置预警线，一旦袭击部队被搜索出来，防卫军就要尽快实施突进，以确保成功发动接近战。虽然这一作战方式很简单，却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办法。”

问题是要如何布置警戒线呢，类似这种技术性的问题最好是去请教哈米斯，我歪着头暗想道。

这时我才发现，哈米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中央控制室，此时好像正在和希德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事情。由于我之前一直在思考作战方案，所以根本没有注意他们两个的谈话。

“只是增加一个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而且，拉托娜的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如果她能和艾尔莎配合，只要在战术方面加以改良，她们两个人的战斗力就能与一支小队相抗衡。”

“但我们并不是去战斗的。”希德毫不客气地回应道，“和袭击部队战斗，这是驻扎在新资源地带的波兰军队的任务。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情报，进行警告，如果对方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战术指导。就像你经常说的那样，杜兰德尔并不是军队。”

“这些我全都明白，但是万一我们遇到必须出战的情况该怎么办？就像在丹麦时那样？”说到这，哈米斯接着用一种奇怪的口吻说道，“俗话说‘有备无患’，我当然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做好战斗的准备总不是一件坏事吧？”

“虽说如此，不过拉托娜，你之前所负责的工作怎么办？即便缺少了你也没问题吗？”

希德的这句话让我感到很奇怪，于是我连忙转过头，只见身后不仅仅有哈米斯，拉托娜正抱着双手站在中央控制室的墙角那里，脸上露出了一副坚持己见的表情。

接着，她面对希德，爽快地说道：“我的工作已经全都做完了，虽然只剩下对客户的最终说明，不过我想只要交给弓箭4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而且，如果没有我在场，剩下的工作应该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吧。”拉托娜紧盯着希德，接着粗鲁地说道，“听说你们在丹麦打了一仗，虽然我知道您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强者，而弓箭6也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不过如果有我在场的话，我们会干得更漂亮。至少，比起与武器公司的大人物们应酬交际，明显和那些在冷血地杀人之后再选择自爆的家伙们战斗这种工作更适合我。”

“好，我明白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前往波兰。”希德说道。

这时，他的携带通信器发出了声响。

“不好意思。”希德连忙掏出携带通信器，接着与对方小声地说了几句，然后很快就将机器收了起来。

他表情凝重地转过身看着我们说：“是艾莉森次长。好像她已经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警备指挥官联系上了，她说对方的指挥官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警告，并说马上就强化警备体制，而且希望得到我们杜兰德尔的帮助。”

“那么，我们就快点儿去波兰吧，决定了！”哈米斯高兴地喊道。

不过希德却看着我问道：“艾尔莎，防御作战方案已经完成了吗？”

“是，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脉络。”我随即回答道，于是希德、哈米斯和拉托娜全都聚集到我的显示器前，对我之前构思出的作战方案进行研究。

还没等我做出详细的说明，希德看了看屏幕就点头说道：“果然，我们只能布置警戒线，在外围进行防御啊。这次要面对的是能够发动远距离攻击的Wanzer部队，只能以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作为对抗的手段。”

“但目前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布置出警戒线呢？即便是驻扎在当地的波兰军队也有没有足够进行警戒用的战斗力吧？”我问道。

哈米斯马上回应说：“那样的话，只要使用热源传感器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城市中车辆通行过多的地方，这些传感器会受到干扰而派不上用场，不过如果是波兰新资源地带的外围，除了几条有限的公路之外，几乎都是岩石山和荒野地形。只要Wanzer从传感器上经过，我们就一定能抓到。”

“但是，这个所谓的波兰新资源地带一定非常广阔吧？如果要将整个外围全都布置上，一定需要很多传感器吧？即便现在去向制造商购买成品，无论是时间还是费用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花费吧？”拉托娜担心地问道。

不过哈米斯却毫不在乎地笑着摇了摇头，“现在杜兰德尔的总部仓库里就储备有大量的热源感应器。有一次，某个制造商委托我开发出一款新型Wanzer用感应器，然后我让对方给我寄一些旧型号的感应器作为参考资料，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竟然送来了整整一仓库的感应器。大概，他们正在为了没有地方存放这些东西而发愁吧，所以我们只要有效地利用这些东西，那就万事大吉了。”

“……什么嘛，这也太巧了吧！”拉托娜吃惊地嘟哝着。

哈米斯闻言只是微微耸了下肩膀，“不，实际上我只是因为知道我们手头刚好有一批热源感应器，所以才想到要用这些东西来布置警戒线。如果没有感应器的话，我还会考虑使用其他手段的。”

“不管怎样，只要解决了问题就行。”希德严肃地说道，“快把那些感应器从仓库里取出来，然后搬运到运输机上。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我们就出发前往波兰。”

“OK。那么，一会儿我想给艾尔莎讲解一下连接系统，可以吗？”哈米斯问道。

希德微微皱了皱眉，说：“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没有意见，不过一定要快。如果在准备上花费太多时间，万一等我们到了波兰，那边已经遭受到袭击了，我想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那么，我来给艾尔莎进行说明，哈米斯去帮忙装载感应器！”拉托娜自告奋勇地说道。

哈米斯点了点头，“那么，全都拜托你了。不过那些感应器可以堆了满满一仓库啊，看来这次必须要用一架大型运输机了，我一个人可操控不了，顺便还要去看看哪位驾驶员的日程刚好空着。”

自言自语地说着，哈米斯离开了中央控制室。

希德这时正使用中央控制室的通信系统，打算申请与波兰新资源地带的警备指挥官做直接对话。由于双方隶属于不同的军方，无法直接进行联系，所以希德只能先对艾莉森次长提出申请。

这时，拉托娜开始给我讲解连接系统，“所谓连接系统，就是将同一小队中Wanzer的电脑连接起来，并自动使其进行联合战斗的系统。这一系统好像U.S.N.和O.C.U.、萨夫特拉联合研究开发出来的，不过杜兰德尔的连接系统却是哈米斯的杰作，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货真价实的世界最高水准。不过，关于什么程序设计和演算速度等专业术语，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必要。我重点给你讲一下当电脑连接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在我的Wanzer对敌人发动攻击时，如果你驾驶的Wanzer在射程以内，也会自动向同一目标发动同步攻击。虽然通常情况下的联合攻击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时机的把握上肯定会有些许偏差，但是联合攻击却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即便对方是装备了盾牌的Wanzer也绝对无法进行防御。”

“这的确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术。”我感叹道。

拉托娜轻轻地摆了摆手，继续说道：“不，哈米斯认为联合攻击的效果绝不仅仅是这样。由于攻击是自动启动的，与手动攻击操作完全无关，因此当我和你在对同一目标展开攻击时，分别会发动两次手动与自动的攻击。当然，双方的弹药消费量也会成倍增长，在使用格斗武器的情况下，还会强制做出不合理的动作，不过既便如此，攻击次数的翻倍也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

“……是这样啊。”

对于作战的对手而言，这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旦对手受到夹击，仅仅是从两个方向发动的袭击就已经让他很头痛了。如果遇到完全同步的攻击，而且是两次连续，合计四次的爆炸，大概他马上就会被击破吧。

“虽然哈米斯说在将来只要将组成同一小队的Wanzer的电脑全部连接起来，甚至能同时对导弹攻击进行同步诱导，总之在最开始，我和你的Wanzer成功连接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彼此的动作数据。”说着，拉托娜严肃地盯着我，“这不是哈米斯，而是我个人的忠告。你驾驶的ZENITH的确是一台容易操控，且动作迅捷的机体，但缺点是装甲太薄，关节部位也过于脆弱。在实战中，即便只是被敌人的攻击碰巧命中，也很有可能就此受到重挫。再加上对方是那种能够毫不留情地攻击逃脱出Wanzer驾驶员的家伙，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的下场基本上就是战死，所以我希望你至少能换乘动作稍有些缓慢的QUINT。”

“嗯……”

虽然很感谢她的忠告，但是QUINT嘛……我歪着头想了想。我在法军服役期间曾经试驾过这台由O.C.U.系企业井口公司制造的Wanzer，与我已经习惯了

的ZENITH相比，QUINT的感觉稍微有些笨重。当然，经过杜兰德尔的调整之后，QUINT的敏捷性肯定会有大幅度提升，不过既便如此，我觉得这台机体还是不适合自己。

“你驾驶的就是QUINT吗？”

“不，我驾驶的是STOCK Mk-IV。”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拉托娜驾驶的竟然是U.S.N.系企业弗瑞曼公司制造Wanzer。

“从机动性上来看，STOCK Mk-IV几乎是世界顶尖的机体。而且在装甲方面虽然不如QUINT，却要比ZENITH强一些，关节部位也要更坚固。只是腕部的构造，由于最初就被设计成格斗用，因此在使用枪炮时的命中率要稍微低一些。由于这一点，我就不向你推荐了。”说到这里，拉托娜微微偏了下头，“不，如果仅仅是腕部的问题，可以通过加装能够提高命中精准度的部件来解决吧。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得通，之后我再向哈米斯确认吧。”

“但是，如果使用这种方式，通常情况下都会造成机体的不平衡，性能方面也会有所下降的吧？或者说，杜兰德尔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感到有些奇怪地询问拉托娜。

Wanzer的各部分零件，无论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基本上都可以进行更换，不过一旦将不同种类的Wanzer的手腕和脚整个进行更换的话，大部分机体都会失去平衡，更有甚者还会频繁发生故障导致机体耐用性降低，这是Wanzer驾驶员和整备员所具备的常识。所以，当出现零件不足的情况时，一般都会用这种办法进行暂时性的应急处理，却几乎没有从一开始就驾驶这种机体的驾驶员。

但是拉托娜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当然不会没有问题了，不过只要让哈米斯来进行调整，即便是这种混合型机体也可以当成普通机体来驾驶。虽然我认为比起对STOCK进行改造，还是驾驶QUINT比较安全，不过对于驾驶ZENITH的你而言，好像还是比较适合驾驶STOCK。”

“也许吧。”我点了点头，“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要改变驾驶机体，就必须习惯新机体的驾驶方式，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吗？”

“没有。但是，即便你仍然驾驶ZENITH，也必须要熟悉连接系统啊。虽然这个办法不是最好的，不过在我们飞往波兰的途中，我还是建议你在运输机内使用模拟装置来尽快熟悉这一系统。”说着，拉托娜微微皱了皱眉，“杜兰德尔的模拟装置已经被哈米斯设定好了，可以真实地模拟出类似实战的感觉。虽然与实战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也算是聊胜于无吧。当然，我也会陪你一起进行训练的，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连接攻击的要领。”

“是！”

请手下留情，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口。

“好，时间到了。你们两个辛苦了。”从耳机中传出了哈米斯爽朗的声音，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虽然在法军服役期间，我经常会使用模拟装置进行战斗训练，但有可能是因为机器的机能有些低下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机器中的程序版本比较低，整台模拟装置看上去就像是游乐场里的大型动作游戏机，我觉得这对自己的训练可以说没有任何帮助。

但是，杜兰德尔的模拟装置却有着极高的水准。首先，在战斗中使用的实体驾驶舱被直接应用在模拟装置中，所以能够营造出极为真实的临场感。其中的操作装置也和真实的Wanzer操作装置一样，就连震动和噪音几乎都被完美地再现了出来。如果说普通的模拟装置就像是游戏和电影的感觉，那么杜兰德尔的模拟装置可以说是一个营造出真实梦境的东西。二者除了都不是现实这一点完全相同之外，无论是体感还是压迫力都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在模拟装置中作为敌方而被设定出来的假想Wanzer还会毫不留情地发动极为有效的攻击，据拉托娜说，这一假想Wanzer的战斗部队就是哈米斯亲自编写的程序，事实上还有使用同一程序支配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型Wanzer，毫不开玩笑地说，我甚至认为这种无人驾驶的Wanzer要比有驾驶员的那种还要厉害。

实际上，暂且不说一对一的情况，如果同时遭到两台以上假想Wanzer的攻击，我根本没有能够自保的自信。但是，如果通过连接系统将我的Wanzer与拉托娜的Wanzer联合起来，我们甚至能够同时对付八台假想Wanzer，并成功将其全部歼灭。这虽然证明了连接系统是极为有效的，但同时也让我明白拉托娜作为一名Wanzer驾驶员，或者说作为一名战士的确是极为优秀的。

拉托娜的战斗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利用自身机体的快速移动靠近敌机，然后使用装备在Wanzer左臂上的长枪刺穿对手的装甲。只要出现一丁点儿的偏差，拉托娜就很可能遭到敌人近距离的炮击，不过她的技术和STOCK的敏捷性令敌人难以瞄准。就算是不知道动摇为何物的假想Wanzer也无法准确瞄准，更不用说那些敌军的人类驾驶员了。

还有一点，无论对方驾驶的是什么样的机种，拉托娜都能够准确命中敌机的电脑中枢，也就是说她可以在一击之下就破坏对方Wanzer的机能。即便是在实战中出现些许偏差，只要能伤到敌机电脑中枢附近的配线，就能对敌人造成有效的伤害。实际上，那些受到拉托娜攻击之后的假想Wanzer，即便是在面对我的单独攻击时也无法全身而退。

“结果，如果想要灵活运用连接系统，我就必须跟上她的速度。这一点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心里说道。

在模拟战斗刚开始的几场战役中，由于我没办法跟上速度过快的拉托娜，结果我的Wanzer没有处于有效射程内，因此错过了不少联合攻击的机会。如果在实战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不仅仅是我自己，就连拉托娜也将陷入危机。

所幸的是，我驾驶的是用STOCK的身体和腿部以及QUINT的手臂拼装而成的混合型Wanzer，能借助于强力涡轮增压器装置发挥出整个机体的机能，才不至于发生由于机体性能的差异导致落后的情况。剩下的，就只有我的技术问题了。

“虽然在模拟战斗中，我可以勉强跟上。不过在实战中是否还能发挥出这种水平，我就只能尽力而为了。”一边说着，我一边离开了Wanzer驾驶舱，并摘下耳机。

这时，拉托娜早已从Wanzer驾驶舱里出来了，正在和哈米斯说着什么。

看到我之后，她连忙问道：“嘿，艾尔莎。驾驶混合型Wanzer的感觉如何？”

“非常好，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混合型Wanzer竟然是这样！”我回应道。

哈米斯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非常放心

的表情："是吗，那可太好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调试过这种混合型机体，我还有些担心你在实际使用中会有不好的感觉呢！"

"哎，是吗？那么，在此之前你调试过什么样的混合型机体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

哈米斯回答说："就是希德驾驶的那台装备有导弹的机体，机体的腿部进行过更换。那台机体的成品实际上是支援型Wanzer，所以移动起来稍微有些慢。一旦遇到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快速移动的情况——像这次这样——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对它的腿部进行了替换。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装备有导弹的大型Wanzer来说，一旦替换上能够快速移动的腿部，无论如何其平衡性都会受到影响，即便是经过我的反复调节。我只能说如果不是因为希德驾驶技术高超的话，那台机体肯定无法进行战斗，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驾驶员来驾驶，他在迈出第一步时就会摔倒。"

"能驾驶这种机体进行空中挺进降落，咱们领导的驾驶技术的确不得了啊。"拉托娜感慨道。

这时，从扩音器中传出大型运输机专属驾驶员——罗伯特机长的声音："我们很快就将抵达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附属机场，由于飞机即将降落，请各位坐回自己的位置并系好安全带。"

"哎呀，不好！好不容易才刚刚获得模拟训练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对Wanzer进行调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啊！"哈米斯一边说，一边急忙跑向Wanzer调整用电脑的操作员专用席，并及时系好了安全带，"我必须待在这里进行作业，与波兰军队的会面就交给希德了，你们帮我向他转达一声。"

"好，知道了。"拉托娜点了下头，然后对我说道，"走吧，艾尔莎。"

"好。"

就像一名服从老兵命令的新兵那样，我跟着拉托娜朝机舱前方走去。但是，如果下达命令的是眼前的这个女人，我并不会对此而感到厌烦。

"初次见面。我是新资源地带中央据点的警备负责人莱迈尔，非常感谢诸位杜兰德尔的同仁能够来到这里！"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士官，他一边和希德握手，一边用流利的英语打着招呼。从目测来看，他的年龄大概三十岁左右，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是一名常年在军队中摸爬滚打的军人。

于是，当希德也礼貌性地寒暄过后，莱迈尔用稍显抱歉的口吻说道："在新资源地带有四处据点，除了这个中央据点之外还有北、东、南三个。由于我们接到贵方提出的破坏德军基地的袭击部队将会对新资源地带发动袭击的警告，因此其他三个据点的负责人无法离开各自所负责的基地，只能通过电视电话来与各位交流，实在很抱歉。"

"没关系，这种做法非常稳妥。"希德平静地回答道。"那么，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吧，我想尽快弄清每个据点的警备状况。"

"好！"莱迈尔点了下头，然后命令接线员与其他三个据点的负责人联络，在显示屏上很快就出现了三名男子。由于画面不是很大，结果无法看清这三个人的具体长相特征，只是能看出来这三个人都是非常严肃的军人，年纪看上去也要比莱迈尔大一些。

于是，他们分别在报出自己的姓名后，开始简洁干练地介绍各自所负责据点的警备状况。不过看上去，他们并不是在对我们进行说明，而更像是在对莱迈尔进行工作汇报。

我正在胡思乱想，其中一名负责人在汇报的最后这样说道："这边的情况已经汇报完毕，中校！"

"哎？中校？"

虽然我已经尽量让自己不要发出声音，不过我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望向莱迈尔那张平静的脸。能够负责如此大规模重要设施的警备工作的人，即便是一名中校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莱迈尔给我第一印象应该是一名大尉或者是中尉，所以此时当得知对方的官衔竟然是中校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而另一方面，莱迈尔中校接着三名负责人的说明，继续为我们简洁地介绍中央据点以及新资源地带整体的警备状况。

"原本像现在这样，当新资源地带进入严重警戒状态时，一般空军基地都会派出预警飞机来进行支援，不过由于现在空军在全力对沿海地区进行警戒，因此没有多余的力量派往我们这里。正如刚才各位负责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用雷达加强警戒，而且各据点都会派出Wanzer警戒部队进行巡逻。"

"我明白了。从你们现有的战斗力来考虑，我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了。"希德用平淡的口吻评价道，"为了能在广阔的新资源地带进行有效的防御，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尽早发现袭击部队。我们会驾驶飞机在空中进行警戒，不过为了能够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制定出了利用感应器来布置一道警戒线的作战方案，如果能够得到你放的许可，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感应器？你们要将这些感应器布置在什么地方呢？"莱迈尔中校迷惑地问道。

希德坦率地说："关于这个作战方案，还是由起草者亲自来进行说明吧，艾尔莎。"

"是！"忽然被希德点名，我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地回答道。

而希德却气定神闲地说道："麻烦你给波兰军队的各位同仁讲解一下你提出的作战方案吧。"

"是！"

虽然没有想到希德会搞这一手突然袭击，不过，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在这群波兰军人面前丢杜兰德尔的脸面。于是我尽可能用冷静的口吻来向这些人解释利用热源感应器布置一条警戒线的作战方案。

"原来如此，这可太棒了！"当我刚一讲解完毕，莱迈尔中校好像很高兴地发出了由衷地赞叹，"在对方会使用导弹以及火箭弹发动远距离攻击的情况下，即便巡逻小队感知到敌人的存在，可是他们自身也已经进入了敌人的有效射程范围内，因此处境十分危险。如果能在外围地区提前感知到敌人的入侵，并迅速做出迎击的准备，那么我们就能将自身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是的，不过……袭击德军基地的那支袭击部队究竟是使用什么方法隐蔽了自己的行踪，而且还能成功逃避雷达的监测，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弄清。所以还不能保证热源感应器形成的警戒线就一定能发挥作用。"

听了我的坦言相告，莱迈尔中校也用力地点了点头："的确如此。当然，我们不会完全依赖热源感应器，雷达警

戒和Wanzer巡逻小队还会继续进行的。而且再加上你们的空中监视，我想无论是隐蔽性多么高的部队也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潜入新资源地带吧。”

说到这，莱迈尔中校微微一笑，“另外，在不耗费人员和战斗力的前提下，你的这一作战方案竟然能布置出一条如此长的警戒线，甚至能够监控新资源地带的外围，这主意真是太棒了！你们真的没白跑这一趟啊！”

“很荣幸能够得到您的夸赞。不过，使用感应器来构成这道警戒线的主意是由其他成员提出来的，并不是我。”我苦笑着回答说。

不过莱迈尔中校却笑着摇了摇头，“由多数人提出想法，然后整合成一个优秀的计划，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正因为你具备极为优秀的才能，才会成为这项计划的中心，并能够完美地对大家的想法进行汇总与整合。更不用说，你在将他人的想法加入自己计划中的基础上，还能不独占这份功劳，我觉得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不，那个……”面对这番话，我一下子感到惊慌失措起来，“那个，说到年轻，您好像也很年轻啊……”

听了我随口说出的这句话，中校认真地回答说：“我之所以会升任至现在这个位置，是因为我曾在波兰军队中首支导入Wanzer的部队中服过役。飞机的试飞员和宇航员的级别都很高，我的情况也和他们类似。当然，时至今日，波兰军队的陆军主力已经变成了Wanzer部队，身为Wanzer驾驶员的士官也并不罕见了。”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作为一名指挥官，您具备了优秀的见识和判断力。”我不带半点恭维地说道。

莱迈尔中校闻言后只是微微一笑，“谢谢。”

这时，希德可能是发现话题好像已经偏移了，于是插嘴说道：“那么，我们马上就驾驶运输机去布置热源警戒线，然后直接进行空中警戒工作。”

“好，全都拜托你们了。”

说完，莱迈尔中校十分自然地敬了个礼。因为杜兰德尔不是军队机构，所以用军队式的敬礼来回敬对方就会显得十分奇怪，不过无论是希德，还是我与拉托娜，全都反射性地向莱迈尔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也许，此时哈米斯不在场倒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好，感应器布置结束。落地位置与工作状况全都没有问题。”哈米斯在确认过测量仪表之后说道，“总之，我们所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之后就看袭击部队是否会出现了，我们一边巡视一边等待吧。”

“但是，那支袭击德军基地的部队最终一定会来吧？”拉托娜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如果按照之前的推测，袭击部队与德国政府真的在暗中勾结的话，我们来到新资源地带协助波兰军队进行强化警备这件事，一定会通过波兰政府传达给德国政府，进而被泄露给袭击部队。如此一来，我们所做的防备很有可能会落空。”

“如果是那样可就麻烦了。警戒会加重工作人员的负担，即便是波兰军队也不能长时间持续保持警戒状态。另外，我们所布置下的感应器的工作寿命也是有限的。”希德皱着眉说

道，“相反，如果袭击部队不肯有所行动，一旦沿海地区的警戒被解除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期待空军的支援了。而我们杜兰德尔方面也可以抽调回弓箭3，如果进行长期作战，他还可以给我们提供支援。”

“如果真的要拖延下去，不仅仅是弓箭3，还可以把弓箭4也叫来。虽然弓箭4的水平只有初学者的程度……”拉托娜讽刺道。

这时，运输机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与此同时，哈米斯也大声喊道：“西侧的感应器有反应！Wanzer部队入侵！”

“果然来了！马上赶往现场！”希德随即下达了指示。

感应器所发出的警报不仅仅在运输机内部响起，同时也传达到了波兰军队的四个据点。恐怕，此时各个据点的指挥官已经分别对各自的Wanzer部队下达了紧急前进的命令吧。

可是在下一个瞬间，哈米斯却大喊道：“等一下！这支入侵部队并不是远距离攻击部队！对方的入侵速度实在太快了！就像是火箭一样！”

“你说什么？”希德脸色忽然为之一变。

哈米斯一边看着屏幕，一边说出了极具冲击性的事实：“这一速度根本不是Wanzer所拥有的前进速度！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装备，不过从显示的状况来看，他们只可能是在飞行！入侵的敌人一定是高速强袭部队！”

“那么，入侵部队的目标是哪里？中央据点吗？”希德怒吼道。

哈米斯随即做出了回答：“没错！”

“艾尔莎，紧急联系中央据点！通知他们不要移动，就待在据点内部迎击强袭部队！”

“明白！”

希德的话音刚落，我就已经联系上了波兰军中央据点司令部，“这里是杜兰德尔！已经判明入侵的Wanzer部队是一支高速强袭部队！千万不要离开据点，一边等待从其他据点赶来的援军，一边进行防御！”

“什、什么！这边已经下达了迎击命令，Wanzer部队已经离开据点！”狼狈回应的声音并不是莱迈尔中校。

我再次提高声音喊道：“那就快点把部队召唤回来！另外，莱迈尔中校在哪儿？他率领迎击部队出击了吗？”

“不，中校率领巡逻小队在外面执行警备任务……总之，我先让迎击部队撤回来！”

说着，这名留守在中央据点司令部的人还没等我会话，就主动切断了通话。恐怕，他此时正在向迎击部队的指挥官下达撤退命令吧。

于是我呆呆地自言自语道：“什么……总指挥官竟然率领巡逻小队执行警备任务，中校，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莱迈尔中校这种在乍看之下显得有勇无谋的做法。作为Wanzer驾驶员晋升至中校，如果让自己待在高枕无忧的司令部里，首先就无法得到手下士兵们的理解。即便是指挥官也要驾驶Wanzer身先士卒地冲上前线，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只有这样才能让部下信服自己，才能受人爱戴，才能率领这支部队。

“……但是，如果战死沙场，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旦与袭击部队遭遇，莱迈尔中校恐怕会尽全力阻止袭击部队前进的脚步吧，这样一来，巡逻小队的命运必将是灭亡，而且对方还是一群甚至连逃出Wanzer的驾驶员都不会放过的冷血动物。

“这里是中央据点警备队，与入侵部队遭遇，交战中……”

突然从通信器中传出了莱迈尔中校时断时续的声音，我只感到一阵寒气，不禁打了个哆嗦。

“入侵部队，使用了一次性分离式火箭……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入侵，主武器是……爆裂弹炮，双方在开阔场地交战，情况极为危险……据点方面加强防守……”

“明白！已经发出指示，命令从中央据点出击的迎击部队迅速返回！所以，请你们也撤退吧！”

我对着通信器喊道，中校那边应该能听到吧。

这时，中校的声音再次响起，“敌人……对逃出Wanzer的驾驶员发动攻击……正如杜兰德尔的情报所说的那样。巡逻小队……的机体……已经全灭……对不起，之后就拜托你们了……”

“中校！”

无论我怎么喊叫，通信器那边也没有任何回应。

接着，罗伯特机长紧张的声音在机舱内响起：“已经能看到中央据点了，那里好像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该怎么办？”

“我们利用Wanzer进行空中挺进降落，你现在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爆裂炮弹的有效射程！”希德毫不犹豫地说道。

机长咂了咂嘴巴，“说得倒轻松，但愿你们不会中弹！”

“拜托你了！”说完，希德回头看了看我们，“走吧！”

“倒数5、4、3、2、1，落下！”

配合着罗伯特机长的倒数，我驾驶着Wanzer朝空中纵身一跃。紧接着，在我的身后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运输机被命中了吗？”

我勉强地克制住了想要回身观看的动作，集中意识保持Wanzer在空中的姿态。即便运输机被地面上Wanzer发射的爆裂炮弹命中，并导致机体分裂，预定在我身后落下的希德和哈米斯已经战死，我现在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安全降落之后与拉托娜的机体发动联合攻击，尽全力与地面的敌人战斗而已。

接着，当我刚刚着陆，我驾驶的Wanzer就抢先开火了。由于拉托娜的机体就在我附近不远处战斗，因此连接攻击已经自动启动。

“在那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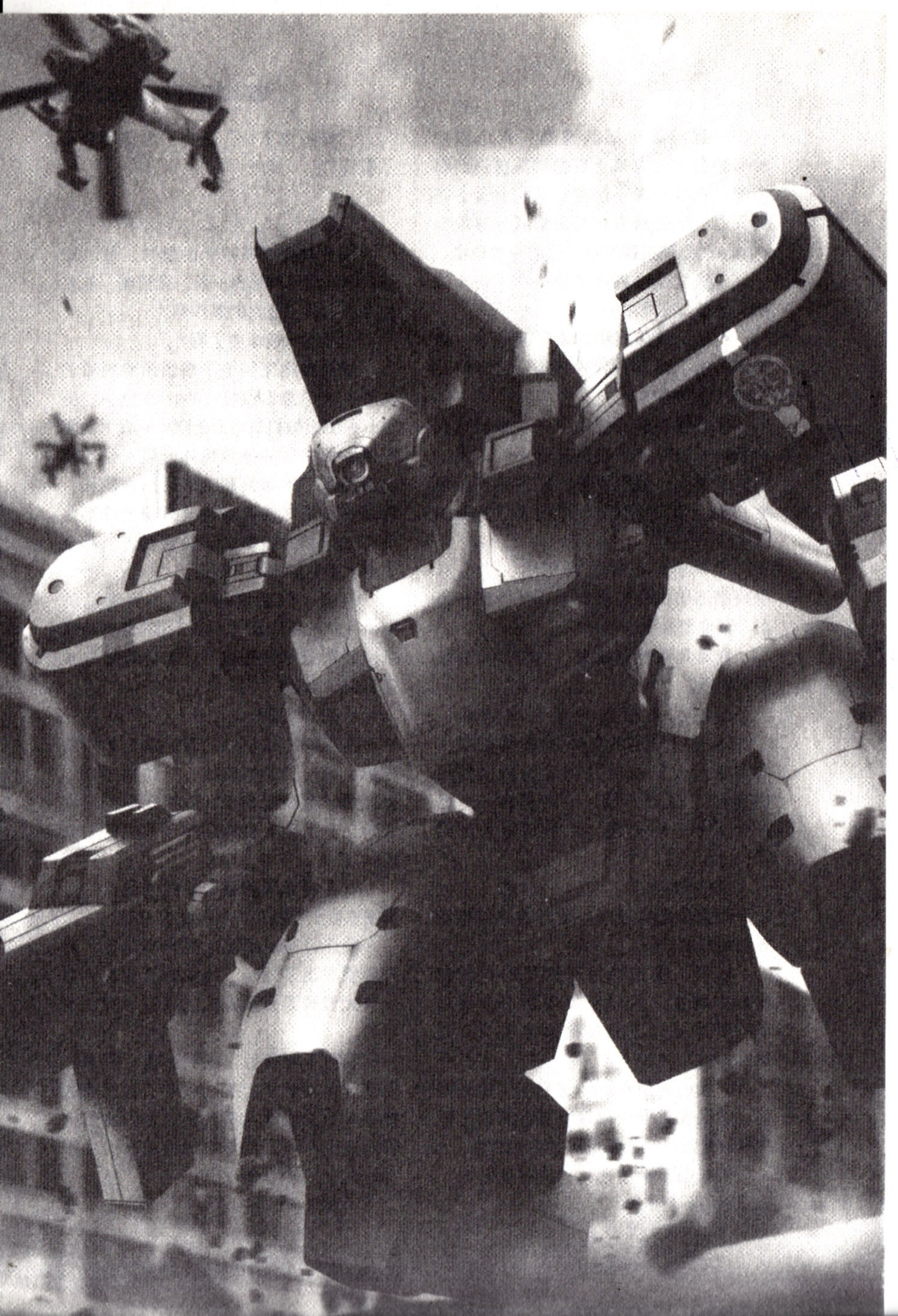
面对刚才被我们的联合攻击命中的敌机，我一边变换位置，一边用手中的机关炮对其展开攻击。敌机手中的爆裂弹炮，一下子发生的爆炸，敌机的手臂被炸飞了。

“不用管那些没有武器的敌机！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优先对付的家伙呢！”

我正打算对那台敌机进行追击，拉托娜便发出了指示，她此时正朝并排矗立有大量资源开采设施的据点中央快速移动。

我可不能落后，想到这里，我急忙驱使Wanzer赶了上去。接着，拉托娜的机体神出鬼没地从两台设施之间跳出，瞬间逼近一台正用爆裂弹炮瞄准波兰军Wanzer的大型Wanzer近前。

“我来了！”



不甘落后的我，驾驶着Wanzer来到敌机的侧面，首先通过自动连接发射了一发散弹跑，紧接着又发动了机关炮攻击。那台目标Wanzer一下子失去了爆裂弹炮和手臂部分，直接陷入无法战斗的状态。

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比起将整台敌机击溃，拉托娜优先使用可以令敌机无法战斗的攻击手段，直接攻击敌机的爆裂弹炮和手臂部分，而不是敌机的机身。她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也能如此冷静，这让我很吃惊。这时，一台站在稍远位置上的敌机瞄准了拉托娜发动了爆裂弹炮攻击，虽然拉托娜成功躲开，不过爆炸掀起的气浪却破坏了她机体的平衡。虽然我在第一时间调整方向朝着对方突进，同时准备发射机关炮，不过距离还是有些远，敌机已经将手中的爆裂弹炮瞄准了我。

就在这时，一枚导弹从旁边飞了过来，准确地命中了敌机的身体。紧接着，趁敌机正在摇摆不定之际，我驱动Wanzer举起机关炮朝着对方开始连续射击。虽然敌机遭受重创，不过驾驶员并没有选择脱离机体，而是像我预想中的那样，Wanzer在喷出火焰之后发生了剧烈的自爆。

“希德，你没事吧！”

一边迅速远离自爆的敌方Wanzer，我一边对那台发射出导弹的Wanzer呼叫。

只见那台由U.S.N.超级军工企业Diable Avionics制造的重型支援Wanzer——VALIANT F的身体上，安装着O.C.U.系井口公司制造的QUINT的腿部——这是一台混合型Wanzer，驾驶着这样一台看上去平衡性很差的Wanzer从受到损伤的运输机中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看来希德的驾驶技术真的是炉火纯青。

于是希德回应道：“虽然我和哈米斯成功进行了挺进降落，不过运输机由于受到爆裂弹炮的袭击，只能进行迫降。空中的支援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我们还是快击退敌人吧。”

“对面，两台敌方Wanzer！我们上，艾尔莎！”做了简短的指示后，拉托娜驱动Wanzer快速朝着目标前进。我和希德，还有从希德身后如同鬼魅一般出现的哈米斯驾驶的Wanzer，急忙跟在拉托娜的身后。

无论是得知伙伴平安无事后的欣喜，还是对悲哀的敌人的愤怒，以及悲伤、憎恨、后悔，所有的感情都已经被我抛到了脑后，因为我现在必须要倾尽全力与敌人战斗。

“捕捉到敌机，我先发动导弹袭击。”

希德说完，便朝设施建筑的对面发射了一枚导弹。虽然爆裂弹炮的射程很长，不过此时却受到了建筑物的阻挡，从而无法发动有效的反击。值得庆幸的是，其中一台敌机的手臂部分被希德的这枚导弹直接命中，装备在它手臂上的爆裂弹炮一下子被轰飞了。

“希德，干得漂亮！”

拉托娜驾驶的Wanzer间不容发地从建筑物的阴影中扑出，无视那台已经失去了武器的Wanzer，直接朝另一台发动了攻击。我也紧跟在她的身后，迅速逼近那台已经失去了武器的敌人。

“累赘！”

我毫无意识地大喊道，接着从近距离发动了机关炮。也许一个小时之前的我还会对此感到稍有些犹豫吧，可是现在的我根本丝毫没有那种念头。

当机关炮准确命中那名没有武器的敌人时，我驾驶的机体上的散弹跑也同

时由于和拉托娜驾驶的机体形成了连接攻击，从而自动瞄准敌人并开火。

这时，之前一直躲在建筑物阴影中的波兰军Wanzer也冲了出来，朝着敌机一通扫射。本来就已经处于劣势的两台敌机，很快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两台机体的驾驶员与他们的战友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爆。

好不容易才躲开爆炸的波兰军Wanzer驾驶员使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迷惑地向我问道：“你是杜兰德尔的人吧？这帮家伙到底怎么了？竟然没有逃离机体，而是选择自爆……”

“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还有敌人呢！”我严厉地说道。

这时，从耳机中传来了希德的声音：“从中央据点司令部发来了入侵部队开始撤退的消息。虽然波兰军队已经收到了不对敌人展开追击的指示，但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理，我命令大家一起追赶撤退的敌人。虽然目前无法使用运输机，不过敌人方面在高速入侵时使用的好像是一次性分离式火箭。如果他们是利用Wanzer进行撤退，我们应该能追上。”

“明白！”我马上回答道，然后开始朝希德机体所在的方向靠拢。

于是，波兰士兵小心地询问道：“我们该怎么做？”

“你们当然是服从司令部的指示了。”说完，我便驾驶着Wanzer离开了。

如果莱迈尔中校还活着，他大概会对我们进行支援吧，可是这种想法已经不现实了。在之前的那种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激战的巡逻小队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想到这，一滴眼泪不经意间滑过我的脸颊。

曾经称赞我的作战方案很优秀的莱迈尔中校，死了……他已经死了。

**未完待续**



原著/埃里克·尼伦德
译/MEJIA

# 奥星的幽灵 ·最终回·

## 【前情提要】

深埋在美丽而神秘的奥尼克斯星地下的，是一个让UNSC以及圣约人瞠目结舌的真相——这里和光环一样，都是先驱者留下的遗迹，整个星球全都是掌握着超尖端科技的远古种族建造出来的。科特和他的老战友、新部下一起为了得到先驱者的技术以及逃离这个星球而努力着。他们首先通过传送装置破坏了“哨兵”的制造工厂，接下来还要去救出被囚禁在星球内部某个地点的K分队队员。而追击至此的圣约人军队显然不会让他们的行动太顺利地完成……

## 【主要人物介绍】

**科特：**斯巴达051号战士，由于其出色的应变能力而被艾克森选中，成为斯巴达III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理查德·拉什：**黄昏号巡洋舰的舰长。带领着手下的舰队悄悄跟踪着袭击地球的圣约人军舰。

**佛罗·曼塔魁少校：**果敢的圣约人精英战士指挥官，杀死塔诺后取而代之，成为坚不可摧号的新舰长。

**哈尔茜博士：**主导前两次斯巴达计划的科学家，岁月的流逝似乎对她那天才般的大脑没有丝毫影响。

**佛瑞德：**机智勇敢的斯巴达战士，蓝色分队的小队长。现在和科特等人一起行动。

## 第三十六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2115时，**
**道拉达斯ζ星系，**
**属于先驱者建筑基地的奥尼克斯星球，**
**未知场所。**

科特回头向着佛瑞德、亚西、琳达还有马克作手势，示意他们走进那个裂口。

他们两两并排着走上过道，绕过一根又一根柱子。穿着变色盔甲的斯巴达III战士几乎等于隐身了。盔甲一半是阴影，一半是缟玛瑙的颜色。斯巴达II战士也跟在后面，就像是一股水银从天鹅绒上淌过，流畅而又静谧。

已经没人理会这两代战士之间的差异了。蓝色分队和S分队现在就是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伴，是合力抵抗危机的同路人。

科特看着自己的行动追踪器，各人的识别牌都显示在特定的格子里。斯巴达战士们现在处于最好的位置——在这条十米高的过道上的每一根柱子旁都有一个斯巴达战士。科特、汤姆和露茜在最前方。

奥利维亚是负责侦察的，因此没有显示出她的识别牌。科特也不知道她在前面房间里的什么地方。

这条过道是用带着先驱者特定符号的翡翠、绿宝石和矿石铺成的。哈尔茜博士猜测上面的符号其实讲述的是先驱者过去奋斗历史的一首史诗。

但科特只知道这里是个杀戮场，过道上没有任何东西遮掩，是个很理想的埋伏场所。

奥利维亚亮了三次她的绿色状态灯：表示一切正常。

科特示意汤姆和露茜跟在他身后，他们三人最先进入了那个房间：里面一排排的机器在地板上投下深深的黑影，惟一的亮光竟然是来自房间中央八个靠在一起的豆荚状石棺。

这些石棺都是半透明的，每一个里面都躺着一个人，不过轮廓看不清楚。

奥利维亚走到了科特身边，小声地说：“这里面有五个人可以确定是来自K分队的，你看，这个人还佩带着那个写着‘Kill’的标记呢，这是他在最高水平练习赛上取得的。”

科特轻轻抚摩着石棺的表面：里面的人是生还是死？还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状态？他选择了先到这里来营救——并没有去获取那些UNSC需要的科技，这里躺着的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战士，他愿意为K分队承担任何风险。

永远不能放弃倒下的战友而去。

虽然现在的情况有一些复杂，但如果一定要他在那些也许可以拯救全人类的先驱者科技和这五个斯巴达战士之间做选择的话，他还是会先选择他们。他愿意为保护他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想想现在能做些什么吧。”他对大家说。

科特打开了自己头盔上的战斗探照灯，将它调整至可以照到房间的每个角落的亮度。有了亮光，石棺的表面也反射出了金属的光泽。

再靠近一些，科特看见了一束微弱的光从这些石棺里透了出来……他凑近了看，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石棺——它们的边缘处扭曲着，里面竟然辐射出了另外的一个空间。

看到这些，科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手不由自主地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刚才看到的光让他头晕得厉害，再闻到地板上那些符号散发出的尘土异味，听到那种“豆荚”上的有机电子发出的清脆

响声，他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他单脚跪到地上，感到自己的感官功能已经不那么灵敏了。

“不要靠近那些石棺。”科特警告其他人。然后对着通讯器说，“威廉，你赶紧护送哈尔茜博士到这儿来。”

科特又感到一阵晕眩，视觉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当他能再次看清东西时，哈尔茜博士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把他从那些石棺旁边移开。”博士吩咐威廉。

威廉便将科特架到了房间的入口处，科特只觉得自己的视野立刻变清晰了，人也清醒了许多。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问博士。

“那是未屏蔽的跃迁空间区域。”博士说。她的神情异常专注地盯着那些石棺，皱起了眉头，向它们走去。

“琳达。”她说着，“请你过来帮我一下。”

琳达走向哈尔茜博士，她的狙击来福枪枪口对着地面。

“利用你的武器的测距仪，对准那些容器的内部。”

琳达点点头，举起来福枪对准那些容器里的斯巴达战士。

过了一会儿，琳达疑惑地把枪放下，调试了一下光学准镜，又开始测量。但最终她放弃了，摇了摇头。

“你是不是测出了几乎无穷远的距离？”博士问。

琳达点点头，很少见她这么沮丧：“没错，一定是我的准镜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的。”博士接着说，“我可以确定你的准镜状态很正常。”

她接着转向科特：“少校，恐怕我是无法使你的斯巴达战士还有其他的三个人苏醒过来了。他们现在都位于低温悬浮空间。”

科特脸上已经没有了疑惑不解的表情，只是请博士继续解释。

“他们被关在了一个跃迁空间区域。而在常规空间里要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区域已经是我们或是圣约人的任何科技所不能办到的了。本来这些斯巴达战士是在这儿的，但现在又不在了，他们的空间坐标在不断地更替，已经被排除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之外了。”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面吗！”琳达叫着，指着那些容器。

“不。”博士说，“你看到的只是他们残留下来的影像。就像从一个小的洞里水平观察一列快速掠过的图像。影像也许会一直存留，但其实物体已经离开了。”

“那么，他们已经离开了？”琳达喃喃地说。

“也不是，他们还在这儿。”博士似乎也觉得解释起来很困难。

科特不解：“刚才你不是说他们不在这里吗？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博士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回答：“其实两者都是。量子力学的含义是很晦涩的，很难表达出来。

“那就让我们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吧。”科特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现在安全吗？”

博士抬起头，想了一下，说：“你甚至可以往这些容器里面扔枚核弹头，因为他们在的空间和你的空间没有任何交点，因此什么影响也不会有。

由于博士提到了核弹头，亚西下意识地动了动自己的背包，那里面装着两枚可以随时启动的芬利斯核弹头。

“那我们能移动这些容器吗？”科特又问。

哈尔茜博士走到其中一个容器的另一

边，试着将其中的两具分开。随着轻微的声音，一具容器被搬离了地板约半米。

“看来它们被设计成了可以移动的形式。”博士也陷入了沉思。

科特指着那些容器，说道：“蓝色分队和S分队，把这些容器都分开。我们要把它们带出去。”

斯巴达战士纷纷过去要将容器搬离。

当亚西移动了其中的一个时，哈尔茜博士举起了一只手，示意他们停止。

她在最后的一个容器处弯下身去，用手指碰了碰容器侧边的图标，翻译起来：“‘那是必须保护的东西……在防具尖锐的边缘之后……是武器也无法触碰到……是为了再生的。’不，这应该不是正确的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再生的……”亚西重复着博士的话，“是不是什么‘再生者’之类的？”

博士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没错，有那么一种东西，其实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

“那就对了！”亚西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那些哨兵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

“什么意思？”博士这下被弄糊涂了。她将眼睛扶上了鼻梁，向着亚西走去。

“事情发生得太快的，我都快忘了。”亚西晃晃脑袋，有点尴尬。

“那你听到哨兵们说过什么呢？”博士追问，“你记得它们的原话吗？这个很重要。”

亚西的两脚跺来跺去，最后挤出了几个字：“……我忘了，博士。”

门德斯士官走了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斯巴达战士，深呼吸一下，好好想一想，当时在那东西和你说话之前你做了些什么？”

“当时我们在67区的边缘。”亚西开始慢慢回忆，“我们为了要躲开K分队和G分队。然后那些家伙就引爆了海军情报局的仓库……后来有一只一直追着我们。它把霍利逼到了悬崖边上。我就去引开它的注意力，向它扔了一块石头，所以它就改变了目标来追我了。把我逼得跳进一条水道里。我试着发出广播，让S分队的人知道其实可以利用速度缓慢的攻击来对付它，这样它就无法启用防护罩了。但是那个哨兵削弱了我的广播信号，把我发出去的广播又传回来给我。”

“你别急。”门德斯耐心地说，“你慢慢讲，然后发生了什么？”

“最开始它的话完全听不懂。”亚西说道，“就像是没有经过翻译的圣约人的语言。当然啦，还是不同的，它说什么‘Pungent Juber’，我就反问它是什么意思，告诉它我听不明白。然后它又开始说话，还是听不懂，但我听到了‘不合逻辑’几个字，我可以肯定它说的是拉丁语。”

“语言分析都是以微观的样本为基础的。”哈尔茜博士插了句话，“看来它是想用基本语言和你交流。”

“接着它就说什么‘安全方案已被激活’和‘防御已进入倒计时状态。将对应的数据进行交换，再生者’。我告诉它我没有想过要伤害它，我不是敌人。现在想想，也许是我说错话了。因为之后它就跟我说我不是‘再生者’，并把我重新定义成‘远古的亚种’。”

哈尔茜博士凝视着某个地方，思考着，喃喃地说：“对了，没错……这样一来就对了。”

“然后它就准备用它的能量射束来对付我。还好其他的S队员及时赶到，用石头把它砸烂了。”亚西说完耸了耸肩膀，“这就是全部的经过，长官。”

科特其实已经听得有些不耐烦……他最关注的还是博士的反应。

看来，她所知道的远比告诉自己的要多，而现在是时候让她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好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去把那些容器移到转换平台上。”

科特说着，走近了哈尔茜博士：“博士，请借一步说话。”

斯巴达战士们将容器都搬回了过道上。门德斯看了一眼科特和博士，随后也离开了。

“我们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科特对博士说。

博士看着手表：“精确地算来还有四十分钟这个中心房间的入口就要关闭了。”

“其实你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吧？”

博士露出了很难察觉到的犹豫表情：“少校，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知道呢？”

“因为你并没有把所知的信息全部说出来。”

哈尔茜博士的眼神变了，表情变成了门德斯士官形容的那种“扑克脸”。

“博士，我不能在还没有了解所有情况的时候拿我的斯巴达战士的性命去冒险。即使你觉得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却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转机，所以还是都说出来吧。”

“其实。”博士的表情柔和了一些，小声说道，“如果他们真的对你如此的重要，那你先告诉我，你们对他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些什么改造。”

科特一阵紧张，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说下去。哈尔茜博士只是个公务员，并不是能够下达命令的人。而要与平民交流的话，很多敏感内容是要遵循一些规则和法令来剔除的。但现在哪还有时间想这些？如果不是现在如此需要专家的专业知识，说不定科特已经采取更直接的逼供举动了。不过他还是在耐心地和博士谈判：

“博士，我现在并不是在和你交易。你也知道你没有获取这些信息的权限吧？请你现在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信息，现在救人要紧。”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救人。”博士回应，然后双手抱臂。这也是凯丽常常出现的姿势，这表示决心已定，不再改变。

科特觉得现在的处境很棘手。如果他威胁哈尔茜博士，以她的脾气，很可能一气之下便不再合作。但如果他不知道该知道的信息，就救不了斯巴达战士。

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了，博士也清楚这一点。

科特做了个深呼吸：“好吧，那些斯巴达战士神经系统的突变改变了他们的耳垂前端感应，增加了进攻的反应灵敏度。而在极端的高压力下，他们也不会轻易倒下，他们可以承受斯巴达II战士无法承受的痛苦。”

“是不是像但丁一样？在本来应该昏迷的状态下他还能够继续行动？”博士追问道。

提到但丁，科特的心又痛了起来。但丁在去世前的一分钟还在向自己行礼，告诉自己他感觉，身体已经不行了……想起来就让人悲伤。

“这样做有副作用吗？”

“是的。”科特低沉地说，“随着时间流逝，一些大脑的高级活动会被抑制，斯巴达战士就会失去他们的判断力。当然，也有针对这种症状的反作用剂，但是必须要定期注射。”

“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赞同这种平衡方式。”博士叹了口气，“除非，他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能力，即使是斯巴达战士……”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科特，然后问，“那Alpha连队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被派去攻击UNSC领地边缘处

的圣约人造船所。”科特停下来，努力想抑制住自己难以抑制的悲伤。西恩、罗伯特，大家都牺牲了，而且都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军事行动。”博士说。

“因为最后成功了。”科特的情绪平稳了一些，“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圣约人就会把猎户星座旁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毁掉……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很惨重，有三百名斯巴达战士都牺牲了。”

哈尔茜博士本想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但又像想起了什么，停下了伸出的手，问道：“那汤姆和露茜……”

“他们是在飞马星三角区执行军事任务的Beta连队中的惟一两个幸存者。”科特接过了她的话。

一片沉默。科特努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牺牲了这么多的战士，他觉得自己快要在悲伤里溺死了。

“我理解你为什么要冒险实施那种非法的生理改造。你是想要保护他们，用一切的方法保护它们……其实我也是。”哈尔茜博士感叹。

通讯器里传出了门德斯的声音：“我们已经在平台上了，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先等一下。”科特回应。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痛苦情绪，继续追问博士：“既然不是为了获取先驱者的科技，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你真的有疑问，应该去和约翰说明，他肯定会安排军力过来的，怎么样也不会让你只带着一个斯巴达战士坐着一架有五十岁高龄的，只供平民使用的军舰过来吧？”

哈尔茜博士盯着图案杂乱的地面：“对你也没有必要隐瞒了。只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保密，已经快忘了要怎么样把所有的信息……向别人说清楚。”

博士的额头皱了起来，似乎说话成了件很痛苦的事：“你说的没错，我并不是来获取先驱者的科技的。我来这儿是为了斯巴达战士，因为我和你一样，希望他们能活下去。”

她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喉咙——这能让她放松一些自我保护的意识。

“科特，这并不是一场人类有希望胜出的战争。其实，你也明白这一点吧？”

科特点了点头，但其实他并不赞同这一观点。

博士继续往下说：“我们其实在慢慢地溃败，‘慢慢地’，因为直到最近我们才成为圣约军的主要敌人。现在它们已经发现并攻击了地球。接着又出现了洪魔……这种连先驱者也无法控制的生物。”

“但我们必须战斗。”科特反驳，“不能做圣约人的战俘，而且面对洪魔，也只能战斗。”

哈尔茜博士露出了微笑：“你确实是名斯巴达战士……不过，你又不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你跨过了一道其他战士都不敢跨过的坎：你打破了常规，创立了自己的准则，而且瞒过了那么多人。其实我也尝试过……虽然是在很久以前了……”

通讯器里又传出了佛瑞德的声音：“长官，平台上先驱者的控制器在移动，有点失控的趋势。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先等等！”科特回应。

“你知道吗。”博士继续说，“我的斯巴达战士从来不会从战斗中撤退，他们只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但当我知道新一代斯巴达战士存在的可能性后，我意识到有机会来让他们躲避伤害，保全性命。也许让他们就待在这里并且飞离这片有重力的地区还比较好，飞得越远越好。”

“让他们以另一种姿态生存，然后在未来的某天重新开始战斗。”科特喃喃地说。

“然后我偶然中发现了这种先驱者的装置。”博士继续解释，“真的是非常偶然……就像克莱西军营会建在67区附近一样，也很‘偶然’。毕竟，我们所需要的先驱者的军事科技也许有，也许没有，没人能够确定。你的猜测和我一样。我们都觉得有些事情更重要，那就是解救他们的性命。我想到的也许正是先驱者最初计划中的一环，那就是有一个提供给那些‘再生者’的避难所——”

过道里传来了枪响声。

科特转过身，拿起了来福枪。

佛瑞德焦急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圣约军的侦察队出现在了转换平台上。有三个精英战士被派来。目前还没人受伤。控制面板依旧可以操作，等待下一步命令。”

“如果你希望他们活命的话就仔细听我说。”哈尔茜博士的语气很郑重，又恢复了毫无表情的扑克脸，“让佛瑞得把那些容器移到平台上——马上。”

## 第三十七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2130时，
道拉达斯ζ星系，
属于先驱者建筑基地的奥尼克斯星球
未知场所

斯巴达战士以半圆形的编队站在平台周围。石棺形状的容器被推到了平台中央。

身穿蓝色盔甲的精英战士侦察员的尸体被拖到一边，身上的盔甲和武器也都被取了下来。发着荧光的鲜血凝结在一起，散发着强烈的如同新鲜柏油的气味。

哈尔茜博士大步走到先驱者的控制台前。她一边敲击键盘，整理着全息符号，一边告诉科特，“存在于这些石棺里的跃迁空间可以保证里面的战士不受伤害，它能够阻隔任何物质的进入和转换。他们是非常安全的。”

佛瑞德向科特报告，“值得注意的是，精英战士的队长看上去很吃惊。我认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方位。”

“非常好，不过他们现在可能已经知道了。”科特回答道，“博士，您认为呢？”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圣约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发现我们。”哈尔茜博士说道，闪烁的信号反射在她的镜片上，“不过我查到有人在不停地登陆以试图获取进入平台的入口。邻近的系统也被激活了。他们正试图寻找到达我们所在区域的一切路线。”

“那我们离开这里。”科特说。

“如果这些容器阻隔了转换。”亚西说，“它们还能穿过那个系统吗？”

哈尔茜博士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相信能。他们本来就是用来被传送的。一旦它们内部的迁跃空间区域恰巧碰上了本地空间的扭曲，它们肯定会跟着被传送走的。”

“任务计时器进入倒计时模式。”科特提醒道，并看了一眼哈尔茜博士。

她看了看表：“从入口到中心舱门关闭需要32分钟。”她说道。

“以我的标准。”科特说，“我的才是标准。”

“52:00”的字样出现在了科特抬头显示器较低的右下角。

“现在组成防御队型。”他下令，示意大家马上到平台上去，“利用那些容器作掩护。”

威廉抬起但丁被包裹起来的尸体，轻轻地把它放在了平台上。科特迅速把脸转开，每次看到但丁的尸体，他都会提醒自己必须为但丁的死负责，是他的疏忽害死了这个年轻的斯巴达战士。

斯巴达II战士们在摆放好的容器圈内又围成了一圈，以保护门德斯士官。斯巴达III战士们则平躺在飘浮的分离器底下，瞄准四周，组成了一个360度的发射线。

哈尔茜博士也来到了平台上，挤在门德斯的身边。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并连接到先驱者控制器的相关操作。

"你确定吗？"她问科特，"圣约人很可能一直跟踪我们到这个中心房间。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领到那儿去。"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科特把她的问题看作一种战略：继续前往中心房间或是趁UNSC的军队还在奥尼克斯星球的上空时实施逃跑策略。

哈尔茜博士还曾暗示过另外一种解救斯巴达战士性命的的方法——与先驱者最初解救这些再生者的计划相关的办法。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和足够的资源去实施这个哈尔茜博士解释得并不透彻的方案。他将坚持他自己的策略：到达中心房间，夺取能在那里找到的任何技术或者武器，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他本来有一个使命需要完成，但是失败了——他的目光转移到了亚西身上，他的口袋里装着两个芬利斯核弹头——科特在心底仍然拒绝使用来自敌方的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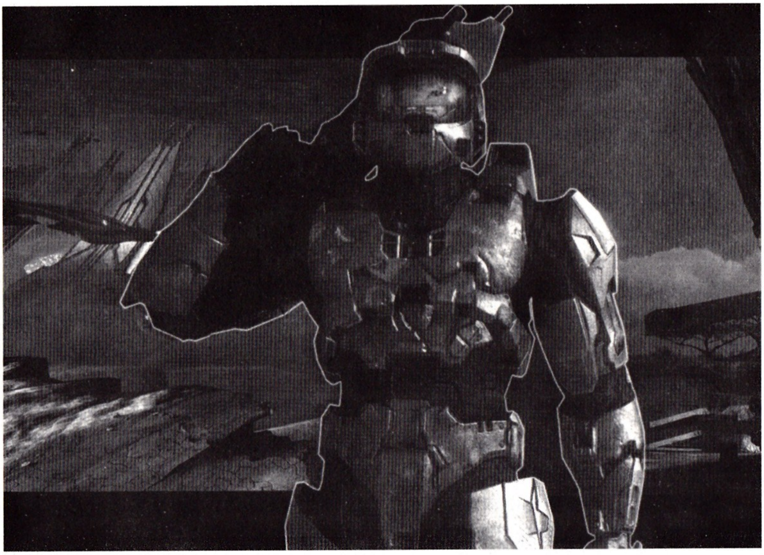
"中心房间。"科特说道。

哈尔茜博士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博士脸上那到底是什么表情？是服从，还是安慰？科特真的不知道，她是他遇到过的最难读懂的人。

金色的光环笼罩着他们。通道的墙融化了，科特感觉自己的肚子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他的身体仿佛被扯出然后拖来拖去，接着又被塞回盔甲里似的。

然而，灯光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渐渐黯淡下去，反而变成了更加耀眼的，如镁金属燃烧时发出的白光。

门德斯翻了翻自己的装备袋，找出一对老式的广角反射镜戴上。



哈尔茜博士的镜片自动变暗。

科特的盔甲并没有自动调整以适应色差，于是他手动操作使色调提高了六十个百分点。

一开始，他误以为他们的方位是北极某个区域的一片空旷雪地，但是随后他在灰蒙蒙的远处看到了墙。他目测距离大概有五公里远。

他又将色调条提高到八十个百分点。

地面变得清晰可见，平铺着由先驱者符号组成的图案，红宝石色，翡翠绿，和琥珀色。每一根直线和每一个弧度都以精确的彭罗斯几何学原则连结着，尽管科特没有看到一块可辨别的重复图案。

这些符号好像在他的脑子里歌唱着，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能弄明白它们在说些什么，但好像就差那么一点，这使他觉得很沮丧……那些图案好像在表达一些层次很深的含义。

科特使劲甩了甩头，驱散它们给自己带来的错觉。

他又回到了现实状态。他在仔细搜寻目标，视线范围内没有敌人出现，也没有明显的可防御方位。他检查了一遍来福枪，子弹满膛，所有SPI盔甲状态也核查完毕。

当他的视觉还在调整时，一座“山”竟然出现在了“房间”的中央。一条均质的斜坡逐渐地在地面上隆起，形成几十米的双曲线山坡。这使科特想到了蚁丘。在山顶周围，一圈鳍状物向上突起，把他们又向上顶了十米左右。

“如果这里就是这个行星的中心地带。”凯丽低声说道，“那么地心引力应该微乎其微才对。但现在引力还是处于正常范围。”

哈尔茜博士重新检查了一遍她笔记本电脑上的数据。“转移确认完成。”她说道，“我们处于奥尼克斯星球的中心位置。这里的地心引力是人为的。”

“两路人马分头部署，展开侦察行动。”科特命令道，“博士，门德斯士官，亚西，我们马上去那个建筑处。”

绿色的状态灯灯闪烁着。

“长官。”霍利说，“那K分队呢？这些容器呢？”

“不用了，就搁在平台上吧。他们可以阻挡圣约人的转移。”不过，把它们单独放在那里，科特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他命令霍利看守着。

他们马上行动起来。科特大步流星地迈开步子，靴子留在地板上的印记变成了一串金色的轨迹。静电在他的SPI盔甲里面蔓延着。图象反应器使得盔甲外部的颜色不断地变换，以适应这一片的环境。

门德斯踌躇着，将手伸向哈尔茜博士，想去扶她：“请注意您的脚下，女士。”他指了指地面。

地面上隆起了一个约四分之一米高的褶皱，由于先驱者的符号在地板上平坦和突起的部位都亮着光，因此这个小隆起很难被分辨出来。

哈尔茜博士推了推镜框，蹲在地上粗略的观察了一下左右两侧：“一个环状物……包围着整个中央构造。”随后她盯着房间里的“山”，“实际上，这里全部的变形都是由一系列的同心圆环组成的。”

科特走到了凸起的表面上。他仔细观察着这座小山，数着这些鳍状的突起，一共有十三个。他放大了面罩上的图象倍率，发现这些拱起表面的中心结构其实是连续的阶梯状圆环。

“让我想起了但丁的《神曲》。”门德斯说道，并向哈尔茜博士伸出一只手，表示愿意扶她上去。

博士将手放在门德斯手上，小心地走上了山脊：“但丁的地狱是由一系列连续递

减的环形组成的。”她说道，“此处的这些圆环更像是——”

地面移动了一下。

科特本能地蹲伏下来以保持平衡，但这并没有什么必要；地表只下降了几公分。

房间终于稳定了下来，然而，随着次声波的隆隆声，震动传到了小山坡上。

“如果这个房间真的处于星球的核心。”哈尔茜博士加快了语速，“那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长官，这里有些东西。”佛瑞德通过通讯器播报，“您最好亲自看一下。”

科特看着抬头显示器上佛瑞德和马克的识别信号：光芒映衬出他们的侧面轮廓，出现在约一百五十米远的地方。

“亚西，门德斯，护送博士到建筑物处。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收到，长官。”亚西回应。

科特跑向佛瑞德和马克，发现斯巴达战士们站在一个黑色洞口的边缘地带，是一小片没有任何先驱者图案的七边地板。全息控制台就在它边上，上面的图标不停地移动着。

“是转换平台。”佛瑞德低声说道，“如果我刚才读取的那些控制参数正确的话，它处于启用状态中。”

“那我们就利用另一台容器到这儿进行阻挡吧。”科特说道。

他正准备在通讯器里下令时，亚西的信息插播过来了：“长官，我发现一些较高的地面，我看见了……看见地板上有一些圆点。”

“黑色的？”科特问道。

“是的，长官。十二个——不，至少有三十个大致分散在一个圆圈上。”

科特的心情一下子跌入低谷。

有太多的入口需要阻隔。这一次，他们可能面临着一支拥有更多兵力和火力的军队，而他们所有的无非是一个利于防御的地形。

倒计时器上的“26:00”变成了“25:59”。

他们已经接近中心房间了，那儿是先驱者的秘密宝藏。但现在身后是无数的圣约兵力，仅仅到达那里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阻止敌军的跟踪。

科特在拯救斯巴达战士和数以亿计的其他生命上权衡着……可悲的是，该做出哪个选择对他来说再清楚不过了。

科特双击了一下小组通讯器上的按纽：“奥利维亚，威廉，霍利，你们带着那些容器尽快到达山的顶部。凯丽，在建筑物的周围布置好最后剩下的莲花反坦克地雷。其他人都到顶部去，卸下所有不必要的物品，给来福枪全部上满膛。准备全力抵抗即将到来的敌军主力。”

## 第三十八章

**圣约战时日历265时间单位第7周期，**
**道拉达斯ζ星系（人类命名），**
**奥尼克斯星球，**
**不知名的先驱者城市。**

舰队长佛罗视察着他的军队。他们现在已经成批地来到这个先驱者城市的地面上了。有超过两百名的精英战士站着整齐的队型等待他的检阅。登陆艇和六翼天使战机在上空盘旋；它们打开了降落信号灯，随时注意着有可能出现的“哨兵”或其他攻击。

附近的大厦和用黑白相间的矿石铺起来的道路很鲜明地衬托出了只穿着纯色盔甲的圣约人。他看着那一列列穿着蓝色战斗盔甲的战士们，他们都立正站好，只要他一声令下，就会冲锋陷阵。

战士们惟一的抱怨就是必须要带着豺狼人的防具作为盔甲的辅助装甲。很多战士都把这看作是侮辱，但佛罗还是坚持要求他们配备。在对付人类的那些恶魔，尤其是"斯巴达"战士的时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精英战士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地方，这个可能会让他们第一次拥有光晕的地方。

佛罗又向穿着闪亮红色盔甲的精英战士们点点头。他们看到了，也回报他以注目礼。他们都绝对地信任长官，这从他们坚定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自信是可以互相感染的……而且他们已经停止了注目礼，因为不能让任何级别的军官产生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

不过，佛罗对于自己竟然可以同时指挥E'Toro，R'Lan和N'Nono这三个班的战士感到惊喜。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因为他们都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尽管他们已经是如此的优秀，但佛罗还是情愿用一打这样的战士去换一个穿着曲光盔甲的渗透者来侦察前方的地形和负责报告敌人的踪迹。

他在帕鲁特和瓦鲁纳的身前停下了。这对身形高大的猎人战士咆哮着表达了他们对于可以协助领导的感恩心情。

佛罗不是第一次接受猎人战士的守护了，帕鲁特和瓦鲁纳已经是他的第三对警卫。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战争中被打败，但是，可恶的斯巴达战士居然曾经弄伤了瓦鲁纳后逃跑！这简直是对猎人战士的侮辱。要想洗清这种耻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家伙碎尸万段才能解恨。

"现在进入最后准备阶段。"佛罗提醒他的属下们。

一班班的战士们吼叫着，举起他们手中的武器向佛罗行礼——那些被举起的武器辐射出的能量散发到空气中，气氛十分热烈。

礼毕后，他们拿起来福枪，手榴弹，步枪和电池，大跨步地走出了集合区域，在黑色的传送平台所在地集合。

步兵敢死队跟在后面，扛着能量迫击炮的组件。佛罗总是为他们疯狂的咆哮感到头痛。不过，他们将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在他们与敌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后方的队友就负责建立防线和组装迫击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可能会阵亡。

而且他们要负责引开敌人的火力。以便其他的队员及时地找好掩护和做好战斗准备。

在战场上牺牲是步兵的光荣。

佛罗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

他们经历过与洪魔的斗争，也尝过被第二个光晕建筑上的鬼面兽背叛的滋味，刚才还击退了这个世界的"哨兵"们，甚至还给了攻击他们舰队的人类重重的一击。他的下属都在议论纷纷，说是有宿命在保佑。

但其实他们在对战人类时获得的所谓的"胜利"，无非是靠运气罢了。说到底，人类军舰的舰长要比他们聪明的——这也是他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是，要不是及时到来的喜悦世界舰队救了他们，还真不知道最后谁胜谁败。

有传言说来增援的军舰之前也遇上过大麻烦。佛罗怀疑是来自鬼面兽的奇袭。不过现在不能想那么多了，复仇的事要先摆到一边。

这场战争他们必须胜出，而且要尽快。然后再取得先驱者的高科技，彻底改变这个星系里的战斗格局和力量对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宿命，但真正的宿命是要靠自己来改变的。

他大步跨向传送平台，又查看了一遍上面刻的文字符号。佛罗并不是牧师，他只懂一点点先驱者的宗教经文。

不过，和眼前的这些一模一样的符号在他们找到这里以后已经出现了好几遍了。

在控制台上方聚集着许多全息符号。佛罗看着它们，大声地向自己的下属们读出："黑暗即将向我们袭来……拔出你的剑，英勇地战斗……方舟是你的引路者……请保佑再生者们，他们也许隐蔽在防具锋利的边缘中……奇迹是不会在等待中出现的。"

两百名的精英战士战士都咆哮着表示赞同，好像这条信息就是为了让他们看到才被写在这儿的，而且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神所写下的。

其实，这条信息里的一些细节佛罗并没有察觉到，以致于他理解的意思有偏差。他以为自己看清楚了整条信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再生者"聚集的地方：是一个有着高科技的武器和高科技奇迹的，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地方。

那他们的任务也就很明确了：不能让可恶的人类在他们之前到达那里。

佛罗向敢死队队员发出了命令。

这些矮小的生物们挤到了平台上面。

佛罗输入了传送的指令，将第一波的兵力投入到战斗中。

## 第三十九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2140时，**
**道拉达斯ζ星系，**
**先驱者的奥尼克斯星球中心接待室中**
**未知场所**

这一次，枪声在这个巨大的房间里仿佛消散了，琳达开枪后感觉到的竟是异常的安静，几乎听不到枪响。

离她所在位置的两百米外，有一只鬼面兽尖叫了一声后倒了下去——子弹正中它的头部。他的呼吸里逸出了一丝甲烷，接触到空气中的热量后被点燃了。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这些家伙都是在传送平台上出现的，都扛着个能量盾的部件，像一堆蟑螂一样惹人厌烦。不过刚进来时他们似乎很疑惑，毫无目标地向着各个方向跑去……直到被琳达击中。

琳达并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她的眼睛还盯着光学准镜，手则将用完的弹夹抽出来丢掉，然后换上新的弹夹。在她的身旁已经摆出了五只空弹夹，全部是已经用完的。

科特看了看队员当前的位置，他们现在的所在地是整间屋子最合理也最安全的地方——在人造的同心环形建筑斜坡的顶部。

在建筑的顶部盖着约一米长的架状突出物和十三座鳍状的塔形突起，有这些做掩护物已经足够了。门德斯和斯巴达战士们分别站在其中三座塔的两边望风。凯丽已经把他们最后的几枚莲花反坦克地雷放置在了斜坡的底部，它们造成的威力足可以穿透一辆"蝎子"号主战坦克的加强型装甲。

现在他的队伍有了高度优势，有了清晰的攻击视野，但科特明白，他们周围有如此众多的传送平台，还是很容易受到攻击。

在塔构成的圆环内，还有一串另外的同心圆垂直通向建筑的中部。在最底部的圆心处是一个有三米宽的洞口，闪着非常美丽的蓝白色光芒，但却没有任何热量辐射。

这看起来应该就是通向他们寻找已久的中心房间的"门口"了。它现在是开着的，但在他们来到这儿的一段时间之内，最上方的和最下方的圆环形成的坡度在慢慢变

平，而鳍状的塔也在慢慢向内弯曲——整个建筑就象一朵正在慢慢合上花瓣的巨大花朵。

科特看了看自己的任务记时器：21分22秒钟。

全息的控制面板在洞口的边缘处闪着微光，哈尔茜博士正蹲在那儿，笔记本电脑在一旁打开着。她身边那化成一点点闪光微尘的人工智能正在那些符号之间飞来飞去。她似乎压根就没被刚才的狙击枪声吓到，她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洞口。在她的周围，科特又放了八个睡袋，作为额外的掩体。

"压缩过的跃迁空间区域。"哈尔茜博士小声地对着电脑屏幕说，"转空间线路已经确定。常规三维空间中是不可能有的，至少也比费尔米-普郎克的界限大。"

"我们已经准备随时出发。"门德斯大声报告。

在这个有着许多闪亮金色光环的房间里，传送平台到处都是，散布各地。

在几打传送平台上……出现了两百名圣约步兵。

他们咆哮着开着枪，打出等离子射束，朝这边冲了过来。

科特以前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些身材并不高大的外星家伙，但这次则不一样。它们的眼神里透出一种野性，张牙舞爪地直冲着他们跑来。射出的等离子在足有两百米的距离中消散了，但仍有几发子弹打在了科特身边的石头上。

"保持射击。"科特对着小组通讯器下令。他扫了一眼冲来的这敌人，然后发现了他们的后方还有三队步兵在安装能量迫击炮。

"后面的人。"他继续下令，"把我们的真本事拿出来。"

琳达又开了两枪，正在安装迫击炮的三个步兵就都倒了下去。

霍利和亚西抓起来福枪，在迫击炮还没来得及装好的时候又干掉了其他两队步兵。

但冲向前的那队步兵已经涌到了斜坡的底部了，开始争先恐后地爬上这一串陡峭的层叠式斜坡。

"要引爆地雷吗？"凯丽冷静地问。

"不行。"科特很果断，"拿上来福枪，大家——向着斜坡扫射。"

一点点绿色状态灯同时亮了起来。

队员们悄悄地从掩护物后探出身来，淋漓尽致地向着目标密集的斜坡扫射着。

领头的步兵们挨了不少枪，猛地停住，向后倒在了后面的同伴身上，于是他们再要保持前进的速度就十分困难。呼吸器里的甲烷从被打出小孔的容器中逸了出来，于是又开始燃烧，一时火焰四起。很多的步兵身上都着了火，跌倒在了阶梯上，发疯似的滚来滚去想扑灭身上的火。

斯巴达战士们卸下用完的弹夹，装进了新的，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射击。

步兵的攻击减缓了速度，在中间位置停下了，开始后退。它们的队伍里死伤惨重，虽然还在嚎叫着，但已经是带着恐惧的嚎叫。

还活着的步兵则转过身向后逃，但被众多的同伴夹着，速度也快不到哪去。

大量的步兵堵在了斜坡的底部，碰倒的甲烷罐又燃烧了起来，将它们的盔甲燃着了，皮肤也被烧伤，冒出阵阵青烟。有些步兵被逼无奈，只好靠爬行离开这一团的混乱，寻找掩护。

"盯着那些受伤的，一枪解决一个。"科特指挥着。

他的队员迅速散开攻击。

接着，科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两百五十米之后，也就是这个大房间里的

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精英战士的所在地……他们都安全地待在防护罩的后面。

科特将自己抬头显示器的倍率放大。看见了三队敌人等距地围绕在斜坡的周围——每一队里有三十名精英战士。

“十二点，四点，和七点方向。”科特小声地在小组通话器中汇报着状况。

“麻烦了。”

“我们现在只有三发SPNKs导弹了。”琳达开了口，“我可以向那些防御单位发射。”

科特随后又看见了让他头痛的画面，在相对而言体形较小的精英战士身边，又走过了三对猎人高大的身影，也就是三个小队中都有两名猎人。

“火力太强了。”科特对琳达说，“我们现在要等他们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再发射。”

而在他们的上方，那些塔已经弯过了四十五度角了；而斜坡顶部到中心的距离也只有六米。科特甚至已经可以看见那些同心圆环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慢慢往下沉。

现在倒数只有17分51秒。

每个斯巴达战士都差不多有一打对应MA5B和MASK枪的弹夹，三个手榴弹和一只狙击来福枪——任何形式的交战应该都够用的了。但是这次却是被压倒性的力量包围着，敌人的火力比他们更强大，而且考虑得更周详。

他觉得问问哈尔茜博士的意见，便走向博士的地方。

“有什么进展吗？”科特先是小心地问。

博士依旧盯着那个中心内部的白色被压缩的空间。它的轮廓扭曲了，里面露出了一道普通的白昼光芒。这光芒随后就变得眩目，仿佛在燃烧。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关闭这里。”她喃喃自语，“你还打算在这里留到最后一刻么？”

“我们不能让圣约人进去。”科特说，“也不能只让一部分的同伴先进去，那会削弱我们整体的力量，毕竟在那一边我们还有可能会遇上‘哨兵’。”

博士抬起头看了看科特：“我发现自己现在不得不听从你的计划了。”

科特掏出自己的M6步枪，放在博士身边：“博士，也许你会需要这个的。保持枪口朝下。”

博士拿起了枪，熟练地栓了一下枪栓，似乎已经用过很多次，十分顺手的样子。

科特又回到了上层的架状突出物。

精英战士在三条线上靠近了。他们提着豺狼盾，并不赶时间，而是慢慢地步近斜坡。这又是高明的一步棋子：如果斯巴达战士向他们射击，也就是擦破手上这些普通的盾，他们的身上还有着另外的防护层。

猎人搭档就走在队形的中央。他们用来做盾牌的厚重合金可谓是坚固无比，人类的武器实在难以穿透。

科特向站在他身边的亚西瞄了一眼，然后看了看他放在地上的背包。那里面是两枚可以投掷的芬利斯核弹头。科特又反复检查了在自己的资料袋里的雷管控制器，还在。

“所有队员。”科特下令了，“阻止敌人前进！”

亚西和奥利维亚在七点钟方向向科特靠近。凯丽，威廉，霍利和露茜集中在四点钟方向。门德斯长官，佛瑞德，马克和汤姆则站到了十二点方向上。

“在离敌人还有五十米的时候。”科特继续说，“投掷手榴弹，攻破他们的进攻线。先用等离子手榴弹攻破它们的防线，然

后才是裂解手榴弹。不要管那些猎人。接着用狙击枪，在他们离得足够近的时候再使用来福枪。”

“离得多近才算近呢，长官？”霍利问。她的声音颤抖着——不是恐惧，而是期待。

“当他们要上斜坡的时候。”科特说，“凯丽，你要准备好随时引爆那些地雷。”

科特也知道他们无法阻止全部的精英战士，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涌到山坡附近，甚至会有一些往上爬。至于会有多少这样的精英战士，就取决于他们的技巧，对时间的掌握以及一定程度的运气。

绿色的状态灯亮了起来，斯巴达战士们都打起了精神。

前进的精英战士们离他们只有两百米远了，而他们却没有攻击一下，看来领导他们的是个有着高度克制力的人。

科特的眼光在这些精英战士身上迅速掠过，想看看有谁佩带着舰长袖标或穿着舰长的金色盔甲，但在这一片看到的都是圣约军的红色盔甲。

只距离一百米了。

斯巴达Ⅲ战士们有些坐立不安，不过相同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在斯巴达Ⅱ战士的身上体现，毕竟是前一代了，受战争的历练多了，确实不一样。在他们的生理显示器上科特只发现了轻微的心理浮动。

门德斯士官看出了科特的心思，向他点了点头，表示要有信心。

这也是他和门德斯一直以来灌输给斯巴达战士们的思想。

他们一定可以扛过去的，而且必须扛过去。

在还剩五十米的时候他发现精英战士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似乎准备着要一尝人类的鲜血了。

“就是现在——发射！”科特下令。

令人眼花缭乱的等离子射线划过空中，随之出现的是裂解手榴弹。

一直前进的精英战士们的脚步慢了下来，这使他们一直保持的队形变了样子。等离子手榴弹绽放出的蓝白色光芒击倒了一片的豺狼盾，也将一些精英战士震得跪倒



在地。裂解手榴弹打中以后，又被弹了起来，在敌人的队伍里滚动了几下之后才爆炸。瞬间，尸体和迸出的鲜血都冲向空中，蓝色和红色的盔甲碎片也散布在爆炸的中心点附近。

科特迅速端起了狙击来福枪，对准了几个还没有从晕眩中恢复过来的精英战士。此时，他们身上的防护层一闪一闪的，功能已经被削弱了。

精英战士们大声咆哮着，重新聚到了一起。

科特开了一枪，从一个精英战士的裂开的头盔上打了进去，它脑后的蓝色鲜血和弹头一起迸了出来。

科特现在左右两边都是砰砰的开枪声，有更多的精英战士倒了下去。

有三名精英战士坚守着向他们回击。

一道等离子的热流击中了科特身旁的一块石头。即使通过自己的SPI盔甲他都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高强度热量。

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局面：混乱。而他也很满意自己现在交火的位置：这里有视野，有掩护，还有占优势的射击角度。

一个猎人狂怒地咆哮起来，它朝着一个忙于反击却没有归队的精英战士走去，结结实实地给它来了一拳——力道大得足可以把精英战士的脊柱给打断了。旁边的两个精英战士听到了同伴的尖叫，便迅速归队了。

科特还在射击，专门对着那些掉队的家伙打，打中了一个精英战士膝盖处的关节，另一个的眼睛。

他迅速地计算了一下：在靠近他的这支队伍里，十一个精英战士已经倒下了。

而他们现在离斜坡的底部还有不到五米的距离了。

“保持攻击。”科特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嘱咐凯丽，“你准备好启动莲花地雷。”

外形像花朵一样的莲花地雷被放置在了第一层的阶梯上。上面盖了一层反光的银色覆盖物，在这个光线明亮的房间里是很好的伪装。

两支有五名精英战士的队伍分头行动，占领了阶梯两边的位置，将盾牌对着上方。另外的五名精英战士就以这为掩护开始射击。等离子流和结晶弹的碎片沿着斜坡向上飞去。

科特低下身子，他头上的空气一阵震荡，发出了火光。他爬向边缘处，窥探局势。

猎人跟在精英战士的后面，已经开始向斜坡上爬了……刚刚走过第一层阶梯。

“现在！”科特示意凯丽。

莲花地雷爆炸之后绽放出一层又一层花瓣样的火焰，发出巨大的响声，翻滚着的巨大焰火将前进中的精英战士全部包裹了进去。

这股强大的冲击力甚至连科特都感受到了，他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震动。

三声音爆同时在房间里回荡

科特探出脑袋，举起狙击枪就是一阵扫射，亚西和奥利维亚站在他的两旁迅猛地开火，MA5K枪打空的子弹壳一串串地掉落在地上。

已经站在了阶梯上的两个猎人浑身血污，完全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他们那厚厚的防具都给震歪了。

科特瞄准了离他较近的猎人盔甲的破裂处，子弹打进了他裸露的皮肉中。猎人油滑的皮肤立刻拉开了一道口子，看起来已经爆裂开，像是即将要沸腾一样，十分恶心。科特拿起了自己最后的一枚等离子手榴弹，向着它侧投过去。

手榴弹正中它的腹部——爆炸了，猎人的皮肉被炸出了好几块，散落在阶梯上，兹兹地燃烧着。

它向后踉跄着倒了下去；已经不成形状了，完全是一堆瘫软的肉泥。

另外那只侥幸存活的猎人躲在了防具后面，怨恨地咆哮着，声音里满是复仇的意味。

科特也拿起了来福枪和亚西还有奥利维亚一起射击，联合起来的火力穿透了防线，狠狠地打击了阶梯上剩下的精英战士。

底部的一帮精英战士进行了重新组队，他们又支起了防具，开始还击。

亚西和奥利维亚躲到了掩护物的后面。

科特忽然感到身后的斜坡在抖动。

他回过头，发现居然有一对猎人从四点钟的方向上来了，他们的侧边还有三个拿着能量剑的精英战士。

凯丽先反应了过来，她来到一个精英战士身后，抱住他的腰就是一扯，接着手肘顶向它的脸部———把夺下他的能量剑向着他砍去，将他拦腰斩断，两旁的两个精英战士也未能幸免。

接着，她迅速转过身子准备对付那些猎人。

但这次她的动作慢了，在她的战斗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动作慢而吃亏。

那两只猎人举起了手中的燃料棒，对准了凯丽。她没地方躲了，一发射炮弹一切就完了。

霍利忽然跳到了凯丽和那些武器中间。

猎人瞬间开火了，对着这两个穿着散发出幽绿色光芒盔甲的斯巴达战士。

两发近距离平射的炮弹发出巨大的冲力将凯丽，威廉和露茜震到了空中。

霍利被震得退后了好几步——她身上一部分的SPI盔甲被熔化了，碎成了几块，还喷出阵阵烟雾。

科特惊骇地站着目睹这一切，一动也不动，但很快他的本能和训练培养出来的反应力就发挥了作用。他不假思索地向着那些猎人冲去，他绝不能让自己的队友受到伤害。

离他较近的猎人很快转过身子，速度快得科特都没有预料到——他举着那副足有两吨重的防具直接对准科特的腹腔劈去。

科特的盔甲外层被劈裂了，内层的液体喷了出来。科特也感到身体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他的肋骨断裂了，并他猛烈地咳嗽，鲜血喷在了他的头盔面板上。

他瘫倒在猎人的靴子前，头晕眼花，惟一的意识就是猎人似乎向他伸出了两只拳头准备好将他殴打至死。

琳达的狙击枪响了，猎人暴露在外的腹部的皮肉上多了一个弹孔，橘黄色的血喷涌而出，但猎人竟然奇迹般地并没有立刻倒下。

威廉使出全身的力气向猎人撞去，将他扑到在地，甚至连他的同伴也被扑倒了——他们三个抱成一团沿着斜坡滚了下去。

科特站起身来，不顾钻心的疼痛，蹒跚地来到边缘观察情况。

斜坡的底部，威廉站在两只猎人的中间。他向离他近的那只没有防护的身体部位踹了一脚，猎人立刻往后跌去。

他身边还有一打的精英战士，看着这个斯巴达战士孤身对抗两个猎人，还是近身肉搏，都呆住了，一时间没有任何要行动的意思。

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科特和露茜的一阵猛轰，把它们都打趴下了。

刚才猎人向着威廉挥来了自己的盾牌，威廉见状赶紧蹲下，逃开了这一击，顺势向它身上被踢到的瘀青处打去，他的拳

头竟然直插进了猎人油滑的皮肉里。

而另外的一只猎人则拿起了他的炮弹发射器。

威廉这时也转过了身子。

猎人向他开了火。

威廉的能量盾不见了，还有他的雷神锤盔甲的前端也熔化了。

他努力着想靠近这只猎人，没迈出步子就倒在了地上。

这只猎人转过身向着斜坡上的斯巴达战士们一阵狂吼，随后将自己巨大的盾牌又竖了起来。

一个SPNKr导弹擦着科特的头呼啸飞过，在空气里留下了一串螺旋状的气旋，直直地朝着猎人飞去，打在它身体的正中心。

导弹爆炸了，周围的空气卷进了一片火光，旁边站着的一队精英战士都卷倒在地，手中的能量盾也不停地闪着。猎人的身体被炸成了好几段，像几条蛇一样盘在地上。

科特回过头，发现身后蹲着的是佛瑞德，刚刚发射出SPNKr导弹的发射器口还冒着青烟。

一片寂静。

一点动静也没有。精英战士们不动了，猎人不动了，威廉也不动了。

凯历和琳达此时站起身来，将身上的灰尘和碎屑抖落。她们站到了科特和佛瑞德的身边，默默不语地看着倒下的战友。

亚西跪在霍利刚刚站着的地方。地上除了还留着两个靴印，就什么也没有了。

仅仅在数秒钟的时间内，就有两名斯巴达战士牺牲了。一个是老朋友，另一个则是科特从她四岁的时候起就看着她长大的女孩，然而，他现在却不能停止战斗的脚步，他甚至没有时间悲伤——起码在被敌人包围的现在。他肩膀上还有很多的责任，他还需要拯救更多的生命。

科特把脸转过去，开始估计眼下可能的威胁。

站在七点钟方向的奥利维亚向科特招手要他过去。科特蹒跚着向她走去。

“他们开始撤退了。”她小声说。

在斜坡的底部，可以看到猎人和剩下的精英战士正在重组队形，准备撤退，已经退了五十米左右。

科特又转到十二点钟的方向，向门德斯，马克，和汤姆走去。

门德斯望了他一眼，这位上了年纪的军官眼神里流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这边的也在撤退了，长官。”门德斯开口了，“这很不寻常。通常圣约人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科特调出了自己显示器里的名单，看着这块还带着血污的屏幕，开始检查队员的生理状况。

威廉的显示已经是一条水平线了。霍利的……则是完全没有信号。

他在小组通话器里吩咐：“大家都回来吧。凯丽，把威廉抬回来，琳达，你负责掩护她。”

队员们各自行动，但这次没有绿色状态灯亮起来，这也是大家悲痛到沉默的惟一表现。

科特坐下，忽然觉得自己已经累得无法思考了。

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生理状况：极低的血压，不稳定的心跳，身体的电解质也出现问题，还伴有内出血。他找到了一瓶生理泡沫，将其顶部插进盔甲中部的注射槽，倒进了全部的泡沫。

这种会膨胀的液体在他的胸口处凝固了下来。

他闭上了双眼，当他再查看生理状态的时候，发现血压已经正常了。他也觉得脑袋清醒了些。

佛瑞德向科特作了个“过来”的手势。科特歪歪扭扭地站起身子向着同伴走去了。

“那儿。”佛瑞德指着中心房间的另一边，“离这三百五十米，将对比度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您就能看到他们了，长官。”他的声音在颤抖，意思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有些气急败坏。

科特将面板的灯光调暗，看到了眼前的一切，立马明白了圣约人撤退的原因。

在那边有超过一百个新的精英战士，手里都拿着能量盾。女妖战机在他们头顶飞来飞去，等离子炮筒的旁边也站着一队步兵。而在队伍的最前面，科特看见了有金色的盔甲在闪动，是敌军的领导——他也在向着自己这边看。

“刚刚的兵力只是派来迷惑我们的，这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科特轻声说。

“那怎么办呢，长官？”佛瑞德问。

在经历了失去霍利、威廉和但丁的巨大悲痛后，在自己的身体也快要到达极限后，科特差点都要忘了自己指挥的身分。他想起了自己的目的是取得外星的先进科技，是保护全人类，这样，重如千斤的责任感又一下回来了。

其实，眼下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了。

他们可以战斗，如果在还没有弄清敌人兵力的真正数目时先和这些出现的敌军战斗。在这片开阔的地形，没有炮弹，没有盔甲也没有空中支援，就算是斯巴达战士也必败无疑。

他们可以逃跑，用中心区的跃迁空间裂口。但圣约人肯定会跟上来的，还是会把他们干掉，而且得到先驱者的科技。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他们已经战斗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轻易失去拼死保护的成果。

还有最后的选择，就是核弹。如果他不能阻止圣约人，那就把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毁掉。他将会把核弹放在中心区，将里面的东西付之一炬。

“有什么新动向随时和我联系。”科特嘱咐了佛瑞德之后，就只身下到了中心。

哈尔茜博士看到了他，轻声说：“我真抱歉，霍利和威廉——”

她话音未落就停了下来。科特发现她的眼镜里居然显示出了自己的生理显示的曲线。他真不知道博士为什么可以看到他们加密频道里的内容。

“你受伤了。”博士似乎可以看到他身体的伤势，“内出血……你的肝脏……有很大的伤口……”博士的双眼看着显示出的资料，关切地说，“如果你不赶紧处理的话很快就会失血过多的。现在惟一能治疗你的就是生理泡沫。”

“我明白。”科特只觉得刚才那只猎人的盾牌没有把自己拦腰砍断，就已经够幸运的了。他看着自己的任务计时器——6分32秒，“现在就撑最后一会儿，然后你就可以给我做相关的治疗了。”

他看着博士身后的中心裂缝。那些同心圆环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坡度只有八分之一米高，可以看见它在一点点地缩小。

在那些裂缝的里面，他能看见金色的阳光。还有其他的颜色：绿色，蓝色，还有棕色，但都混杂在了一起，科特无法辨认出那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形状。

“如果它关上了，里面的跃迁空间区域就再也进不去了，是吗？”

“我觉得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博士回答。

“再也进不去了……真的吗……”科特喃喃地重复着。

“就我们普通的三维空间里的力量来说，是的。”

那些哨兵，还有光晕，还有这个所谓的“护盾世界”，还有先驱者在几百万年前就

设置了的时钟装置……科特有些明白了。

至少他觉得现在有了可以赢得胜利的机会。

他摘下了自己的头盔，看着博士说："博士，我现在已经明白您之前试图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了。那些先驱者之所以建造这里，是为了保护从光晕的爆炸中逃出来的'再生者'。这里就像是一个防空洞。但是那些再生者却从来没有进去过。而你就打算利用这个装置来保护斯巴达战士。"

"'隐蔽在防具锋利的边缘中'。"博士引用了一句话，"也许它是可以逃离一切的保险箱。"

科特定定地看着博士，点了点头。

"我会让S分队，门德斯士官和您先去的。"

博士眨眨眼睛："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我们要待在一起。"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科特一直在努力想让自己的斯巴达战士活下去。是不是真的像哈尔茜博士所说，他们现在进行的战争都是无意义的呢？如果他们再怎么拼命也无法赢得战争呢？那他们的牺牲还有意义吗？是不是先保存着生命在将来的某天继续战斗更好，即使"那一天"现在看来还遥不可及？

科特在通讯器里说道："汤姆，露茜，S分队。将但丁、威廉的遗体抬到容器上。S分队将领头进入这里的核心位置。"

汤姆和露西点点头，在奥利维亚和马克的帮助下，把倒下的斯巴达战士都扶了起来。

亚西来到了中心的平台上，向科特靠近："长官。"他很坚定，"我们决不会放弃战斗。"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科特认真地说，"你还有任务要完成，孩子。执行我的命令。"

"明白，长官。"

亚西向奥利维亚和马克比划手势，要他们在裂口处与他碰面。

"走吧。"亚西对他说。

奥利维亚与马克都向科特看了一眼，然后跳进了闪着火光的那道缝隙。

两道绚丽的亮光闪过，然后他们俩都消失了。

亚西犹豫了，他抬起双手，好像要敬个礼，可他想起了"在战斗中不得行礼"的现行命令，于是手停在了半空。他站得更直了一些，冲科特一点头，尾随他的战友们一起跳了下去。

科特键入通讯频道："S分队一号，听到了吗？"

"我们正——"亚西的声音淹没在超声波里。

"S分队一号？亚西？"

静电噪音填满了整个频道。

通讯频道的信号没有一个传输成功——这个发现更让科特对自己所作的事情的正确性确定无疑。他希望事情会向最好的方向发展，他希望S分队和其他人都能够平安归来。

"那些容器。"科特说道，然后向汤姆和露西靠过去。

他的士兵们将容器以及威廉和但丁的尸体投了进去，又是一道道的闪光，接着是一片沉默。

"士官长，博士。"科特说，"接下来是你们。"

门德斯看着这个巨大的裂口然后望向科特。他艰难的咽了一口，然后说："是的，遵命，长官。我们待会儿在另一头再见。"

只是这一次，哈尔茜博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相反的，她将手抬到脸部，做了个传统的斯巴达手势——微笑。她迅速地眨眨眼，然后转身面向裂口。

门德斯住她的手，然后上前一步——他们也不见了。

“他们出发了。”佛瑞德在通讯频道里说到。

“你们两个，守住开口。”科特对露西和汤姆命令到。

接着科特重新回到山的边缘，同佛瑞德一同注视着大约150个精英战士向他们靠近。这一次他们已经不是在防护罩的重重保护下缓慢小心地前进了，他们全体一同前进。女妖战机在整个队型的上方盘旋俯冲，两高两低，带着圣约步兵团加速前进，很快的便翻过了山头。

他们蹲在塔状突起的后面，然后在女妖战机经过时，琳达把头抬起来。

“我先开火！”琳达将狙击步枪抗在肩上。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然后开始冲着这些向后退的飞机开火，稍微的移动着枪口变换目标，然后再一次开火。

后方的两个女妖战机飞行员掉了下来。像一匹无人骑的马，两架女妖战机向着地面栽去，反弹起来，火花四溅，接着便没了动静。

琳达扔掉弹夹，检查了一下枪膛，将抢栓绕了一圈，然后把枪放下：“我没有弹药了。”

科特，凯利和佛瑞德都举起步枪对准了剩下的飞机，然后开枪。子弹追着目标在空中划着弧线，最终把女妖战机逼得无路可退。领头的那一架浓烟翻滚，然后变成一团火球划过天空。

最后惟一幸存的一架停下来，然后向后转去。

正在逼近的精英战士和猎人只距离他们两百米左右了。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开枪了，能量束疯狂地从头顶呼啸而过。

这些塔状突起与舰板成30度，而这些“山头”只有三米高。科特知道很快他们就藏不住了。

佛瑞德看了一眼冒着烟的MAB5：“我也没子弹了！”他说。

科特打开抬头显示器上的行政子目录，然后进入“斯巴达-104”的文件：“蓝队的代理指挥官，现在我授予你战地委任的中尉头衔，下级的。”科特对佛瑞德说，“祝贺你。”

佛瑞德摇摇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科特将新的头衔肩章给佛瑞德戴上，然后他的敌我识别图标便在中尉的星条徽章上闪着光芒。

“作为一个军官，你要时刻关注大局，佛瑞德。将你的队伍带离跃迁断层空间的战场。我紧跟其后。”

琳达和凯利向他们靠过来。

凯利低声说：“科特，我们曾经差点失去你。这次我们不会将你丢在后面了。”

等离子炮不断击中山的正面，碎石滚落下来，炽热的对流在空气中翻滚。

“没有人会把任何人丢下。”科特向她保证，“我只是得为我们的朋友准备一点小小的见面礼。”他抓起装满了芬利斯弹头的背包，甩向自己的肩头。

凯利，琳达和佛瑞德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一定很快就到。”科特再次向他们保证，“现在，立刻出发。斯巴达III型战士很快就会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像冰雹一样的碎片在这个斜坡的上部炸开了花，不停地撞着他们周围的地面。

斯巴达战士们都聚在一起，尽量缩小目标，他们的能量防护罩随着水晶球体的爆炸而不断火光四射。

科特的SPI装甲上那些坚硬的金属外壳发出破碎的响声，冲击几乎要震碎他的骨头，也几乎让他腹部的生物泡沫裂成了碎片。他能闻到鲜血的味道。

炮击停止了。

他们一路慢跑向中心。裂口正在消失，现在只有一米宽了。在内部很深的地方，科特瞥见了一抹银蓝色的带状光芒：这是水流在阳光照耀下发出的光吗？

凯利和琳达不假思索地进去了，佛瑞德停下来，转过身，向科特伸出手。

科特用力握住。

佛瑞德向后退去，然后消失在裂口处。

只有汤姆和露西留下了，仍然在裂口处站岗。他们的SPI装甲恢复了饱满状态，在裂缝处发出阳光般的光彩。

“好的，现在你们两个……”

“长官，请恕我冒昧。”汤姆坚定地说，“我们是不会离开的。即使你要将我们移交军事法庭也不离开。”

露西什么也没说，但是她举起了最后一个SPNKr导弹发射器，表达了自己会战斗到最后的决心。

裂口在摇晃，逐渐变得暗淡，现在缩小到了只有半米。

“现在已经没时间了！”科特冲他们大吼。

汤姆向露西靠近一步。

是的，科特没有蠢到会以为汤姆和露西真的会先行离开，在一起作战多年，他了解他们，不管这是不是命令。或许，他们甚至知道科特此时是怎么想的。

“好吧，你们赢了。我们还剩多少弹药？”科特走向汤姆，“我们得把剩下的都聚集起来。”

汤姆低头看向自己的步枪——

科特击中了他，他摊平手掌击中了汤姆的头盔的下侧。这股巨大的冲力使这个斯巴达战士飞出了半米远，摔倒在一块高地上。

科特拉了一把露西，伸出手指比了个警告手势，示意她站在原地不要动。

他检查了一下汤姆的生物信号。没有骨头断裂，没有脑充血，只是晕过去了。

“他会活下去的。”他说，“你们两个都会活下去的。现在过来帮我一把。”

山头被十字形的阴影盖住了，科特看到在头顶上方五十米处有三架女妖战机滑翔过去。

露西扔下导弹发射器，帮着科特把汤姆托起来。

科特将汤姆的手搭上露西的肩头：“你们两个在天马座三角区活了下来，决不能死在这儿。”他对她说，“有很多事情还需要你们去完成。”

她来来回回地使劲摇着头。

“不，听着。”科特说，“不要让我……”

他的眼前模糊了，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他的心脏在剧烈跳动着，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快。他感到有温暖的液体在胃里流动。他的失血更厉害。自己也被震惊了。

女妖战机呼啸而来，一阵猛扫，等离子光束密集的射在邻近的石头上，将石头炸得粉碎。

“拜托了！”科特低声说道。

露西揭下科特的面罩，把两根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她努力的想发出什么声音，可是发出来的只有哽咽的哭声。

科特牵起她的手，紧紧地一握，然后松开了。

露西静静的待在那里，看了科特最后一眼，然后滑进了裂缝。

“再见。”他轻声喃喃。

他们都离开了。全部的人。

现在科特必须集中精力做该干的事情了。

他捡起汤姆的MASK步枪。弹药只剩了半匣。应该够了。同时抓起最后一个导弹发

射器，他确信他一定会用上的。

在中心周围的“山头”现在只有一米高了，并且随着同心圆向空间基底的收缩而在不断降低。鳍状塔向内弯折，几乎已经同地面一样平了。

精英战士狙击兵在山头的顶部探出来，然后发射了一串密集的等离子光束。

科特动作不够快，因而没有逃过这次射击。他的SPI装甲被射得发烫，发出破碎的声音，胸前的挡板有一半都被震碎了。

胸口一闷，科特跪了下去。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他努力挣扎保持清醒——试图凭借着他的意志力往后撤退，他的视力又变清晰了。

狙击兵逐渐后退，并不急着想要干掉他。越来越多的精英战士出现在山头，现在的山头只有半米高了，以更快的速度向地面沉去。

一对猎人轻手轻脚地爬了过来，不停地接近科特。他们喷着气，除此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痕迹。

已经很快了，科特心想。很快这一切就结束了，很快就能胜利了。

科特抓过SPNKr导弹发射器然后扶住底座开始发射。导弹冲着一个猎人迅速地打去，击中目标，爆炸，那家伙的头部立刻就不见了。科特又端起他的突击步枪向另外一个猎人射击，但这次子弹被挡在了防护罩外。

步枪的枪栓发出“噼啪”的响声——没子弹了。

猎人停住了，发出“隆隆”的咆哮声。他的同伴，抛开另外那名在导弹的打击下已经伤痕累累还在不断冒烟的猎人，重重地向科特冲过去，举起双手准备要将科特撕成碎片。

科特冒险地向后瞥了一眼。裂口现在只剩一个闪光的小孔了，而且还在不断收缩。

他的使命定时器上的读数是“0：47”。

在这个猎人的身后突然响起的一声尖厉的咆哮，使他们停在了中途，不再前进。

一个身着金色盔甲的精英战士向他们踱步过去，并用复杂的眼色看了一眼科特，眼神里半是轻蔑，还有……半是尊敬。他含糊不清地向猎人和其他的圣约人下达着命令。

科特的翻译软件秘密显示了一部分他的话语内容的翻译：“不要破坏中心。把操作跃迁空间转换的工程师招来……重新打开银色大门。光荣属于我们。”

层层聚集的圣约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科特挣扎着站起来。他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痛苦过，他的双腿迈向湿漉漉的沙地。他的视觉再次模糊起来……但是他还是努力站起来，举起双手，摆出战斗姿态。

“你们还没有赢，别高兴得太早！”科特大喊着，“你们还有我这一关要过！”

舰长仔细看了看科特，点点头，可能听懂了他的话，可能不懂。他看着科特，像一个平等的对手那样看着他。在他的眼里，就算科特是人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

在他们周围，同心圆环继续向地面收缩，发出嘶嘶的声音，所有的山头都并成了一块儿平整的地面。尾翼静静地触地，十三个突起从空间的中心伸展出两米长。

科特的倒数计时器向他发出提示：“0：00”

他如释重负的呼出一口气——裂口已经完全关闭。

科特翻开手上的队伍花名册——到副标题的位置——把威廉，斯巴达-043，但丁，斯巴达-G188，还有霍利，斯巴

达—G003移动到“在行动中失踪”那一栏，坚持斯巴达的传统——绝对不把任何一个倒下的斯巴达战士列入“在战斗中牺牲”那一栏。

接着科特重点勾出了“少校科特·安布罗斯”，然后将这个名字也放在了“在行动中失踪”那一栏——就放在“科特，斯巴达—051”的旁边。

时空开始旋转。他的口腔变得很干，连试图咽下最后一口口水都办不到。

他的视线出现了重影，而且觉得自己好像看见了露茜和汤姆回来找他……但又不是他们。而好象是群狼队的西恩，罗伯特和简。

在炮台上，有几百个斯巴达战士同他站在一起——从Alpha连队到Beta连队的同伴，但丁，霍利，威廉，甚至还有山姆……都准备着与他并肩作战，取得最后这场战役的胜利。

是幻觉吗？可能吧。但是即使这样也很好。

这些幻象里的斯巴达战士们向他点头致意，然后竖起大拇指比出“你可以做到”的手势。

科特决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他需要做的就是靠个人的力量阻止圣约的军队，完成最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对任何一个斯巴达战士的最简短定义。这是他欠他那些战友们的。

精英战士的舰队长向科特发出咆哮，译文在头盔里的扩音器里出来：“最后一场战斗了，恶魔。你一定会死，而我们也一定会重新打开银色之门。”

“死？”科特笑了，“你不知道吗？”他轻蔑地看着眼前的这帮精英战士，“斯巴达战士永远不会死亡。”

科特将护手向上翻转，然后按下了引爆按钮。

# 尾声

## 护盾世界

### 第四十章

**军历2552年，11月4日，2205时。**
**奥尼克斯星球，道拉达斯ζ星系。**
**UNSC的巡洋舰黄昏号上。**

“长官，有动静！”乔·杨中尉将传感器向前移动，有能量辐射在屏幕上闪耀，“BMP信号两次显示，位于地面下。”他摇摇头，紧张地皱起眉头，“目前能量信息成倍增加，百倍。均来自地面下。”

拉什指挥官和沃特斯少校站在杨的两侧，想要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毫无疑问，是核武器。”他吸了一口气，“从放射比率上看来是属于我们的。”

电磁脉冲渐渐消失了，只剩下大片的波形图。

“这比两个芬利斯弹头的能量还要多。”拉什说，“在下面一定有什么大动静。”他吐出一口气，谁也没有察觉到他的声音在颤抖。

他打开舰内通讯频道联系周少校：“请你检查一下跃迁断层空间电容器的状况。”

“百分之七十三。”周少校答道，“以每分钟百分之三的速度下降。长官。”

“准备加热反应堆。”拉什告诉他，“将所有的能量供给跃迁空间系统。”

通讯频道那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停顿：“是的，长官。周少校已经出发了。”

加热核反应堆会向圣约舰队发射信号。但是，拉什希望无论在行星这头进行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最终

让黄昏号可以逃脱。

杜拉诺中尉在她的座椅上动来动去，通过NAV，她的目光紧跟着那三条人造卫星的传输线。她的手指轻敲着三个一组的微型推进器的调节装置，使黑寡妇卫星保持在可联系范围的最远处。

她现在十分紧张。因为她紧张，所以杨和沃特斯也很紧张。甚至在船舱内的周少校也显示出要休息的迹象，典型的战斗疲劳症。

黄昏号在帕特森上将舰队的毁灭中幸存了下来，然后就一直在黑暗中静静地待着，做好伪装，任凭圣约舰队在他们上方飞来飞去。

这对于那些工作成员来讲是最艰难的——向卫星一米一米的缓缓挪动过去，从满是UNSC的降落舰残骸和被摧毁殆尽的分离舱残片里挪动过去……还有，从成千上万最勇敢的男女战士的尸身上挪动过去。

他们得悄无声息地到达奥尼克斯星球的银色卫星对面，他们悄悄地躲入一个弹坑的阴影处，在那里停下来。当黄昏号在地面上停下来时，周少校发送了三个棒球大小的"黑寡妇"秘密卫星，这样他们就可以监听圣约军队的动向了。

"能量波正在星球上扩散，长官。"杨说到，完全被他自己说出来的东西弄糊涂了。

"打开显示屏。"拉什命令。

当人造卫星那里传输来奥尼克斯星球的图像时，这里的三个主显示屏都立刻投入使用。大片大片的石头，珍珠色的云层，翠绿色的陆地上到处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脉。

在高处的轨道上，圣约舰队的军舰在滑翔着。他们成群结队地行动，黑色的夜空上是大片大片的蓝色。

一个点出现在行星表面上——是一个向上拱的红色闪光点，熔岩和灰烬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又多了三个在闪……然后是十几个……成百上千个。

一边是火山爆发，一边是蛛网状的炙热熔岩遍布星球上，参差不齐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他们到达了极点地区，原来的冰盖已经被炸掉，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烧水锅炉。

"是等离子炮击。"沃特斯轻声道，"圣约正在试图荡平这个地区。"

"没有监测到等离子，长官。"杨说，"所有的能量来自于星球内部。"

一条光束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炫目的金光劈开上层空间，射进了无尽的太空。

杨的显示屏上是一片摇摆不定的光谱。

"我们以前见过这个。"拉什说，"是组合的哨兵火力。"

第二道光束也射过来；然后是成千上万的光束从奥尼克斯星球的表面放射出来，一时间光芒四射。整个太空都是四射的光束，整个世界充满了纯粹的能量。

被困在其中的圣约舰队的军舰随着光芒消失了，顷刻间就被电离了。

整个奥尼克斯星球都颤动起来，星球表面爆炸了，碎片四处飞溅。

在厚厚的尘埃和冲天的火光阴影下，一个炽烧的东西从下面冒出来：棍状的，线条状，由一个个点构成。

"将目标放大一千倍。"拉什命令道。

杨愣住了。

沃特斯弯下腰去点击发出指令。

银幕上显示的东西闪闪发光，往近看过去——穿过炙热的空气和云层，歪歪斜斜的山脉——快速上升至地面高度，

出现了一组三米长的条状物和它们中间的直径半米的火红包球体，呈现出水晶一样的构造。

"把镜头向后拉。"拉什指示。

镜头往后退，他们看到一个个哨兵构造排开来，延展了好几公里……在任何一块大陆的地下，任何一处海洋的下方都有……这么大的构造居然完全藏在地表下——连接得井然有序的线阵就像是碳原子紧紧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无限聚合物链，或者说像是蚂蚁军团建成的一个巨大殖民地。

原来这个"哨兵"就是奥尼克斯星球。

"有上万亿个这样的东西在地下。"杜拉诺中尉喃喃说道。

一丛丛的哨兵开始变热，光束再次向外射去，对准了更远处的圣约舰队军舰，那一架架的军舰都在瞬间蒸发。

"它们在保护这个地方。"沃特斯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表面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在七秒钟之内会影响到这颗卫星的远端。杜拉诺说，她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固了。

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堆噪点。

"人造卫星的信号没了！"杨叫起来。

"周少校，"拉什说，"加热核反应堆，把所有东西都倒进电容器。就是现在！我们要立即撤离！"

## 第四十一章

**军历2552年，11月4日，n00时。**
**在被称作"护盾世界"的先驱者构造内部，**
**具体位置未知。**

斯巴达战士们和哈尔茜博士聚集在威廉和但丁的墓前。

这个地方很好：阳光斑驳地照在水面上，河流穿过小橡树林。一条带状的缟玛瑙石铺成的小路弯曲地从这里穿过。他们都仔细勘查过这个路面，也刻上了威廉和但丁的名字。还为霍利和少校另立了两块碑。

门德斯高级上士拿着一本小小的黑色的皮质书，念到："我们远离家乡聚集在此/我们早已忘记太阳升起的样子/和平终会降临/我们将得以喘息，重返充满欢笑和友爱的世界。"

他垂下头，合上书本——"一个军人的故事：雨林之战"，完成于2164年的经典军事著作。

一时间，沉默笼罩。

"葬礼结束，解散。"佛瑞德开了口。

亚西将一个失去防护功能的黄铜外套罩在石碑上，向死去的斯巴达战友表示敬意。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了。

自从少校命令他们进入这个裂口已经过了一天半了，自这里封起来也一天半了，他们一直被困在这里。

失去少校和其他战友的震惊还没有过去。他们似乎都已经麻木了，心里一片空虚。斯巴达战士通常不会长时间沉溺在悲伤里；对死者的哀悼往往因为随即而来的任务或战事而被搁浅，他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拯救人类的战略计划中去。

而这一次，不是这样。

在哈尔茜博士和门德斯第一次经过这里，偶然下滑三米落在这个长满青草的山上时，跃迁断层空间的这个裂口就一直很稳定。那些容器和S分队很快就赶到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裂口塌陷，封闭起来。

当佛瑞德，琳达和凯丽出现时，他们立即试图返回。汤姆和露茜跌跌撞撞地穿过裂口的时候，那里已经变得很小，他们只能眼看着它向后紧缩成一个摇晃的小点，直

至完全消失。

大多数人本来以为这个跃迁断层空间通道会将他们传送到这个被称作"奥尼克斯星球"的人工建造物的内部空间去。

没有人，甚至连哈尔茜博士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金色的太阳在头顶上方发出耀眼的光芒。天空——如果还能这么称呼的话——在地平线的地方呈现出知更鸟蛋壳一样的蓝色，很快变成了靛青色，更高处看起来是黑色，随着与太阳越靠越近又热起来。一颗星星也没有。

表面向各个方向延伸——草地，河流，湖泊，森林，蜿蜒的道路，都很平坦。直到琳达从她的光学远望镜里看到地平线在向上抬升，一直到这些弯曲的表面在远处消失。

琳达说她觉得就像身处于一个大碗的底部。

哈尔茜博士肯定地说他们绝对不在一个"碗"里。

"一个球体。"她第三次向门德斯士官重申道，"这才是我们的所在。"

门德斯士官在草地上坐着："再说一次。"他说，"请再解释一遍给我听，博士。慢一点。"

哈尔茜博士叹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制服裙，在他身边坐下："很好，门德斯士官。"她打开她的手提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很多数字，图表和光谱分析。

斯巴达战士们都围过来听她解释。事实上，虽然他们听懂了哈尔茜博士是用什么科学方法得出了她的结论，他们也不能完全相信。

"一切开始于这个所谓的'太阳'。"她直直地指向上方，然后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光谱和能量的输出与G2型的恒星相一致，比Sol的尺度稍微要小一些。"

"接下来，通过琳达的狙击远望镜，你们能看到这个星球的弯曲度和凹面。"她点击一个全新的显示屏，屏幕上勾画出那个星球和一个弯曲成圆环的曲线。

"按照推断，我测算出直径为一亿五千万千米——两个无法计算的单位，或者说一个等同于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那么远的半径。"

"结论呢？"她顿了一下，颇有戏剧效果，"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的戴森空间里。"

亚西扯下他的头盔，用双手使劲的抓了抓脑袋："不可能的。"她抗议道，"我们穿过裂口之后立刻就到这里了。即使是在跃迁断层空间也得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到达另一个星球。"

"完全正确。"哈尔茜博士同意，"但是我们还没有离开奥尼克斯星球。"

"这也是我弄不明白的地方。"凯丽嘀咕着。

"'先驱者'对跃迁空间技术的掌握要远胜过我们和圣约人。"哈尔茜博士解释道，"我认为这个球体处于这个星球的中央，处于一个压缩维度的跃迁空间泡沫的保护中。"

门德斯士官长朝四处看看，然后摇了摇头，似乎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接受她这种解释。

"博士，如果这些全部是真的。"佛瑞德问，"如果'先驱者'把这里当成避难所，或者说当成一个保护他们不受光晕或洪魔威胁的防空洞，那为什么他们并不在这里呢？"

哈尔茜博士耸耸肩，说出了大家都认为她绝不会说出的话："我不知道。"她关上了手提电脑，"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一切都按计划行事？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洪魔到今天还没

被消灭？‘先驱者’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是我们没法回答的问题。”

他们都在那里静静地待了一分钟，思考着这个地方的规模，这个古老的‘先驱者’的秘密，试图将它与过去几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

然后佛瑞德抓其他的来福枪，说道：“亚西，带上你的队伍和所有供给。五人一组进行配置。”

“是的，长官！”亚西重新带上头盔。他和其他斯巴达III型战士以闪电般的速度行动起来。

“门德斯士官。”佛瑞德对门德斯说，“我需要知道我们还有的全部弹药的数量。”

“长官。”门德斯跳起来，“我准备好了。”

“我对你表示敬意，中尉。”哈尔茜博士坐在原地说到，“但是你究竟想到哪里去呢？我们应该休息，好好疗伤。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

“是的，我们有目标。”佛瑞德回答，“这也是我们要尽快离开的原因。但丁与霍利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科特负责断后以确保圣约不会跟上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来完成这项使命了：找到‘先驱者’的技术并将它们带回地球。”他降低声音，又补充了一句：“再不行动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蒙羞的。”

琳达走到他身边，开口说：“我建议我们以打开装着k队的容器为突破口，长官。把他们救出来以后再分派给他们任务。”

“对啊！”凯丽加入了谈话，“然后用这些东西砸破跃迁空间的裂口，也许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离开这鬼地方了。”

赫尔希博士盯着他们，然后把眼睛推倒鼻梁上方：“明白了。你们知道虽然这个空间在外观上看起来在奥尼克斯星球的中心只有几米的直径，但在内部，压缩的维度使它有了一个表面空间”——她仰起头计算着——“是地球空间的许多倍。”

佛瑞德看着凯丽和琳达：“那么我们最好快开始。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哈尔茜博士站起来，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实验外套上的草都弄干净：“很好，我也去收拾我的东西了。”

她大步离开，斯巴达战士们静静地看着她离去。

凯丽压低声音问道：“你觉得科特还在外面吗？我是说，还活着？”

“是的。”琳达肯定。

“他肯定还活着。”佛瑞德对她说，“他是惟一一个被留下来去阻止圣约的斯巴达战士。”

“当我们被困在这里的时候。”佛瑞德说，“能责备谁呢？S分队吗？”

“他们还是孩子。”佛瑞德继续，“但是我们曾经也是的。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斯巴达战士，和我们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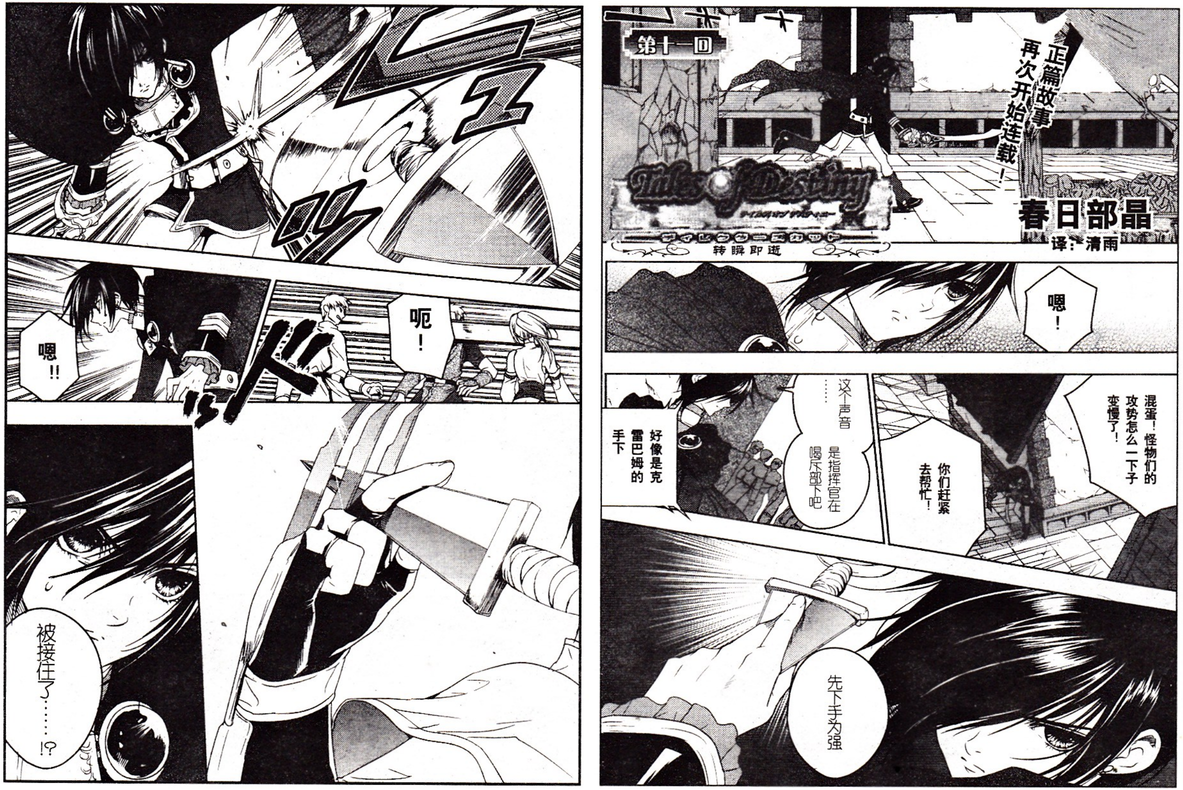
亚西一路小跑过来，奥利维亚和马克在后面，拿着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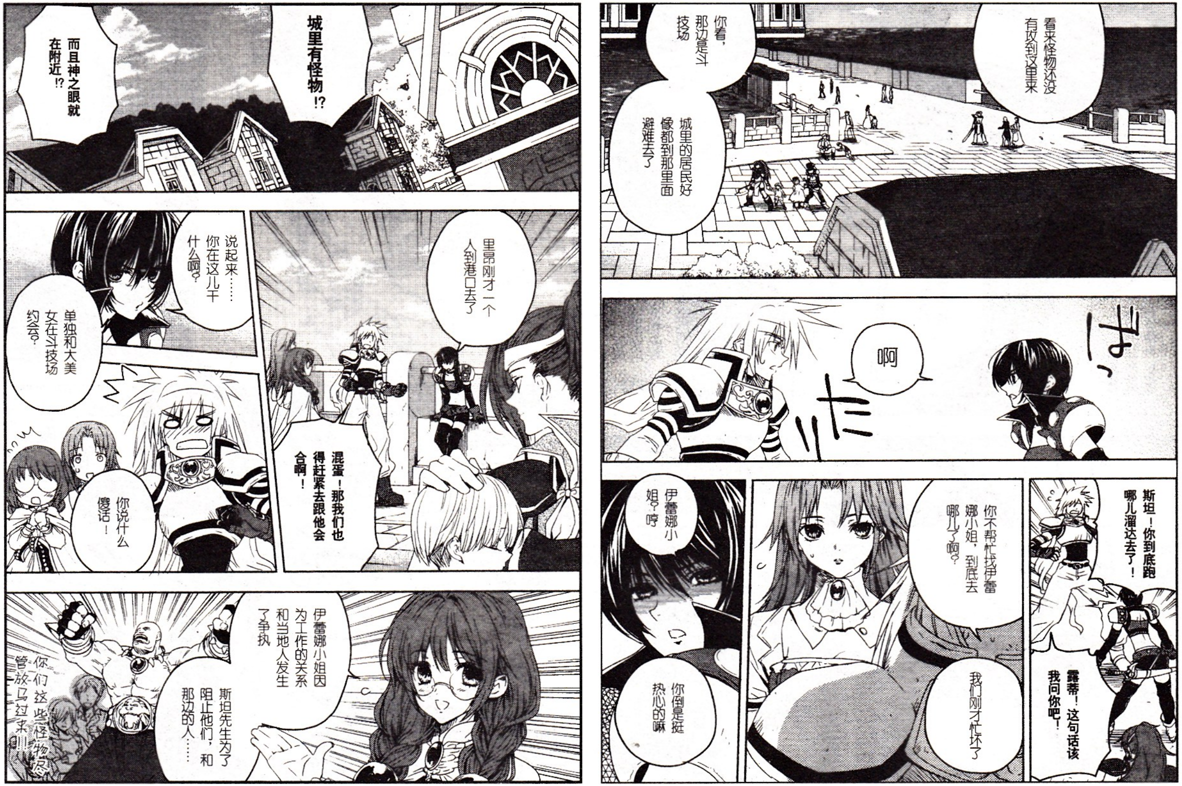
“都准备好了，长官。”亚西说。

“很好。”佛瑞德把一只手放在亚西肩上，向其他人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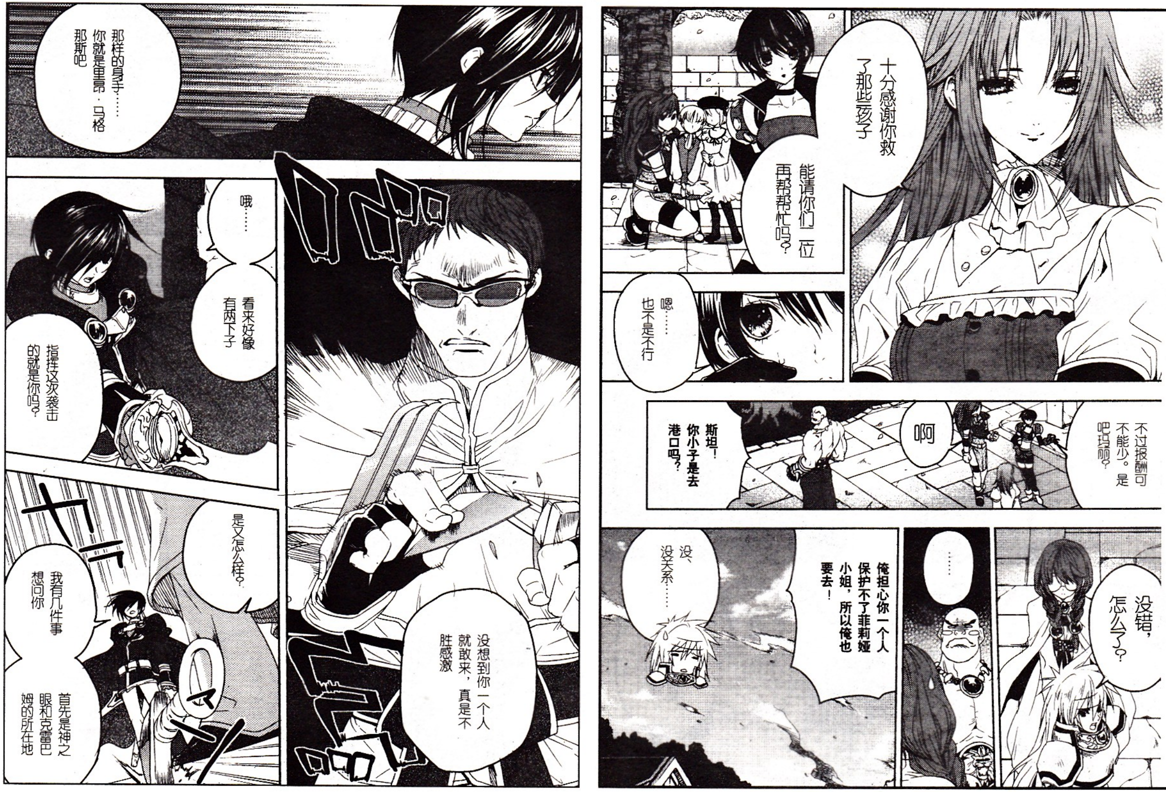
“欢迎来到蓝队，斯巴达战士们。”凯丽说到，“我们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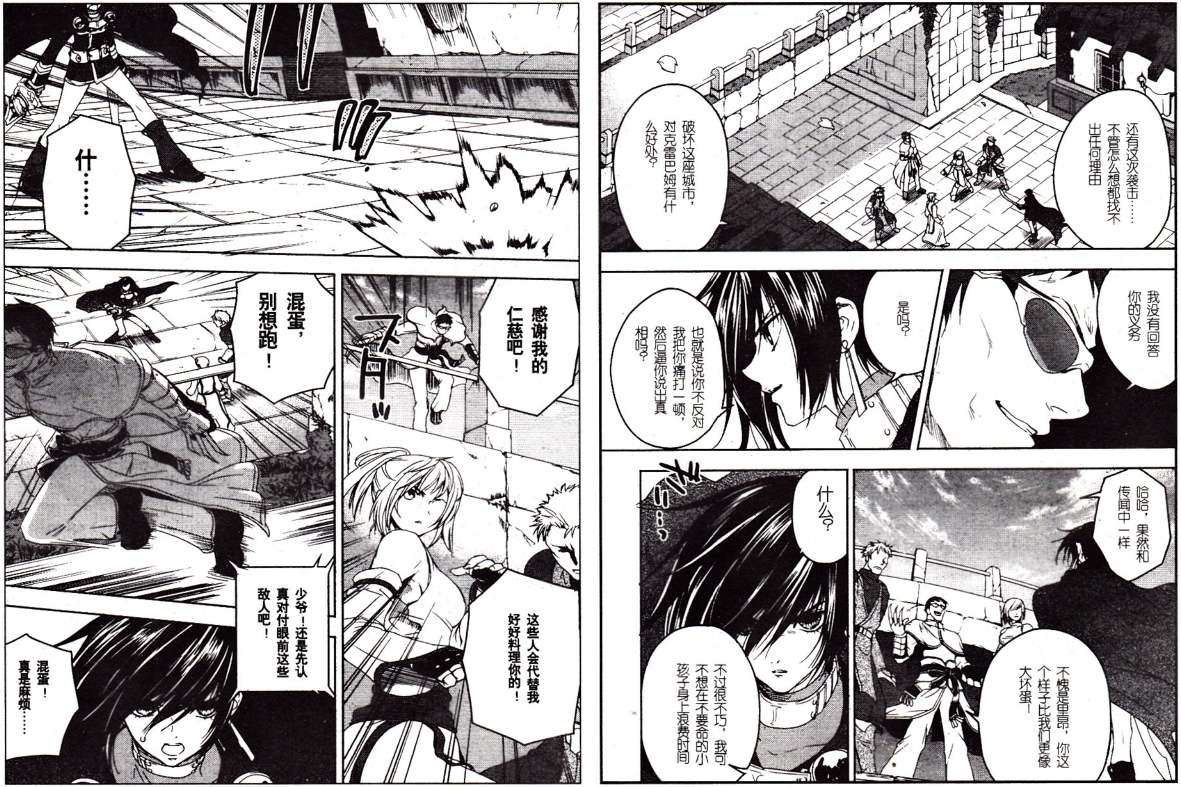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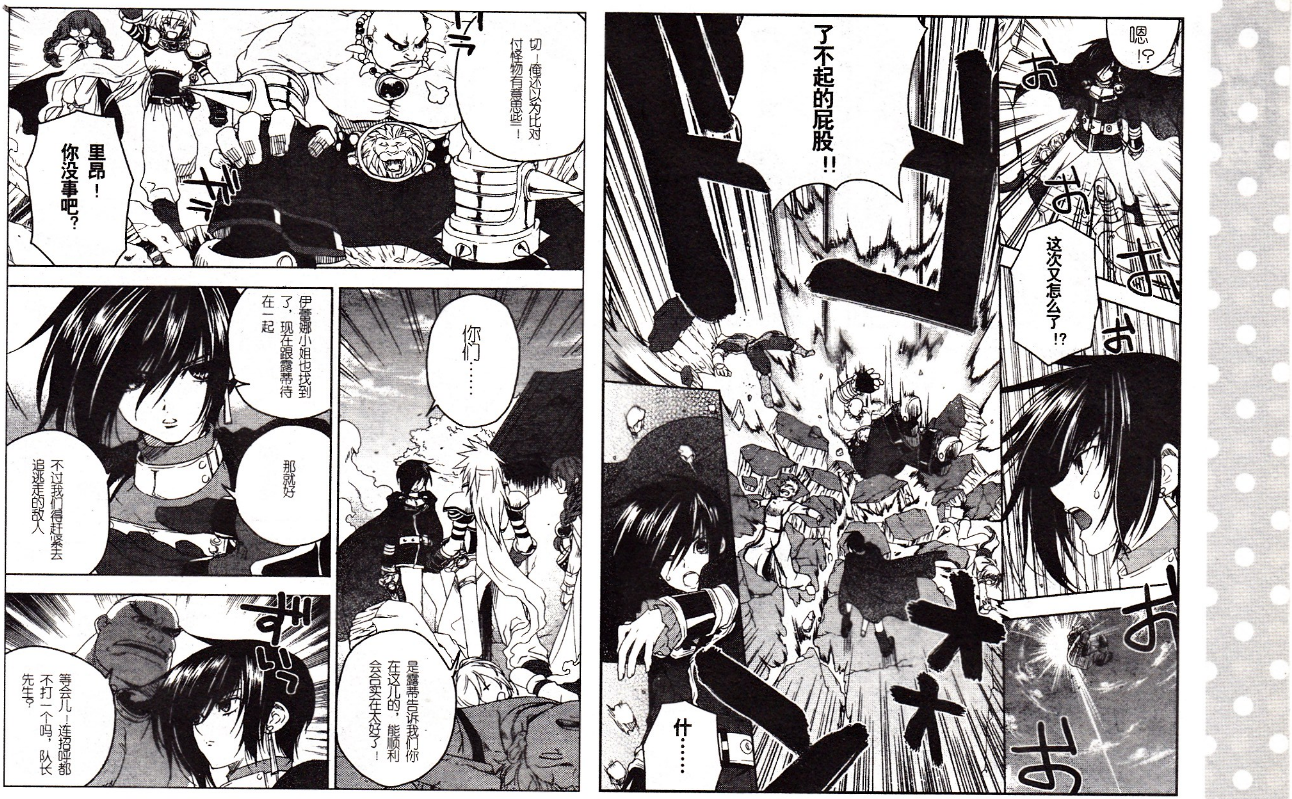

第十一回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正篇故事再次开始连载！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嗯！
混蛋！怪物们的攻势怎么一下子变慢了！
你们赶紧去帮忙！
这个声音……
是指挥官在喝斥部下吧
好像是克雷巴姆的手下
先下手为强
呃！
嗯!!
被接住了……!?


看来怪物还没有攻到这里来
你看，那边是斗技场
城里的居民好像都到那里面避难去了
ぱっ
啊
りた
斯坦！你到底跑哪儿溜达去了！
露蒂！这句话该我问你吧！
你不帮忙找伊蕾娜小姐，到底去哪儿了啊？
我们刚才忙坏了
伊蕾娜小姐？哼
你倒是挺热心的嘛
城里有怪物!?
而且神之眼就在附近!?
里昂刚才一个人到港口去了
混蛋！那我们也得赶紧去跟他会合啊！
说起来……你在这儿干什么啊？
单独和大美女在斗技场约会？
你说什么傻话！
伊蕾娜小姐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当地人发生了争执
斯坦先生为了阻止他们，和那边的人……
你们这些怪物尽管放马过来!!


虽然他代替伊蕾娜小姐和那个叫敲钟汉的先生打了一场
但是途中突然冲进来不少怪物，整个斗技场一下子就乱了
!?
我们刚刚把怪物打退
城里到底有多少怪物？
一股脑儿干掉了十几只后才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孩子救下来……
是么……
冠军先生
我有个提议
你和我都一心为了诺伊舒达特，肩负保护它的使命
那如今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拯救这些居民
我们暂时休战！
之后如果你还想分个高下的话，我随时奉陪
……
别想一个人逞英雄
沿岸那些人交给俺就行了
谢谢你，冠军先生


十分感谢你救了那些孩子
能请你们二位再帮忙吗？
嗯……也不是不行
不过报酬可不能少。是吧玛丽？
啊
斯坦！你小子是去港口吗？
没错，怎么了？
……
俺担心你一个人保护不了菲莉娅小姐，所以俺也要去！
没、没关系……
没想到你一个人就敢来，真是不胜感激
看来好像有两下子
哦……
指挥这次袭击的就是你吗？
那样的身手……你就是里昂·马格那斯吧
是又怎么样？
我有几件事想问你
首先是神之眼和克雷巴姆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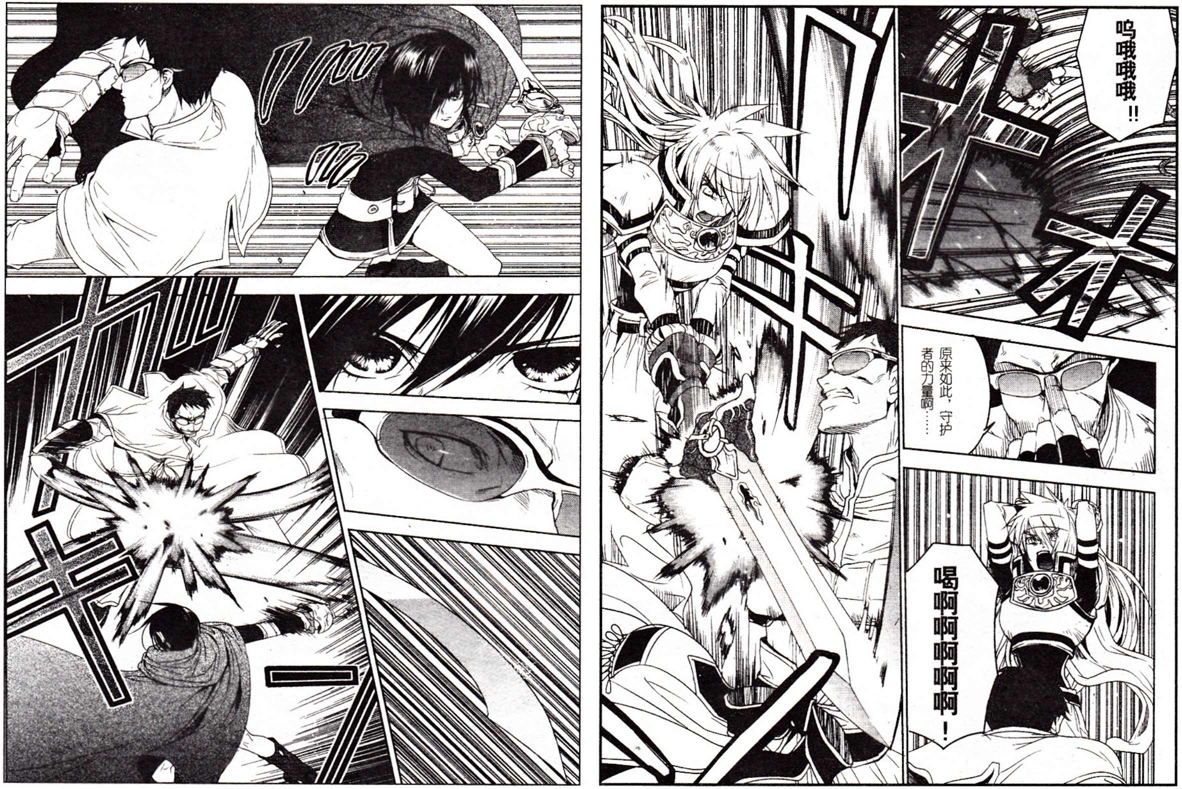

还有这次袭击……不管怎么想都找不出任何理由
破坏这座城市，对克雷巴姆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
是吗？
也就是说你不反对我把你痛打一顿，然后逼你说出真相吗？
哈哈，果然和传闻中一样
不愧是里昂，你这个样子比我们更像大坏蛋！
什么？
不过很不巧，我可不想在不要命的小孩子身上浪费时间
这些人会代替我好好料理你的！
感谢我的仁慈吧！
混蛋，别想跑！
少爷！还是先认真对付眼前这些敌人吧！
混蛋！真是麻烦……
什……


嗯!?
这次又怎么了!?
了不起的屁股!!
什……
切!俺还以为比对付怪物有意思些!
里昂!你没事吧?
你们……
是露蒂告诉我们你在这儿的，能顺利会合实在太好了!
伊蕾娜小姐也找到了，现在跟露蒂待在一起
那就好
不过我们得赶紧去追逃走的敌人
等会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吗，队长先生?


……
真是的，你们这些外乡人尽给我们惹麻烦
啊，如果想赶到他前面去，最好沿着岸边走
所以
记得一定要把那帮混蛋打个落花流水
不好意思
不过这次看在菲莉娅小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你吧
算了，我先去帮那些还没脱困的居民。接下来你们自己好好干
是本地人么……刚才逃跑的敌人走的是上面那条路，那里通向港口吗？
这家伙儿的脸一点儿都不像男人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说来话长……
当然
给你添麻烦了
里昂先生……
什么事，菲莉娅
关于刚才逃走的那个人……
你认识吗？


他名叫巴蒂斯塔·迭戈
是个粗暴的武夫。以佣兵队长的身分被克雷巴姆选为随从
巴蒂斯塔由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而在神殿内受到排挤
惟一重用他的人，就是克雷巴姆
当时我对克雷巴姆的宽宏大量深感钦佩
但说不定那也只是为了夺取神之眼的计谋罢了……
菲莉娅……
别再想那些没用的事了
你忘记自己为什么要拿起克雷门提了吗？
啊！
是为了……
阻止那些人吧
没错！
什么嘛，居然追上来了
你就这么想被我干掉吗？
哦，这位不是……


有张很熟悉的面孔啊，「废物菲莉娅」
我必须得表扬你们能一直追到这里
真的认为能够阻止我吗？
但无比厌恶见到血的你……
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些吗
那么，这就是……
我的回答！
那帮人全被打败了！
目标只有巴蒂斯塔一个！
哈
哈
啊！好厉害！
大型晶术太消耗体力了，别蛮干！
龙卷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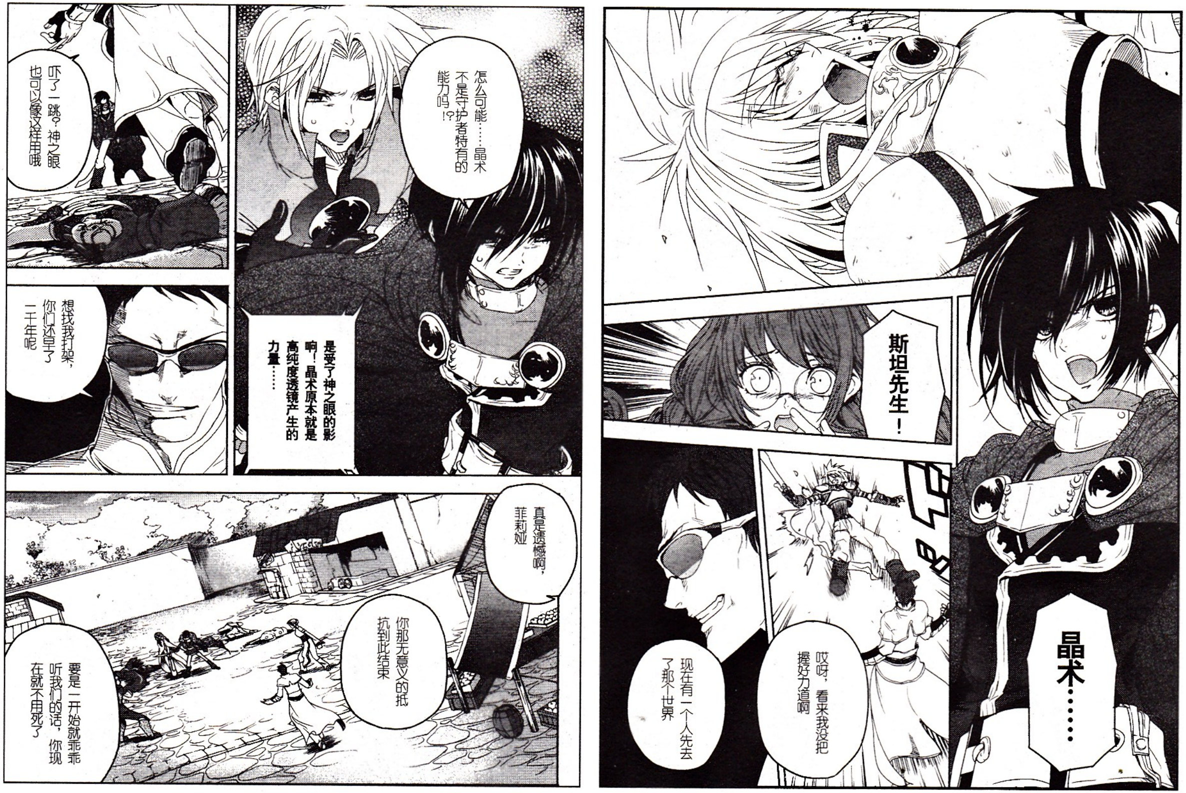


呜哦哦哦!!
原来如此，守护者的力量啊……
喝啊啊啊啊啊啊！


呃！
这个混蛋！
嗯!?
喝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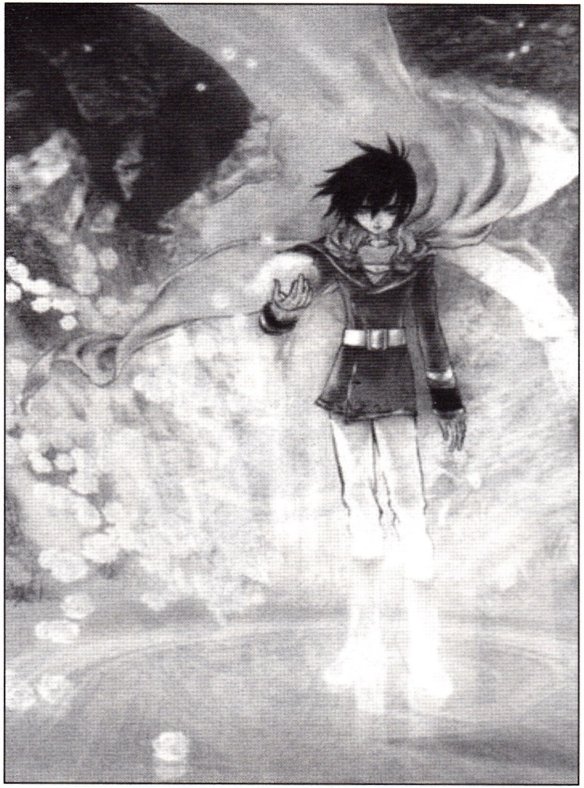

呜哇！
别小看那对爪子的速度！从侧面靠过去！
这下糟糕了……
还有能动的么！
快回去斯坦！菲莉娅被包围了！


试着听听别人的话
怎么样?
斯坦，
你这混蛋……
不行！
不能放过这家伙！
我先挡住他，
菲莉娅就交给
你了！
呃！
邪恶的冲击墓葬!!!


晶术……
斯坦先生！
哎呀，看来我没把握好力道啊
现在有一个人先去了那个世界
怎么可能……晶术不是守护者特有的能力吗!?
吓了一跳？神之眼也可以像这样用哦
是受了神之眼的影响！晶术原本就是高纯度透镜产生的力量……
想找我打架，你们还早了二千年呢
真是遗憾啊，菲莉娅
你那无意义的抵抗到此结束
要是一开始就乖乖听我们的话，你现在就不用死了


好了
差不多该把你们折磨死……
呃啊啊啊！
呃！
不过，这个结局很适合「废物菲莉娅」嘛
你就一边咒骂神明一边死去吧！
什……这家伙居然还活着！
真不凑巧
他正好只有耐打这一个优点
区区只是一个被神之眼迷惑的凡人
想要击败守护者主人，简直是白日做梦！


你这混蛋……从刚才开始说的那些话……
胡说八道也得有个限度
随随便便就背叛神殿的人
你一次都没考虑过菲莉娅小姐的感受吧？
菲莉娅
啊！
你和周围的敌人保持一定距离，用小型晶术牵制他们
之后再看准机会给巴蒂斯塔致命一击
你究竟明不明白……
不得不和往日同僚战斗的菲莉娅小姐，现在究竟是什么心情!!
使出那一击的机会……
由我和那家伙为你制造！




干得好斯坦！
一起干掉他！
哦哦！
怒火中烧的里昂和斯坦两人！！
一场激斗在所难免！！
未完待续




# 三国那些事儿

## ——《真·三国无双5》同人

文/NESS 编/夜蓝

### 1

### 黄巾之乱

刘备，字玄德，大汉中山靖王之后。

刘备端详着手里的名片，突然觉得自己该加上“楼桑村义军CEO”之类的头衔，毕竟如今“汉室宗亲”的名头太不值钱了，尤其是自己抬出的这位祖宗中山靖王，据说生了一百多个儿子，可以想像别人看到这张名片时会是什么表情。

“会被当作骗子打出去吧？”刘备自言自语着把名片收起来。眼下正值天下大乱，还是要凭实力说话啊，但是……从今天早上就开始延续的那种不协调感，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一名高大的男子走进门来：“大哥！黄巾贼已经杀到门口了，我们必须……”

刘备当然认识这个人——红面长

髯，正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关羽，不过二弟以前可从未露出这种惊诧表情："二弟，你这是怎么了？"

"大、大哥？"关羽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手却有点发抖，"大哥，您的胡子……"

"胡子？"刘备愣了一下，终于发现不协调感到底来自哪里，"靠，我的胡子呢？！"

那象征大汉皇叔尊严的胡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没出现过一样。虽然比起两个兄弟来说，自己的胡子确实没什么存在感，但刘备还是心痛不已："老子蓄了那么多年啊！现在变成白面小生了！谁还相信我是皇叔！谁还觉得我是义军领袖！谁还看得起我……"

"大哥，这些小事之后再说，黄巾军来了啦！"关羽一拳打碎镜子，把失魂落魄的刘备拖了出去。

张角，河北巨鹿人，设太平道，信徒数十万，以"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起事，天下遂乱。因反贼皆以头系黄巾为记，故称黄巾党。

大汉朝廷发出了要求各地驻军马上剿贼的紧急通知，借着这个机会，无数英雄豪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当然，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是黄巾党声势最大的时期。

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正站在高高的祭坛上。他们脚下是无数面露虔诚神色的教众，背后则是刚刚升起的朝阳，整个场面震撼人心、感人肺腑，望着视为偶像的三大神人，不少人眼中甚至噙着热泪。

张角和两个弟弟往前走了一步。信徒们看到这个信号后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开始每天例行的祈祷，他们相信这样的祈祷可以获得仙术附体，刀枪不入，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也是个很合适的早操运动。

伴随着一声咳嗽，张角三兄弟同时举起手里的法杖，早操开始了："一个业务员呀，来到新华里呀，每天都会分到一个优秀的组员！今天分一个呀，明天分一个呀，后天还会分到更多优秀的组员！两个业务员呀……"

台下跟着轰然起舞，而在数万人鼓掌跺脚腾起的尘烟外围，有好几支军队已经悄然形成了合围之势，其中就包括量产型汉室宗亲刘备的部队。

此时刘备正研究着对方的团体操："二弟，你怎么看？"

"……当年我们村也有人搞这个，还每天早上聚在一起边拍手边大喊'我们一定要努力，我们一定能成功'什么的。"关羽骂了一句当地的粗话，刘备没听懂，"结果后来卷钱跑了……几百两银子，都是大家血汗钱啊！"

刘备不由得关心地看向他："那，二弟你有没有……"

关羽眼神凝聚成危险的细线："想骗老子的钱？门儿也没有啊！后来老子追上去，一刀……嗯，咳！"

刘备知道自己不该问下去了。不管怎么说，二弟当年是因为犯了案子才逃到涿郡这件事他还是知道的。不过没关系，只要能在灭黄巾战斗中立功，什么人都能洗白，现在也差不多该是出战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机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建功立业！要买个大院子，找一堆漂亮老婆，金子一屋子沙子一袋子！自己一把年纪为的是什么，还不都是房子票子位子妹子，俗话

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大哥！”张飞终于忍不住了，“您再不下令，功劳就都被抢走了！”

“吓？”刘备从幻想中醒来，刚好看到一个白发男子桀桀桀地怪笑着拍马从身边杀过：“江东孙文台在此！黄巾贼纳命来！”

“孙文台？十七岁孤身退海贼的孙坚？什么时候老成这样的？”刘备吓了一跳，不过当身后几个青年男女喊着“父亲”策马跟上后，他觉得自己瞬间知道了孙坚老得快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总觉得孙坚该是个戴着头盔的胡子大叔呢？“不管了！二弟三弟，上啊！”

在之后数十年内纵横天下的诸多英豪，有半数是以平定黄巾作为最初亮相舞台的。对他们来说，一群乌合之众只能作为提升经验值的道具而已。在诸强围攻下，黄巾军就像太阳升起时的露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着。而有着两名超一流武将助阵的刘备军更是一马当先，不多时便杀到了大贤良师面前，此时的张角仿佛也醒悟到大势已去，露出了一丝沮丧的神情。

几下将小卒清空后，刘备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走到张角面前，脑海里的思绪转得如风车一般，不过若定睛望去，也就三个字在来回闪烁——“发达了发达了发达了……”

“这位小将军，哪里发达了？”张角叹了口气，显然把白面书生刘备当作了小字辈。

刘备一怔：“这妖道还真有些本事，竟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大哥，是你念出声了。”张飞在旁边提醒。

“……”刘备装作没听见，转头向张角露出狰狞的笑容，“事到如今，你也难逃一死，不如把劫掠到的财宝都交出来，我给你个痛快。若是你那什么太平道真的灵验，说不定还可以来个兵解投胎啥的？”

“小将军，哪里有什么财宝？这不是还没捞到什么就被你们杀上门来了吗？”张角苦笑道，“如今你也就只好把我这颗头颅拿去换场富贵，但官场险恶，只怕你的功劳在中途就要被分掉大半，富贵也大不到哪里去。”

“口胡，这怎么可能！我二弟那里光是蒙一个村子就能有几百两银子！你可是几十万会众！”

张角满面羞愧地把脸捂住，扭向一边：“这个搞直销啊，一开始都要给底下吃点甜头的嘛，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整个大汉，所以这几十万人都成了我最初的下线……”

“……你说你给了几十万人甜



头？”刘备的青筋开始暴起，“这话也得我信啊！”

“最初的弟子可是真给，后来没钱了就画大饼……”张角声音越来越低，“唉，素质，素质太低了就是不行啊……本来我说用资金买装备，结果这些人一个个都宁可自己用锄头上阵也要先吃饱饭……”

“温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想我也为生存卖过草鞋……”刘备带着哭腔附和了两句，随即脸色一变，抽出两把剑架到张角脖子上，“但是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说点什么出来，我保证不让你痛痛快快死！二弟三弟，我数三声你们就先剁他腿！”

“你太狠了！”张角咬咬牙，“这样吧，我传你一套口诀，正好你们也是三兄弟，说不定可以和我们兄弟一样再发动几十万人……”

刘备眼睛一亮：“快说！”

“一个业务员呀，来到新华里呀……”

刘备沉默片刻，和关羽一样骂了句本地的粗话，然后打个响指：“二弟三弟，砍他！”

大汉中平元年十二月，张角死。黄巾党旋即覆灭。

## II

## 虎牢关之战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为的是纪念一个特别的日子……”

张飞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满脸的不耐烦：“那家伙还要讲多久？”

“三弟，不得无礼。”刘备把自己的支撑腿第十四次换到右腿，“那是袁绍将军，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也是本次会盟的盟主。”

“名门望族还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跟暴发户似的……”

“已经算好了，以前可是喜欢装成黄金圣斗士。”

“咦，以前？莫非大哥你认识这小子？”

“呃，不对，只是这么觉得……好像以前在梦里看到过……”就在刘备也开始昏昏欲睡时，高台上的袁绍突然顿住，台下众人不由得有阵小小骚动，甚至有几个士兵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鼓掌，但是袁绍只是停下来喝了口水，把演讲稿翻到了下一页：“这次十八路诸侯奉诏讨伐董卓，第十七个积极意义的第三个小作用是……”

“到底是谁写的稿子？！”张飞小声抱怨，“被我知道的话，一矛捅死！”

话音未落，袁绍背后有人扑通一声倒了下去，顿时引起惊呼一片：“陶谦大人中暑了！快准备凉水！”

袁绍也是很紧张的样子，毕竟徐州刺史陶谦是会盟的十八路诸侯之一，他赶紧下达指示：“快，给陶大人敷冰块！掐人中！这么大年纪也不容易……给陶大人撑把伞！把他扶住！让他坚持一会儿，再过两个小时，不，一小时二十分钟，我这开幕词就结束了！”

不知道是谁开的头，总之两秒钟后袁绍就被烂番茄和发霉土豆给淹没了

（后来史学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坚持说西红柿和土豆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

乱糟糟的开幕式给了刘备很不好的印象，而当正式出兵后，这种印象变得更加深刻。不出所料，先是白发大哥孙坚很丢脸地被一名大众脸武将——华雄杀得灰头土脸，随后各家太守拍胸脯保证的"虎将"方悦穆顺之流在虎牢关相继被秒杀，一时间军心大沮，联军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

"吕布这厮果然无敌，要是能擒下他，董卓易诛尔！"一名男子恼怒地拍着大腿，那是此次结盟的发起者之一——曹操。

"吕布？"刘备眼前勾勒出一个好像蟑螂的形象，"可是头带紫金冠，身穿红锦袍，身披兽面连环铠，腰系勒甲狮蛮带，座下赤兔马，手持方天戟？"

袁绍诧异地看看他："你说的那是谁？"

"……不是认董卓当义父的吕布？"

"你从哪里听来他是这身行头的？也就赤兔马还靠点谱！"

"不是说他那身打扮象蟑螂……"刘备放眼朝虎牢关前望去，不错，那个耀武扬威的大汉……果然和想像的不一样！哪里有什么红锦袍、紫金冠，全身上下通体黑色，如果说以前穿着红袍还只是象蟑螂幼虫的话，那么现在这只蟑螂已经成年了……还有他的脸上！那个像眼影的油彩是什么东西！！

"吕奉先在此！杂鱼快来受死！！"画了眼影的蟑螂大喊着，诸军都不由得退了几步，人民是在期待一个英雄脱颖而出！果然，一员大将冲出战阵，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迎上了吕布！那大将口里大吼，听得大家热血沸腾："某乃北海孔融部将武安国是也，吕布贼子吃我一锤！！"

吕布伸个懒腰，顺手把武安国捅下马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挂靠在公孙瓒编制下的两名小卒——叫做张飞和关羽的杀上前去和吕布大战了N个回合，但是要杀死蟑螂确实太难了，要知道它们从侏罗纪起就生活在地球上，在外太空都可以活10分钟！于是刘备也冲了上去，拿了双股剑专捅赤兔马的屁股，吕布心痛宝马只好收兵……

后来刘备一直说自己没有做出这么卑劣的事情，他只砍了吕布的马腿而已；吕布也没有收兵，为了不让赤兔受伤，他一击把三人都震下马后自己也跳



下马来，打算和敌人来一场步兵战。刘备就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下蹿上马去——他把赤兔骑跑了！毫无疑问，愤怒的冒着电光的吕布不会放过他，不过刘备给自己留了个最后的保险，他在跑过一名同事（刘备在编制上属于公孙瓒手下）身边时激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子龙！挡住此人，我军便可大功告成也！"

于是那个叫赵云的热血青年就抓着长枪冲了上去。吕布眼看自己的爱马越来越远，简直心痛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于是把怒火全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好在关、张和赵云联手拦住了他，这一场厮杀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后人赞曰："喊声震动天地翻，杀气迷漫牛斗寒！"史称"三英战吕布"是也！

十八路诸侯当然不全是傻子，就在四人打得天昏地暗时，早有豪杰意识到机会来了，袁绍跑到曹操身边："孟德贤弟，趁着吕布被缠住，你我可共取虎牢关！"

"本初兄身为盟主，怎可亲身涉险！"曹操一脸正气，"弟愿为前驱，先行踏破虎牢！定将董卓那厮捉来献给本初兄！"

好兄弟啊，袁绍热泪盈眶，又想起了当年和曹操一起抢人家新娘子的事情："如此就劳烦贤弟了！"

见袁绍回本阵去了，曹操翻身上马，一挥宝剑："兄弟们，随我上！杀进虎牢关，活捉貂蝉！"

"兄长，是捉董卓。"曹仁咳了一声。

曹操翻了个白眼："那个长得好像低能儿的董卓捉来有甚好处，遇到了迎面一刀杀掉便是！貂蝉是一定要活捉的！"

"……兄长英明！"

十八路联军中打着"曹"字大旗的部队开始向虎牢关冲去，其喊声一字字传到了吕布耳里："杀董卓，抓貂蝉！杀董卓，抓貂蝉！"

"抓你妹！！"吕布终于爆发了，发了个无双逼退关羽他们后就朝着曹操的后军杀去，这时曹操还沉浸在"抓貂蝉"幻想里，直到殿后的夏侯渊满脸是血落在他面前才吓了一跳："妙才，出了什么事？"

"主公！吕布，是吕布！吕布杀过来了！"

"……许褚典韦，给我站到城门口拦住他！……妙才你也去！"

许褚，身长八尺，腰大十围，武器为巨锤。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武器为巨大链球。夏侯渊……最近没控制好饮食，长胖了40斤，一肚子毛，很像一头熊。

三个人站在城门口居然还有点挤……

这个版本的"三英战吕布"就稍微难看了一点，许褚和典韦都躲在自己武器后面，夏侯渊则躲在这两人后面，三个人按住L1键就不松开了，直急得吕布抓耳挠腮，而此时关内已经传来了貂蝉的呼救声："咿呀，呀卖跌……"

"奉先吾儿……"董卓不知道从哪里狼狈地逃了出来，"此地守不住了，快保护我退回洛阳去吧！"

"貂蝉还在里面！"

"女人在哪里找不到！快跟我回洛阳，我多找几个给你！"

吕布眼神里露出杀意。他突然抓起身边一个曹军的小兵，厉声问道："这

一关你们的胜利条件是什么！？"

小兵吓得差点尿裤子，颤声道："击、击破董卓……"

"董卓死了，大家就都动不了了，那蝉儿……"吕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向董卓。

董卓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奉先吾儿，你、你要做什么？"

吕布狞笑着举起戟来："吾要奉诏讨贼！"

虎牢关联合军胜利条件：击破董卓——但没有规定是谁击破，对吧？

## III

## 长坂之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但刘备现在看着眼前这条长江，却很有跳下去的心思。

十几年辛劳啊，终于可以有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可以在名片上追加"新野市市长"的头衔了，而且据说自己虽然手上人才不多，却个个都是让人垂涎的名将良臣，武力超过90的就有三位，新近还得了一个据说智力100的帅哥军师！而且自从吕布死后，自己的两个弟弟就牢牢占据了武力榜的前两名，这是多么让人自豪的资源啊！每天被踹出门去的猎头公司的人就有两位数！

每当想起这些，刘备心里就充满自豪，很想跳到一条大船上去高喊"I am king of the world"，不过每次都被军师阻止了，说那样不吉利，船会沉的……

"军～师！"想到这里，刘备拖长了音，"这样下去，几时才能到江陵？"

那个帅哥摇着扇子过来："主公且莫惊慌，关将军已去江夏搬救兵，想必快要回来了，那时用船接人便可一帆风顺，现今还请忍耐。"

刘备哭丧着脸，朝他指指一路灾民："这么多人，曹军要是来了……我，我好想跳到江里去！"

"主公爱民若子，令我敬佩不已，但屈原已经比您先跳下去了，人民包粽子只会想到他而不会想到您，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军师！"张飞冲了过来，"探马来报，曹操取了襄阳后未作停顿，自率五千铁骑，直奔我们而来了！你倒是想个办法啊！"

诸葛亮露出自信的笑容："张将军不必多虑，我已经有所准备，管教曹贼有来无回！"

张飞撇了撇嘴："你丫上次也这么说，结果是让我们把新野烧了跑路！现在怎么样，还是被曹操追着打！"

"曹操这么执着倒是我没想到的……"诸葛亮沉思着，"先烧博望，再烧新野，对曹军的心理打击还是不够吗？下次是不是要考虑人肉炸弹……"

"别想下次了！现在要怎么办啊？"

"莫慌，主公且先行，张将军和赵云将军率部众掩护撤退即可！"

"……这什么鬼战术！要是这点人能挡住曹军我还来问你做啥！"

"这一点委实难办……"诸葛亮

的眼神越过张飞飘到不可知的远方，“啧，关将军去江夏怎么还不回来，看来要我亲自出马走一趟才行！”

“啊？喂喂，军师，你给我回来！啊，可恶！大哥，你说这事儿……”张飞追赶不及，回过头才发现刘备在听到“主公且先行”时已经骑马跑远了。

当然，马再快也快不过命运，很快命中注定的曹军还是追了上来。

这是刘备出道以来最难的一战。人数没有优势，战术没有优势，地形没有优势，兵员素质没有优势，物资没有优势，装备没有优势……刘备一想到这些就有跳长江的冲动，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跳，他还有需要守护的东西！牵挂太多了！比如他的老婆甘夫人，一身肌肤有如白玉凝脂，吹弹得破，刘备经常在晚上脱去夫人衣服，让她和一匹玉马站在一起，自己的手轻轻拂过两者，那一模一样的触感，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欲



火如炽，每当这时，刘备就会忍不住扑上前去……（以下省略4143字）

“就算为了阿甘，我，我也不能死在这里！”刘备刚刚下了这个决心，就见一个小卒气急败坏地跑过来：“主公，甘夫人走散了！”

“什，什么……”刘备大惊，随即安慰自己，“没事没事，我还有和小甘生的孩子阿斗，那是我和她的骨血……”

又有个小兵跑来：“主公，小主人走散了！”

“什，什么……可恶，我还有阿糜……她也是温柔善良贤惠……”

“主公，糜夫人走散了！”

刘备眼神有点涣散：“你们三个……是曹军派来打击我的吧？”

就在刘备徒劳地想寻找下一个生存理由时，谋士简雍终于带来了好消息：赵云从乱军中救出了甘夫人！

“哦哦，人在哪里？”刘备大喜过望，但甘夫人的状态很糟糕，她头发和衣服都很凌乱，在可以看得到的几个敏感地方还有可疑的手印——甘夫人皮肤很嫩，稍微用力就能留下红印。

“……赵云呢？”刘备突然严肃地问道。

简雍一愣：“他说还要回去找主公的其他家小。”

“是吗……”刘备举起甘夫人的手，指给简雍看，“宪和啊，你觉得子龙的手印有这么大吗？”

“赵将军的手……好象还要小一点……”

“哦，那就好……”刘备的表情重新变得悲天悯人，“老天保佑，子龙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但是也说不准，您知道的，如果用力的话，手印会变得比手更大一些。"

"……老天爷，如果子龙是清白的就让他回来吧！"

过了小半个时辰，赵云满身是血地冲了回来，怀里还抱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包裹，看到刘备后马上跪下："主公，云罪该万死！"

"罪？你果然把甘夫人……？！"

"甘夫人？甘夫人不是被救回来了吗？"

"哦，不是她的事情啊……呃，那是什么事？"

"云无能，没能保住糜夫人突围，她自杀了……"

"那不是你的错嘛……"刘备突然反应过来，"那个包裹……难道，你割下了她的首级！赵云你这样就不对了，人都死了，至少该入土为安……"

"不，夫人是投井死的……"赵云有点出汗，"这，这包裹里是小主人……只是现在全无声音，不知道……"

"阿斗！"刘备一把抢过，看了一眼，顿时哭出来了，"我苦命的儿啊，怎么连头都被砍掉了啊……"

"……主公，您拿反了，那是小主人的脚。"

"啊？哦，酱紫啊……唔，阿斗，来笑一个？"

阿斗发出清脆的哭声，周围人却都笑了起来："恭喜主公，小主人无恙……"

"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温馨的背景音乐刚刚响起就被远处张飞的怒吼打断，刘备手一哆嗦，阿斗"啪达"一声掉到地上，哭声立止，一小滩血从他的头部和一块很凑巧长在那里的石头之间流了出来……

"脑部遭受撞击，因治疗时间延误过久，颅内血肿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和脑水肿，压迫脑神经和血管，可能已经形成轻度脑疝，预计会对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智商可能较一般人低。"——引自华佗某次出诊手记

## IV

## 赤壁之战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操在统合消化了荆州兵马后，开始大举南下，号称大军八十三万，意在江东！"

诸葛亮摇摇头："主公，重拍吧。"

"不是吧军师，重拍七次了……"刘备抹了把汗，凑到诸葛亮耳边压低声音，"带子也很花钱的！我们总要把后期制作的费用留够吧？"

诸葛亮瞟他一眼："如果主公能不摆出推销含笑半步颠的表情，就不用重拍了——主公，我们这宣传片是要说服东吴出兵对抗曹操，不是要卖给他们毒药。"

"哎呀军师，我们将少兵寡，人微言轻，总觉得心虚嘛……"

"这当然，不然心虚的就是他们了，"诸葛亮微微一笑，"所以说我要走一趟东吴啊。来，主公，再拍一次，

脸上表情要凝重，显示一点历史责任感！”

“……上回说到，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操在统合消化了荆州兵马后，开始大～举南下，号称大军八十三万，意在江东！江东危矣！”

孙权按下遥控器的暂停键，很没风度地打了个哈欠，朝诸葛亮翻着白眼：“孔明先生，刘豫州的这段宣传片，看上去很是山寨呀，连背景都没做……这个样子，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你们是皮包公司耶。”

“公司虽然小，也是当今圣上亲自发了营业执照的，”诸葛亮不慌不忙，“圣上亲口称我主为‘皇叔’，这个难道将军不知道？”

“你说那个被曹操关起来的圣上吗？”孙权又打了个哈欠，突然翻身坐起，变得神采奕奕，“行了，孔明先生，现在皇叔就跟蝗虫一样到处都是……咱们也别绕弯子了，你这次来是要说动我抗曹吧？拿点诚意出来好不好？”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虚伪一点好不好？”诸葛亮笑道，“我本来还想多蹭几天太湖银鱼吃，不过孙将军既然这么快就说到正题，那我也不客套了——孙将军，你继承父兄基业，一统江东，这些年来可过得惬意？”

“自然惬意，江东六郡唯我是瞻，想早起就早起，想懒觉就懒觉，油条吃一根丢一根，豆浆喝一碗倒一碗……”

“若是降了曹操，将军还能有这个享受么？怕是连出门专车都要取消了吧？”

孙权一窒：“那什么……其实我也很喜欢宅在家里啊，家里有个天真活泼的萝莉妹妹，还有个没了丈夫的嫂子，你不觉得这是所有萝莉控人妻控御姐控的梦想么？”

“这次曹操南下，似乎把您的家眷也列入计划目标了喔。”诸葛亮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个铜雀台赋怎么说来着，‘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别扯了，我有看原文，没您说的那两句。”

“好吧，诗人杜牧有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你看，带SM的，口味还很重……”

孙权左右警惕地看了一眼：“孔明先生，请注意时间地点，不要随便念唐诗……”随即又大声说道，“好了，来人带孔明先生下去休息，我还要再想想。”

入夜。

一阵敲门声把孙权从睡意朦胧中惊

醒，门外有人低声道："主公，周瑜大都督自柴桑赶回来了！"

"公瑾回来了？"孙权大喜，赶紧把周瑜叫进来。本来这时候该说正事了，但孙权觉得自己该表示一下对大将的关心："公瑾啊，听说你最近不使刀剑，改苦练棍法了？好像他们都不管你叫美周郎，改叫美猴王了？"

周瑜脸皮抽搐了一下："棍子和猴子有什么关系……主公，万万不可降曹！江东三代基业，岂可拱手让人！"

"今天诸葛亮已经来游说我出兵，既然公瑾你也如此认为，那看来是没错了，不过公瑾可否告知理由？"

周瑜的表情严肃："我很爱我的妻子。"

"啊，我也很爱你妻子……然后呢？"

"……你快找个老婆成亲吧！曹操一家荒淫好色，张绣投降后，曹操去泡他嫂子的事你知道吧？曹丕攻破邺城后就直接去抢甄姬的事你知道吧？总之，江东若是沦陷，你我结局不必说，你我所爱之人也不会好过！"

"哦哦，公瑾，你终于承认我对你妻子的爱了？"

"……去死吧，我还爱你嫂子和妹妹呢！"

"没关系，我不介意。"

"……那如果她们都被曹操抢走呢？"

"……靠，我和他拼了！"孙权霍然而起，一脸正气。

次日，吴蜀联盟正式成立。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刘备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开始以联军领袖之一的身分在军营里走动，并对每个迎面而来的人挥手致意，内心则是无比感慨："没想到离开新野后还有当领导的时候啊……"

虽然有不少人对刘备军团的实力有怀疑，不过大敌当前，影响内部团结的事情谁都不会做，甚至还有不少东吴将领主动打招呼，其中一个肩膀上插着羽毛的军官就醉醺醺走过来，勾住刘备的肩膀："刘……豫州啊！你就好好当你的大汉皇叔……这水面上的事儿，交给我就好了！"

刘备看看那人服装下透出的各种纹身，勉强忍住酒气："是啊是啊，就交给你们了。"

"甘宁，你喝醉了！"一个汉子把那军官拉开，"实在对不住，皇叔，他性格就是这样……"

"子明不要那么认真嘛……"甘宁摇摇晃晃走远了，嘴里还哼着小曲，"说走咱就走哇，该出手时就出手哇……"

解围的人转过身来对刘备满脸热情的笑："刘皇叔，刘玄德是吧！我是吕蒙，我听说过你的事情！桃园三结义可真是美谈呀！三个人嗑完头就跟亲兄弟一样！然后你们哥仨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

然后吕蒙就被一个叫鲁肃的人扯着耳朵拖走了，隐约听见鲁肃在唠叨"跟你说了多读点书"之类。

不过刘备还是有点忐忑。准备物资是东吴在做，筹备军队也是东吴在做，甚至东吴还不惜血本地让一个老将军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去使苦肉计，终于在决战当天刘备瞅了个机会抓住诸葛亮："我说军师，咱们这边都要做些什么？"

"我会去召唤东风，然后关张赵三位将军配合东吴军团在半路截杀曹操，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那个，我总觉得我们做的事比较少……”

“是害怕出力太少，结果东吴获胜后把我们踹到一边吗？”诸葛亮充满自信地微笑着，“放心，我们出力都出在关键点上，比如我的东风和庞统的连环计——”

刘备不期然想起那位凤雏先生有如大飞蛾的造型。奇怪，为什么觉得他以前没有这么行为艺术，只是单纯猥琐咧？

火终于烧起来了，长江北岸一片通红，甚至有灰烬飘过十数里宽的江面落到东吴的岸上，所有关注战事的人都不由得松了口气——这场仗赢定了！只有刘备来回转圈子好像在等着什么。

天色破晓时，刘备依然焦灼地来回踱步，看得孙权都有点不忍了：“皇叔，各路都已报捷，曹军灰飞烟灭的命运已经不可更改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

“二弟还没回来……”

“关云长将军武勇盖世，以逸待劳，敌人又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绝对不会有危险啦……”

“关羽将军到！”中午时分，刘备终于等到了这个报告，他一个箭步蹿出去，抓着关羽的肩膀急切地问：“曹操呢？”

“放走了。”

刘备松了口气：“那就好……过路费你没忘收吧？”

关羽露出一丝冷笑：“差点把他剥了一层皮！”

“嘿嘿嘿……啊，小声点儿，莫要让东吴知道！你都截了他什么东西？”

“大哥你该问，我给他剩了什么东西。”

“曹操既脱华容之难，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止有二十七骑。”——引自《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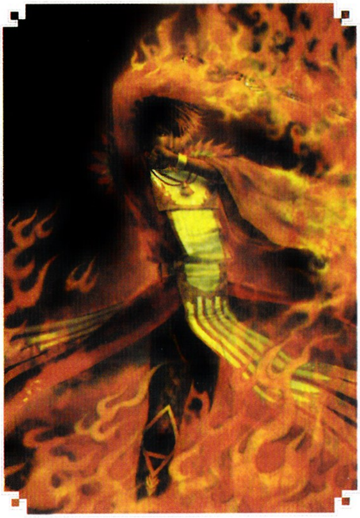
## 夷陵之战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叫兄弟。

世界上最重要的感情，叫义气。

刘备脸色铁青，把写着这两句话的纸丢给太监：“给我在皇宫内外刷满这标语！所有想劝谏阻止我的人，都要先抄写五百遍！用繁体字！”

太监宫女们汗如雨下，谁也不敢惹盛怒之下的蜀汉皇帝，自从关羽的死讯传到成都，刘备的情绪就变得极不稳定。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地方触怒他，身为皇帝义子的刘封因为见死不救，被



罚抄关羽最爱读的《春秋左氏传》五百遍，在第四百零七遍时就暴病而亡；以“硬骨头”著称的廖立试图阻止皇帝征吴，也被罚抄《汉书》五百遍，老廖还真去抄，用的是小篆，结果直到现在还没抄完——所以就连丞相诸葛亮都不打算阻止刘备了。

东吴，现在是新生蜀汉帝国的头号敌人。

对征讨吴国最热心的不是刘备，而是张飞。从他老人家得知关羽死讯算起，到今天也才三百零二天，但惨死在他监工皮鞭下的士兵已经达到了六百零八人——光今天就打死八个，成功地把日均击破数提高到2人。

“不行了，这样下去不用东吴动手，张三爷自己就能把我们全杀了！”张飞手下的部将张达、范疆忧心忡忡，“而且只是催进度还好，老是提那些奇怪的要求……‘可以冲上太空的飞空艇’是什么啊到底？！”

“是啊，还有什么‘可变形战斗机’，‘人形机动兵器’……他能不能考虑一下现今的科技水平啊？”

“你说我们找丞相夫人帮忙的话，有戏么？”

“哦，你是说制造出‘没有光就绝对不会亮的手电筒’那位黄月英夫人？”

“……当我没说。”

短暂的沉默后，范疆狠狠掐灭了烟头：“老张，干吧！生死就这一票！干了可能还有活路，不干的话，迟早死在他手里！”

当天夜里，两个人摸进了张飞的房间，眼露凶光身怀利刃还穿了夜行衣，充分显示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这身打扮要是被卫兵撞上，绝对是当场击毙还得再补一梭子。但是他们挑的时间很好，那天晚上张飞刚好多喝了十多斤，正躺在床上鼾声如雷。纵使如此，刺客还是吓了一跳：“老张，这、这人睁着眼睛的！”

“不要怕，他一贯睡觉睁着眼睛！不信我试给你看！”

“……行了我相信了！你抱着酒坛子打算砸他脑袋是吧？！”

章武元年六月，就在蜀汉东征前夕，蜀将范疆、张达杀死张飞，持其首级投奔东吴。没人敢去问刘备现在心情如何，据宫内传出消息说刘备现在睡觉时身上都带着斗气电光，还能自动攒无双槽。

万众瞩目中，东吴也做出了反应。首先，他们派了使者来求和，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回去，随即发布公告，宣布由陆逊担任总司令，全国正式进入战备状态。

“陆逊？谁啊？”刘备虽然愤怒，但判断力还在，他回忆了好一会儿，“哦，那个小白脸啊，赤壁时有出场嘛好像，戴个小帽子，拿着两把剑，穿着露脐装的小基佬对吧？”

“……虽然您的形容有点出入，但我觉得最后那个定语很准确。”诸葛亮打量着官府档案里的画像，嗯，满身插满了花，还涂了白色的眼影，扎了个小辫子，“东吴选大将的标准越来越偏离主流了嘛……”

“听说这才是最近的主流……”

不管怎样，蜀国七十五万大军出征了，对于陆逊这个“年轻人”，刘备不屑一顾：“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东吴真是没人了！”完全无视自己也依然面白无须的现状。而最初的顺利攻势也助长了整个蜀军的气焰，范疆、张达、傅

士仁等仇人先后被抓获处死，与吴兵的屡次交锋也全都获胜，一时间“打到建业去，活捉孙仲谋”的口号成了流行语，这时候刘备决定暂缓一下攻势，如今正是酷热季节，士卒们还是需要休息的。听到这话后，臣子们都松了口气，因为这代表皇帝的怨气已经得到了一点舒缓——当然没人想到，这是致命的舒缓。

“皇帝陛下为了缓解军队的紧张情绪，下令部队网络工程加紧实施，以让广大官兵得到充分的精神放松。据记者了解，长达七百里的军队营寨已经有了完善的局域网系统，所有系统都统一用一个账号密码，真正实现了无障碍上网，广大官兵亲切地称呼这个系统为‘七百里连营’，意思是它把七百里的营寨都连在了一起……”

在成都的诸葛亮看到这个新闻时，惊得连扇子都掉到地上：“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样被入侵的话那就是一泻千里啊！来人，马上给陛下送信！太荒唐了，难道不知道现在网络多危险吗！”

但是一切都晚了。就在诸葛亮的信使上路前十五分钟，陆逊率领五千名黑客一举攻破蜀军的安全系统，疯狂安装木马和发布假消息，代号“赤壁之炎”的病毒袭击了它能袭击的每一个角落，蜀军完全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利用这个机会，吴军地面部队开始了物理层面的攻击，失去指挥的蜀军只能在徒劳挣扎中被各个击破，刘备则在几名大将的护送下仓皇西逃。这场狼狈的逃亡毫无疑问该归功于陆逊，后人则形象的描述为“火烧连营七百里”。

“刘备跑了？”陆逊“妖艳如花”的脸上露出讥诮笑容，“让我来‘送他一程’吧！”

利用入侵的蜀军系统，陆逊黑客部队很快追踪到了刘备所在的位置，并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很快刘备就发现一下子什么都不顺了，预定接应的部队在和自己相差三百里的地方错过，原本应该存储物资的仓库地点变成了公厕，连红绿灯都把红灯时间变成了十五分钟——而绿灯时间是三秒！

“很好，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击……就选在他逃进白帝城之前好了，让那里的守军判定他们是敌军……咦？”陆逊愣了一下，白帝城驻军的电脑系统似乎和连营不是一个机制，防火墙的设置极为诡异，让人如入迷宫。半小时后，黑客们终于放弃了进攻：“完全没有头绪！现在这种条件下要攻破它至少需要一个月！”

“是……诸葛亮吗……”

诸葛亮这时正在向白帝城赶路，并且听取着汇报：“‘八阵图’防火墙经受住了考验？很好……蜀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现在，需要担心的就是陛下……”

刘备确实快不行了。短时间内，两个兄弟的离去加上夷陵这场惨败，让他的身心疲惫到了极限。在这个皇帝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有的野心和冲动都被他对后代的担忧所取代，他把心腹大臣一个个叫到面前来嘱托后事，当诸葛亮过来时，刘备做了个深呼吸，因为这是他托付的最重要一步。

“丞相……朕归天后，一切就靠你了……”刘备看着诸葛亮的眼睛，“阿斗那孩子……朕知道……多半不成的……”

“陛下请不要这么说，刘禅太子英明睿智……”

“朕还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曹

操死了，他的儿子是一群文学青年，可能不适合做皇帝……孙坚死了，他的儿子是一群武斗派，可能也不适合做皇帝……但是朕知道，最不适合做皇帝的是朕这个儿子！小学读了十一年，初中八年……平均分就没上过30……”

“……陛下，素质教育才是根本……”

“毛的素质！”刘备剧烈咳了几声，“丞相，你聪明绝顶……要你辅佐他，确实难为你了……若他实在不成器，你，你就……取而代之……”

这个关键时刻，一道浅浅的金属反光映射在墙上，诸葛亮何许人也，顿时汗湿重衣，扑通跪倒在地：“臣定当辅佐太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朕……朕信你……”

远处，赵云一言不发地把青釭剑收回鞘中，于是金属反光消失了。

章武三年四月，蜀汉皇帝刘备结束了传奇的一生，病逝于永安，终年六十三岁。身后之事，由丞相诸葛亮一手打理。

## VI

## STAFF

“先主已经去世两年了。”望着北方的山峦，诸葛亮感慨着。这两年里，他平定了南蛮，并将准备第一次北伐。

“丞相，这三十万精兵就托付给你了。”皇帝刘禅以标志性人畜无害的笑容握着诸葛亮的手，“一定要马失前



蹄呀！”

“是马到成功，陛下。”

“哦，好嘛，马到成功……”刘禅有点沮丧，但很快又高兴起来，“丞相，听说北方有梅花狗耶，带两头回来吧！”

“是梅花鹿，陛下。”

“哎呀怎样都好，带两头嘛！”

“陛下，臣此去是为了平定中原……”诸葛亮吸了口气，“不过若是有机会的话，就带回来好了。”

“哦哦，丞相好棒，丞相万岁！”

诸葛亮没有回答他，只是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旁边。

赵云一言不发地把青釭剑收回鞘中。

**全文完**




# 格兰蒂亚II

| 机种：DC | 发售时间：2000年8月3日 |
|---|---|
| 制作公司：Game Arts | 类型：RPG |

米蕾妮娅："能够与你相遇真是非常高兴，能够喜欢上你太好了。由我来守护你，所以请活下去，请不要忘记我……"

文/清雨

发售于1997年的《格兰蒂亚》无论是在销量上还是在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虽然远没有达到开发公司Game Art当初击败《最终幻想VII》的目标，但还是凭借荡气回肠的剧情、新颖的系统吸引了大批玩家，为系列以后的卖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话虽如此，这个在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RPG游戏系列却像遭到了诅咒一般，总是落得叫好不叫座的下场。不能否认这与游戏开发商的平台选择失误有一定关联，无论是登陆SS的一代还是最先发售在DC上的二代，都宿命般地与一台在不久之后便退出历史舞台的主机联系在了一起。一代的敌人是伟大的《最终幻想VII》，二代则踩着DC这块小舢板与SONY跨时代旗舰PS2正面碰撞——"《格兰蒂亚》系列"中两部元老级作品，同时也是代表了制作者最高热情和最强制作实力的最初两部作品，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败北了。

一直以来，无论是业界还是坊间都有一种说法，SS和DC无论从主机性能还是游戏素质来看，都与它们当年的主要竞争对手不相上下，甚至有着独到的过人之处，但SEGA在一系列经营活动上的决策性失误，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满盘皆输。我想当年有幸购入这两部主机的玩家一定对此深有感触。且不说SS上的《VR战士II》、《光明力量III》等传

世名作，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DC上看到《灵魂能力》时的激动心情。由此大家可以想见，当笔者在购入PS2的前一年看到《格兰蒂亚II》的画面时是种什么心情，在当时看来华丽至极的战斗场面、悠扬的音乐、那稍有瑕疵但依然充满吸引力的清新剧情，对一个甚少接触电视游戏的玩家来说，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现在回过头去看，《格兰蒂亚II》的剧情实在称不上出彩，但中规中矩之中也有不少让人记忆犹新的闪光点。

在古老的传说中，天神古拉纳斯将希望之光赐予人类，令人类得以在大地上繁衍生息，而暗之恶魔巴鲁玛则妄图将光明夺走。一场争夺战在所难免。最终，古拉纳斯手执“光之佩剑”刺穿巴鲁玛，在大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并将其封印在地底。但这个上古恶魔并没有死心，一直等待着复活之日的到来……某一天，古拉纳斯教的几名神职人员为护送歌姬艾蕾娜前往加尔米亚塔执行仪式而聘请了“猎人”里特担任护卫，谁知在仪式进行过程中，艾蕾娜忽然被恶魔巴鲁玛的碎片之一——巴鲁玛之翼附身，不仅导致了整个封印仪式的失败，甚至连她的心灵也可能渐渐被黑暗吞噬。为了寻找解救艾蕾娜的方法，卡利乌斯神父用重金说服里特再次护送艾蕾娜前往桑托海姆法国，去找法皇塞拉询问解救之法。而神秘红衣女子米蕾妮娅的突然出现让整件事又产生了新的变数，她背后那对诡异的恶魔翅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飘忽不定的行踪都让里特摸不着头脑。更奇怪的是，只要米蕾妮娅一出现，艾蕾娜就必定不见踪影，这到底是……谜底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被解开，当包围米蕾妮娅全身的光球渐渐消散后，出现在原地的竟然是一袭白衣的艾蕾娜，而那名红衣女子正是潜藏在艾蕾娜心中的巴鲁玛之翼！艾蕾娜自然因为此事倍受打击，而里特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眼中，开朗直爽的米蕾妮娅显然不是一个坏人，可她毕竟是恶魔的碎片之一。带着种种的猜测和疑问，里特和艾蕾娜再次踏上了前往桑托海姆法国的旅程。前方还有无数比这更让人惊讶的事实在等待着他们……

撇开这种一看到开头就能猜出结局的剧情不说，游戏在其他很多地方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比如笔者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认识了岩垂德行这位作曲家，游戏中那首由神职人员高声歌颂的“光之歌”实乃天籁之音，今天偶尔听到时仍不免头皮发麻。而分别以蓝、白、红三种颜色为主色调进行设计的三位主人公代表着三种鲜明的性格特色，对话中不时出现的调笑桥段也为剧本增色不少，使得人物形象更深入人心。此外，创新性的敌人可见系统为玩家的攻关减轻了不少负担，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战斗，让整体剧情变得更加连贯。尽管曾听到有人抱怨这个系统的加入和整体偏低的难度让本作的必要战斗次数大幅减少，无法充分享受战斗的乐趣，但笔者依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是情节之间的衔接更加连贯，凸显出剧本的特色。当然，本作的战斗系统可做得一点儿也不马虎，时间条系统、打断系统、距离控制都需要玩家在战斗中时刻绷紧神经，认真对待。

总而言之，《格兰蒂亚II》可能与“经典”二字还有不小的差距，但这样一款从画风到战斗都清爽无比的游戏，只要喜欢RPG的玩家都不应该错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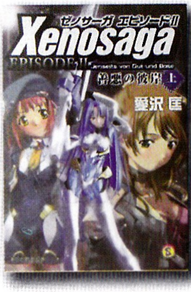
#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 《异度传说第二章 善恶的彼岸（上）》 作者：爱泽匡（日）




公元20XX年，随着神秘物体“事象变换机关”的出现，人类不得以离开了美丽的地球。时间又过去了4000年，如今的人类社会已经成长为一个由超过50万颗星球构成的星团联邦，为对抗不明身分的生命体“知识”而开发出了战斗用人型机器人KOS—MOS。而还没等到局势变得更加明朗，威力强大的KOS—MOS就和它的开发者卯月紫苑卷入了人类与“知识”之间关于“事象变换机关”的一系列纷争之中。而一部描绘从人类诞生到终结全部过程的壮阔史诗就此拉开帷幕。

小说的结尾正好是游戏第一张盘结束时的情节，因此整体来看游戏和小说的进程是同步的，而且与原作相比基本没什么改动。不过原作中有几个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场景并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书中对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脉络也介绍得不是很清楚，导致某些情节很可能让对原作不太了解读者看不太懂。不过从整体上来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忠实还原了在游戏中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削减的故事原貌，能够以小说形式接触更加完整的《异度传说》，我想这足以让不少爱好者感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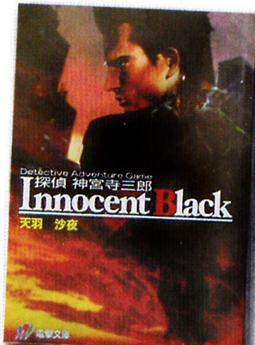
### 《星之海洋 第二个故事 PA BOOTLEG》 作者：雾海正悟（日）

这是作者雾海正悟创作的第二本跟《星之海洋 第二个故事》有关的小说。和前作一样，这本书也采用了短篇故事集的形式，总共收录了八个精彩纷呈，同时又独具特色的小故事，涉及的人物除了游戏主人公古罗德、蕾娜等人以外，还包括萨尔瓦宝石店的招牌女郎玖萝，连乌鲁鲁都成了主人公一般的人物。相互独立又各有关联的八个短篇小故事给我们带来了熟悉的感动、欢笑和思考，成功延续了系列上一部小说的风格，在阅读时感到十分轻松。




从总体来看，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作者自行整理、加工后写到小说里的，不仅能让喜欢原作游戏的玩家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氛围，各种新鲜要素的加入也给整部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趣味性，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魅力。很多事件在原作游戏中的结局都不甚明了，作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原创性地阐释，但这并不影响这些解释的说服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紧贴原作的设定都让这些阐释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进而自然而然地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此外，本书的插画也十分精美，与故事内容接合得相当紧密，实属难得。

## 《侦探神宫寺三郎 innocent black》 作者：天羽沙夜（日）




发生在新宿歌舞伎町的神秘连续杀人事件将这条繁华的街道搞得人心惶惶，正当警方对这起事件的调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人来到神宫寺侦探事务所，请求三郎调查他因为不明原因而死去的儿子。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三郎渐渐发现了以社会弱势群体为袭击目标的事实以及在背后操纵整个事件的犯罪组织的存在。而“组织”派出的杀手，也开始将魔爪伸向了一步一步朝幕后真相靠拢的神宫寺三郎以及他的助手洋子，阴谋的黑影正变得越来越浓……

作为诞生于FC时代的人气硬式推理游戏，"神宫寺"系列的确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自从移植到PS2上之后，很多系列爱好者都对剧本的发展、角色的转变不太适应，提出了不少意见，而这次则变成了小说版。除了超人般的敌人、过于夸张的格斗场面以及助手洋子那蛮不讲理的性格外，其他部分都十分忠实地遵循了游戏的设定，整体氛围的营造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一本小说中还原了侦探神宫寺三郎生活的那个世界。推荐给所有对游戏原作不太满意的玩家。

## 《TOHEART2 短篇故事集》 作者：あすか正太（日）、藤上贵矢（日）等




本书集合了由八名实力派小说家联合打造的八个恋爱小故事，实现了广大玩家期盼已久的愿望。将充满青春气息的小故事整合到一起，在配合精美的插画，真是阅读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八个小故事分别是“总是想着你”、“我和玉姐和夏之岛”、“Fighting Bike Girl——decisive contest”，“爱佳，加油”，“女仆陷阱”，“这一定就是Happy Days”，“拉普拉斯的鸡蛋三明治”，“Running！Red Fox & Green Racoon”，光看名字几乎都能感受到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虽然八位作者的水平有高有低，但从整体来看显然要高于一般的游戏改编小说。除了作者本身的水准一流这个原因以外，可能与需要创作的故事篇幅较短，能够更好地展现作者的文字功底也有关系。发生在几位主人公之间的趣事非常值得一读，人物的互动真实、感人，十分符合原作的设定，不会让人产生不协调的感觉。不过，本书的最大缺点是与原作联系得太过紧密，因此如果没有玩过原作游戏，或是对《ToHeart2》的故事一无所知的话，应该是很难与这本书产生共鸣的。

编／YULA

#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VALKYRIE PROFILE

Destiny by sinner sought,Tragedy by power wrought.

美图画廊（上）

“《VP》系列”最新作CG彩图、角色初期设定画稿、怪物设定图等多达80幅画稿均在这里一举公开！希望读者们喜欢。

| 厂商：tri–Ace | 机种：NDS | 类型：S・RPG |
| --- | --- | --- |

## CG彩图

展示出本作风格的5幅CG彩图。正篇中出场不多的赫尔的画像也在其中！



复仇之旅



瓦尔基里和威尔弗雷德的战斗



甄选英灵战士



契约的代价



冥界的女王

# CG角色彩图

在动画场景等当中使用的威尔弗雷德、安塞尔、蕾娜斯、爱丽丝、塞奥德尔的CG彩图。



威尔弗雷德



安塞尔



蕾娜斯



爱丽丝



塞奥德尔

## 角色初期彩图

由设计师绘制的初期设定彩图，也是角色DOT画的基础。

威尔弗雷德





咎人之剑



威尔弗雷德三面图

安塞尔





安塞尔脸部

安塞尔三面图





达利乌斯

安奈斯特



雪莉珐





昆达尔


娜塔莉娅


米蕾优


巴尔玛


米蕾优&米歇尔


修格


菲奥娜


杜文


潮

名场面

客座主持/玛娜



# 多姆的寻找

◎出处：《战争机器2》　地点：兽人劳动营

没有等在刚才的一场小规模突袭中遭到袭击的兽人们发出临死前最后一声呻吟，多姆就按捺不住地从掩体后冲了出去，沉重的脚步声冲过焦黑的岩石与洒满地面的猩红血迹，直奔不远处的一台终端机。

已经很久了，多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已经太久了，他急切地按下按钮，等待着终端机查询后得出的最后结果。

这段时间里，马库斯警觉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他的目光扫过遍布四周的“棺材”，心中涌现出了一股莫名的不安感。

那是兽人们用来关押人类俘虏的牢房，如“铁处女”般铁质的封闭空间，狭小到仅仅能容纳一个人站在那里。俘虏们被兽人抓走之后，会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马库斯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对待俘虏的，他只知道兽人的折磨会让意志最坚强的战士在几天内崩溃——不久之前，他们的一个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当马库斯和多姆把他从“棺材”里扒出来后，他举起了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

多姆的妻子玛莉亚也被关在这里。

她已经被兽人带走很久了。

“找到了！就在这里！”

多姆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在终端机上出现了和之前他所得到的情报中一样的符号，他一边指挥着机器人用激光将关押着玛

莉亚的“棺材”熔开，一边因为激动而不住地重复着。

“我真不敢相信！马库斯！我们终于找到她了！”

多姆紧张地注视着关着玛莉亚的牢笼，牢笼被打开了，玛莉亚就在那里。

她就像是刚被抓走那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美丽的黑发黑肤闪烁着光泽，麻质连衣裙也完好无损。看到多姆的刹那，玛莉亚疲倦地迈动双腿走了过去，简直如同……从多姆身边珍藏的那张妻子的照片上走下来了般。

多姆紧紧地将玛莉亚抱进了怀中。

他们分开得已经太久了，这段时间里，多姆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寻找玛莉亚，不管是什么地方，不管希望有多渺茫，他都拼尽了全力，现在，玛莉亚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自己身边……

……

不，不是完好无损。

玛莉亚的身体只是毫无力气地悬挂在多姆身上罢了，当他发现到这一点而轻轻放松了一点力道后，玛莉亚立刻像溶化了的橡胶一样瘫软下去。

与此同时，多姆也感觉到，玛莉亚的身体居然是那么轻，就像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多姆……”

马库斯沉重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将多姆从因狂喜而产生的妄想中拉了出来。

玛莉亚……已经不再是那个玛莉亚了。

在兽人的折磨下，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总是散发着淡淡香气拂过多姆鼻尖的黑色长发被剃成了短发，健康匀称的身材干枯佝偻得如同受到长期病痛折磨的老妪，美丽年轻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与污垢。

最让人绝望的是她的双眼……在那双眼睛中，已经失去了神采与意识。

马库斯并不想让那个词在脑海中出现，但是，玛莉亚已经死了，她的意志死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拯救她。

“不，不，不！亲爱的……它们到底对



你干了什么？”多姆痛苦地注视着自己面目全非的妻子，而对方只是像一个被折毁的玩具一样，以无神的双眼望着他或空气中的某一个焦点。

“对不起，我对不起，玛莉亚……我一直在尽力找你，真的，我尽力了。”

“是我，是我啊……多姆！我来了。”

多姆紧紧地抓着玛丽亚的肩膀和手腕，像是期待玛莉亚还能听到他的声音。

在痛苦中，多姆似乎感觉到马库斯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肩头。

“多姆……你尽力了。”

说完，马库斯走到了被“棺材”挡住的另一边。

多姆明白马库斯的意思，他们一向都是这样的……他们只能这样，他们是士兵，这是一场战争，决定人类生死存亡的战争。

“对不起……玛莉亚。我真的很爱你。”

多姆紧紧地将自己的额头和玛莉亚贴在了一起，终于，他举起了手中的枪……

## 残酷的力量

黑暗与悲伤就像是虫一样，从我们的耳朵中钻出来，将我们完全吞噬。

多姆寻找玛莉亚的剧情是《战争机器2》中最重要的主线剧情之一，当游戏开始后不久，多姆在直升机上轻手轻脚地将妻子的照片取出来，面带微笑而又焦虑不堪地注视着玛莉亚，告诉大家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爱人，悲剧几乎是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

多姆对玛莉亚的爱饱含了坚忍与执着，他一次次轻抚着玛莉亚的照片，在脑海中幻想着妻子的模样，回忆在一起的快乐，每当找到任何有关玛莉亚的线索都拼命地追查到底。为了玛莉亚，他一直在无数战场上来回，为了玛莉亚，他也不在乎是不是会违抗命令而像马库斯一样被丢到监狱里去呆上四十年。在这压抑且绝望的世界中，多姆就像是人类最美好感情的象征，他的寻找，宛若在废墟中祈求最后一丝希望般眩目。




但是谁都知道，怎么可能呢？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黑暗与残酷的力量毫无顾忌地征服着人们。

《战争机器2》中对于残酷现实的描绘比起前作又更进了一步，新兵班卡敏在战争中无助地死去；被称为神经比大象还要粗的泰伊在被兽人俘虏后，因为遭到了难以想像的折磨而自杀……游戏中甚至没有对这些事做出详细的解释，其间留出的巨大想像空间使其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残酷也并不都是坏事，正是在这些对现实毫不掩饰的描写中，这场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战争被烘托得无比壮烈、宛如史诗，而多姆最终找到玛莉亚的一幕，更将一切痛苦与悲伤变为了恨意与战斗的理由。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 月度记事 HAPPY NEW YEAR

**暗星** 2009年就这么到了！不如大家先来个自我总结，然后讲一下新年的愿望吧。

**YULA** 2008年，是坎坷的一年。年初，那场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雪灾给广大人民……

**暗星** 等一下，你没听见是“自我总结”吗？还有，说话不要带CCTV腔！

**夜蓝** 今年总的来说还不错，在工作之余我去了香港和湖南两地，距离“走遍中国”这个最终目标又近了一步；临近年末才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经过反省，我将努力改变自己之前的不健康生活；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给我的触动最大，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成熟了。新的一年，首先希望父母、自己和读者朋友们身体健康；其次希望能够去四川或云南看一看；最后希望《游小说》大卖！

**YULA** 这个大概是……凤凰卫视腔？

**清雨** 2008年是我来到编辑部的第二年，差不多已经习惯繁忙的工作了。可总感觉肚子里的墨水越来越少，肚皮上的赘肉越来越多……所以新年愿望就是能有时间、有心情多看些书，多做些运动，省得再被老妈笑话我光长肉不长脑子。

**YULA** 和尚你太谦虚了，而且据我所知来这边工作的男同胞没有谁不变胖的，所以不用纠结了，你不是一个人。

**清雨** ……该你了，你刚才还没说呢。

**YULA**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燃油费终于降价啦！所以新的一年，一定要争取在最合适的时间买到最便宜的机票请年假回家！

**众编** 你能不能有点追求……（狂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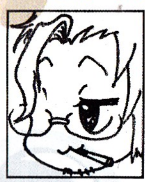
**夜蓝** 啊，就差老大了。

**暗星** 嗯……2009年注定是不安分的一年，地球联邦军将在2009年内成立；MACROSS马上就要飞向外太空，引发第一次宇宙战争；NERV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而正进入缩退期的木星也在向着第二个太阳的方向迈进……如今的我们仿佛生活在传说中一般，但是……

**众编** （听得傻掉）但是……？

**暗星** 但是我对此就是没有任何感觉呀！（众编倒）还是祈祷今年《游小说》的销量能够步步提升吧，也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本月最上镜读者：
上海·谷子



本月读者囧言：
时间过得好快呀，不知不觉我也变老了呢（摸胡子）……咳咳，我是女的，哪来的胡子！！（贵阳·魏萩）

## 《游小说》第20期读者调查结果

|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 二.最喜欢的文章 |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
|---|---|---|
| 很满意：19% | 第一名：格兰蒂亚 | 第一名：小予与雷之石——口袋妖怪同人 |
| 满　意：52% | 第二名：鬼泣3：丧钟为谁而鸣 | 第二名：普莱斯福音书——使命召唤4同人 |
| 一　般：28% | | |
| 不满意：1% | 第三名：光环 奥星的幽灵 | 第三名：超时空之钥 |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蒋磊　（网名：Snake Eater/QQ：458664062）
地址：上海市洛川中路952弄5号301室（200072）
寄语：初三了，才感到真正的压力，虽说要闭关一年，可仍忍不住去看看小说……

##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西安·袁祯威）女人女人！封面又是女人，难道是因为众位编辑中只有YULA一个女生而导致编辑部里狼多肉少，所以某些人把怨念发泄到了封面上吗？还有我已经做好了巫毒娃娃，如果改版后有些人胆敢顶风作案，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割共产主义的羊毛对杂志实行不道德的商品价格提高措施的话，哼哼，你是想腰疼还是肚子疼？或者是脚心长小豆？

（广州·阮斯鹏）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去确定每一期《游》的封面的？因为有这么多美图，就算要确定下来，都应该有一番筛选吧……到底是谁说了算？

封面啊（咳咳，为什么这回是我来打头阵= =），大概……也许……基本上……都是大家共同来筛选的，至于最终决定者嘛……只要是美女就都是暗星老大选的啦！（光速逃）

感谢夜蓝同志揭开谜底，贫僧会为你念经祈福的，阿弥陀佛~

呃，对袁读者的问题我就不发表评论了……阮读者，您需要知道的是，美图的确很多，但用作封面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尺寸和足够大的分辨率，光这2点已经能枪毙不少选手了，更别提是否适合放封面文字之类的，总之没那么简单哦！

（北京·孙轶）不知道我和《游》是否有心电感应，每次正在玩的游戏都会在《游》上登场。像《零》、《战神》、《寂静岭》，还有本期的《女神侧身像》，光看到封面都会感觉到亲切啊。^_^

很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您跟《游小说》的缘分！^_^ ~~虽然在"与时俱进"这一办刊方针的指导下刊登当前流行游戏的小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

（西安·张乘化）虽然快2年了，但我们的事业（不知不觉被同化了……）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也不能操之过急（出刊时间保持现状就好了）。但作为先驱者的g-novel，是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们有尼贝龙根枪的祝福、吸血鬼杀手的加护、精灵的指引、光之晶石的保佑，还有但丁的豁达、凯姆的坚强、斯坦的正直、林克的勇敢……最重要的，我们有爱！只要有爱，没有无法达成的！

严重建议把这段话列为年度读者语录之一。

恭喜您获得"游小说杯"演讲比赛第一名！

##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温州·连华婷）《游小说》我和爸爸都有在看，这次回函原本是老爸让我替他写的，但让我把他40多岁的人写成16岁还是把我囧到了……最后怕把编辑大人们吓跑，我还是良心发现改回了我自己囧……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全家（除老妈外）都是游戏控，对专门出游戏小说的你们当然会一直支持下去的，大人们请继续加油噢❤~！然后好奇地问一下编辑部有没有喜欢Cloud和Zack的大人？PS：第9、10期除了邮购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老妈在家好危险，老爸经常性外出没法帮我……！TAT

真是可爱的一家子……其实是这样的，自从看了小游姊妹刊《最动漫》某位读者的奶奶模仿《超时空要塞F》中的绿毛摆出那个经典手势的照片后，已经不觉得还有什么同类家长能把我们囧到了- -|||

依稀记得当年子云还在的时候，她跟某女人就曾分别对着克劳德和扎克斯发花痴……



游游交友栏

姓名：夏昆塔拉　（网名：夜樱/QQ：420777401）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景星南街98号中城大厦1807室（110023）
寄语：其实俺想找游戏同好啊~

# 互动空间<读者交流篇>

不方便邮购的读者如果家里有上网条件，可登陆Levelup书刊区（http://asp.levelup.cn/book/BookList.asp?cid=10）购买。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在信封里塞现金哦！

（E-mail·谭崴中）现在每天12个小时飘在外面……9个小时上班，3个小时坐地铁。原本以为能在地铁上看书，不过我发现地铁上除了想睡觉以外什么心情也没有OTL。我可爱的14小时睡眠一去不复返了。每天3小时活动时间，吃饭，开电脑，下图片，挂动画……动画还没挂完就要躺下休眠了……每次躺下的时候都很犹豫，抱着《游小说》翻上几页，却又不敢翻太多怕看过了时间。啊！等我把买PS3、XB360、电脑、PSP还有冰箱和电视的钱都攒够了之后我就辞职！我可爱的生活！！我可爱的游戏！！我T－T！我泪流满面啊！！

14小时睡眠啊……对目前的我们来说这简直比彩票中奖还难OTZ。

金融危机前，辞职有风险，这位同学请三思。

（广州·囧儿）忍不住说一下……哎呀～看到网上那么多人找《游小说》找得那么辛苦，再看看俺，出街不用走几步就能买到～～《游小说》的单行本绝对不缺！！不用到处找还真舒服呀！！！哈哈哈O(∩_∩)O～

－ －+不炫耀会死星人发现……咳咳，做人要低调。

# FANS自留地

## 征集问题：您最希望能进入哪款游戏的世界当中？

●《超级机器人大战》：当然是《机战》的世界啦！至于我的座驾嘛，至少也会和真·古兰森一般强吧！热血，不需别的理由！（说得好，是男人就应该去战场杀敌！XD）

●《口袋妖怪》：这是我接触过的“世界”中最舒心的。看不到死亡，看不到阶级，看不到很多负面，有的只是一张张可爱的脸孔和其他“阳光”，在其中我感到了自由的美好。（说得我想去《哆啦A梦》的世界了……众编：那是两码事吧！）

●《零·月蚀的假面》：女主角水无月流歌自始至终因恐惧而用纤细的手捂着颤抖的胸口，让人怎么看怎么觉得心疼，我很想去帮助她，哪怕牺牲在那令人窒息的世界……拯救少女流歌！（为什么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心怀不轨……）

●《最终幻想》系列：《FF》里是个人都很帅，相信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到时把艾莉丝、尤娜、蒂珐……全泡过来，出个《最终幻想 最终的十三后宫》，气死野村。（也就是说基本上要跟13个帅哥抢美女，勇士您好嚣张呀！）

●《恶魔城》、《生化危机》、《寂静岭》：我是这三作的FAN，能进去当个僵尸都不要紧！（请允许我向您的自我牺牲精神致敬）

●《遥远的时空中》：大概女生都会选这个吧。成为神子，被帅哥众星捧月般环绕……暗荣根本就是按照女生最神往的世界来设定的！（那样的话选谁去追可就伤脑筋了－众编：你还真思考起来了……）

●《战国BASARA》：化身为伊达政宗，去“斗”（通“逗”）幸村！！政幸王道><！这就是我小小的愿望～不能怪我YY哦，是你们问了这个让我同人因子爆seed了。（呃，其实我早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个的－－）

●《逆转裁判》：因为《逆转》里的角色都超有个性，随便当一个都会被所有的玩家记住，一下子名垂千古，当反派也赚翻了！！！（没错！握拳！御剑大叔啊，星星眼～）

●《最终幻想Ⅶ》：本来想到《光环》里，但害怕被离子轰炸搞得死不瞑目，去《战神》的世界又担心碰到变态主角被冤杀外加GF被OOXX。《怪

游游交友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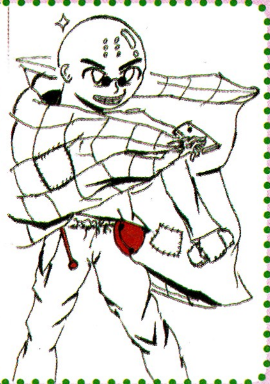
姓名：冯佳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张南路华泰小区5－3－301（255021）
寄语：睡眠不足人士一只，期待与我同样希望知道游戏真实剧情的人来信。

# FANS自留地

物猎人》的世界没电脑，不要。《恶魔城》看一次日食就没事了（我又不是主角），为这还给变成日本人，不要。《生化危机》？我还很年轻，最少让我谈个恋爱再死。《寂静岭》？护士装是我喜欢的类型，但里面的东西……《零》？小萝莉和成熟姐姐也不错，但犯不着为了这个去和一群"那个"PK吧。《无双》？据不完全统计，武将的数量远远低于被武将斩杀的各种生物的数量，成为武将的几率太低啦。《使命召唤》本来也是想去的，但万一进去发现自己手里端着一把三八大盖+膏药旗，鼻子下面还一搓小胡子，你让我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考虑再三，还是这个世界比较安全，又不失挑战。想当战士就去神罗或雪崩报名，想做好学生也有学校，没事去第七天堂坐坐，想要净化心灵就到艾姐姐的教堂去，而且还有小克一群人在那里拯救世界，舒服啊……（想得太周到了，要真能进去我打赌你一定是所有读者中活得最舒服那个一 一）

## 双掌机制霸的清雨

——柳州 · 黄岳奕



3000到DSi，想必清雨都入手了吧？下面送张图以示祝贺。

清雨：先不论这两个机器我都还没有入手……有没有人觉得那笑容好古怪？
YULA：嗯，笑得好奸诈哦~（清雨：住口！）
暗星：摆出这种诡异的姿势，是在发什么功么？
夜蓝：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不是女装！？（怒）

## 惬意的YULA

——南宁 · 卢仪

本来想把夜GG画帅点，可没地方了，就（咳咳）……了（也满可爱的～）。一直觉得YULA是御姐😍，清雨……我承认有点像衣柜……|||至于暗星，就不用说了吧……




冒死登了这幅画稿，卢MM我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可得负责啊！＝＝


##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8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郑皓然　（网名：天涯霜雪/QQ：408653079）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园路29号公安局宿舍二栋1门507（524043）
寄语：喜欢游戏也好，喜欢小说也好，都来交个朋友吧，十分期待大家的光临。

## 《游小说》Tot.20中奖名单

**《最终幻想X》召唤兽**

佛山　苏伟津




**★ACG精美周边**

广州　王鹭
北京　谭崴中
柳州　曾晓宇
天津　张凯
上海　孔令博
哈尔滨　王超
北京　冯家驹
温州　连华婷
上海　业俊杰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 《游小说》Tot.22 CD-ROM介绍

**梦剧场：** 《最终幻想XIII》预告片、《最终幻想Versus XIII》预告片

**PV地带：** NDS《心灵传说》主题曲PV

**幻彩花园：** 《巴哈姆特之血》、《波斯王子 奇迹》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战国BASARA》设定图（上）

**游音盒：**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郑超文　（网名：黑暗之翼DARK/QQ：65891738）
地址：上海扬州路588弄31号707室（200087）
寄语：是Saber的粉丝就加我吧！一同期待那谁玩的"乌冬之乡"。

# 小编寄语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玩《异说 最终幻想》，开始时只认为是款普通的3D格斗游戏罢了，真正上手后才发现这是款真正的时间杀手……打穿10个主线剧本出现最终剧本，打穿最终剧本出现3个副剧本，打完副剧本出现竞技场模式。好，模式都出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合成高级武器和饰品所需要的材料自己竟然一个都没打到。什么都别说了，慢慢刷去吧……

●《异说》的剧情很简单，你可以将它视为《秩序女神的圣斗士》，基本上找不到什么亮点。不过，魔女与斯考尔那一战中的某句台词（详看卷首）却在网上引发了一场轰动，众多曾对《FF8》嗤之以鼻的玩家如今纷纷转向当时剧本中隐藏的深意顶礼膜拜。能隔了这么久才揭晓那个伏笔，SE也真够沉得住气的。




※上次圣诞节吃了顿火锅，这次则去了家川菜馆……不知下次会在哪儿过？－－

※好的美剧确实是会让人上瘾的，不难想像每周老老实实地追自己心爱的连载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起码对于我来说，集中恶补的感觉实在是太爽快太酣畅了！

※某天打开衣柜，才发现自己的黑色衣服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又看上了2件，晕）……要知道学生时代的我可是一件黑色的都没有啊，因为不敢穿（囧）。后来听说穿黑色是最保险的，对服饰懒得研究的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

※历时两年的换手机计划看来终于要告一段落了，在万番比较之下总算从无数佳丽中选定了将在今后（？）年内陪伴我的爱机，虽然她仍存在着少许的不完美（历时两年啊，我容易么我！众人：一山望着一山高的人还好意思说！）……总之，大家恭喜我吧OTZ。




▲当各位读者拿到本期杂志时，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吧。我在这里先给各位读者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每天最令夜蓝头疼的就是午饭吃什么的问题，好不容易和同事找到一家味美价廉的快餐店，可是在连续吃了3天之后，发现饭菜的质量严重下滑。无奈之下，众人只能易地再战。

▲最近有朋友推荐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在书店里翻了几页，发现并不是很喜欢这种题材的东西。最后只买了本京极夏彦的《魍魉之匣》，其实他的上一本《姑惑鸟之夏》还没看完呢，恶性循环呀……

▲新电脑、新电脑……最近做梦都会梦到买新电脑！为了让自己解脱，看来我是真的该出手了……

▲2008年12月，糟透了！




◆E-mail的确有很多手机短信无法媲美的好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书籍、图像、音乐统统塞进附件里，一股脑儿发给对方。但如果邮件另一边的那个人在心的周围筑起了一道冰冷且坚固的围墙，再温暖的祝福恐怕也难以使其消融吧。

◆眼看本命年就要过去了，仔细一想这一年还真是不大太平，希望明年的运势会有所好转。明年到本命年的好友还真是不少，看来得多准备几份红色的小礼物。

◆飞机票啊飞机票，你为什么是飞机票——清雨将大半积蓄兑换成往返家乡与工作地点的机票后有感。

◆“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视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安东尼·斯托尔《孤独》

游游交友栏

姓名：魏茨 （网名：如月みちる/QQ：605789614）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望哨坡73栋14号（550025）
寄语：无机族外加同人女一个……完。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23辑

## 2月中旬　全国上市



**零　刺青之声**
最重要之人离去所导致的噩梦
徘徊于梦境与现实间的惊悚之旅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下）**
内战的阴云笼罩阿尔托利亚
负罪之人的最终一战即将来临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旅程渐渐走入高超篇章
迎新春二回合一大放送



**最终幻想VII官方外传—蒂法**
困惑的过去，未知的未来
在一切结束后，蒂法陷入了迷惘



**浪漫沙加领域篇II官方外传**
带来终末之人，游走历史之人
为你讲述夜猎者的孤独之旅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3辑

ISBN 7-89481-201-8
9 787894 812018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81-201-8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 警告
##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